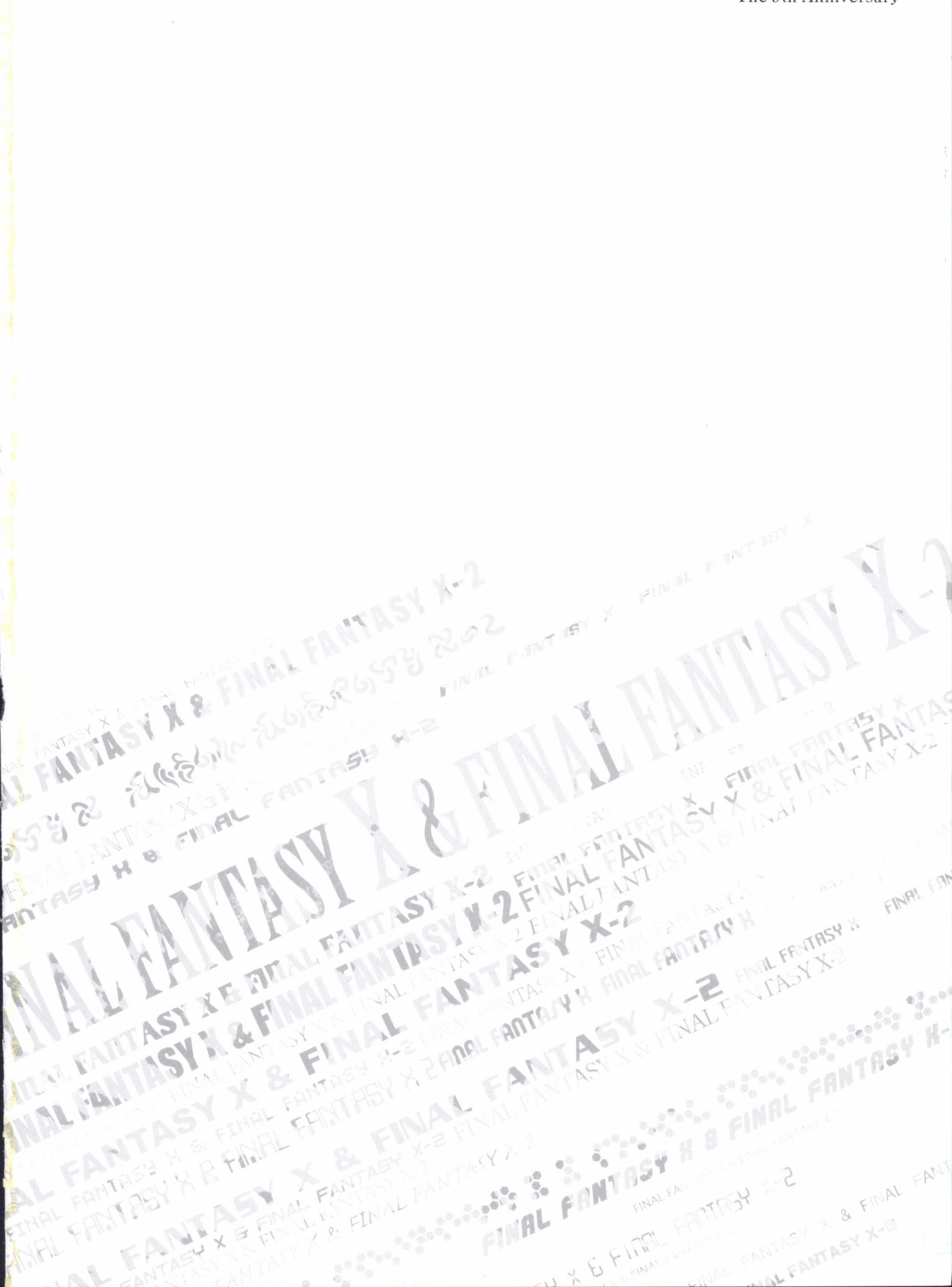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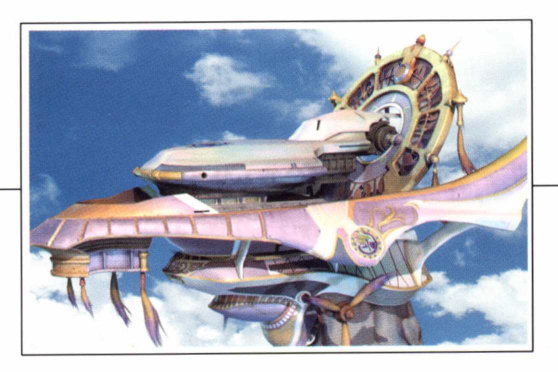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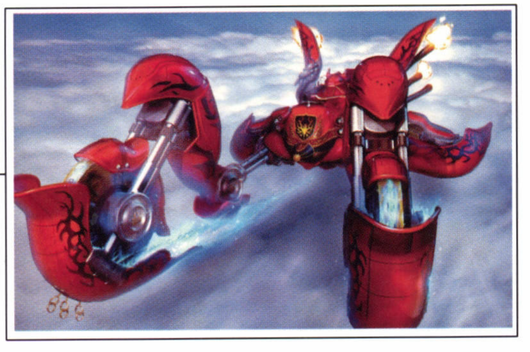

FINAL FANTASY X
最终幻想X
幻光流动
COMPLETE
GUI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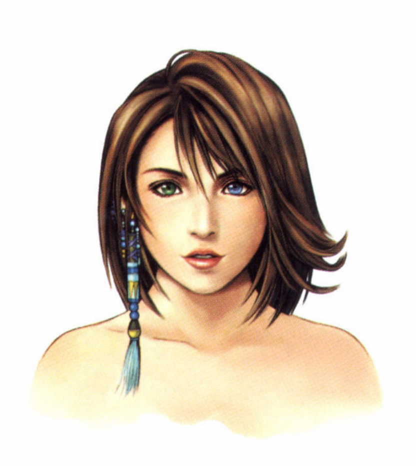

FINAL FANTASY X
最终幻想X
幻光流动
COMPLETE
GUIDE


FINAL FANTASY X & FINAL FANTASY X-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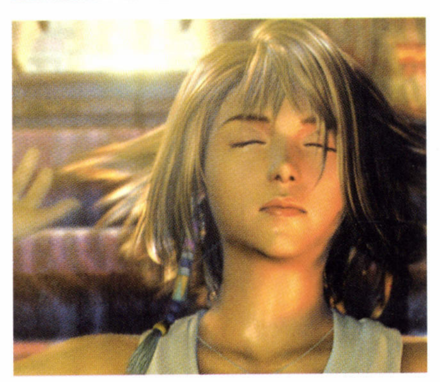



CONTENTS









尤娜 Yuna

年龄：19岁
性别：女
身高：165cm
武器：杖
防具：戒指
声优：青木麻由子

大召唤士布拉斯卡的女儿，作为一个召唤士拥有很高的资质。尤娜的母亲是阿鲁贝多族人，因此她左眼是阿鲁贝多族特有的绿色，右眼是蓝色。从幼时起尤娜就在比塞德岛上进行成为召唤士的修行。心地善良的她总是想着“为了他人自己能做什么”。由于尤娜的父亲布拉斯卡是上一次击败“辛”的大召唤士，所以人们对她将会带来的那基节非常期待。

虽然在前路上遇到了不少超乎想象的困难，但逐渐坚强起来的尤娜最后终于在没有依赖究极召唤的情况下击败了“辛”，结束了长达千年的悲剧循环，永远的那基节自此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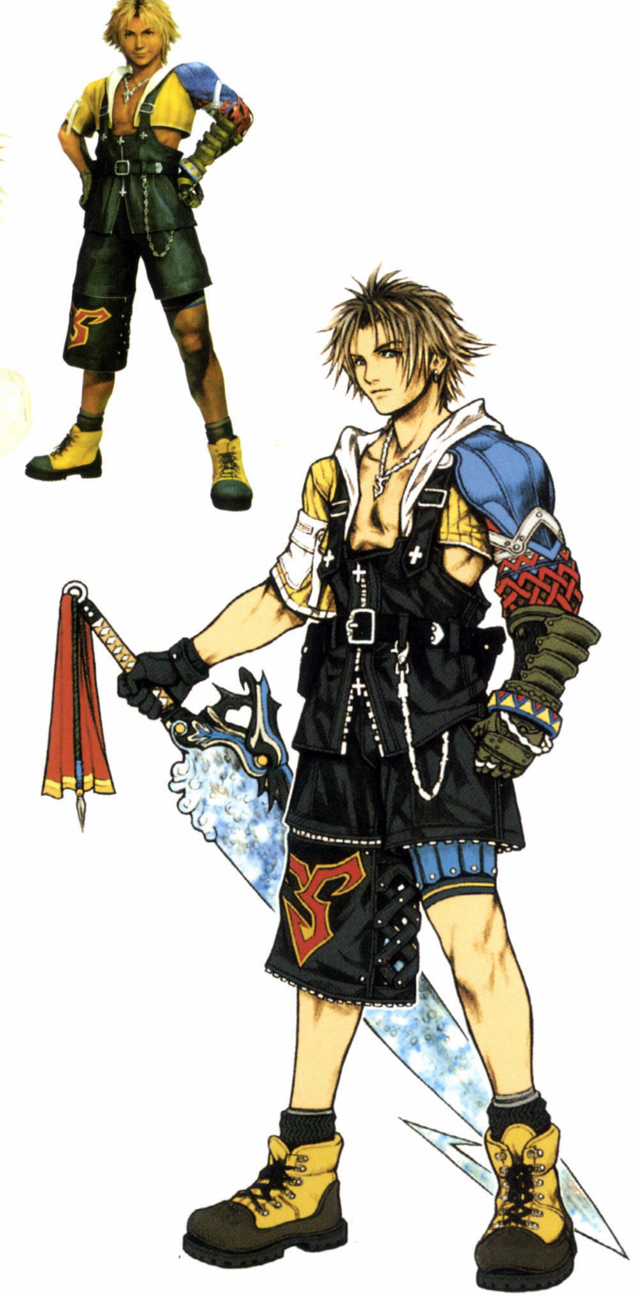
在击败“辛”的两年后，尤娜为了寻找晶球中那个长得很像泰达的人（修因）而再次踏上了旅途，并与琉库和佩恩等人一同组成了晶球猎人组合——海鸥团。由于此时召唤兽已经从斯彼拉消失，因此尤娜的武器变为了双枪。在这两年中，尤娜变得更为坚强了，不再是那个被一群人保护着的小女生，这种变化令许多人一时都感到无法适应。



泰达 Tidus

年龄：18 岁
性别：男
身高：175cm
武器：剑
防具：盾
声优：森田成一





扎那尔港多著名的闪电球明星，在“辛”的侵袭事件中莫名其妙地被带到了斯彼拉，之后成为了尤娜的护卫。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因为他的父亲杰克当初也是尤娜的父亲——布拉斯卡的护卫。泰达属于身体比头脑先行动的类型，某些行为总让人感觉有些莽撞。但在冒险的旅途中，他也渐渐成长了起来，并得知了“辛”、父亲、斯彼拉以及梦中的扎那尔港多的真相。

虽然在击败了“辛”（他的父亲杰克）后，作为梦中人物的泰达便会消失，而他也将永远无法见到自己心仪的女子，但泰达还是毅然选择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当他的身影渐渐在天空中幻化消失时，我们本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但祈之子们却聚集了他四处分散的记忆，重新令泰达变成了实体形态，并让他再度出现在了尤娜面前。







琉库 Rikku

年龄：17 岁
性别：女
身高：158cm
武器：爪
防具：铠甲
声优：松本まりか



阿鲁贝多族的少女，泰达来到斯彼拉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性格开朗，想到什么说什么，自称为“热闹氛围的挑起者”，在队伍中起着调节气氛的作用，对于有人说阿鲁贝多族的不是（特别是瓦卡）会给予直接的反击。琉库与自己的父亲希德之间似乎存在着什么芥蒂，所以一见面就总是会闹别扭。另外，由于希德是尤娜母亲的兄长，因此琉库除了是尤娜的护卫外，还是她的表妹。琉库在小的时候因为曾被哥哥用雷魔法击中，所以非常害怕打雷，这也是她最大的弱点。

在击败“辛”后的两年中，琉库一直奔波于斯彼拉各处教人们使用机械，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她与尤娜住在一起，是海鸥团的活跃分子。就是她将那个神秘的晶球交给尤娜的，而怕打雷的毛病此时也已经被她完全克服了。

奥隆 Auron

年龄：35岁
性别：男
身高：185cm
武器：大剑
防具：腕轮
声优：石川英郎





在斯彼拉被誉为“传说中的护卫”的男子，受到了无数以成为护卫为目标的男子的信仰。奥隆性格沉着冷静，对人非常严格。过去他是尤娜父亲布拉斯卡的护卫，与泰达的父亲杰克是好友，他曾对杰克发誓“即使我死了也会守护你的儿子。”因此，10年中他一直在泰达的身边默默保护着他。虽然在当年经历了与尤娜蕾丝卡一战后，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死者”了（他眼上的伤疤也是在那场战斗中留下的）……

就是奥隆成为了泰达命运指引的关键，也是他将泰达带到了斯彼拉这个世界。对于泰达来说，奥隆既是老师，又是朋友。虽然在击败了“辛”之后，奥隆也幻化消失了，但是，此时的他已经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





瓦卡 Wakka

年龄：25岁
性别：男
身高：188cm
武器：闪电球
防具：运动护具
声优：中井和哉

尤娜的护卫中的一人，隶属于比塞德·奥拉加队的闪电球选手。虽然拥有格斗家的身手，但常用攻击手段还是投出闪电球给予敌人伤害。由于几年前使用阿鲁贝多族机械的弟弟死在了与“辛”的战斗中，所以他对阿鲁贝多族非常憎恶。瓦卡的思想虽然有些顽固，但这也正体现了他人性的一面。因为泰达的相貌与他的弟弟查普非常相似，因此他一直都将泰达当成弟弟看待。而对于露露，他则一直隐藏着心中的情感，虽然他非常喜欢露露，可弟弟的存在及死去却令他怎么也不敢将自己的心情倾诉出来。在泰达的鼓励下，瓦卡率领比塞德·奥拉加队奇迹般地夺得了闪电球大会的冠军。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使得他终于下定了勇气……

在击败了辛之后，瓦卡与露露结婚。如今的他正为了成为一个好父亲而努力着。







露露 Lulu

年龄：24 岁
性别：女
身高：167cm
武器：布偶
防具：环
声优：夏树リオ

出身于比塞德岛的黑魔导士，尤娜护卫中的一人。对于尤娜而言，露露就像她的姐姐一样。之前露露也曾分别当过两位召唤士的护卫，但金尼姆在寻求究极召唤的旅途死亡，而祖克在得知究极召唤的真相后也选择了放弃。露露轻易不会表露出自己的情感，所以给人比较冷酷的感觉。不仅对他人，对自己也极为严格，对于队伍中的男性她也丝毫不留情面，总会呵斥他们，所以有人称之为硬派的“大姐头”。露露的性格会变为这样是出于对金尼姆之死的自责，她认为护卫就应该压抑自己的感情，冷静地完成护卫的使命。

在过去露露与瓦卡的弟弟查普是一对恋人，但似乎她对瓦卡也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情感。

在击败了辛后，露露与瓦卡结婚，并在之后生下了一个男孩。

基玛力 Kimahri Ronso

年龄：27 岁
性别：男
身高：205cm
武器：枪
防具：护手
声优：长克巳





隆佐族的青年，自从布拉斯卡去世后的十年里，他一直作为护卫保护着尤娜。由于奥隆在临死前（之后以“死者”的形态存在）将年幼的尤娜托付给了他，因此在他的头脑里除了保护尤娜似乎没有其他的事了。基玛力性格孤僻，平时很少说话，但尤娜对他非常信任。

隆佐族的人头上都有着一支尖角，但基玛力的角却在数年前的决斗中被族人比兰折断。这份比死还有难受的屈辱令他黯然离开了灵峰，并自此受到了所有族人的鄙视。不过，最后基玛力终于在又一次决斗中击败了族内最强的比兰，重新赢得了族人的尊敬。

在击败“辛”之后，基玛力成为了隆佐族的新族长。

佩恩 Paine

性别：女
年龄：18 岁
身高：165cm
声优：丰口惠美

使用单手剑的冷酷女性，虽然不是阿鲁贝多族人，但能说一口流利的阿鲁贝多语。佩恩很早就成为了晶球猎人，是尤娜和琉库的老师。她的真实身分是原赤木队的记录员，与努吉、巴拉拉依、吉普鲁三人有着很深的渊源。但在那次蘑菇岩街道封印之间事件发生后，他们之间的友情就彻底破裂了。佩恩一直想寻找机会重新弥补四人之间的裂痕，并为此不断进行着努力。如今的她与尤娜和琉库成为了好友，而三人组合“YU RI PA”更是令她感受到了许久未曾体会过的美好的友谊。









西莫亚

Seymour Guado

年龄：28 岁
性别：男
身高：187cm
声优：诹访部顺一

古阿多族族长，艾本四老师之一，同时也是马卡拉尼亚寺院的僧官长，拥有可与召唤士相提并论的实力。西莫亚是前代族长吉斯卡尔与人类女性生下的孩子，当父亲死后，他继承了父亲一族之长以及艾本教老师的地位，并很快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获得了教徒间近乎狂热的支持，被誉为是“连接人类与古阿多族的桥梁”。但实际上，吉斯卡尔的死是西莫亚一手造成的。在幼时，西莫亚由于自己混血儿的身分受到了全族的歧视，并在权力斗争中与母亲一同被流放。之后，西莫亚的母亲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全新的人生，牺牲自己成为了西莫亚的召唤兽（阿尼玛）。这不仅让西莫亚感到深深的孤独与绝望，令他更加痛恨自己那个无能的父亲，也令他产生了对永生（死亡）的执著。

长大后，西莫亚利用族长和老师的权力开始了自己的计划，企图成为斯彼拉死亡的主宰。但最终，他还是倒在了泰达等人的手下。虽然西莫亚的所作所为很容易让人对他产生憎恨之情，但实际上，他才是本作中真正的悲剧人物。



性别：男
享年：35岁左右
身高：190cm
声优：天田益男

杰克 Jecht

泰达的父亲，以前是闪电球界的知名选手，被誉为是扎那尔港多当代的代表人物之一。12年前，他前往海边进行闪电球训练，之后就失去了音讯。杰克非常相信自己的实力，让人感觉有些傲慢，他那大大咧咧的言谈举止也给人一种“粗野”的感觉，而泰达也由于种种事情对自己的老爸感到非常反感。

不过，杰克实际上是个非常重视友谊与感情的人，但他的缺点就是不善于将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自从十年前遇到“辛”后，杰克便被带到了斯彼拉，并与奥隆一同成为了布拉斯卡（尤娜的父亲）的护卫。当得知击败“辛”的惟一方法后，杰克自愿成为了布拉斯卡的最终召唤，并在之后成为了又一个“辛”。直到泰达和尤娜一同将艾本·罪彻底击败后，杰克才迎来了真正的解放。

布拉斯卡 Braska

尤娜的父亲，同时也是12年前打倒“辛”的新的大召唤士。布拉斯卡是贝贝鲁的僧官，为了与厌恶寺院的阿鲁贝多族进行交流，他来到了阿鲁贝多族的据点，并在那里与族长的妹妹结为了夫妻。但由于这一行为，他也遭到了周围人的不少白眼。当妻子在“辛”的袭击中不幸身亡后，他毅然选择了成为召唤士，并与两个护卫——奥隆和杰克一同踏上了寻求究极召唤的旅程。在最后，布拉斯卡以杰克作为自己的最终召唤击败了“辛”，迎来了布拉斯卡的那基节，而他也在同时含笑死去。



性别：男
享年：35岁
声优：铃木琢磨



性别：男
年龄：39岁
身高：192cm
声优：坂口候一

希德 Cid

阿鲁贝多族族长，琉库的父亲，同时也是尤娜的舅舅。希德拥有卓越的决断力与统率力，并率领长时间过着流浪生活的族人在无人岛比卡内尔建立起了阿鲁贝多族的根据地。由于阿鲁贝多族一直以来都受到寺院的迫害，因此希德对于艾本教也有着很深的恨意与对抗意识，不过，他并不会在表面上显露出自己的态度，采取的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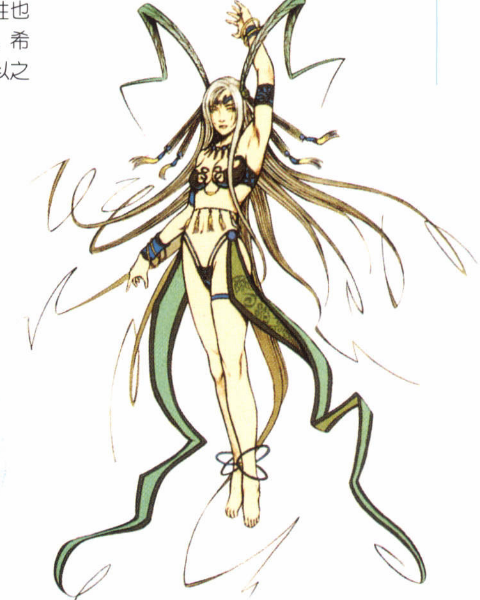
希德属于那种豪爽型的男子，决定了某件事情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而他的这种个性也令他非常受孩子们的欢迎。在击败辛之后，希德利用扎那尔港多遗迹做起了旅游生意，以之前用来对抗“辛”的飞空艇来运送客人。

尤娜蕾丝卡 Yunalesca

斯彼拉史上首位打倒“辛”的传说中的女子，艾本·罪的女儿。1000年前，住在扎那尔港多的召唤士尤娜蕾丝卡在丈夫赛昂的帮助下击败了“辛”，而斯彼拉也迎来了最初的那基节。不过，尤娜蕾丝卡并不像之后那些打倒“辛”的人被称为大召唤士，而是被视为了近乎神的存在。布拉斯卡也是因为仰慕这位传说中的大召唤士，才会为自己的女儿取名为“尤娜”的。如今的尤娜蕾丝卡依然以“死者”的形态存在于扎那尔港多，等待着那些有能力的召唤士的到来。最终，尤娜等人一同击败了尤娜蕾丝卡，而究极召唤也自此不再存在。



性别：女
享年：27岁左右
声优：小柳洋子






谜之少年 Mysterious Boy

性别：男
年龄：？
声优：夏树リオ

经常出现在泰达面前的谜一样的少年，了解泰达年少时发生的一切，而泰达也能够感受到他的存在。当泰达陷入迷惑中时，他总能以自己的话语将泰达导向通往真相的道路，仿佛看透了泰达的内心。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的身分我们却是知道的——巴哈姆特的祈之子，所有沉睡在扎那尔港多的祈之子的代言人。如今的祈之子早已对自己的梦感到疲倦，正是为了结束这个梦，他才会出现在泰达面前给他指引，希望借助泰达与杰克的力量令自己进入永远的沉睡。而在两年后修因导致的那场混乱中，也正是他们的帮助才令泰达再度回到了斯彼拉。

麦臣 Maechen

经常在泰达一行面前出现的知识渊博的老人。为了探索斯彼拉的各种真相，他一直在世界各地进行旅行，并很喜欢告诉遇到的人自己所知道的种种知识。麦臣了解的知识范围非常广泛，有些令人感兴趣的情报就连艾本的僧官都不知道，但那些情报的正确与否就不得而知了。不过麦臣的语速总是那样慢吞吞的，而且一说就是大半天，这也算是他最大的缺点吧。



性别：男
年龄：？
声优：铃木琢磨

尤娜蕾丝卡与赛昂的传说

千年前生活在扎那尔港多的女子尤娜蕾丝卡，现如今她已经成为了传说中的人物，受到无数后人的敬仰。而艾本寺院也将其完全神化，称她是凭借与丈夫赛昂之间爱的力量击退了辛。

尤娜蕾丝卡是一位召唤士，赛昂则不是。当时还没有"召唤士和护卫"这种关系存在，赛昂纯粹是以丈夫的身分在精神上支持着自己的妻子。他们两人结合产生的强大力量化为"究极召唤"这种形式打倒了"辛"，而从这一刻起，"辛"也开始了毁灭→再生→毁灭的无休止的循环。直到那一天……



赛昂
Zaon

艾本寺院

遥·麦加 Yo Mika



性别：男
年龄：99岁
声优：岩崎ひろし

艾本教的总老师，自从五十年前就任以来，一直担负着引导斯彼拉人民的重任。虽然年事已高，但一点都看不出他身体有衰弱的迹象。麦加有着极强的政治手腕与头脑，近年来，他为了贯彻人类与亚人族的融合政策而让隆佐族与古阿多族的族长都成为了艾本的老师，确立了现行的体制。表面上麦加是个温厚和蔼的老人，受到民众的敬爱。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位兼具权力者特有的狡猾与冷酷的老练政治家，而且，很早就已经是一个"死者"了。麦加相当自负，不过，他却是真心为了斯彼拉着想才会这样做的，因为他认为自己采取的一切政策对于斯彼拉来说都是最为恰当的。

祖克 Zuke



性别：男
年龄：39岁左右
声优：石川纯

直到半年前，露露和瓦卡还是这位召唤士的护卫。两人对祖克充满了敬意，尊称他为"先生"。祖克在成为大召唤士的旅途中来到了比赛德岛，并在那里遇到了因为恋人之死而陷入失落中的露露。而也正是为了令露露重新振作起来，他才会选择露露作为自己的护卫。但是，祖克并没有走到最后，而是在旅途中遇到挫折后选择了放弃，如今的他已经成为了一名贝贝鲁的僧官。在脱离了召唤士与护卫的立场后，祖克依然很怀念露露。

文·基诺克 Wen Kinoc




性别：男
年龄：35岁左右
声优：宇垣秀成

艾本四老师之一，曾是守护贝贝鲁的僧兵，与奥隆既是同僚又是好友。但自从他成为奥隆的上司后，两人的关系就慢慢变淡了。基诺克非常痴迷于权力，绞尽脑汁令自己步步高升，并在三年前成为了艾本的老师。从外表上看，基诺克仿佛是个温和敦厚的男子，但他的心中却隐藏着巨大的野心，无时无刻不在筹划着该怎样将麦加拉下台取而代之。最后死在西莫亚手下。

雪琳达 Shelinda



性别：女
年龄：19岁左右
声优：长泽美树

巡回僧的一员，周游四处来宣扬艾本教的教义。在雪琳达心目中，只要所有的人就信仰艾本教，斯彼拉就能获得永远的幸福与安宁。她将宣扬教义当作了自己的使命，希望所有的市民都能变成讨厌争斗、向往和平的善良人民。



鲁兹 Luzzu

性别：男
年龄：23岁
声优：石野龙三

比塞德讨伐队的一员，与瓦卡和露露从幼时起就是朋友。鲁兹外表看起来非常开朗，不过由于之前有过参加讨伐队的经验，所以他对死亡早已有了觉悟。当初劝说查普参加讨伐队的就是鲁兹，而他也因为查普的死去对瓦卡抱有深深的歉意。之后，在与“辛”的战斗中，鲁兹不幸身亡。



查普 Chapp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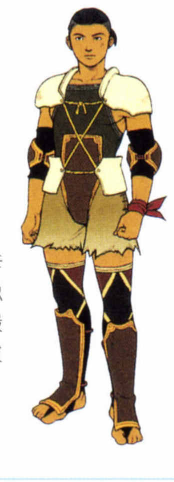
性别：男
享年：15岁左右

瓦卡的弟弟，生长于比塞德村，自小便与哥哥以及青梅竹马的露露一同关心照顾尤娜。查普与露露是一对恋人，并决心如果在闪电球比赛中取得胜利的话就向露露求婚。可令瓦卡吃惊的是，查普却突然加入了讨伐队，因为他知道，如果想和心爱的人相伴到老的话，那就必须要打倒“辛”。一年前，查普参加了约塞海岸防卫战，但却不幸死在了与“辛”的战斗中。由于泰达的相貌、声音、举止与查普十分相似，因此瓦卡和露露第一次见到泰达的时候心中都感到颇为吃惊。

伽塔 Gatta



性别：男
年龄：19岁
声优：神谷浩史



一年前加入比塞德讨伐队的青年，与瓦卡一样在比塞德村长大。他是鲁兹的后辈，平时总是与后者一同行动。打倒“辛”——这是伽塔最大的理想，为此他平日里一直在努力训练着，发誓要完成讨伐队这次最大的任务。

比塞德讨伐队



多娜 Dona

性别：女
年龄：27岁左右
声优：葛城七穗

与尤娜一样，多娜也是为了寻求究极召唤而踏上旅程的召唤士。她认为护卫的质比起量来要重要得多，因此只选择了恋人巴尔蒂罗一人作为自己的护卫。多娜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甚至有些骄傲。对于与自己同样是召唤士的尤娜，多娜是有着一些嫉妒感的，因为她认为尤娜纯粹是因为父亲才会受到如此多的瞩目与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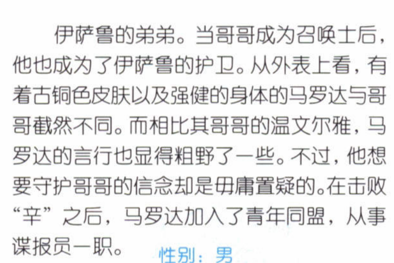


伊萨鲁 Isaaru

性别：男
年龄：27岁左右
声优：陶山章央

为了寻求究极召唤而踏上旅程的召唤士之一。伊萨鲁在少年时代曾经亲身经历过布拉斯卡的那基节，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长大后选择了成为像布拉斯卡一样的召唤士。伊萨鲁的性格很温和，颇有绅士风度。不过另一方面他也颇为固执，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思想。由于他对艾本教义深信不疑，因此也颇受寺院的信赖。虽然他曾奉艾本教之名挡在了尤娜等人的面前，但这对于他来说并非出自本意。

在击败辛之后，伊萨鲁来到了已经成为旅游胜地的扎那尔港多废墟，在那里担任导游的工作。



巴尔蒂罗 Barthello

性别：男
年龄：27岁左右
声优：石川纯

多娜的恋人，同时也是她的护卫。巴尔蒂罗非常崇拜传说中的护卫阿隆，因此当多娜成为召唤士后，他便立即主动要求成为多娜的护卫。这不但实现了他幼时的梦想，也令他可以保护自己的恋人。巴尔蒂罗的身材很魁梧，这也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虽然平时他不怎么爱说话，给人一种压迫感，但其实他是个相当温柔的男子，尤其是对恋人多娜更是关怀备至。



马罗达 Maroda

性别：男
年龄：24岁左右
声优：中井将贵

伊萨鲁的弟弟。当哥哥成为召唤士后，他也成为了伊萨鲁的护卫。从外表上看，有着古铜色皮肤以及强健的身体的马罗达与哥哥截然不同。而相比其哥哥的温文尔雅，马罗达的言行也显得粗野了一些。不过，他想要守护哥哥的信念却是毋庸置疑的。在击败“辛”之后，马罗达加入了青年同盟，从事谍报员一职。

召唤士和护卫



露琪尔 Lucil

性别：女
年龄：27岁
声优：大原さやか

约塞讨伐队陆行鸟骑兵队的女队长。作为陆行鸟骑兵队的最强者，露琪尔无论是在统率力、判断力还是行动力方面都具有领导风范，在队内也有着很高的声望。在击败“辛”之后，露琪尔加入了青年同盟，并凭借自身的能力成为了青年同盟的中队长。

艾尔玛 Elma

约塞讨伐队陆行鸟骑兵队队员，直属于露琪尔。从艾尔玛那轻快的言行中人们很难想象到她在战斗方面有着很高的天赋，并是队内最强的几人之一。艾尔玛很尊敬露琪尔，坚信后者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在击败“辛”之后，艾尔玛随同露琪尔一起加入了青年同盟，并成为了一名部队长。而崇拜努吉的她也自称为是努吉亲卫队队长。



性别：女
年龄：21岁
声优：桃森すもも



性别：男
年龄：21岁
声优：山口隆行

克拉斯科 Clasko



约塞讨伐队陆行鸟骑兵队的一员，年轻的骑士。克拉斯科的性格比较软弱，运动神经也很差，而露琪尔之所以会将他提拔入队中，则是看中了他与任何陆行鸟都能建立起良好关系的才能。克拉斯科非常感谢露琪尔，对她非常尊敬，不过他对于自己究竟是否适合骑兵队一直都抱有怀疑。

陆行鸟骑兵队

帕赛 Pacce

伊萨鲁和马罗达的弟弟，虽然还只是个孩子，不过他也作为伊萨鲁的护卫与哥哥一同踏上了周游各地之旅。年轻的他对旅途上的许多事情都感到很好奇，而他纯真无垢的问话也经常会让身边的人感到难以回答。在击败“辛”之后，帕赛与太郎、小花一同组成了晶球猎人组合——小孩团。



性别：男
年龄：14岁左右
声优：くまいもとこ

23代目贩卖屋 O'AKA XIII

在斯彼拉各地四处行走的商人。令家族繁荣昌盛是他原本的目的，但当遇到尤娜后，他的命运就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即使在泰达等人被视为反逆者时，他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将道具卖给他们，即使为此被捕入狱也在所不惜。在尤娜的身上，他看到了同样是召唤士的已故的妹妹的影子，正因如此，他才会对尤娜如此亲切。



性别：男
年龄：32岁左右
声优：宇垣秀成

贝尔吉米妮 Belegmine



身上隐藏着众多谜团的召唤士，实力深不可测。她并没有像其他召唤士那样为了击败“辛”而踏上旅途，而是热心地担负起了培养像尤娜这样的年轻召唤士的职责。冷静沉稳的贝尔吉米妮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对于寺院以及世界形势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实际上，她也是一个“死者”。

性别：女
年龄：？
声优：藤井佳代子

瓦茨 Wantz



性别：男
年龄：24岁左右
声优：山口隆行

经常出现在尤娜等人面前的神秘少年，每次都是用晶球照相机向尤娜拍照然后迅速逃走。实际上，瓦茨是23代目贩卖屋的弟弟，而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他对偷拍感兴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尤娜与他死去的姐姐长得很相似，所以他才总是追随着尤娜。瓦茨很讨厌抛头露面，但令人意外的是他还有着经商的天赋。



林 Rin

旅行公司的老板，在斯彼拉各地都设有分店，有着极其高明的经商手腕。即使是在危急的形势下，林也不会忘记自己的生意。他一直很希望阿鲁贝多族与其他种族的关系能够融洽起来，因此才会积极教会泰达阿鲁贝多语。

在击败辛之后，林开发了破解晶球游戏。这个脑力游戏迅速在整个斯彼拉流行开来，而他也因此专门举办了相应的大赛，并准备了丰厚的奖品。

性别：男
年龄：32 岁
声优：咲野俊介

大哥 Brother



希德的儿子，也是琉库的哥哥，被称为"希德的左右手"，那莫西甘发型也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典型的直肠子，最头疼的就是进行思考。妹妹和同伴们都亲切地尊称他为"大哥"，希德则是以"你"来直接称呼他，几乎没人叫过他本名，甚至有人怀疑他根本就没名字……当击败"辛"后，大哥创建了海鸥团，驾驶着飞空艇周游各地收集晶球与各种情报。

性别：男
年龄：？
声优：山口隆行

阿鲁贝多族

吉斯卡尔 Jyscal Guado

性别：男
享年：50 岁
身高：175cm
声优：佐藤正治

古阿多族的前族长，西莫亚的父亲。为了让古阿多族与人类的关系友好起来，他特意选择了与人类女子结婚，并在族内广泛宣扬艾本教义。9年前，吉斯卡尔成为了艾本的老师，但很快就"因病去世"，而接替他的正是西莫亚。吉斯卡尔是个善良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份善良他才会在妻子与族人间左右为难。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死在儿子西莫亚的手下。

多梅尔 Tromell Guado



西莫亚的亲信。从吉斯卡尔年幼时他便开始服侍前者，当吉斯卡尔死后，他服侍的对象就变为了西莫亚。多梅尔对西莫亚有很大的期待，而他的话语实际上也代表了古阿多族大部分成员的情感。对于失去了双亲的西莫亚来说，多梅尔是他最亲近的人，也最能理解他的心情。

性别：男
年龄：52 岁
声优：石野龙三

古阿多族

隆佐族

隆佐族的长老，同时也是艾本四老师之一，族人都尊称他为"凯尔克大老"。9年前，麦加为了贯彻自己的亚人种融合政策，同时邀请凯尔克和吉斯卡尔成为了艾本的长老。凯尔克对待任何事情都非常严格，绝对不允许有破坏艾本教秩序的事情存在。在察觉到西莫亚和麦加的阴谋后，凯尔克辞去了老师职位，并在之后允许尤娜等人通过了灵峰。但是，这一行为却招致了不久之后隆佐近乎被西莫亚灭族。

性别：男
年龄：50 岁
声优：坂口候一



凯尔克 Kelk Ronso

因凯 Yenke Ronso

非常尊敬比兰，总日都跟在他身旁的隆佐族青年。他为人比较莽撞，大概是受到了比兰的影响，他对基玛力也是相当鄙视。虽然看起来因凯好像是在倚仗强大的比兰狐假虎威，但实际上他也是个拥有一定实力的战士。



性别：男
年龄：27 岁左右
身高：240cm
声优：石川纯

比兰 Biran Ronso

性别：男
年龄：27 岁左右
身高：250cm
声优：三宅健太

拥有强大实力的隆佐族青年，被公认为是隆佐族最强的勇士。族里的年轻人都称呼他为"比兰大兄"，对他十分敬仰。当年基玛力就是在与他的决斗中被折断了角，而后被驱逐出了故乡。比兰只尊敬强者，对于被族人舍弃的基玛力感到非常厌恶。不过，当在第二次与基玛力的决斗中败北后，他终于承认了后者的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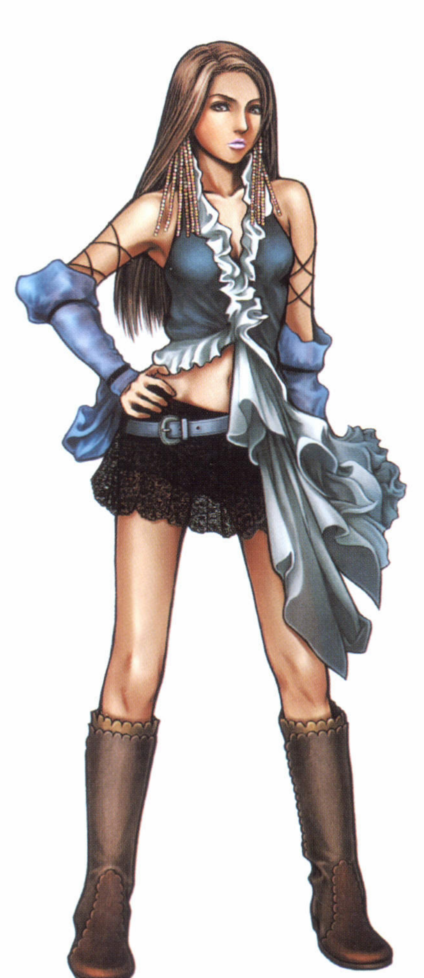
修因 Shuyin

性别：男
年龄：？
声优：森田成一





生活在千年前扎那尔港多的青年，琳的男友。为了不让身为召唤士的女友在战场上死去，修因决定要夺取贝贝鲁地下宫殿的最强兵器——靠音乐来操纵的维古那风。但因为这种武器过于危险，所以琳在修因即将启动维古那风时阻止了自己的男友。但不久之后，两人都在赶来的贝贝鲁士兵的乱枪扫射下不幸身亡。由于亲眼看着恋人在自己面前死去，修因陷入了极度绝望与怨恨的深渊。不甘心死去的他以自己强烈的怨念与幻光虫结合，潜伏在蘑菇岩街道的封印之间里蓄积力量，想要凭借维古那风的力量毁掉这个污秽的世界，而尤娜得到的那个晶球映射的正是琳的思想。在最后，修因的怨念终于因为琳而得到了解放，这个悲剧性的男子也安心地进入了长眠。



琳 Lenne

性别：女
年龄：？
声优：幸田来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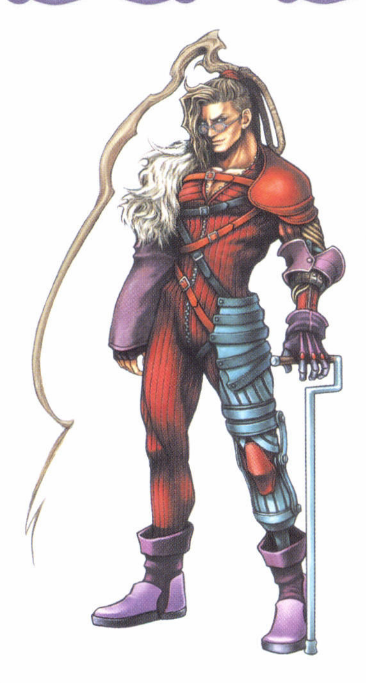
生活在千年前的扎那尔港多的召唤士，修因的女友。琳既是一名极有人气的歌姬，也是一名优秀的召唤士。那时扎那尔港多与贝贝鲁之间的机械战争已经进入了尾声，由于扎那尔港多处于劣势，因此琳也做好了誓死守卫扎那尔港多的准备。但令她吃惊的是，修因竟然决定潜入敌方基地启动危险的最终兵器维古那风。琳阻止了修因，但两人却都死在了贝贝鲁士兵的乱枪之下。虽然修因的怨念持续了千年，但琳实际上一直希望着恋人能够停止复仇。

“这样已经足够了，你的心意已全部在我的心中。停止吧，让我们一起回家，现在已不是一千年前，回想起来那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睡吧，修因，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这，才是《千言万语》这首歌曲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







努吉 Nooj

性别：男
年龄：21岁
身高：188cm
声优：神奈延年

原赤木的候补成员，如今的斯彼拉三巨头之一，与吉普鲁、巴拉拉依和佩恩之前都是好友。但在蘑菇岩街道封印之间进行最后考核时，修因的怨念导致赤木成员们开始自相残杀，而修因也附身到了努吉的身上。在修因的控制下，努吉朝三位好友开了枪，并在日后建立了青年同盟与新艾本党相抗衡。不过最后当修因安息后，他终于与好友消除了误会，三巨头为了斯彼拉，又一次将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在之前与“辛”的战斗中，努吉失去了左臂和左腿，只能以机械来代替。



原赤木的候补成员，如今的斯彼拉三巨头之一，与吉普鲁、努吉和佩恩之前都是好友。蘑菇岩街道封印之间事件发生后，愤怒的巴拉拉依投靠了西莫亚，并在西莫亚死后加入了多雷马组建的新艾本党。当托雷马失踪后，作为稳健派代表人物的他流放了第二代议长，成为了新艾本党的新议长。巴拉拉依给人一种谋略家的印象，但实际上他同时也有着高超的战斗技能。之后，修因转而附身到了巴拉拉伊身上，并控制他启动了维古那冈。



巴拉拉依 Baralai

性别：男
年龄：20岁
身高：176cm
声优：苏武健治



吉普鲁 Gippal

性别：男
年龄：18岁
身高：181cm
声优：铃村健一





原赤木的候补成员，阿鲁贝多族人，如今的斯彼拉三巨头之一，与努吉、巴拉拉依和佩恩之前都是好友。但当蘑菇岩街道封印之间发生的那起事件之后，他与努吉就完全决裂了。之后，吉普鲁自己成立了玛基那（机械）派，致力于机械的开发以及遗迹的挖掘工作。而他真正的目的，则是想通过对机械的研究找到对付维古那冈的方法。吉普鲁右眼一直带着眼罩，据说是为了掩盖之前受的伤。







鲁芙兰 Leblanc

性别：女
年龄：最高机密
声优：安原聪美

斯彼拉势力最大的晶球猎人组合——鲁芙兰队的领袖，性格高傲且自恋，部下们都毕恭毕敬地称她为“大小姐”。鲁芙兰住在原来古阿多族西莫亚的房间内（经过了改造），想进去的话就必须说出“鲁芙兰大人无所不能”这句话语。鲁芙兰暗恋努吉，在他面前表现得就像只温顺的小猫一样，而她之所以收集晶球也是为了努吉。不过，她对于斯彼拉的偶像——尤娜极为反感，总是喜欢在路上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阻挠海鸥团的脚步。但当得知了维古那冈的存在后，鲁芙兰总算是与尤娜消除了误会。



萨诺 Logos

性别：男
年龄：22岁
声优：古岛清孝

鲁芙兰的亲信，在鲁芙兰的命令下经常出现在尤娜一行面前想尽方法试图阻止海鸥团。他们非常崇拜鲁芙兰，对于她的一切指示都会言听计从。



乌诺 Ormi

性别：男
年龄：26岁
声优：飞田展男



老板 Barkeep

性别：男

年龄：？

声优：诹访部顺一

飞空艇酒吧的老板，巴伊派罗族。由于某件事被大哥捡到，所以被逼在飞空艇上无偿工作。他的性格与其他巴伊派罗族人差不多，不过有时也会说一些很刻薄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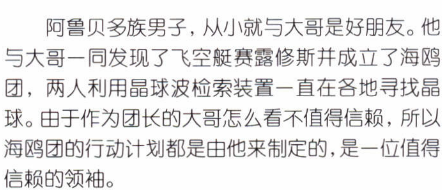


达奇 Buddy

性别：男

年龄：20 岁

声优：多比良健



阿鲁贝多族男子，从小就与大哥是好朋友。他与大哥一同发现了飞空艇赛露修斯并成立了海鸥团，两人利用晶球波检索装置一直在各地寻找晶球。由于作为团长的大哥怎么看不值得信赖，所以海鸥团的行动计划都是由他来制定的，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领袖。



隶属于海鸥团的天才少年，有着多项和晶球有关的发明。虽然年纪轻轻，但却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冷静。凭借那些发明，他甚至可以成为最强大的对手。据制作人介绍，最后辛拉离开斯彼拉前往了一个别的星球，在那里发现了被称为“魔晃”的能源，并组建了一个大公司从事魔晃的研制开发工作。这个公司的名字是以辛拉名字的汉字写法命名的，那就是——神罗……

辛拉 Shinra

性别：男

年龄：11 岁

声优：渡边明乃

雅巴尔 Yaibal

性别：男

年龄：20 岁

声优：中井将贵

隶属于青年同盟的热血青年，尤娜的狂热拥趸之一。在尤娜加入海鸥团前，他曾经受命前往比塞德向尤娜传达努吉的意向。雅巴尔原本地位比同盟员还要低，但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成为了一名小队长。

掌管着比卡内尔沙漠的发掘帐篷、气质优雅的阿鲁贝多族女性。娜达拉很会说话，经常能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而且一旦对方上了钩，她会连麻烦事一起推给别人。虽然她不是玛基那派，但很支持那些人，如果在沙漠中发掘出了机械零件，她会率先给玛基那派送去。另外，娜达拉与希德关系很好，经常被迫听他发牢骚。由于性格活泼，所以很难判断娜达拉的年龄，不过实际上她并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年轻。

娜达拉 Nhadala

性别：女

年龄：34 岁

声优：大原さやか





拜克莱姆 Beclem

性别：男

年龄：25 岁

声优：口关野俊介

青年同盟为了指导比塞德·奥拉加队，专门从本部派遣到比塞德村的男子。拜克莱姆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非常严厉，对比塞德·奥拉加队员进行的斯巴达式训练令队员们叫苦不迭。他是坚定的改革派成员，主张将艾本寺院流传下来的习惯以及寺院设施全部废除掉。不过，拜克莱姆与瓦卡之间有着很深的矛盾，除了性格和意见不合外，似乎还有着其他的理由……



希柯丽 Calli

性别：女

年龄：13 岁

声优：夏树リオ

尤娜在寻求究极召唤的旅途中于米海恩街道遇到的少女，当时天真无邪的她就非常期待尤娜将会带来的那基节。在这两年间，希柯丽成长了不少，她从小时起就梦想着乘陆行鸟旅行，但却一直苦于抓不到陆行鸟。

本佐 Benzo

性别：男
年龄：12 岁
声优：夏树リオ

挖掘帐篷里的阿鲁贝多族少年，也是惟一通晓仙人掌语言的人，在与仙人掌自治区交涉时总是被带去做翻译。本佐很老实，而且非常聪明，说话很有礼貌。他只在两年前基地被破坏时离开过比卡内尔岛，但他一直非常希望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托布利 Tobli



性别：男
年龄：31 岁
声优：石川英郎

派罗派罗族的男子，目标是成为“连接人们心灵的一流活动主办人”。他在之前曾经策划过一次幻光河的大集会，因此背上了巨额债务。即使是在以快嘴闻名的派罗派罗族中，托布利的嘴也快得夸张，他总是无法冷静下来。大概是为了便于表达意思，托布利经常使用倒装句，而且有在说话时插进“uiui！”的怪僻。他拥有很多巴伊派罗族的部下，经营着古阿多萨拉姆事务所。



嘉里克 Garik Ronso

性别：男
年龄：23 岁
声优：铁野正丰

血气方刚且性格高傲的隆佐族青年。两年前，西莫亚率领古阿多族对隆佐族进行了大屠杀，这也在年轻的嘉里克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了复仇，嘉里克一直在号召同伴们向古阿多族发动进攻。他主张“隆佐族的强大应该作为一名战士展现出来”，并因此与坚决反对战斗的基玛力产生了强烈的冲突。



利安＆埃德

Lian Ronso
Ayde Ronso

性别：男
年龄：11 岁
声优：神奈延年

为了令基玛力折断的角复原而离开嘉嘉泽图山寻找治疗方法的两位少年。两人看上去很相似，不过性格却恰好相反。他们从基玛力那里听说了尤娜当初的旅行，并因此也决定外出进行冒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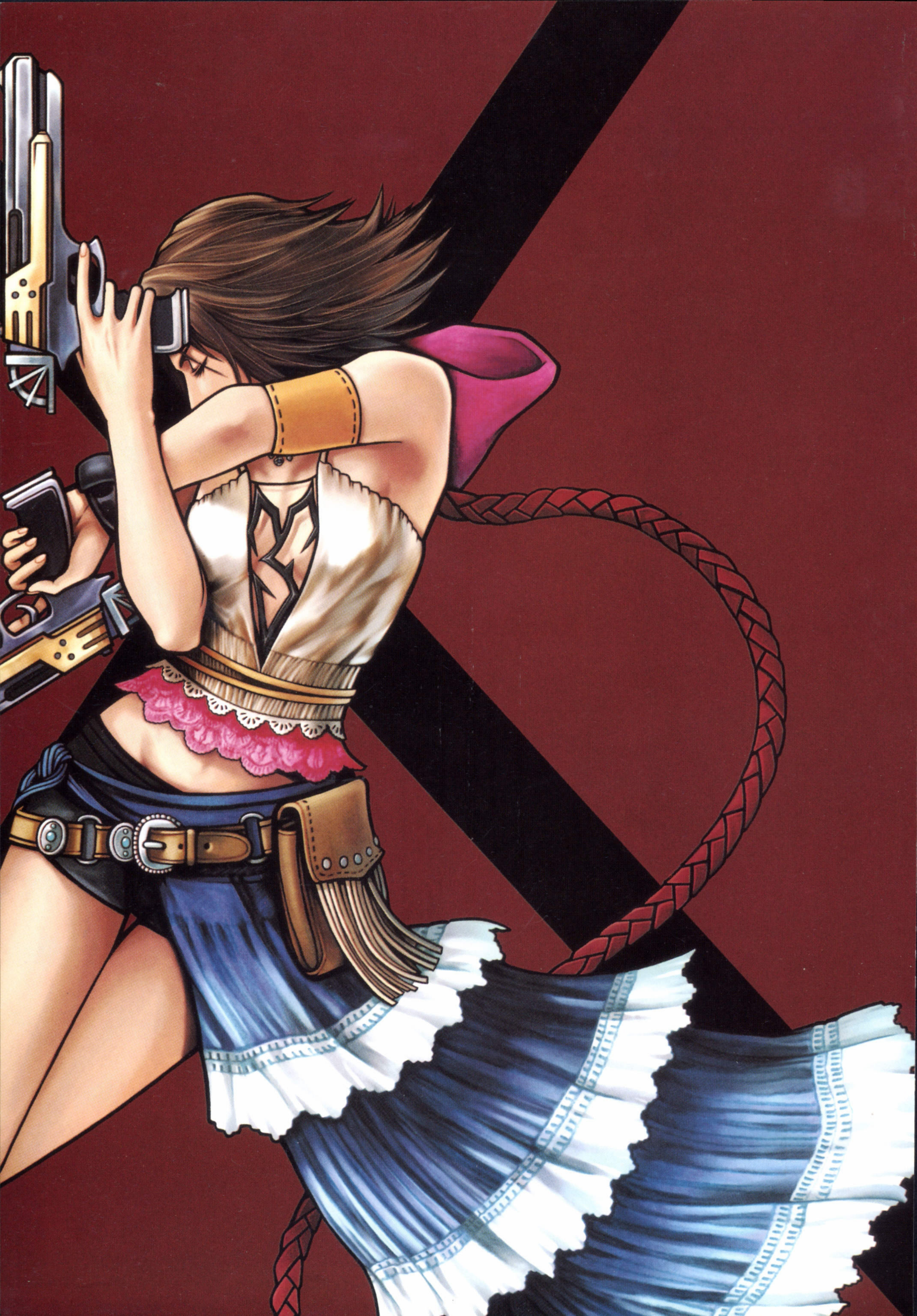
托雷马 Torema

性别：男
年龄：？
声优：？

在西莫亚死后，托雷马创立了新艾本党，并且他也是真实运动的发起者。他主张人们应该挖掘过去的历史，放眼过去的事物，开创新的时代，再建新的斯彼拉。而晶球挖掘运动也自此兴起。实际上，托雷马是曾在《最终幻想Ⅹ》中出现过的怪物训练场的管理人，同时也是一个“死者”。他继承了800年前创立怪物训练场的英雄米海恩的意志，想要重新开创一个不被过去束缚的全新的斯彼拉，而他倡导真实运动收集晶球，其实是想要把这些晶球全部消灭，将过去永远封印起来。







MONSTER GALLERY

Final Fantasy x & Final Fantasy x-2



怪物(陆地)

狼系

猎狼 * 米海恩魔狼 * 迦鲁姆 * 雪狼 * 沙狼 * 斯克鲁 * 条纹魔狼

猎狼

米海恩魔狼

雪狼

条纹魔狼

斯克鲁

未被采用

沙狼

迦鲁姆

外形近似于狼的怪物，经常袭击弱小的敌人。它们的魔法防御力突出，回避也很高。总体来说狼系怪物怕火属性魔法。

甲壳系

拉鲁多 * 巴尼普 * 姆路弗修 * 马弗特 * 沼泽马弗特 * 修雷德 * 哈路马



甲壳系怪物会像鼹鼠一样将身体蜷曲起来，这是它们的一大特征。虽然这类怪物动作缓慢迟钝，但它们有坚硬的外壳保护，而且魔法防御力也很高。由于甲壳系怪物惧怕无视其外壳进行攻击的敌人，因此它们会优先攻击这些对手。

豹系

魔豹＊上级魔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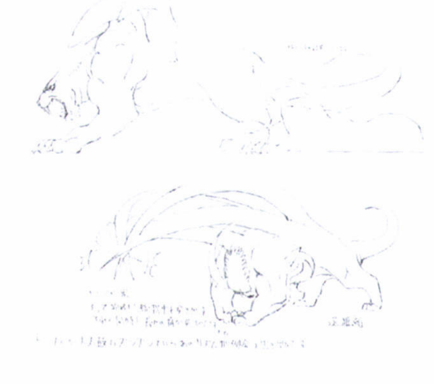
外形像豹子，长有两条长长的胡须，十分诡异的怪物。豹系怪物不会直接对敌人发起攻击，而是坐在原地不动，使用雷或冰属性的魔法以及能够引起异常状态的攻击。





角系

德阿尔封＊瓦拉哈＊格伦德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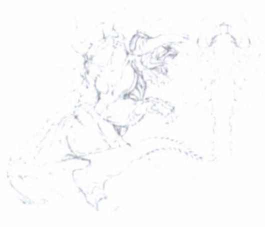
身体庞大的怪物，特征是背后突起的巨大的角。角系怪物攻击力高很，其中瓦拉哈和格伦德尔还能将体内的火焰变成火球喷射出来。

贝希摩斯系

贝希摩斯＊贝希摩斯王

外形如同野兽一般的巨大怪物。它们的攻击力和魔力都非常高，一击就能给对手造成致命伤。贝希摩斯王在濒死时会使用与对手同归于尽的招式，非常危险。





合成兽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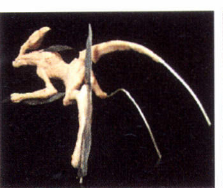
合成兽＊合成兽头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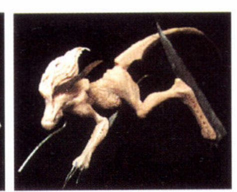


由牛、鹫、狮子和蛇组成的异形怪物。牛状部位负责突击，鹫状部位能够使用冰魔法，狮子状部位能够使用火魔法，蛇状部位能够使用雷魔法。这类怪物虽然攻击力和魔力都很高，但却无法防御大部分异常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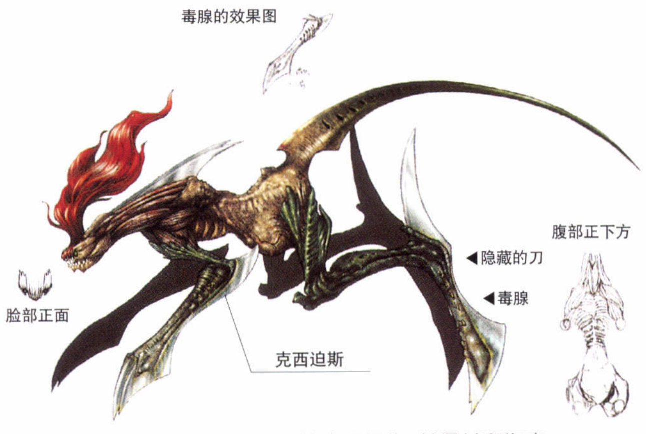
爪系

克利克 * 克西迫斯 * 艾佩基 * 梅奇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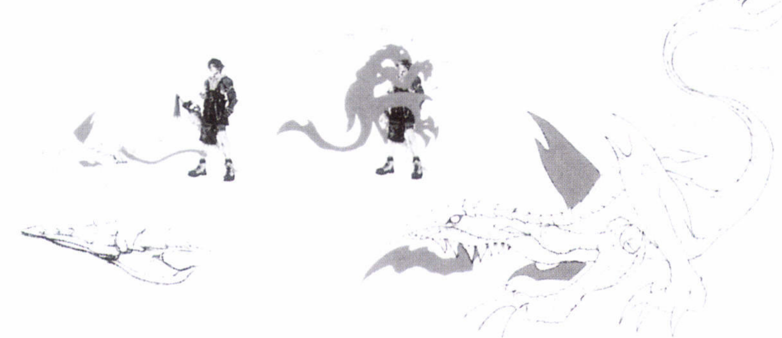




拥有能够折叠的刀状爪子的奇异怪物。艾佩基和梅奇艾的脚部长有毒腺，能够分泌毒液。

蜥蜴系

迪诺尼克斯 * 伊比利亚 * 拉普杜鲁 * 美琉西努 * 修梅路凯 * 洞穴修梅路凯 * 尤维 * 扎乌拉斯



◀尾巴从中间开始变薄，像鳍一样。

虽然外表只是普通的大蜥蜴，行动也非常单一，但蜥蜴系怪物能令被其咬到的敌人陷入沉默或石化状态。它们的魔法防御力、敏捷及回避较高。

龙系

维巴路 * 拉马修杜 * 克萨里克 * 穆什弗修 * 尼兹霍古



尼兹霍古

外形如同大型蜥蜴的怪物，外皮坚硬、魔法防御力高等特点与甲壳系怪物很相似。龙系怪物能够将体内的热气、电气以及冷气喷射出来进行攻击。

大蛇系

蛇怪 * 海基拜帕



海基拜帕

未被采用

长有长长的镰刀状前足和四只后足的巨大蛇型怪物。大蛇系怪物用额头上的眼睛凝视对手，便能够将其变成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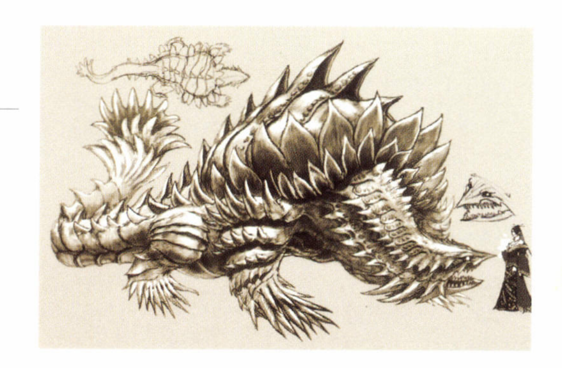


蠕虫系

沙蠕虫 * 地蠕虫



身体巨大的蚯蚓状怪物。蠕虫系怪物与外表不同，它们的HP异常高。当它们用身体撞击地面时，能够引起强烈的地震。这类怪物有吸食对手的习性，在吸食状态下它们会变得很老实。



巨大龟系

亚达曼泰迈

外表近似于龟的巨大怪物。巨大龟系怪物的物理防御力、魔法防御力都很高，但在防御破坏状态下它们会失去原有的能力，因此这类怪物中也有一部分会在防御被破坏后拼全力对抗敌人的攻击。



守护兽系

圣地守护者

挡在通往圣地扎那尔港多路上的外形似龙的看守。这种怪物会使用带有多种异常状态效果的光线以及很多强力攻击，此外还兼备因势制宜使用不同魔法的智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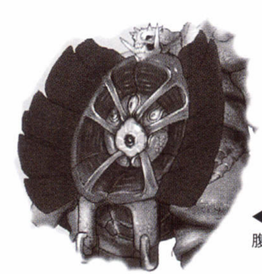
巴鲁巴图斯系

巴鲁巴图斯

身体肥硕、被厚重的外壳包裹的怪物。巴鲁巴图斯不仅攻击力和物理防御力很高，而且相当敏捷。这种怪物主要以延伸至脚部的、像护肩一样的手臂进行攻击，但如果感知到危险，其胸部就会打开，并射出能量弹。







◀天堂之门
腹部会像门一样打开。里面积蓄着强大的力量。

铁巨人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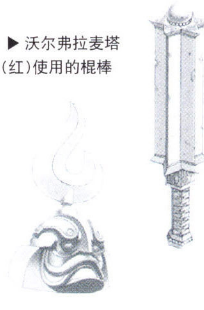
铁巨人 * 沃尔弗拉麦塔(红) * 沃尔弗拉麦塔(蓝)



铁巨人/沃尔弗拉麦塔(蓝)



▲▶ 头部立体模型(没有头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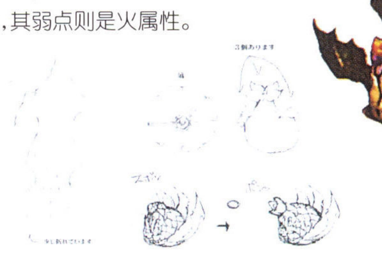
▶ 沃尔弗拉麦塔(红)使用的棍棒

拥有钢制身体的骑士风情怪物。铁巨人与沃尔弗拉麦塔(蓝)使用剑,沃尔弗拉麦塔(红)使用棍棒。沃尔弗拉麦塔出现时一定是红色和蓝色共同行动,时机成熟后,它们会一起展开攻击。

多肉植物系

巴路萨姆 * 沙地巴鲁萨姆 * 古拉特

膨大的茎上开着花朵,形似仙人掌的怪物。多肉植物系怪物的花朵部分能够喷射出一个巨大的种子或是无数的小种子攻击敌人。这类怪物呈植物状,因此能够吸收水属性,其弱点则是火属性。





沙地巴鲁萨姆

食人鬼系

食人鬼 * 阿修罗 * 文迪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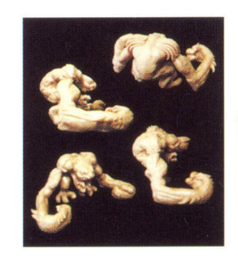
如同野人一般筋骨隆起的巨人,其中阿修罗长有四只手臂。食人鬼系怪物擅长以武力解决问题,当其剩余HP不多时,它们就会舞动手臂摆好架势,对胆敢招惹它们的敌人展开强力反击。



◀食人鬼的图片,不过在游戏中改成了两只手臂。

吞噬者系

陆行鸟吞噬者





▶ 面部设计的初期方案,比在游戏中登场的更像昆虫。

喜欢吃陆行鸟的怪物。这种怪物主要靠蛮力进行攻击,为了把对手逼下悬崖,它们会张开双臂用整个身体撞击敌人。虽然吞噬者的手臂和头部被坚硬的甲壳保护,但其腹部却毫无防备。

蘑菇系

芬格恩格 * 茆 * 安特桑桑



茆

安特桑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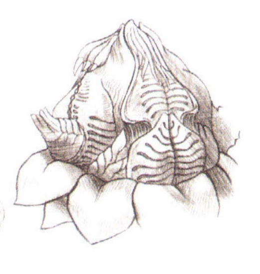
芬格恩格

顶着五把伞的蘑菇型怪物。蘑菇系怪物在受到刺激后，会喷射带有睡眠等效果的"花粉"。它们的能力值除魔力以外都比较低，虽然能使用火属性魔法，但弱点也是火属性。

尸花系

尸花 * 曼陀罗草 * 离群尸花







能够独立行走的巨大植物怪，它们会用满是毒液的触手攻击敌人。在感知到危险的时候，离群尸花会进入睡眠状态开始再生，尸花和曼陀罗草则会喷射能够引起多种异常状态的花粉。



布林系

低级水布林 * 雷布林 * 雪布林 * 冰布林 * 高级水布林 * 火布林 * 暗布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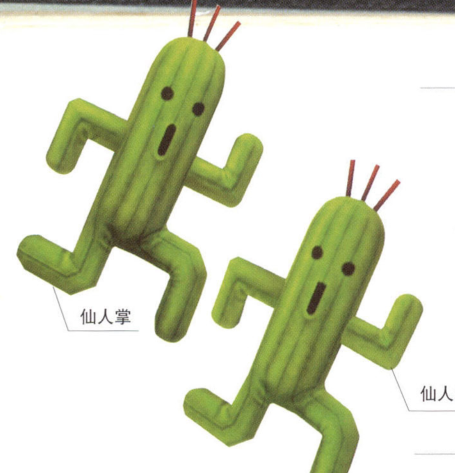
能够将体内储存的能量转化为魔法的果冻状怪物。这类怪物的物理防御力很高，除暗布林外，由于每种布林的属性能量都已达到最大值，因此其对立属性便成了它们的弱点。



莫尔宝路系

莫尔宝路 * 大莫尔宝路

全身被触手包裹，中间长着巨大嘴的恐怖怪物。莫尔宝路系怪物会吐出能够引起毒、狂战士等多种危险异常状态的烟雾，令敌人自取灭亡。



仙人掌系

仙人掌?＊仙人掌

长着脸和手脚的仙人掌型怪物，样子十分可爱。仙人掌系怪物的魔法防御力和回避非常高，而且外皮坚硬，普通攻击无法对其造成伤害。当感到危险时，这类怪物会匆忙逃命，除此之外它们还会从身上射出无数的刺攻击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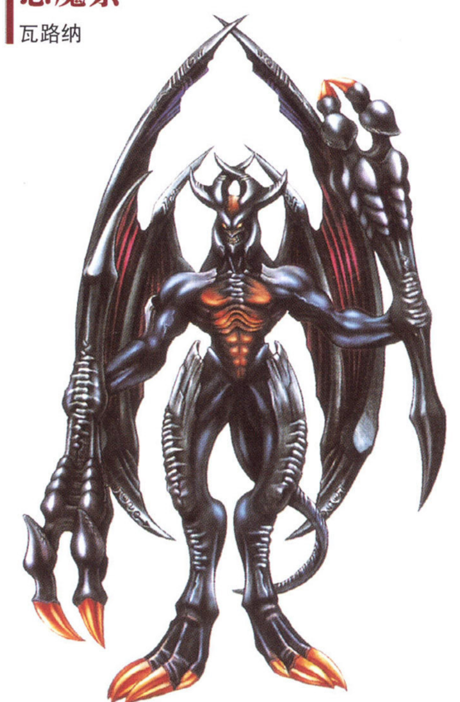
顿贝利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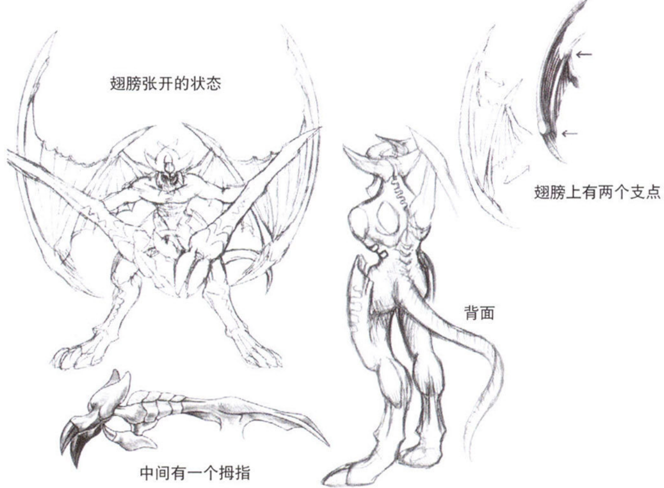
顿贝利＊顿贝利大师

身体扁平、长着尾鳍的谜之怪物。顿贝利发现攻击对象后，会缓慢走向敌人，并用菜刀向对方刺去。它们会将被打倒的怪物们的怨念从油灯里释放出来，或者在召唤兽的人偶上插菜刀进行咒杀攻击。

恶魔系

瓦路纳





能够让人联想到恶魔的怪物。恶魔系怪物会对自己使用加速魔法，之后根据情况变化使用各种魔法展开攻击。另外，如果发现对手固执应战，它还会使用强力的全体攻击。这种敌人的弱点是圣属性，除此之外其魔法防御力也很低。





恶魔石板系

恶魔石板

巨大的石板怪物。这种怪物会用带有异常状态效果的诅咒攻击敌人，或者喷射带有石化效果的烟雾。恶魔石板惧怕圣属性攻击。



兵器系

阿鲁提玛兵器

长有四只脚和两只手的巨大魔兽，也可以说，它是被当成叛逆者处刑的艾本僧侣欧米伽的影子。阿鲁提玛兵器能够依据战况的变化，使用各种各样的攻击。





兵器系

欧米伽兵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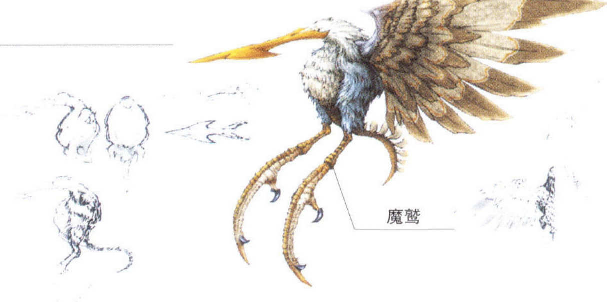
被当成反叛者处刑的艾本僧侣欧米伽变化的最终形态。欧米伽兵器不仅是外表，连攻击方式都与阿鲁提玛兵器十分相似，但它会使用更加强力的招式。其弱点是魔法防御力低。

怪物（空中）

鸟系

魔鹫＊希穆尔古＊阿尔克欧奈

长有鱼叉状喙的鸟型怪物。鸟系怪物一般以瓦卡为攻击目标，它们会急速下降然后用喙啄。能力方面与飞虫系怪物很接近，除希穆尔古外，这类怪物基本以回避见长。



魔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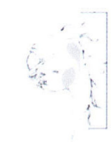
阿利曼／死亡邪眼

邪眼系

漂浮邪眼＊布艾鲁＊恶魔邪眼＊蝙蝠邪眼＊阿利曼＊死亡邪眼

特征为巨大眼球和蝙蝠翅膀的怪物。邪眼系怪物盯住对手时能使其陷入混乱状态，其魔法防御力和回避很高。

尾巴的横切面





飞虫系

杀人蜂 * 刺蜂 * 大黄蜂 * 内比洛斯

外表如同蜜蜂一般的怪物。这类怪物会飞向猎物，并用腹部的毒针发动攻击。虽然它们的回避很高，但除此以外的能力大都较低。



杀人蜂

刺蜂

艾洛究

小鬼系

冈达鲁瓦 * 艾洛究 * 加路基马塞拉

飘浮在空中使用魔法的鬼面怪物。小鬼系怪物与邪眼系怪物相同，魔法防御力和回避也很高。它们能操纵雷属性魔法，水属性则是其弱点。

爆弹系

爆弹 * 手榴弹 * 普洛宝路斯

外形像火球，飘浮在空中的怪物。爆弹系怪物在受到攻击的过程中会不断膨胀，达到极限后它们会同敌人一起自爆。这类怪物就像凝固的火焰，其弱点是冰属性。

爆弹



普洛宝路斯



手榴弹



祖

迦璐达

巨鸟系

迦璐达 * 祖

长着金色和红色羽翼的是迦璐达，全身覆盖着漆黑羽毛的被称为祖。巨鸟系怪物只要张开它们巨大的羽翼掠过低空，就能在地上卷起疾风。另外祖在衰弱时会降落到地面。

元素系

黄元素 * 白元素 * 红元素 * 金元素 * 蓝元素 * 暗元素 * 黑元素

可称为结晶集合体的怪物。这类怪物不会使用物理攻击，只使用魔法，其魔力及物理防御力都非常高。带有火、雷等属性的元素系怪物能够使用相应的魔法，而与之对立的属性则是其弱点。



◀元素系怪物的初期设定。结晶的数量有所不同，蓝元素采用了这一设定。

恶灵系

拉尔瓦 * 暴走拉尔瓦 * 恶灵

外形像面具的怪物。恶灵系怪物除使用魔法攻击敌人外，还会使用相应的攻击魔法给自己回复HP或进行强化。如果对它们挑衅，它们就会丧失理智，做出难以预料的行动。



守护兽系

魔天守护者

守护艾本宫祈之子之间的看守。受到攻击或回复HP时，魔天守护者会震动双臂上的勾爪。它放出的光一定时间后会爆炸，碰到的人会陷入战斗不能状态。



幽灵系

幽灵 * 死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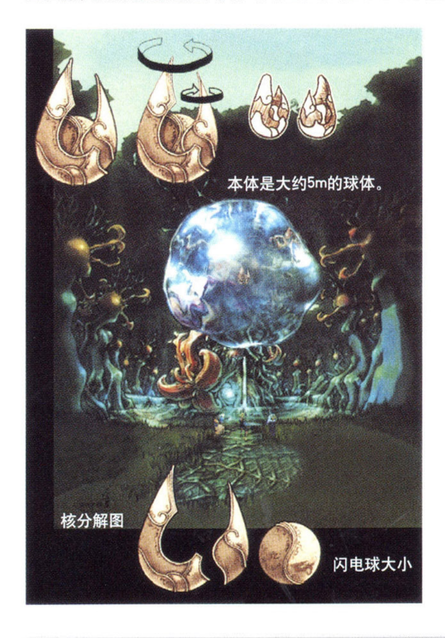
在空中徘徊，将死亡的恐怖散播给生者的怪物。由于幽灵系怪物是一种虚无的存在，因此物理攻击基本对其无效。虽然属性依个体存在而各不相同，但这类怪物共通的弱点都是圣属性。



守护兽系

艾弗雷艾

长着轻薄绚丽的翅膀的长尾圣龙，担负着圣贝贝鲁宫的防卫任务。艾弗雷艾盯住对手时能够将其石化，它会喷射带有猛毒效果的雾气，除此之外它的角还能够射出光弹。感知到危险时，艾弗雷艾会进入“怒状态”。





魔晶球系

魔晶球

含有大量幻光虫的水因残留在泉里的强烈思念而幻化成了水球状的怪物。魔晶球能够变换属性，它是由坚硬的核和水构成的，因此基本不会受到物理攻击的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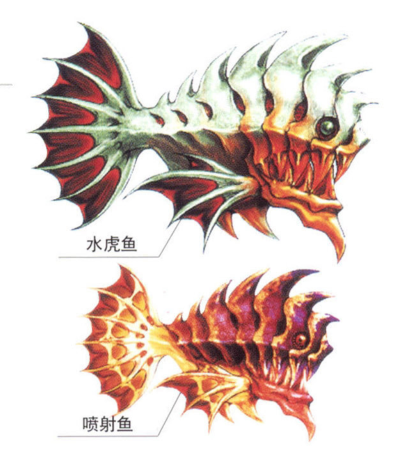
核由三个部件构成，其中两个像剥了皮的鸡蛋，另一个是中心的球。核的各个部分以中心的球体为轴旋转。外侧较慢，中间较快，球则向着各个方向以飞快的速度回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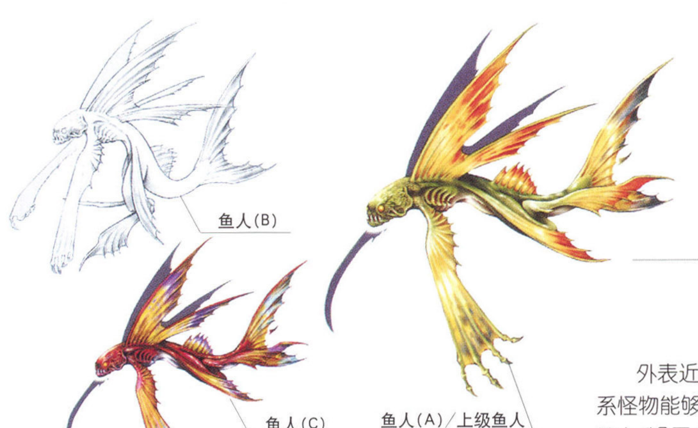
怪物（水中）

鱼群系

水虎鱼 * 喷射鱼

经常结群行动的凶猛鱼型怪物。这类怪物一般由1～3只组成一组（一组即相当于一个怪物），一组内的鱼越多，攻击力和HP就越高，敏捷则越低。





半鱼人系

鱼人 * 上级鱼人

外表近似飞鱼，长有很长的鳍的半鱼人型怪物。半鱼人系怪物能够使用带有蹼的脚在陆地上行走。另外，出现在陆地上（净罪之路）的半鱼人系怪物比水中的能力更高。



弗雷基亚斯系

弗雷基亚斯 * 阿克奥洛斯

全身呈鲜亮荧光色的不可思议的怪物。受到刺激时，这类怪物身体中央的核会发光，三次后它们就会向前方放射音波。

◀形象来自翼足目海洋生物流冰天使(英文学名为Clione limacina)。

弗雷基亚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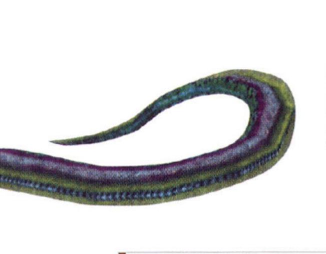
斗鱼系

雷莫拉 * 暴怒钉鱼

长有大而长的角，形似上古鱼龙的怪物。战斗时，这类怪物在提高斗志、充实气力时，会将身体横摆过来，激起汹涌的水流。另外，这种怪物具有多数水生怪物的共通弱点——害怕雷属性。



雷莫拉



守护兽系

艾弗雷艾·奥尔塔那

变成了“死者”的艾弗雷艾。艾弗雷艾·奥尔塔那除了能用爪抓对手外，还会使用带有石化效果的凝视令敌人沉入水底。不过，它的整体能力比生前降低了，而且HP回复效果还能对其造成重创。

章鱼系

大章鱼 * 特洛斯

形似章鱼、长有七只脚的怪物。大章鱼的头部有坚硬的甲壳保护。特洛斯会在游出很远后，用头部前端撞击敌人。



特洛斯

基奥斯盖诺系

基奥斯盖诺

腹部像网的海洋怪物。基奥斯盖诺从生吞的猎物那里获得力量后，就会将其吐出。其HP较高，除此之外的能力很平均，害怕所有的属性攻击。

人类

隆佐族系

比兰·隆佐＊因凯·隆佐

隆佐族的勇士。他们的一大特征就是能力会依基玛力的能力产生变化。比兰的HP和攻击力更容易提升，他会频繁使用“擒抱”；因凯的魔力更容易提升，他常使用“敌之技”。



一般士兵系

古阿多守卫

以保护古阿多族族长为主要任务的古阿多族部队。这些人能够收集幻光虫并制造怪物。他们会不断使用魔法攻击，并根据情况变化对保护对象或制造出的怪物使用道具进行支援。

僧兵（火焰喷射器）

灵堂僧兵（来复枪）

一般士兵系

僧兵（来复枪）＊僧兵（火焰喷射器）
灵堂僧兵（来复枪）＊灵堂僧兵（火焰喷射器）

艾本寺院的士兵。由于武器过重，使用火焰喷射器的僧兵敏捷很低。另外，变成“死者”的僧兵被称为灵堂僧兵。



隆佐族系

????（基玛力）

担任尤娜护卫的隆佐族青年。为了考验一同踏上旅程的泰达，基玛力向他发起了挑战。他的攻击力较低，而且能无视OVER DRIVE槽使用“跳跃”，与玩家操作时的基玛力多少有些差别。

半古阿多系

西莫亚

古阿多族和人类的混血，古阿多族年轻的族长，艾本寺院的老师。西莫亚能操纵丰富多彩的魔法，还会召唤阿尼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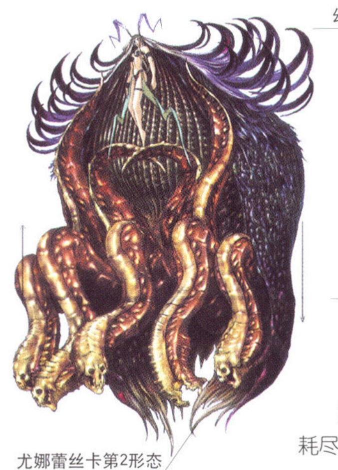
半古阿多系

西莫亚·异体 * 幻光异体

成为死者，依然留恋尘世的西莫亚。西莫亚·异体能够使用很多强力的魔法以及一击打倒召唤兽的攻击。幻光异体即使HP耗尽，也能从西莫亚身上吸取HP继续存活。

幻光异体

西莫亚·异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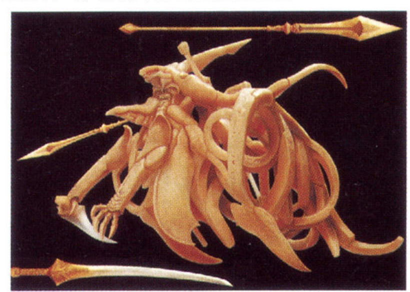


尤娜蕾丝卡第2形态

半古阿多系

西莫亚·终异体 * 幻光祈机

身体经过重新组合后复活的西莫亚。西莫亚与幻光祈机融合后，挥舞着带有丧尸效果的长枪战斗。幻光祈机会根据西莫亚刚刚使用的攻击决定自身的行动，除这点外其他方面基本与幻光异体的性质相同。



古代人系

尤娜蕾丝卡第1形态 * 尤娜蕾丝卡第2形态 * 尤娜蕾丝卡第3形态

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究极召唤打倒“辛”的女性。尤娜蕾丝卡有三个阶段的攻击形态，在HP耗尽时她会变身为下一形态。她擅长对敌人使用有害的异常状态，以及解除对方的有利状态。

半古阿多系

西莫亚·最终异体

依照自身的意愿被“辛”吸入体内的西莫亚。西莫亚·最终异体会连续四次使用与幻光天极的颜色相对应的魔法。

机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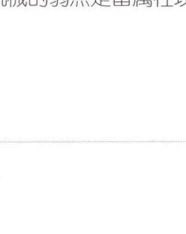
小型机械系

阿鲁贝多搬运机 * 自动守卫机 * 自动搜索机 * 自动指挥机

腕部装备有武器的小型作业用机械。自动指挥机是单纯以战斗为目的制造的，因此其手臂具备武器的机能。这些小型机械的弱点是雷属性攻击，拆卸掉其零部件后能简单地将其解体。



自动指挥机



自动猎手

大型机械系

自动枪手 * 自动猎手 * 机械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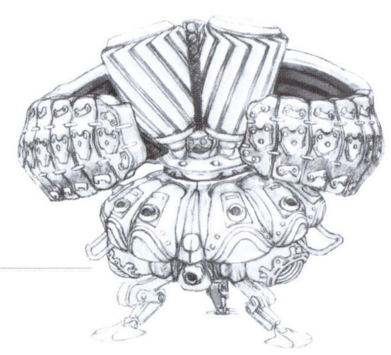
有四只脚和两个头的作业用机械。这些大型机械会使用装备在手臂上的挖掘工具(机械手装备的是圆盘状的盾)进行攻击。虽然它们的攻击力很高，但由于是大型机械，所以敏捷性很差。零部件被拆卸后会解体。



人型兵器系

铁骑63型 * 铁骑11型

仿照人类制造的机械兵器。人型兵器会使用脚进行攻击，陷入危机时，它们会将敌人踢飞。



特殊机械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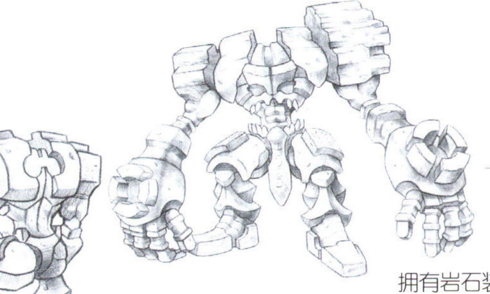
阿鲁贝多射手

用于闪电球练习的大型机械，装有将球弹出的装置。这种机械的攻击方式只有弹射球一种，因此只要将弹射装置破坏，它就黔驴技穷了。

后方支援兵器系

岩龙99型 * 岩龙97型

以后方支援为主的机械兵器。在一定距离外，这种兵器作为难以被破坏的强力炮台发挥着作用。它们会根据情况变化，使用多枚炮弹连发的广范围攻击和锁定单一目标的炮击。



魔法兵器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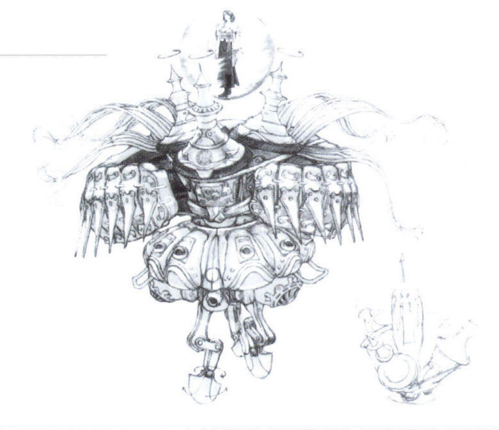
护法战机 * 护法机士 * 零式护法机士

拥有岩石装甲的机械兵器。这类机械使用沉重的两臂进行攻击，威力非常大。护法战机不仅有将手臂射出的能力，还具备使用魔法的机能。

特殊机械系

阿鲁贝多捕获机

与阿鲁贝多射手属于同一类型的机械，是以水中活动和捕捉召唤士为目的改造的。这种机械会使用水中炮弹牵制对手，之后散射爆雷将对手置于死地。



特殊机械系

阿鲁贝多枪手 * 阿鲁贝多猎手

搭载了重机枪和激光炮台的战斗用机械。阿鲁贝多猎手是阿鲁贝多枪手上搭载的小型机械，能够释放出封印魔法及召唤的特殊地形。当阿鲁贝多猎手消失后，机械就会进入攻击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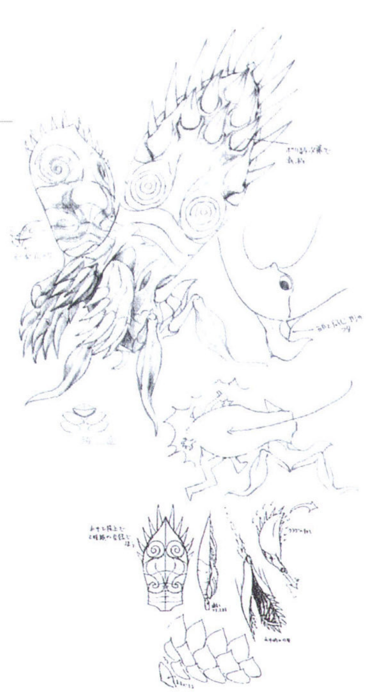


“辛”

碎屑系

碎屑（绿）* 碎屑（蓝）* 碎屑（鳞片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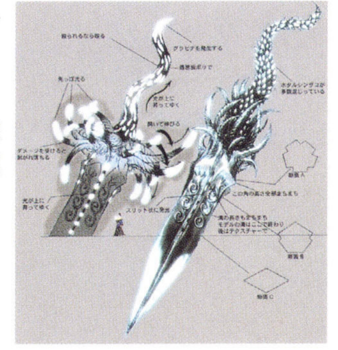
从“辛”及“辛的碎片”上剥离下来的小鳞片单独形成的怪物。一对一的战斗中这些怪物绝对不够强大，但它们会靠数量压倒对手，而且能在水中活动。



碎片系

“辛的碎片·艾姆斯”

从袭击扎那尔港多的“辛”身上飞散下来的木桩状巨大怪物。虽然它的HP很高，但其他能力都较低，而且只会重复相同的行动。





碎片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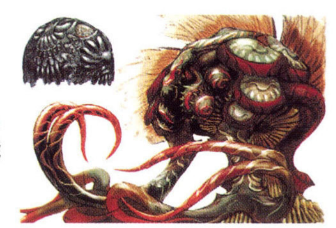
“辛的碎片·艾可”

“辛”离开渡船利基号时，与碎屑（鳞片型）一起被抛入海里的形似水母的怪物。“辛的碎片·艾可”能够通过触手吸收敌人的HP。

碎片系

“辛的碎片·古诺” * 古诺的触手

袭击基利加港口的“辛”抛出的长有长触手的植物型怪物。“辛的碎片·古诺”一开始躲在坚硬的外壳里，它周围的触手能够让攻击它的魔法无效。





碎片系

“辛的碎片·古依” * 头 * 手臂

众多“辛的碎片”融合后的怪物。本体（躯体部分）和头部能分别进行独立攻击，左右两侧巨大的手臂负责阻止针对本体的攻击，手臂即使被破坏也能再生。



碎片系

“辛的碎片·古那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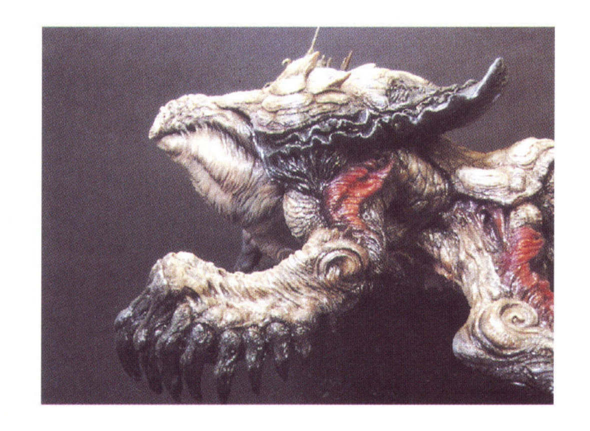
“辛”为了保护背部的核而释放出的怪物，能够令攻击“辛”的魔法无效。“辛的碎片·古那依”不仅物理防御力很高，而且当它受到重创时还会躲进坚硬的外壳里，根据情况使用魔法回复HP。

本体

"辛"(背鳍)

"辛"的背部突起的部位。这部分只能无限释放出碎屑(蓝)来,并不能直接进行攻击。





本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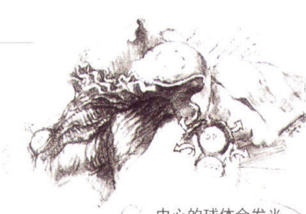
"辛的左臂"*"辛的右臂"

"辛"手臂的部位。接合处的核能够使用一定比例伤害魔法及解除异常状态的光。

本体

"辛"(核)

处于"辛"背部的核。这个核被"辛的碎片·古依"保护着,并会根据"古依"的状态使用一定比例伤害魔法。另外当其剩余HP减少时,它便开始使用敌我不分的攻击魔法。



中心的球体会发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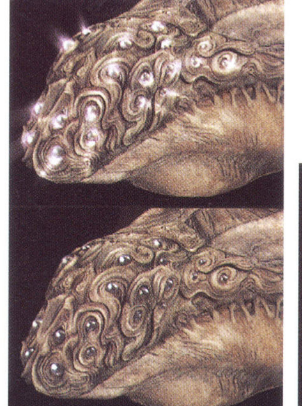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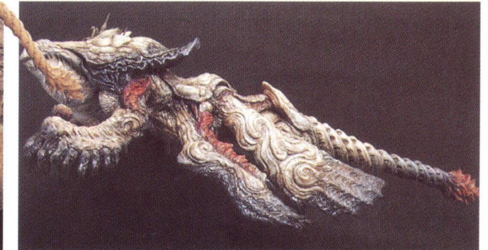
本体

"辛"(头部)

虽然曾一度坠落,但"辛"又重新长出翅膀飞上了天空。它将飞空艇吸引过来之后,慢慢张开了嘴,最后会释放出必杀魔法。







甲壳系

萨莱特★比寇凯特★巴布特★阿美特★巴斯耐特★重型萨莱特



巴斯耐特



比寇凯特



巴布特



萨莱特



重型萨莱特

阿美特

全身覆盖着坚硬甲壳的怪物，物理攻击耐性较高，但魔法攻击耐性较低。OVER SOUL状态下，这种怪物会破坏回复道具，是非常棘手的敌人。



狼系

山狗★野狼★杀人狼★白狼★狼王★天狼★汀达洛斯



汀达洛斯



狼王



白狼

山狗

天狼

野狼

杀人狼

狂暴的怪物，就算遇到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也会毫不犹豫地展开攻击。狼系的怪物经常结群攻击，很难对付。进入OVER SOUL状态后，这类怪物变得更加狂暴，它们会发动连续攻击，还会将钱咬碎，是相当恶毒的敌人。

触手系

坦塔克斯

飘浮在空中的怪物。虽然坦塔克斯的动作缓慢，但它们能给敌人造成很大的伤害。OVER SOUL状态下，一旦坦塔克斯开始攻击，便不会善罢甘休……

坦塔克斯



吉欧系

吉欧帕拉德

守护贝贝鲁地下的怪物，打倒靠近贝贝鲁地下的敌人是它的使命。虽然它身体庞大却不会进行直接攻击，而是使用魔法。进入OVER SOUL状态后这种怪物不仅使用魔法攻击，还会用巨大的身体发动直接攻击。



吉欧帕拉德





蜥蜴系

大壁虎★飞龙★石龙子★安乐蜥★太古蜥★蝎虎



蝎虎　安乐蜥　石龙子　飞龙　大壁虎　太古蜥

只会咬人的小怪物。蜥蜴系的怪物会使用“毒牙”攻击，其中蝎虎是体形最大，也是攻击力最高的。OVER SOUL状态下，这种怪物的普通攻击带有异常状态效果，它们还会依据自己受到的伤害进行反击。

鸟系

潜水鸟★隼★天鹰

动作敏捷的怪物，如果命中率低将很难应付它们。隼和天鹰能够使用伤害MP的攻击。进入OVER SOUL状态后，鸟系的怪物会使用带有异常状态的攻击，而且它们的动作敏捷，能很容易避开命中率低的攻击，非常难缠。



天鹰



潜水鸟　隼

角系

那斯赫恩★四角兽★巴利瓦哈

长有锋利的角的怪物。角系的怪物会全力撞击敌人，巴利瓦哈还会使用火焰攻击。OVER SOUL状态下，它们在受到伤害时会发怒，然后就会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



那斯赫恩　四角兽　巴利瓦哈

贝希摩斯系

贝希摩斯★芬巴巴

贝希摩斯

芬巴巴

号称斯彼拉最强的怪物。贝希摩斯系的怪物会使用强力的技能进行攻击。进入OVER SOUL状态后它们会集中攻击特定的目标。

刃系

塔寇巴★巴隆古★塔寇巴王



塔寇巴王



塔寇巴



巴隆古

前足呈镰刀状，能撕裂一切的怪物。刃系怪物的攻击技能“回旋刃”将其锋利的前足发挥到了极至，是非常强劲的招式。其中，巴隆古和塔寇巴王的前足带毒。进入OVER SOUL状态后，它们对攻击非常敏感，受到伤害后会立刻进行反击。

合成兽系

原始合成兽★獠狮

由多种动物构成的怪物。原始合成兽尚处于不完全状态，因此无法使用雷魔法，而獠狮则能使用四种不同属性的技能。OVER SOUL状态下，当它们的HP减少时就会愤怒，其技能将全部无法使用，是非常奇怪的家伙。



獠狮

原始合成兽

巨人系

弗利姆斯路斯★基加斯★伽古



弗利姆斯路斯

基加斯



伽古

性格凶残、将打倒对手视为乐趣的怪物。OVER SOUL状态下，巨人系这种本来就很古怪的怪物会变得更加怪异，这时它们能够使用魔法攻击。

巨鸟系

山塔克★祖★路弗

盘旋在斯彼拉上空的巨鸟。它们扇动翅膀时能引起冲击波，其力量十分惊人。OVER SOUL状态下，巨鸟系的怪物扇动翅膀时产生的力量更加强大，连重要的回复道具都能被它们吹走。

山塔克

路弗

祖

蜂系

死亡黄蜂★暗杀蜂★刺蜂★大蜜蜂★蜂王

嗡嗡飞行的蜜蜂型怪物。蜂系怪物的刺攻击带有各种异常状态效果。OVER SOUL状态下，它们的技能"利刺"的威力在攻击过程中会不断提升，十分狡诈。



刺蜂　死亡黄蜂　暗杀蜂　蜂王　大蜜蜂



黄布林



蓝布林

布林系

蓝布林★黄布林★珍珠白布林★白布林★红布林★黑布林

布林系的怪物光滑的身体能够吸收与其身体颜色相应的属性攻击，黑布林甚至能够大幅削弱物理攻击和魔法攻击的威力。只要MP没有消耗殆尽，它们就会不停地使用魔法。在OVER SOUL状态下，HP越少，这种怪物使用的魔法威力也就越大。



珍珠白布林



白布林



黑布林



红布林

半鱼人系

鱼人★鱼人王子★鱼人王



鱼人王子



鱼人

鱼人王

水陆两栖的怪物。半鱼人系的怪物在水中时能够从嘴里射出水弹，但在陆地上时它们的行动非常迟钝。这种怪物即使在OVER SOUL状态下也很弱，它们会使用水弹进行攻击，偶尔也会用附带异常状态效果的水弹。

古代鱼系

克西法克提那斯★迪尼克图斯

在空中游动的鱼型怪物。古代鱼系的怪物性格狂暴，当它们看到移动的物体时就会露出巨大的牙齿发起攻击。OVER SOUL状态下这种怪物的攻击会更加猛烈。



克西法克提那斯

迪尼克图斯

邪眼系

阿利曼★飞行邪眼★眩晕邪眼★死亡邪眼



阿利曼

飞行邪眼

死亡邪眼



眩晕邪眼

在空中飞来飞去的独眼怪物。邪眼系的怪物盯住对手后会令其陷入异常状态，而且死亡邪眼还能使用超声波令所有敌人都陷入混乱或毒状态。获得OVER SOUL的力量之后，它们便能使用魔法了。除了凝视攻击外，这类怪物还会使用四种属性的魔法。

植物系

普尔普雷亚★雷克非拉★塞法洛塔斯

虽然是植物但却能像动物一样四处走动的怪物。植物系的怪物会利用种子攻击对手，非常狡猾。OVER SOUL状态时，它们会使用伤害MP的技能。



普尔普雷亚

雷克非拉

塞法洛塔斯

尸花系

尸花★迷糊尸花★狂暴尸花



迷糊尸花



尸花



狂暴尸花

长有脚，能够快速移动的植物型怪物。尸花的触手带有毒及混乱等效果；狂暴尸花会使用伤害MP的攻击；比较有趣的则是迷糊尸花，它们会睡觉，而且还会睡过头……进入OVER SOUL状态后这种怪物能够使用魔法，还会给自己加速。

元素系

黄元素★白元素★红元素★金元素★蓝元素★暗元素★黑元素



黄元素

白元素

红元素



蓝元素

金元素

黑元素

暗元素

各种属性的力量附着在幻光虫身上后形成的怪物。元素系的怪物会使用相应属性的魔法攻击靠近的敌人。暗元素和黑元素没有特定的弱点，而且物理攻击也很难对其造成伤害；其余的怪物则只会被弱点属性攻击伤害。OVER SOUL状态时，除黑元素外，它们的魔力都会随着HP的不断减少而变弱。

地龙系

小型地龙★刺毛地龙★闪电地龙★大型地龙★上级地龙



刺毛地龙

小型地龙

闪电地龙

上级地龙

大型地龙

地龙系的怪物虽然动作笨拙，但攻击却非常敏捷，并且会使用带有属性的全体攻击。OVER SOUL状态时这种怪物会对某些特定的敌人充满敌意，但原因不明。小型地龙和闪电地龙在受到伤害后攻击力会下降。

水凝体系

不规则水凝体★变形水凝体

融化在水中的幻光虫变成的怪物。水凝体系的怪物非常柔软，物理攻击很难对它们造成伤害。这种怪物还能够变换属性，非常难缠。OVER SOUL状态下，它们会使用四种属性的魔法。



不规则水凝体



变形水凝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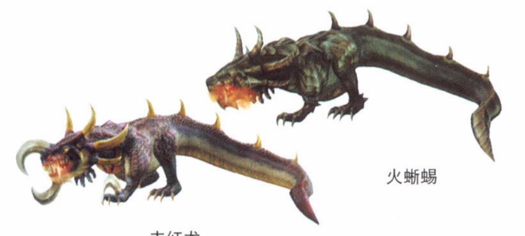
龙系

火龙★火蜥蜴★赤红龙

龙系怪物，拥有强大的力量。OVER SOUL状态下它们会发动强力的攻击。



火龙



火蜥蜴



赤红龙



地虫系

爬行者★哈加虫★海克萨非特★熔岩螳螂★地虫女王★临界地虫

在米海恩洞窟内筑巢的怪物。爬行者、哈加虫、海克萨非特虽然是怪物但却群居，当它们处于危险时会爆炸。OVER SOUL状态下，这种怪物偶尔会发动连续攻击。


哈加虫

爬行者


海克萨非特


熔岩螳螂

在米海恩洞窟内筑巢的怪物们的头领。熔岩螳螂会指使手下的怪物不断扩展通道，而且还能使用火属性的魔法。OVER SOUL状态下，这种怪物一般用火属性魔法，危急时它们会使用强力魔法。


地虫女王

米海恩洞窟中出现的怪物的亚种。虽然外形相似但地虫女王不结群，这种怪物会使用火及雷属性魔法。OVER SOUL状态下，它们更擅长魔法攻击，还会发动连续攻击。


临界地虫

米海恩洞窟中出现的怪物的亚种。虽然外形相似，但临界地虫不结群。OVER SOUL状态下，这种怪物会集中攻击特定的服装。

蘑菇系

依比利蘑菇★毒蘑菇★云蘑菇★大型依比利蘑菇

生长在潮湿环境中的怪物，会用孢子进行攻击，还能缓慢地移动。OVER SOUL状态下，HP减少的话这种怪物就会变成可怕的魔法狂战士。


依比利蘑菇

大型依比利蘑菇

毒蘑菇


云蘑菇

莫尔宝路系

莫尔宝路★大莫尔宝路

浑身带毒的斯彼拉第一不受欢迎者。莫尔宝路系的怪物外形令人生厌，“臭气”更是让人无法忍受。这种原本就很让人讨厌的怪物进入OVER SOUL状态后更加狰狞，它们的消化液连道具都能消化。


莫尔宝路

大莫尔宝路



妖蛇系

库库尔康★古库马兹★查克

视线能将对手变成石头的怪物。OVER SOUL状态时妖蛇系的怪物不仅会使用“石化眼”，还会破坏回复石化状态的金针。



库库尔康

古库马兹

查克

蠕虫系

库库尔康★古库马兹★查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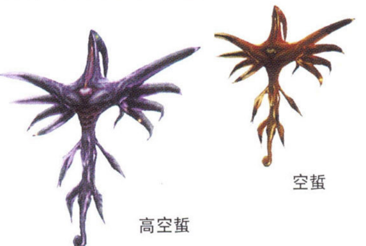
沙蠕虫

地蠕虫

在没有“辛”的斯彼拉，蠕虫系的怪物是体型最大的。这种怪物不仅强大，而且HP也非常高，与它们战斗需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空蜇系

空蜇★高空蜇



空蜇

高空蜇

飘浮在空中的怪物。空蜇会像游泳一样缓慢地靠近敌人，然后发起攻击；高空蜇则是在远处使用魔法解除敌人的良性状态。进入OVER SOUL状态后这种怪物便不会进行直接攻击，而是按顺序使用各种魔法。

蜘蛛系

宝利蜘蛛★阿拉内亚



阿拉内亚



宝利蜘蛛

蜘蛛型怪物。它们会用蛛丝粘住对手，然后发起攻击。OVER SOUL状态下这种怪物会越来越强，其中阿拉内亚会使用魔法，但其最强的攻击却是针对钱的……

蜗牛系

岩蜗牛★山蜗牛

蜗牛系的怪物身上背的甲壳据说是斯彼拉最硬的物质，这种坚硬的壳令其防御力非常高。OVER SOUL状态下，它们的壳会变得更加坚硬。



山蜗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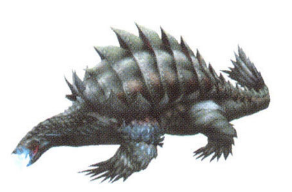


石蜗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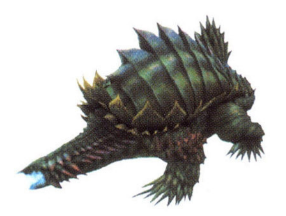
亚达曼特系

亚达曼泰迈★亚达曼特塔斯

巨大的怪物，大小虽然不及地蠕虫，但重量是斯彼拉第一。亚达曼特系的怪物会利用巨大的身体进行地震攻击。



亚达曼特塔斯



亚达曼泰迈

装甲系

坚守者★勇敢者



坚守者



勇敢者

全身包裹着厚重装甲的怪物。装甲系的怪物攻击力、防御力都非常高，但坚守者因装甲过于沉重而行动迟缓。OVER SOUL状态下，这种怪物能够使用魔法。

吞噬者系

陆行鸟吞噬者★万物吞噬者



陆行鸟吞噬者



万物吞噬者

以陆行鸟为食的怪物。陆行鸟吞噬者在街道或平原游荡，发现猎物后它会用两臂捕食。OVER SOUL状态下这种怪物会连续攻击同一个敌人。

原本以陆行鸟为主食的怪物，由于地震被困在了地下，变成了什么都吃的怪物。OVER SOUL状态下万物吞噬者会集中攻击特定的服装。

顿贝利系

顿贝利★大型顿贝利

靠手中提着的油灯照明，到处游荡的怪物。顿贝利系的怪物虽然外表温和，但却会使用很恶毒的攻击。OVER SOUL状态下，顿贝利会乱放魔法，还会用“菜刀”攻击，而大型顿贝利则会在走投无路时使用强力技能。



顿贝利

大型顿贝利

仙人掌系

仙人掌★巨型仙人掌



仙人掌

巨型仙人掌

在沙漠中奔跑的谜之怪物。仙人掌会使用“针千本”。OVER SOUL状态下，HP越低，其攻击就越猛烈。巨型仙人掌是拒绝成为成年仙人掌，躲在洞穴里的恶仙人掌群体。OVER SOUL状态下，愤怒的巨型仙人掌会使用魔法攻击，威力会随着HP的减少而提升。

豹系

魔豹★魔豹女王

难得一见的神秘怪物。豹系的怪物属于魔法系，能够使用四种属性的魔法，魔豹的最强魔法能令敌人的HP降至1，魔豹女王的最强魔法则能令敌人即死。OVER SOUL状态下，它们的HP越低，魔法的威力越高。



魔豹

魔豹女王

爆弹系

爆弹★雷管★熔岩



爆弹

雷管

熔岩

拥有炎之力的怪物。由于烈焰在爆弹系怪物的体内不断燃烧，因此当它们受到冲击时就会爆炸。

陆行鸟系

陆行鸟

陆行鸟似乎想要什么……如果没有带着它们喜爱的蔬菜，它们就会逃走；给它们野菜，并消灭其他怪物的话，就能将其捕获。

陆行鸟

灵兽系

护法守护者



护法守护者

守护贝贝鲁地下的怪物。打倒靠近的敌人是护法守护者的使命。它不会进行直接攻击，而是使用丰富的魔法。进入OVER SOUL状态后这种怪物会进行魔法攻击和直接攻击，战斗时间如果拖长，它就会以魔法为中心作战，而且攻击威力会上升。

圣兽系

秘宝守护者★阿吉 达哈卡



阿吉·达哈卡

极为强大的怪物。阿吉·达哈卡阻塞了前往维古那冈的捷径，其攻击技能都非常强。OVER SOUL状态下，它会连续攻击锁定的目标。



秘宝守护者

栖息在扎那尔港多遗迹的怪物。秘宝守护者喜欢晶球的波动，因此绝对不会离开晶球。OVER SOUL状态下，这种怪物会连续攻击锁定的目标。

兵器系

阿鲁提玛兵器★欧米伽兵器★舍弃一切者



欧米伽兵器

曾经是最强的怪物，但由于同族的出现只能屈居第二。欧米伽兵器在OVER SOUL状态下能力得到提升，而且它还会想办法应对敌人的魔法攻击。



阿鲁提玛兵器

最强怪物之一。阿鲁提玛兵器在OVER SOUL状态下能力虽然得到提升，但却失去了随机应变的灵活主动性。



舍弃一切者

史上最强的怪物，真身是尤娜蕾丝卡的丈夫赛昂。据说舍弃一切者的力量能够震天动地。面对史上最强怪物的OVER SOUL状态时，也该有所觉悟了……



邪鬼系

扎尔万★瓦兰★阿拉斯特★大扎尔万



扎尔万　大扎尔万　瓦兰　阿拉斯特

轻飘飘地飞过来进行攻击的异界怪物，大扎尔万是因仙人掌的针变得巨大的。邪鬼系的怪物擅长使用四种属性的魔法进行攻击，而且它们的魔法耐性也很高。

异界系

鬼影★幻影★命影★尸影★大鬼影

来自异界的死亡使者。异界系的怪物会对敌人使用“死之宣告”，然后才开始攻击。虽然这种怪物能操纵属性，但使用哪种却完全凭它们的心情。另外，幻影拥有让同伴进入OVER SOUL状态的特殊能力，当同伴进入OVER SOUL状态后，它就会优先保护自己。



命影



鬼影



幻影



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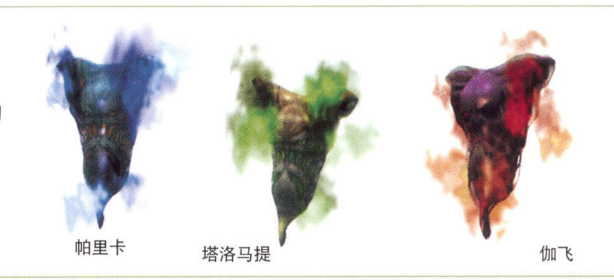


大鬼影

妖魔系

帕里卡★伽飞★塔洛马提

异界的幻光虫聚集在一起，并附着了不同力量的怪物。帕里卡体内充满了雷之力；伽飞会吸收雷魔法，使用水魔法；塔洛马提则使用毒气。



帕里卡　塔洛马提　伽飞



魔人系

德瓦★艾什马★阿卡·玛娜



德瓦



艾什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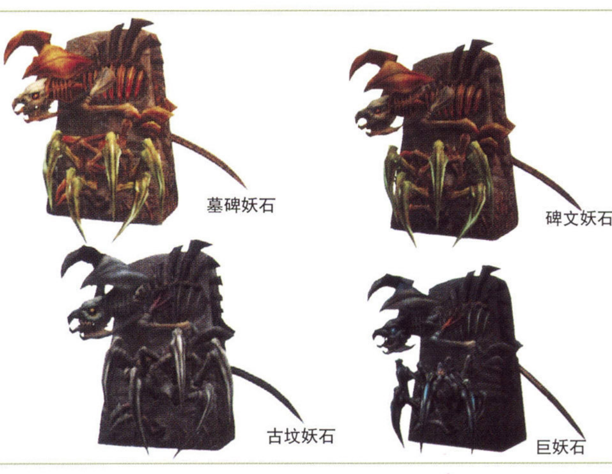


阿卡·玛娜

将恐怖带给斯彼拉的异界使者。魔人系的怪物非常擅长使用各种魔法。

妖石系

墓碑妖石★巨妖石★古坟妖石★碑文妖石



墓碑妖石　碑文妖石　古坟妖石　巨妖石

形似石像的异界怪物。妖石系的怪物会使用锋利的爪进行攻击，其攻击带有异常状态效果。其中墓碑妖石会使用全体混乱效果的技能。

铁巨人系

铁巨人★沃尔弗拉麦塔



铁巨人　沃尔弗拉麦塔

外形像机械，但实际上是幻光虫附着在盔甲上形成的怪物，里面是空的。OVER SOUL状态下这种由愤怒的盔甲幻化而成的怪物会集中攻击白魔导士。



机兵系

炮机兵62型★炮机兵13型★袭机兵71型★袭机兵28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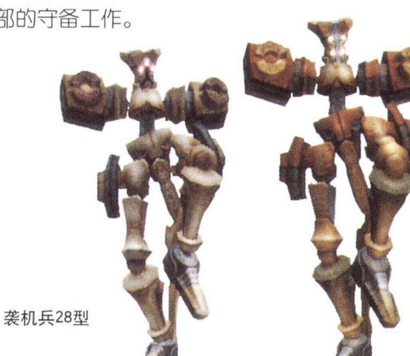
新艾本党使用的魔导兵器，主要用于寺院内部的守备工作。



炮机兵62型



炮机兵13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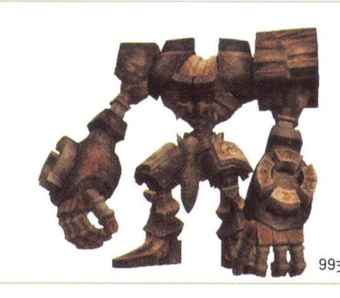
袭机兵71型

袭机兵28型

机士系

零式机士★99式机士

新艾本党使用的魔导机械。零式机士的攻击力和防御力都很出色，它们承担着重要设施的守卫工作，数量非常稀少。在OVER SOUL状态时，零式机士的运行模式会随时间改变，而99式机士则会观察敌人的行动，进而采取应对策略。



99式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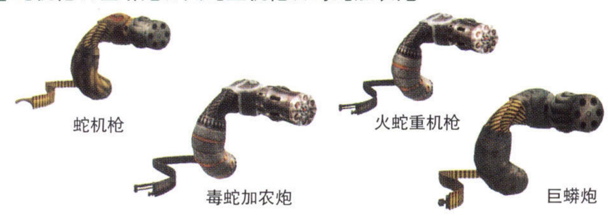


零式机士

火蛇系

蛇机枪★巨蟒炮★火蛇重机枪★毒蛇加农炮

鲁芙兰一伙开发的支援型武器。蛇机枪和巨蟒炮会不断重复普通攻击，火蛇重机枪和毒蛇加农炮会随机使用普通攻击和“全自动射击”，但“全自动射击”不会轻易使用。



蛇机枪

火蛇重机枪

毒蛇加农炮

巨蟒炮

机械（小型&中型）系

巡逻机★士兵机★猎杀机★指挥机★侦察机★守卫机★攻击机★歼灭机

四处游荡寻找敌人的古代机械。由于1000多年以来这些机械都没有得到维护，因此能力很低，而且只会重复简单的行动。

指挥机

巡逻机

士兵机

侦察机

守卫机

猎杀机

歼灭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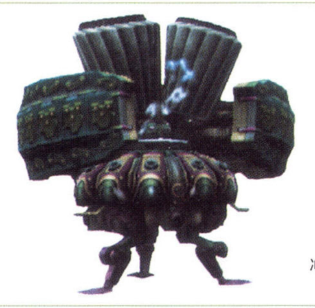
攻击机

机械(射击)系

射击机★冲击机

游荡了1000多年的古代机械，数量很多，但用途不明。


射击机


冲击机

机械(监视)系

监视者A★监视者R★监视者S


监视者S

可能从任何地方出现的谜之飞行物，在整个斯彼拉收集战斗情报。


监视者R


监视者A

机械(试验品)系

试验兵器


试验兵器

为对抗维古那风，玛基那派的人用从沙漠中挖掘出来的零部件组装的试验兵器。

机械(战车)系

战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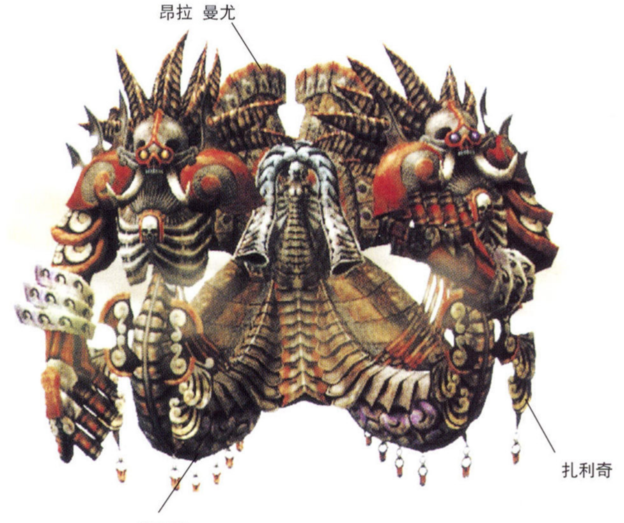

战车

古代战斗兵器。在整个斯彼拉收集战斗情报，据说它被输入了能够对抗一切技能的指令。

其他(昂拉·曼尤)

昂拉·曼尤★塔利奇★扎利奇

沉睡在沙漠中的最强怪物。昂拉·曼尤有着破坏一切的欲望，并会根据战况调整攻击方式。其组成部分塔利奇负责物理攻击，除普通攻击外还会使用带有沉默、暗黑、毒和混乱效果的攻击，魔法攻击通常对其无效；而另一组成部分扎利奇则负责魔法攻击，它能够使用属性魔法以及令对手所有能力下降的“毁灭之闪光”，物理攻击对其无效。





其他(雇佣兵)

男性雇佣兵★女性雇佣兵★上级男性雇佣兵★上级女性雇佣兵★特级男性雇佣兵★特级女性雇佣兵

鲁芙兰一伙的手下。这些雇佣兵的工资很低,而且非常弱。



男性雇佣兵



上级男性雇佣兵



特级男性雇佣兵



女性雇佣兵

上级女性雇佣兵

特级女性雇佣兵

其他(同盟兵)

同盟侦察兵★同盟斗士★同盟指挥★同盟骑兵★同盟巡逻兵★同盟勇士★同盟突击兵★同盟魔术师★同盟老兵★同盟剑士★同盟大师

青年同盟的战士及魔法师。他们为了同盟的理想而战,但实力平平。

同盟指挥

同盟侦察兵

同盟巡逻兵

同盟剑士

同盟魔术师

同盟突击兵

同盟骑兵

同盟勇士

同盟老兵

同盟大师

同盟斗士



其他(新艾本党员)

警备党员★防卫党员★突击党员★重装党员

为守护新艾本党而战的僧兵。他们使用来复枪和火焰喷射器战斗。


重装党员


防卫党员


警备党员


突击党员

其他(盗贼)

窃贼★流氓★无赖


流氓


窃贼

无赖

出没于幻光河的盗贼。这些盗贼虽然不强,但他们在衰弱时会使用回复道具。

其他(赤木之影)

赤木之影

在封印洞窟中全军覆没的赤木队员,他们的恐怖与绝望烙印在幻光虫上后形成了这种怪物。


赤木之影

其他(嘉里克)

嘉里克·隆佐

对古阿多族充满了仇恨的隆佐族战士,企图带领族里的青年向古阿多族复仇。



嘉里克·隆佐

其他(隆佐族)

隆佐青年

与嘉里克一起企图袭击古阿多族的隆佐族青年。


隆佐族青年

其他(路琪尔)

路琪尔

青年同盟的战士。失去努吉后,同盟中最具实力的人便是路琪尔。但据说没有人能了解她真正的想法。


露琪尔

其他(艾尔玛)

艾尔玛

青年同盟的战士。虽然要与尤娜战斗,但艾尔玛本人似乎很开心。身为露琪尔的大弟子,她的实力不凡,但有些太吵了。


艾尔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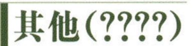
其他(雅巴尔)

雅巴尔

青年同盟的战士。雅巴尔为自己能与尤娜战斗而激动不已。虽然他的实力一般,但赚钱的手段却是一流的。


雅巴尔





其他(????)

在体育场举行演唱会的谜之歌姬，她宣称自己是曾拯救过斯彼拉的大召唤士尤娜，但实际上是伪装的。



其他(萨诺)

萨诺

鲁芙兰一伙的军师。萨诺用枪进行远距离攻击，防御力和HP虽然较低，但回避很高，能轻易避开敌人的攻击。



其他(乌诺)

乌诺

鲁芙兰一伙的肉盾，以力服人的类型。乌诺的防御力和HP都非常高，很难对付。不过他在部下中间的人缘不太好。



其他(鲁芙兰)

鲁芙兰

伪装成尤娜举行演唱会的晶球猎人。鲁芙兰主要使用扇子和魔法相结合的攻击方式。



琉库



佩恩

其他(琉库&佩恩)

琉库★佩恩

接触到修因的绝望思念后，琉库和佩恩把尤娜看成了将枪口对准她们的士兵。



其他(巴拉拉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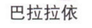
巴拉拉依★巴拉拉依(幻光体)

新艾本党议长，他那奇怪的行动背后似乎还隐藏着某些内情。



巴拉拉依(幻光体)

两年前，在封印洞窟中巴拉拉依接触到了修因的绝望，他那时的悲伤烙印在了幻光虫上。



巴拉拉依

其他(努吉)

努吉

两年前，在封印洞窟中努吉接触到了修因的绝望，他那时的绝望烙印在了幻光虫上。



努吉



吉普鲁

其他(修因)

修因

1000年前，扎那尔港多青年修因没能拯救自己的恋人琳，他的悲伤与绝望实体化后变成了怪物。

修因



托雷马

其他(托雷马))

托雷马

新艾本党的创始人。托雷马的真实身分是能任意操纵强大怪物的魔人，他曾经开设过怪物训练场。

其他(吉普鲁)

吉普鲁

两年前，在封印洞窟中吉普鲁接触到了修因的绝望，他那时的愤怒烙印在了幻光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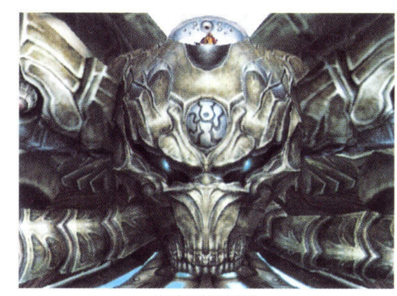
其他(维古那冈)

维古那冈(尾部)★维古那冈(脚)★节点★维古那冈(核)★壁垒R★壁垒L★防御壁R★防御壁L★维古那冈(头)



维古那冈(脚)

挡住众人去路的怪物,它偶尔会行动但不会使用很强的攻击。只要将其打倒就能继续前进。



维古那冈(头)

维古那冈的头。能够复活它左右的防御壁。在HP不断减少的过程中,它会开始使用最强技能。



维古那冈(尾部)

维古那冈(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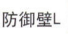
维古那冈的核,如果能量填充满,它就会使用强力的攻击。核会复活它左右的壁垒,因此应该优先将其打倒。

1000年前制造出的最终兵器,虽然现在它重新被启动,但只能依照防御本能进行简单的活动。



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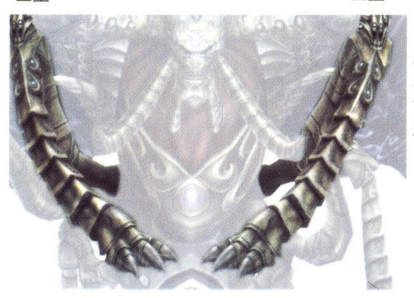
节点会与维古那冈(脚)同时出现,受到攻击后其颜色会改变,行动也会随之变化。节点处于较远的位置,只有特定的攻击才能打到它们,而且其HP、物理防御力和魔法防御力都非常高。不过只要将维古那冈(脚)打倒战斗就会结束。



防御壁L

防御壁R

守卫维古那冈的组件。它们不仅能进行攻击,还会互相复活。



壁垒L

壁垒R

维古那冈的前足,进行攻击和使用支援魔法的组件。它们拥有向攻击维古那冈本体(核)的敌人发起反击的机能。

WORLD

Final Fantasy x & Final Fantasy x-2



斯彼拉真实的历史

■约3000年前

●魔法文明极度发达

●机械被发明出来

●机械开始渗透入斯彼拉的每一个角落

●凌驾于魔法之上的机械被发明

●机械文明达到顶点

■约1000年前

●以机械武装的贝贝鲁和以召唤为主要战斗手段的扎那尔港多间展开战争(机械战争爆发)

——两个国家都是机械文明都市,以机械作为主力兵器的贝贝鲁从一开始就占据着优势,扎那尔港多的灭亡只是迟早的事情

●少年修因为了避免自己的女友——既是召唤士又是歌姬的琳在战场上死去,偷偷潜入贝贝鲁地下宫殿想要夺取贝贝鲁的最强兵器——维古那冈

●为了避免维古那冈暴走会造成的惨剧,琳也赶到地下宫殿阻止了修因启动维古那冈,但两人都在赶来的贝贝鲁士兵的乱枪扫射下毙命

●由于亲眼看着恋人在自己面前死去,修因陷入了极度的绝望与怨恨的深渊。不甘心死去的他以自己强烈的怨念与幻光虫结合,潜伏在尘世间蓄积力量

●看到败局已定后,扎那尔港多的支配者——召唤士艾本·罪将剩余的扎那尔港多市民全变成了祈之子(嘉嘉泽图山的祈之子像群)

●召唤士艾本·罪利用已变为祈之子的市民们的力量召唤出了扎那尔港多的回忆,也就是只存在于梦中的扎那尔港多。之后,他以自己为代价令初代的"辛"诞生了(辛的诞生)

——初代的辛没有究极召唤作为自己的核心

☆梦之扎那尔港多诞生

●辛将已空无一人的扎那尔港多和贝贝鲁破坏殆尽,机械文明也随之消亡

——当时贝贝鲁的市民认为这个突然出现并四处展开破坏的怪物一定与召唤士艾本和扎那尔港多的祈之子有关,因此惊恐地将辛称之为"狂暴的艾本之怒"

●扎那尔港多的召唤士尤娜蕾丝卡以变成祈之子的丈夫赛昂作为究极召唤打倒了辛。之后,尤娜蕾丝卡虽然身亡,但依然以另一种生命形态存留在了斯彼拉

——在扎那尔港多灭亡后,尤娜蕾丝卡和丈夫赛昂逃到了同一地点。而尤娜蕾丝卡也清楚自己所用的究极召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此次浩劫中生还下来的人开始以贝贝鲁为中心重建斯彼拉

●以尤娜蕾丝卡的究极召唤(赛昂)为核心的第2代辛出现在人们面前,并将残存的机械文明彻底毁灭

——由于辛袭击机械文明,导致人们掀起了一股放弃机械文明的风潮

●艾本寺院在贝贝鲁成立。领导者们推崇艾本和尤娜蕾丝卡的机械禁止论,而由于这种说法在如今已经成为了整个世界的潮流,这也令他们得到了民众的极大拥护。逐渐地,艾本教在精神层面上完全掌握了斯彼拉

●艾本寺院追加了"辛即为罪,吾等都应赎罪"的教义。同时,在究极召唤下诞生的那基节也开始广泛流传

——即使相信了教义,辛也不会消失。由于害怕产生这种思想的人们会将不满向自己宣泄,寺院想出了对应的措施。他们将辛不会被真正消灭的理由全部归咎到了斯彼拉的民众身上,以"只要人间不再有罪,辛也会就此消失"的说辞令民心安定了下来。而究极召唤和那基节的事情之所以会迅速传开,也是为了让民众心中维持希望

■约800年前

●米海恩设立赤斩众(现在的讨代队),之后为了向艾本寺院进行解释而前往了贝贝鲁

●米海恩在那基平原设立了讨伐队的训练场

■约700年前

●艾本的僧官欧米伽因为背叛寺院而被处刑

■约500年前

●辛破坏米海恩街道(旧道),新道之后被修成

■约400年前

●召唤士甘道夫以究极召唤打倒辛,成为历史上最初的大召唤士

——这件事情令社会上某些对艾本教教义真实性的怀疑完全沉寂了下来

甘道夫的那基节

●以甘道夫的究极召唤为新核心的第3代辛出现在人们面前

■约230年前

●原闪电球选手奥哈兰德打倒辛,成为大召唤士

奥哈兰德的那基节

●以奥哈兰德的究极召唤为新核心的第4代辛出现在人们面前

■约100年前

●原讨伐队成员之一的召唤士永肯打倒辛,成为大召唤士

永肯的那基节

●以永肯的究极召唤为新核心的第5代辛出现在人们面前

■52年前

●遥·麦加成为艾本的总老师

■37年前

●奥隆出生

■30年前

●吉斯卡尔·古阿多和人类女性生下了西莫亚·古阿多

■27年前

●吉斯卡尔成为古阿多族长,之后开始在族内传播艾本教义

●基玛力·隆佐诞生

■25年前

●瓦卡诞生

●比塞德·奥拉加队在卢卡的闪电球赛初战败退,而这也是该队连续23年初战败退的开始。

■24年前

●露露诞生

■约22年前

●古阿多族的内部斗争开始激化。为了防止古阿多族分裂,吉斯卡尔把妻子流放到了与世隔绝的巴吉岛。

■20年前

●瓦卡开始接触闪电球

	●知道自己死期将至的西莫亚的母亲带着儿子来到了扎那尔港多遗迹，并在那里成为了西莫亚的究极召唤——阿尼玛的祈之子。西莫亚拒绝接受妈妈的力量，回到了巴吉岛 ——西莫亚的母亲是从吉斯卡尔那里得知究极召唤的事情的。人们一般认为，古阿多族是采用一种独特的断续性记录方式令被封引的历史真相得以流传下来的。吉斯卡尔也许知道西莫亚母子前往扎那尔港多的事情，并曾在暗中进行过支援
	●贝贝鲁的僧官布拉斯卡和身为阿鲁贝多人的希德的妹妹结婚 ——为了与阿鲁贝多族进行交流，布拉斯卡来到了阿鲁贝多的居住地，并在那里与希德的妹妹产生了感情。由于担心布拉斯卡与反艾本教的阿鲁贝多族间的关系会令前者的前途变得一片黯淡，因此在与布拉斯卡结婚后，希德的妹妹就与兄长断绝了联系
■19年前	☆杰克与妻子生下了泰达
	●布拉斯卡和希德的妹妹生下了尤娜
■15年前	●尤娜之母（希德的妹妹）在辛的袭击中死去。这也坚定了布拉斯卡成为召唤士的决心
■12年前	●瓦卡加入比塞德·奥拉加队
	☆杰克在海中进行闪电球练习时遇到了第5代辛，莫名其妙地来到了斯彼拉
	●以僧兵奥隆为护卫的召唤士布拉斯卡遇到了被困在贝贝鲁的杰克，而后者则成为了他的第二名护卫。三人一同踏上了寻求究极召唤的旅程。
	●召唤士布拉斯卡以变成祈之子的杰克为究极召唤打倒了辛，成为大召唤士
	布拉斯卡的那基节
	●奥隆单独挑战尤娜蕾丝卡，但却身受重伤濒临死亡
	●被比兰折断角的基玛力强忍着屈辱离开了嘉嘉泽图山
	●濒死的奥隆在将尤娜托付给基玛力后死去，成为另一种生命形式
	●随着那基节的到来，古阿多族族内的斗争渐渐风平浪静。在这种情况下，西莫亚的流放刑罚也被解除。回归的西莫亚成为了一名僧官，辅佐父亲吉斯卡尔
	●基玛力带著尤娜来到了比塞德村
	●奥隆乘着杰克的“辛”来到了梦之扎那尔港多，开始照顾泰达
■11年前	●古阿多族长吉斯卡尔和隆佐族长凯尔克成为了艾本的老师（这是麦加的亚人种融和政策的一环）
	☆泰达的母亲在失落中死去
	●以布拉斯卡的究极召唤——杰克为新核心的第5代辛出现在人们面前
■5年前	●文·基诺克成为艾本的老师
	●西莫亚在麦加的旨意下就任马卡拉尼亚寺院的僧官。他秘密来到扎那尔港多得到了阿尼玛，并将祈之子像运到巴吉岛封印起来 ——在这段时期内，西莫亚曾数次前往巴吉岛，并在这时坚定了实施“计划”的决心
■4年前	●尤娜开始进行召唤士的修行
	●在守护的召唤士金尼姆死亡后，露露回到了比塞德。
■3年前	●露露成为了召唤士祖克的护卫，瓦卡也在闪电球大会后成为护卫
	●讨伐队进行了约塞海岸防卫作战，在讨伐队中参加作战的查普战死，讨伐队也损失惨重
	●瓦卡和露露作为祖克的护卫，与后者一同踏上了旅途
■2年半前	●祖克在那基平原选择了放弃，之后瓦卡和露露回到了比塞德。
■游戏开始前	●吉斯卡尔死亡。他的儿子西莫亚也因此成为了古阿多族长，以及得到了艾本教老师的宝座
■游戏开始前	●在文·基诺克的提案下，艾本寺院组建了精锐部队——赤木
■游戏开始前	●文·基诺克为了收集传说中的兵器——维古那冈的情报，特意将赤木队候补生最终选拔试验的地点定在了蘑菇岩街道洞窟内
■游戏开始前	●修因令进入洞窟的队员开始自相残杀，最终幸存下来的只有努吉、巴拉拉依、吉普鲁、佩恩四人，之后他附身到努吉的身上
	《最终幻想X》开始
	●（游戏剧情略）
	永远的那基节
■2年前	●尤娜将辛永久地除去，“永远的那基节”也自此到来
	●当辛被消灭后，讨伐队正式解散
	●大哥与达奇发现飞空艇，并将之命名为赛露修斯。
	●艾本的僧官托雷马发起“真实运动”，号召人们搜集晶球了解真正的斯彼拉
■1年半前	●晶球猎人出现
	●瓦卡与露露结婚
	●多雷马成立新艾本党，并且以真实运动的名义大量独占晶球
■1年前	●努吉为了对抗新艾本党而成立“青年同盟”
	●多雷马拿着收集到的晶球消失无踪
	●基玛力成为隆佐族的长老
	●青年同盟开始复兴基利加，同时新艾本党的新领导人就任
	●吉普鲁成立玛基那派，将约塞寺院作为了自己的根据地
	●大哥成立海鸥团
■半年前	●露露被确定怀孕
■约一个月前	●尤娜离开比塞德村，加入海鸥团
	●新艾本党爆发内乱，新任党首被推下台，稳健派中心人物巴拉拉依接任议长一职
	《最终幻想X－2》开始

★注1：本年表的参照时间为《最终幻想X－2》开始的那一年　★注2：标有“☆”的内容为发生在梦之扎那尔港多的事情

斯彼拉的世界 The world of Spira

种族

◆人类与亚人种

生活在斯彼拉的人大致分为人类与亚人种，其中人类占了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主要的亚人种按人口数量从多到少排列分别是：隆佐族、古阿多族、阿鲁贝多族。隆佐族和古阿多族有在名字后面缀上种族名称的习俗。其他还有巴伊派罗族、派罗派罗族、演奏乐器的亚人种等几个种族，但人口数量极少。这些人口极少的种族在遭受到“辛”的袭击后即使灭绝也不足为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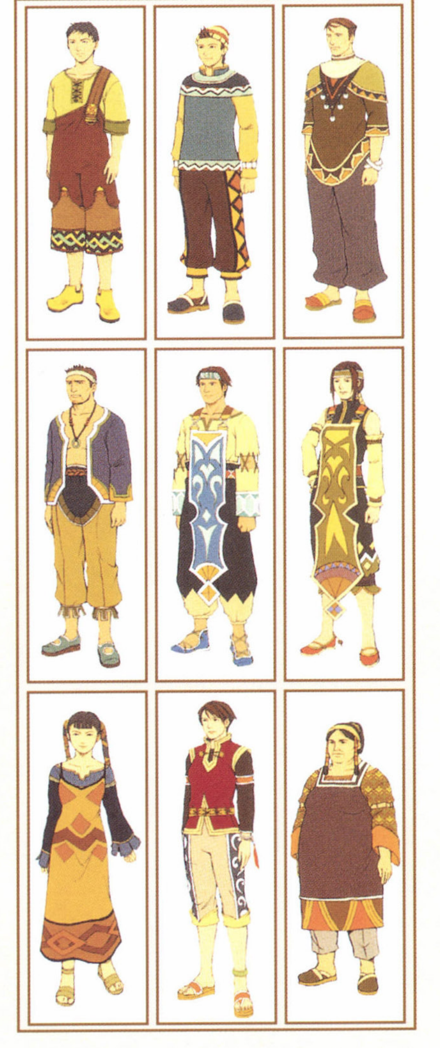
◆四大主要种族的关系

生活在斯彼拉的四大主要种族——人类、隆佐族、古阿多族、阿鲁贝多族之间原本并没有友好关系。但随着艾本教的渗透，各种族开始接触，现在已形成了亲密的关系。基本上阿鲁贝多族以外的三个种族是信仰艾本教的同伴，他们都很排斥反艾本的阿鲁贝多族。

斯彼拉南部居民



斯彼拉中部居民



斯彼拉北部居民



隆佐族



◆隆佐族 The Ronso

聚居地：嘉嘉泽图山

族长：凯尔克·隆佐

外形酷似狮子的兽人种族，生活在北方的灵峰嘉嘉泽图山脚下，是亚人种中人口最多的。隆佐族擅长战斗，一族的人都是战士，而且他们还会记住和使用怪物的技能。他们的身体硕大而健壮，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可超过两米。隆佐族说话简洁而且基本不使用代名词，其独特的语气反映了他们不是用语言而是用态度传情达意的特点。

隆佐族男性额头上长有一支角，在成长时期，向成年人过渡的小孩的角会更换一次，之后如果折断便无法再生了。对隆佐族成年男性来说，角是荣耀的象征，如果被折断将是他们最大的耻辱。

依照种族传统，隆佐族自古便守护着嘉嘉泽图山，由于其传统与艾本教义相符，因此与艾本寺院结成了同盟。形式上隆佐族与寺院是对等关系，并保持着种族独立性，不过由于凯尔克就任艾本的老师，种族全体都归入了寺院的管辖下。

◆古阿多族 The Guado

聚居地：古阿多萨拉姆

族长：西莫亚·古阿多

生活在斯彼拉与异界交界处——古阿多萨拉姆的亚人种，自称为“异界守护者”。古阿多族发质坚硬，皮肤上浮现着植物一般的筋脉，经常被人类视为恐怖的异类。古阿多族熟悉充满幻光虫的异界，他们擅长操纵幻光虫，能够创造怪物。

作为被选中的异界守护者，古阿多族很高傲，认为其他种族都低自己一等，因此很排斥与外族通婚。他们原本与艾本寺院长年保持距离，不过在前代族长吉斯卡尔的努力下，古阿多族也开始接受艾本教了。当时保守派的反抗非常强烈，为了让教义能渗透进一族内，同时还要防止分裂，吉斯卡尔费了很大的力气。借由布拉斯卡的那基节到来之机，吉斯卡尔就任艾本老师，之后几乎全部古阿多族都遵从了艾本教。吉斯卡尔去世后，其子西莫亚继任族长。由人类的混血儿出任族长是一族中非常罕见的特例。

古阿多族






◆阿鲁贝多族 The Al Bhed

聚居地：比卡内尔

族长：希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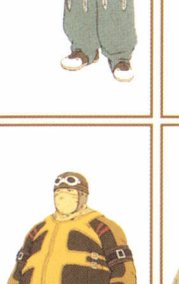
阿鲁贝多族原本被称为阿鲁贝多人，虽然是亚人种但与人类的差别并不大。他们绿色的眼睛和漩涡状的瞳孔，是少数与人类有明显差异的特征。阿鲁贝多族使用一种叫做“阿鲁贝多语”的独特语言，因此基本无法与其他种族交流。曾经生活的岛屿被“辛”破坏之后，他们便散落到了斯彼拉各地。在族长希德的指挥下，他们在遍布岩石与沙漠的比卡内尔岛上秘密建造了基地，并在那里开始了新生活。

很久以前，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很难受到艾本寺院影响的阿鲁贝多族并没有将使用机械视为禁忌。他们从海里打捞出远古的机械，并修理、使用，因此被视为了“反艾本”，遭到信仰艾本教的人们排斥。虽然一直都在暗中，但阿鲁贝多族常年受到艾本寺院的镇压，而他们采取的防范对策就是带面具或防风眼睛，来隐藏种族特征。

阿鲁贝多族很有经商头脑，其中有一些人在斯彼拉的流通经济中取得了成功，“旅行公司”经营者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阿鲁贝多族





◆其他亚人种

巴伊派罗族

驾乘巨兽西巴夫的亚人种，在水边生活。巴伊派罗族总是很悠闲自得，他们说话慢吞吞，而且擅长游泳。

派罗派罗族

把形似鸟喙的装饰品挂在嘴上的小个子种族，声音尖锐，而且说话速度非常快。

乐器亚人种

身体与乐器一体化的种族，共有三种类型存在，性格各异。

乐器亚人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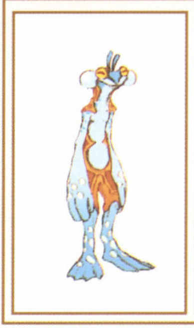




派罗派罗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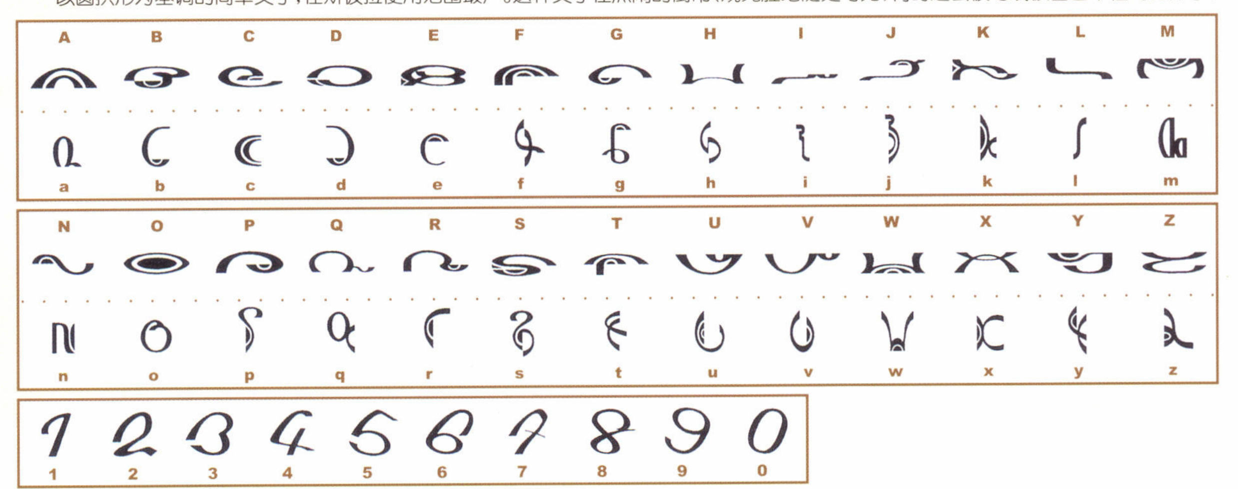
巴伊派罗族




文字

◆斯彼拉文字

以圆拱形为基调的简单文字，在斯彼拉使用范围最广。这种文字在热闹的街市、观光胜地随处可见，有时还会被写成极富艺术性的花体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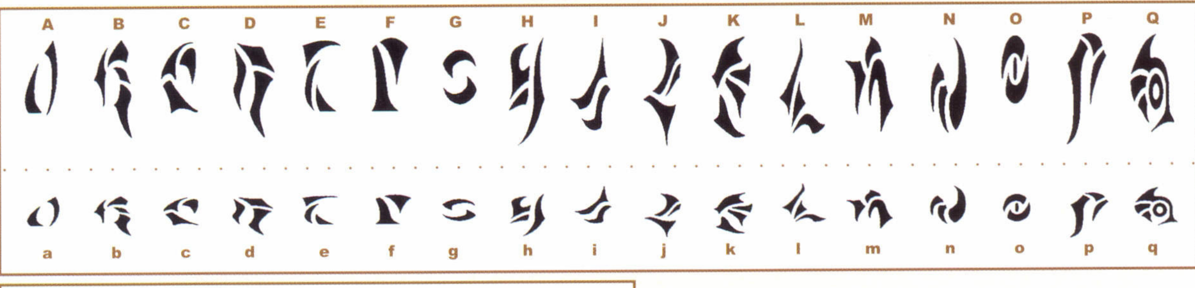
◆艾本教典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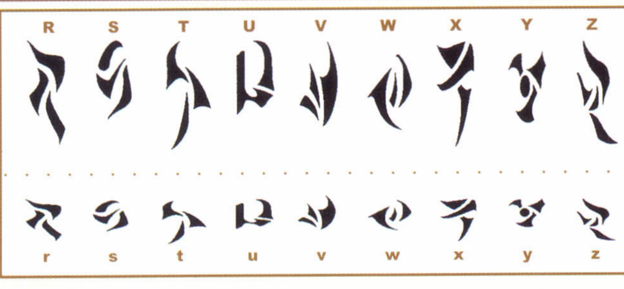
形似梵文的文字，常出现在艾本寺院的相关设施及寺院所属兵器上，有些字母拥有独立的含义。



◆阿鲁贝多文字

阿鲁贝多族使用的独特文字，由2～4个小片组成，各地旅行公司常与斯彼拉文字一起混用。





生活与娱乐

◆日常生活

斯彼拉人民的生活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充满了近代风情。只要艾本教是斯彼拉的根基，人民就只能使用寺院准许的机械。人们尽量避免使用需要机械加工的金属，而选择天然材料。斯彼拉的交通、运输也不发达，就连往来于各个岛屿与大陆之间的渡船都是靠陆行鸟驱动的，可见其交通工具的水平。另外，教义禁止人们探求真相，"辛"大肆破坏刚刚发展起来的村落等，也加剧了斯彼拉文明的停滞不前。只要还有"辛"存在，只要人们依然坚信艾本教，斯彼拉人民的生活就不会有所发展。

主要交通工具

渡船

往来于各个岛屿之间的船，使用天然材质，动力是陆行鸟，严格遵照艾本教义建造。



机械船

阿鲁贝多族从海里打捞上来的坚固的机械船只。其中也有"能飞上天"的船。



西巴夫

渡过幻光河时乘坐的动物，负责渡河的是巴伊派罗族。

陆行鸟

除了直接骑乘外，陆行鸟还负责拉车。

◆闪电球

闪电球是斯彼拉全境相当有人气的一项水中球类运动，比赛在"晶球池"（一种利用幻光虫将水固定为球状的运动场）中进行。这项运动的历史十分久远，据说1000年前就已经有很多狂热的闪电球迷了。"辛"出现后这项运动曾一度低迷，不过寺院将其看成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辛"的恐怖上转移的手段而加以鼓励。230年前，原闪电球选手，后成为召唤士的奥哈兰德打败了"辛"，闪电球从此又恢复了从前的人气。闪电球几乎是被"辛"折磨的人们惟一的娱乐。

闪电球最为繁盛的城市是卢卡，赛季到来之时，最初也是最大的赛事"艾本杯"就在这个城市举办。参加艾本杯的过去只有人类和阿鲁贝多族，随着艾本教的不断扩大，其他种族的参加者也渐渐增加，至今斯彼拉的四个主要种族已全部出场。但是寺院对阿鲁贝多族的参与并不满意。



◆闪电球队

斯彼拉共有六只闪电球队，他们背负着当地或一族的期望，因此各队都非常渴望胜利。

比塞德·奥拉加 BESAID AUROCHS

主场：比塞德岛　　主力：泰达（之前为瓦卡）

"AUROCHS"在英语中是"欧洲野牛"的意思。在卢卡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闪电球联赛中，比塞德·奥拉加队创下了连续23年首战告负的前所未有的记录。虽然实力很弱，但也没有弱到能更新连败记录的地步。大概他们"竭尽全力"的口号和瓦卡毫无用处的指挥也是导致失败的原因。



卢卡·高瓦兹 LUCA GOERS

主场：卢卡　　主力：比克森

"GOERS"在英语中是"好强"的意思。卢卡·高瓦兹队被评为"兼备所有能力的最强军团"，非常张扬。他们的很多球员和球迷都看不起其他球队。这支球队的目标是常胜。



基利加·比斯特 KILIKA BEASTS

主场：基利加岛　　主力：维罗亚

"BEASTS"在英语中是"野兽"的意思。大召唤士奥哈兰德曾效力这支球队，在各地都有铁杆球迷。虽然基利加·比斯特队是一支传统球队，但并不像比塞德·奥拉加队和卢卡·高瓦兹队那么有特点，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深。但球员们很有潜质，如果加以锻炼将会是一支有望夺冠的队伍。



阿鲁贝多·赛克斯 AL BHED PSYCHES

主场：比卡内尔岛　　主力：贝利克

"PSYCHES"是"精神"的意思，"AL BHED PSYCHES"代表了"阿鲁贝多之魂"。阿鲁贝多·赛克斯队由阿鲁贝多族组成，虽然是习惯在水中活动的种族，但游动速度不及古阿多·古洛利队，总合实力位列前茅。



隆佐·芳 RONSO FANGS

主场：嘉嘉泽图山　　主力：加兹那

"FANGS"在英语中是"獠牙"的意思，之所以没有使用"角"，是照顾到队伍中没有角的女性队员。隆佐·芳队由身体强壮的隆佐族组成，擅长抢断，但高大的身体却使队员游动的速度成了致命伤。



古阿多·古洛利 GUADO GLORIES

主场：古阿多萨拉姆　　主力：那巴拉

"GLORIES"是"名誉"、"光荣"的意思，表示了古阿多族的尊严。古阿多·古洛利队由古阿多族组成，断球、传接配合能力出色，而且速度是所有球队之首。队员通常在幻光河训练，而且还会在雷平原躲避雷电，借此锻炼反射神经。



艾本教 Yevon Religion

◆艾本教所讲述的斯彼拉历史

很久以前，在斯彼拉，魔法文明繁荣昌盛。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会使用魔法。能够使用魔法的人和不能使用魔法的人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后来，人们发明了机械。机械瞬间遍及斯彼拉全境，而机械文明对于魔法文明来说太奇怪了。但机械的便利性却导致了人类的堕落。人类开始骄奢淫逸，他们终于制造出了足以毁灭世界的武器。

在机械文明的鼎盛时期，大规模使用机械武器的战争爆发了。战争一发不可收拾，斯彼拉陷入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就在这时，不知从何而来的巨大怪物出现，并在一瞬间毁灭了当时的机械文明。就仿佛是在惩罚依赖机械的人类一般……

侥幸活下来的人们，将那巨大的怪物称为“辛”——Sin，即“罪”。他们发誓，要牢记这个教训，并永不再使用机械。这是人们为过度依赖机械而赎罪，当人类的罪孽全部赎清的时候，“辛”就会永远地消失了。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惟一希望。

约3000年～1000年前——机械文明取代魔法文明

斯彼拉最初的发展依靠的是魔法力量。但能否使用魔法却因人而异。可以使用的人自然处于优势地位，而无法使用的人则受到歧视——魔法文明的时代，是一个不平等的时代。

后来，机械的出现打破了这种不平等，成为划时代的产物。机械不受人们能力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便利的机械大受欢迎，没过多久便在整个斯彼拉普及。机械的发展有目共睹，以往不可能的事都逐一变成了可能。瞬间将人移动的交通工具，高层建筑物，灯火通明的城市，不分昼夜的“不夜城”终于成为现实。

机械本应是无法使用魔法的人们代替魔法的工具，但当机械凌驾于魔法之上时，新的问题出现了。机械技术先进的国家，与机械技术落后的国家——新的不平等时代拉开了序幕。得到力量的国家寻求着更强大的力量。使用机械的国家之间爆发战争，成了一种必然。

约1000年前——机械战争与“辛”的出现

扎那尔港多与贝贝鲁两大城市国家的战争在机械文明的鼎盛时期爆发。确切时间、战争原因虽然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一场以机械武器为主力的大规模战争。正在“机械战争”进行之时，“辛”不知从何处出现，它把以战争双方为主的所有机械文明繁盛的街市、武器统统破坏殆尽。就像是在控诉、惩罚机械文明的罪孽一般，狂暴的“辛”根本不肯罢休。

后来，一位名为尤娜蕾丝卡的召唤士站了出来，她与丈夫赛昂同心协力，使用究极召唤打倒了“辛”，挽救了濒临灭亡的斯彼拉。侥幸活下来的人们以贝贝鲁为中心，在各地开始了重建工作。

约1000年前～现在——“辛”的恐怖与新的救赎

虽然一度被打倒，但“辛”再次复活，将仅剩的一些机械设施也破坏了。试图从头再来的人们跌进了绝望的深渊。这时，一个宣称能够对抗“辛”的威胁，拯救人们的教义——“艾本教”诞生了。艾本教高举反机械的旗帜，教导人们赎清过去的罪孽正是现在的人们应当做的事情。如果召唤士通过究极召唤带来那基节，“辛”的恐怖就会暂时消失，短暂的和平将会来临。这些教义给了人们希望，很快便传播到了整个斯彼拉。

现在，人们憧憬着召唤士所带来的短暂的和平，以及不断赎罪就一定会来临的永恒的和平，他们向艾本祈祷，忍受着“辛”的恐怖生活在斯彼拉。

◆艾本教

“辛”出现之后，人们陷入了绝望，而“艾本教”成了他们的希望。艾本教发源于“辛”第一次复活后不久的贝贝鲁，并迅速遍及斯彼拉各地。现今住在斯彼拉的大部分人都信仰艾本教，并将遵从艾本教生活视为理所当然。

传播艾本教的组织是“艾本寺院”，其本部设在贝贝鲁。隶属于寺院组织并负责传播教义的人叫做“僧官”。








◆教义概要

艾本教的主要教义是认为"辛"即是罪，它劝导人们赎罪，并禁止使用机械。艾本寺院还宣扬究极召唤是惟一的救赎之道，并鼓励召唤士踏上寻求究极召唤的旅程。

这些教义都并非出自民间传说，也没有贯穿始终的哲学。虽然过去也有人意识到了这点并试图确立教义体系，但都失败或被寺院阻止了。

寺院明白，自己的教义不过是暂时的救助而已。由于担心事实暴露，寺院还排斥一切对真相的探究、变化以及疑问。可以说艾本教的"精髓"就是"鼓励"人们停止思考。

◆寺院的活动

艾本寺院是在整个斯彼拉牢牢扎根的庞大组织，表面并没有世俗上的权力，行政等都由各地自治管理。但是，各地的统治者与寺院有牵连也是不争的事实。

寺院平时能够获得来自信徒的香火钱，因此拥有丰厚的资金。利用这些资金，寺院无偿经营着西巴夫渡河业务，支援着渡船航运，并借此援助人民的生活。设置在斯彼拉各地的寺院除了救助艾本教的教民外，还承担着召唤士修行场所的任务。

召唤士艾本

"艾本教"中的"艾本"来自同名的人物。根据传说，艾本是1000年前生活在扎那尔港多的召唤士，尤娜蕾丝卡的父亲。在"辛"袭击扎那尔港多时，传说是他将打倒"辛"的方法——"艾本教义"传授给了自己的女儿。艾本是将救赎的种子带给斯彼拉的人，他与尤娜蕾丝卡一样得到了人们的敬仰与崇拜。但他是如何得到教义的，将教义传授之后他的下落又怎样等等，都迷雾重重。

◆寺院组织

统辖寺院的是被称为"艾本四老师"的四个人。其中总老师是寺院的代表，其余的三老师负责监督司民院、司兵院及司宫院，此外各地的寺院设有代表人"僧官长"，但他们没有向寺院中枢进言的权利，只负责管理各个寺院而已。比较例外的是西莫亚老师，他同时兼任僧官长。

四老师的职责

【总老师】现任：遥・麦加

领导所有僧官，统辖整个寺院。

【司兵卿】现任：文・基诺克

领导武官，统辖掌管军政的司兵院，同时兼任僧兵团长，并监督讨伐队。

【司民卿】现任：凯尔克・隆佐

领导文官，统辖掌管司法、财务、民政的司民院。

【司宫卿】现任：西莫亚・古阿

统辖掌管礼仪及教义的司宫院，同时负责监督召唤士，并拥有查阅被封印的历史记录的权限。

◆各地的寺院

艾本寺院在斯彼拉各地都设有支部寺院。除已经毁坏或被废弃的外，共有五座寺院。虽然每个寺院各有特色，但都设有试练之间和祈之子之间。召唤士在寺院接受试练，通过与封印在祈之子像内的祈之子交流，获得召唤兽。

各地的闪电球选手都会到基利加寺院为胜利祈祷。

运营中的五座寺院

贝贝鲁寺院（圣贝贝鲁宫）：艾本教的本部，老师和僧兵军团通常驻扎在这里。

马卡拉尼亚寺院：与古阿多族渊源颇深的寺院。

约塞寺院：历史第二久远的寺院。

基利加寺院：与大召唤士奥哈兰德有渊源的寺院。

比塞德寺院：历史最短的寺院，设立在远离中央的地方。

被废弃的寺院

雷米阿姆寺院：曾经处于那基平原中央地带的寺院，但遭到"辛"的袭击而被废弃。那里被称为"隐藏寺院"。

巴吉寺院：数十年前，与所在岛屿一起被"辛"破坏，沉入海底的寺院。

◆艾本教民与反艾本

艾本教、艾本教寺院以及与寺院相关的人一般简称为"艾本"，信仰并遵从艾本教的人称为"艾本教民"。反之，不服从、有悖艾本教的人即是"反艾本"，他们通常遭到排斥与厌恶。现在生活在斯彼拉的大部分人都是艾本教民。

"即使是反艾本也不得加以迫害"，这是寺院的官方辞令。但实际上寺院一旦发现反艾本就会派出"僧兵军团"进行镇压。







▲阿鲁贝多族因使用机械而被看成"反艾本"，但他们并不与教会对立。

◆僧兵

艾本寺院拥有独立的军事武装"僧兵军团"。僧兵的主要任务是圣贝贝鲁宫的防卫及老师等高位僧官的警卫，他们基本不参与各地的警备工作。不过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会在斯彼拉全境出动。

僧兵军团表面上是很健全的组织，但他们暗中担负着肃清寺院反叛者的任务，常年镇压、迫害阿鲁贝多族。但大部分教民并不知道真相。

◆世界尽头的城市扎那尔港多

扎那尔港多是1000年前北端的繁荣城市国家。传说第一位打倒"辛"的召唤士尤娜蕾丝卡就出身此地。使用机械盛极一时，作为惩罚被"辛"破坏，至今只留下一片废墟——这就是寺院告诉人们的"扎那尔港多"。前往扎那尔港多的路途遥远而艰险，亲眼见到都市并生还的人几乎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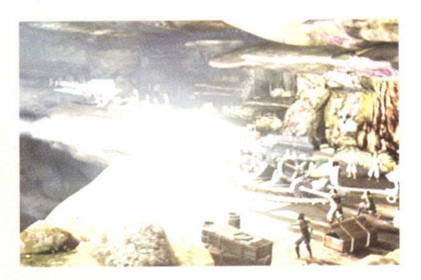
据说打倒"辛"的惟一力量究极召唤就沉睡在扎那尔港多，因此人们将这里称作"艾本圣地"。所有的召唤士都是以扎那尔港多为最终目的地踏上旅程的。

反叛者欧米伽

艾本寺院成立，艾本教普及后，依然有600年的时间没有人能打倒"辛"。这段期间，怀疑艾本教，试图独自寻找打倒"辛"的途径的人不在少数。欧米伽也是对教义提出异议的人。他原本是艾本寺院的僧官，但却对教义产生质疑，并公然反叛寺院，最后被处刑。欧米伽死后并没有前往异界，而是化成了可怕的怪物，如今他依然停留在斯彼拉。

讨伐队 The Crusaders

◆讨伐队



讨伐队是为了与"辛"以及怪物战斗而结成的民间组织，起源于800年前英雄米海恩设立的"赤斩众"，在得到艾本寺院承认后，便改成了现在使用的名字。讨伐队在斯彼拉设有支部，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不限年龄、性别等，因此常可以看到女性及儿童。不过队伍没有领导者，指挥系统也不完善，而且没有严明的纪律，因此欠缺军队式的统一管理。

讨伐队是寺院承认的组织，但并不隶属于寺院。不过寺院对其影响力非常强，并频繁给予资金援助，两者的关系很密切。

◆剑豪米海恩

讨伐队创始者米海恩是800年前的剑豪。当时的斯彼拉，继尤娜蕾丝卡之后却没有人能再次打倒"辛"，而米海恩成立赤斩众正是为了打破现状。但寺院方面怀疑他的行为带有反叛目的，于是米海恩前往寺院，诉说了自己真实的意图。最后赤斩众得到寺院的承认，并改名为讨伐队。那时他所经过的道路，被后人称为"米海恩街道"。米海恩还在那基平原设立了讨伐队训练场，在那里任何时候都可以与斯彼拉各地的怪物进行实战训练。训练场一直流传至今。

◆讨伐队的任务

讨伐队的最终目标是打倒"辛"，但他们并不具备与"辛"正面抗衡的实力，最多只能吸引"辛"的注意力使其改变行进路线，或是消灭"辛的碎屑"。讨伐队的实质任务是消灭村落周边的怪物并负责街道的警备工作。但打倒"辛"是每个讨伐队员的愿望，所有人都在探索着。而他们这种想法的结晶就是米海恩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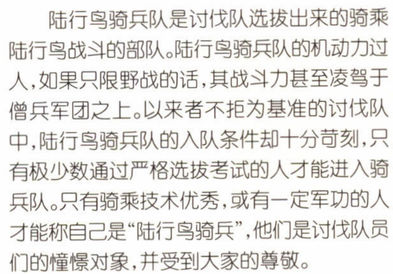
◆米海恩会议

以约塞海岸防卫作战计划中的经验教训为基础规划的"'辛'讨伐作战计划"就是米海恩会议。利用"辛的碎屑"引出"辛"，之后，以陆行鸟骑兵为中心的讨伐队员吸引"辛"的注意，同时阿鲁贝多族利用机械武器将"辛"消灭，就是作战计划的大致流程。以机械武器为主力发动总攻是米海恩会议与以往的讨伐队作战方案最大的不同。

由于大规模使用机械，所有参战的讨伐队员都被寺院除名，并无法获得寺院的支援。但讨伐队对作战计划成功充满信心，以创始人的名字命名正体现了他们的自信。

◆约塞海岸防卫作战计划

讨伐队曾多次改变"辛"的行进路线，在此过程中，"辛"会回来回收"辛的碎屑"。约塞海岸防卫作战计划正是利用了"辛"的这种特性。作战中，讨伐队首次与阿鲁贝多族合作，虽然牺牲惨烈，但改变肆虐约塞海岸的"辛"的破坏对象任务却成功了。最后，"辛"会被"辛的碎屑"吸引这一现象已得到了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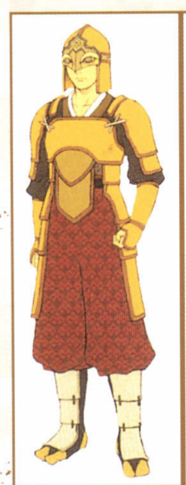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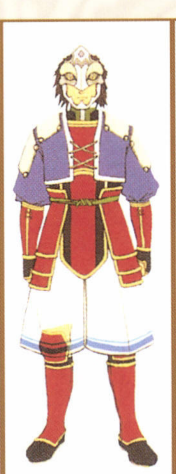
◆陆行鸟骑兵队

陆行鸟骑兵队是讨伐队选拔出来的骑乘陆行鸟战斗的部队。陆行鸟骑兵队的机动力过人，如果只限野战的话，其战斗力甚至凌驾于僧兵军团之上。以来者不拒为基准的讨伐队中，陆行鸟骑兵队的入队条件却十分苛刻，只有极少数通过严格选拔考试的人才能进入骑兵队。只有骑乘技术优秀，或有一定军功的人才能称自己是"陆行鸟骑兵"，他们是讨伐队员们的憧憬对象，并受到大家的尊敬。

通常情况下陆行鸟骑兵队分散在斯彼拉各地，承担着街道的警备任务。在米海恩会议上，各地的陆行鸟骑兵都参与了进来。











"辛" S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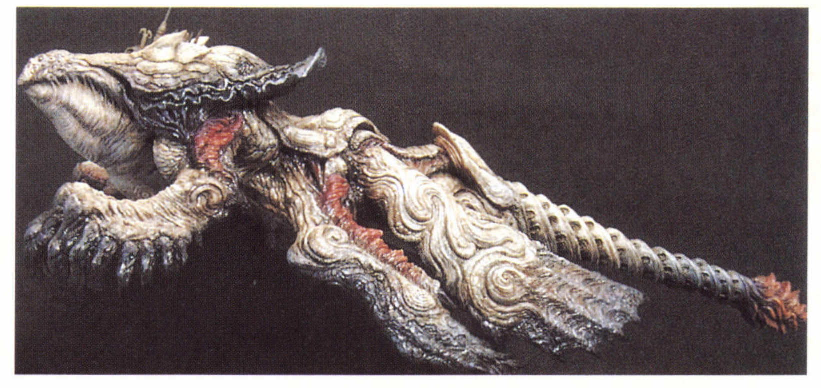
◆艾本教的"辛"

突然出现在1000年前的机械战争时期，之后便反反复复地破坏着斯彼拉的巨大怪物，也是给斯彼拉带来无限恐怖的元凶。"辛"第一次出现在斯彼拉时，几乎破坏了当时所有的机械文明。后来它即使被尤娜蕾丝卡等几位召唤士打倒，也还是会复活。直到现在"辛"依然对斯彼拉进行着大肆破坏。艾本寺院将"辛"解释为人类使用机械所遭受的惩罚以及人类罪孽的象征，因此禁止人们使用机械并劝导人们赎罪。



◆真实的"辛"

"辛"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怪物，但实际上它是艾本·罪为了让召唤永久持续而使用的兼备铠甲及武器功能的外壳。打倒了上一代"辛"的究极召唤兽会成为新的核，(第一代除外)而寄宿在其内部的艾本·罪会利用重力魔法从大气中聚集大量的幻光虫，将它们大密度压缩后，"辛"巨大的身体便形成了。"辛"有回收从身体上脱落的部分——"辛的碎屑"的习惯。这是因为比起重新吸收周围的幻光虫，收回原本就高度凝缩的效率会更高。而死后没有接受异界送的人，其幻光虫及思念很容易被"辛"吸收，因为"辛"本身就是"死者灵魂的聚合体"。



◆"辛"的存在意义

"辛"的存在意义就是保证其内部的艾本·罪存在，并永远地召唤梦之扎那尔港多。为排除任何可能存在的障碍，"辛"拥有强大的力量。一旦察觉到机械或大量的人存在，"辛"会立刻前往进行破坏。但这一行为并不是企图毁灭斯彼拉，也不是一般所说的对人类及机械的憎恨，或是惩罚人类滥用机械等，而是出于保护艾本·罪安全的防御本能，排除可能存在的障碍。如果人们不断聚集，文明达到了机械战争爆发时的水准，也许会出现能伤害到艾本·罪的力量。"辛"之所以袭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都市，正是因为这个。"辛"处于一种过度防御的状态下，它的破坏行动并不受内部的艾本·罪控制，而是自动的。另外，被"辛"吸收的人或者成为其核的人基本只会表现出破坏行为。不过像泰达等人遇到的"辛"那样按照自己的意识行动的，则是因为成为核的杰克(准确来说是布拉斯卡的究极召唤)还没有完全成为"辛"，此外还有可能与他是艾本·罪想要保留的梦中之人有关。

◆"辛"的毒气

接近"辛"的人意识和记忆会混乱，还会出现幻觉，这被称为"中了'辛'的毒气"。但实际上"辛"并不会释放毒瓦斯，所谓的"毒气"是构成"辛"的高密度幻光虫对接近"辛"的人体内的低密度幻光虫产生了不良影响。吸入毒气——也就是接触到构成"辛"的幻光虫，大多数人会出现丧失记忆、精神异常，身体状况不良等情况，仅有极少数人能够触及到储存在"辛"幻光虫内的情报，而且能获得其中的一些零碎信息。泰达就是其中的一人。泰达接近"辛"后身体并不会出现异常情况，而是看到了无数的幻象。其中多数都是变成了"辛"的杰克的内心世界，以及被"辛"吸收的死者的样子。这是因为泰达和"辛"的核——杰克是父子，而且构成他身体的要素也与一般人不同。另外，泰达中毒气时看到的虽然是幻影，但却有明确的形态。这可以认为是杰克有意让泰达看到的，他想让儿子看到自己作为"辛"的痛苦，然后告诉他："把我打倒。"

◆"辛"与究极召唤

一般认为，能打倒"辛"的只有究极召唤。事实上，究极召唤能瓦解"辛"的身体。但是，能成为"辛"的核的物质(艾本教将其解释为人类的罪与罚)会残留下来，一段时间后"辛"就会复活。也就是说，究极召唤也只是缓兵之计而已。普通攻击无法打倒"辛"，是因为艾本·罪过于强大，即使"辛"受到伤害也可以迅速吸取幻光虫进行自我修复。而究极召唤与普通攻击的区别就在于能否切断艾本·罪的吸附能力。只有究极召唤能暂时切断吸附能力，破坏构成"辛"的幻光虫间的结合，瓦解并消灭"辛"。但是，分离出来的艾本·罪之后会将自己的力量转向究极召唤兽。究极召唤兽以幻光虫为单位被吸附，最后被艾本·罪支配，成为新的"辛"。也就是说"辛"被究极召唤打倒的过程中会不断地替换。刚形成的"辛"仅由一只究极召唤兽的幻光虫构成，所以非常弱，而艾本·罪也消耗了非常大的力量。此时"辛"会隐藏数月至数年来吸收幻光虫，重新构成身体并积蓄力量。这段时期即斯彼拉人民所说的"那基节"。

"辛"带来的恶性循环



◆"辛"的行动

一般认为，"辛"对人类和机械文明充满敌意。这是因"辛"曾破坏机械文明，袭击村落而形成的一种很自然的说法，但事实并非如此。"辛"袭击聚集起来的人们和稍显繁荣的街道，因此斯彼拉的城镇根本无法大规模发展。第一大城市贝贝鲁和第二大城市卢卡为了预防"辛"的袭击，采取了严防死守的措施。另外讨伐队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辛"的牵制作用。但斯彼拉的一般城镇一旦遭到"辛"袭击便束手无策。

◆"辛"的能力

"辛"也是由幻光虫构成的，这一点与一般的怪物没有区别，不过构成其庞大身体的幻光虫密度非常高。"辛"在受到伤害时会吸收空气中的幻光虫，因此普通攻击根本无法将其打倒。而且它的攻击力、破坏力都非常可怕，还能自由操纵重力，在空中飞行。接触到"辛"的人偶尔会毫发无伤地被扔到很远的地方，这是因为"辛"的身体很柔软，接触到的人会被它直接吸到其体内，然后排出。



◆"辛"与梦世界

"辛"能自由往来于梦之扎那尔港多与现实世界斯彼拉，因为它是幻光体。泰达和奥隆都是以"辛"为媒介从原来的世界前往异世界的。对艾本·罪来说，梦之扎那尔港多是他希望永远留住的故乡。因此当艾本·罪怀旧时，"辛"就会出现在梦世界。而梦之扎那尔港多有治愈"辛"身体的作用，所以"辛"也会前往那里。不管是哪种情况，"辛"只会潜在梦之扎那尔港多的深海部分，不会出现在人们面前。

将泰达带到斯彼拉的"辛"

在梦之扎那尔港多，出现在泰达面前的是第六代"辛"——也就是以杰克为核的"辛"。这个"辛"会出现在梦世界，既不是艾本·罪怀旧，也不是为了治愈身体，而是杰克想要来迎接泰达。通常只停留在海里的"辛"，按照杰克的意志出现在了都市里。而当时对梦世界的大肆破坏，则是出于"辛"的破坏本能。

将杰克带到斯彼拉的"辛"

为了进行闪电球的训练，杰克每天都要在梦之扎那尔港多的海里潜水。训练期间，他曾多次看到出现在海里的第五代"辛"。这个"辛"出现的位置是梦之扎那尔港多较浅的海里，比较靠近沿岸的地方。"真想摸摸那东西"，杰克这样想着。他多次潜入深海试图接近"辛"，10年前的某天他终于成功了。结果，杰克被"辛"带到了斯彼拉，这是梦之扎那尔港多的人第一次来到现实世界。



生态系统 Ecosystem

◆多种多样的生物

在斯彼拉栖息着各种各样的生物，其中像陆行鸟、西巴夫等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相连。但是，由于艾本寺院禁止所有领域的学术研究，因此各生物的种类划分、调查等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生态系统也不明。

除了斯彼拉独特的生物外，猫、狗也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斯彼拉的植物

幻光花



生长在幻光河岸的植物，开着紫色的花朵。入夜时分，无数幻光虫聚集在幻光花附近，一派绚丽景象。

花椰子



生长在比塞德岛的热带植物。

斯彼拉的动物

陆行鸟

擅长跑动的大型鸟类，羽毛为黄色，会发出"Que"的叫声。由于翅膀退化，陆行鸟几乎没有飞行能力，但它们的脚却非常发达。陆行鸟很老实，而且容易与人类相处，因此它们常被用于骑乘或为船只提供动力（一般称为"陆行鸟动力"）。

米海恩街道的骑乘用陆行鸟多数为人工饲养，那基平原则栖息着很多野生陆行鸟。不过野生陆行鸟并不容易骑乘。



西巴夫

栖息在幻光河河畔的巨大兽类。西巴夫身体非常庞大，但却很老实。生活在这一地域的巴伊派罗族经常用它们载人渡河。平时几乎见不到西巴夫吃东西，它们究竟是靠什么来维持庞大的身体的，依然不得而知。



松鼠猴

大小与松鼠近似的小型生物，很容易与人相处，因此经常被当作宠物饲养。在约塞寺院和雷米阿姆寺院经常能看到松鼠猴，约塞寺院的松鼠猴与人非常亲近，它们常跟在参拜的人身边。



斯彼拉海鸥／斯彼拉拟态海鸥

在斯彼拉十分常见的海鸥被称为斯彼拉海鸥，据说把心愿托给它们，心愿就能实现。另一些长得与斯彼拉海鸥非常相似的是斯彼拉拟态海鸥。



幻光虫 Pyreflies

◆幻光虫

在斯彼拉出现的各种现象的关键就是幻光虫。幻光虫并不是一种生物，而是生命体能量块，它以极低的浓度存在于整个斯彼拉，甚至是人类的体内。幻光虫平常是看不到的，但打倒怪物或召唤士进行异界送时，它们会化成光芒出现，因此幻光虫经常被误认为是“出现在生命逝去之时”。但实际上这些现象只是幻光虫以高浓度凝缩了而已。不过由于对幻光虫的研究并不是很成熟，因此很多人并不了解真相。



▲一到夜晚，幻光虫的光芒就会聚集到幻光河上绽放的幻光花周围。

◆怪物与幻光虫

栖息在斯彼拉的怪物大部分都是没能前往异界的死者的思念与幻光虫结合后的产物。像这种由幻光虫构成的身体与“肉体”相对，被称为“幻光体”。召唤兽、死去却依然眷恋这个世界的人，它们的身体也都是幻光体。制造出幻光体的物质——怪物是对生者的恨及嫉妒，召唤兽则是祈之子的梦——支撑着幻光体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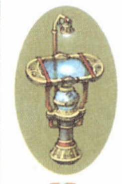
◆幻光虫与水

幻光虫与水非常容易适应，因此在斯彼拉水也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现象。进行异界送时，召唤士的能力能够让水面的幻光虫固定，并将其作为平台。闪电球中使用的晶球池也是利用了水中的幻光虫将水固定为球状的。闪电球选手能够在水中长时间活动，也是靠水里的幻光虫。

◆晶球

幻光虫会对人们的思念、记忆做出反应，它们能够与图像结合，记录影像和声音，利用了幻光虫这一特性的就是晶球。在晶球上记录信息，用晶球相机摄像，从晶球显示器上获得情报等等，都说明晶球是斯彼拉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道具。晶球的原料是含有高浓度幻光虫的水，不过这种水只能在马卡拉尼亚泉等特定地点取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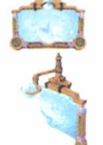
各种晶球



◀晶球显示器。收纳在下方的情报能投影到上方进行阅读。



◀放置在旅途各重要场所的记录晶球，能保存接触它的人的记忆。



▲设置在卢卡各处的也是晶球显示器的一种。



▲保存个人信息时通常使用这种半球状的晶球。

死与异界 Death and Farplane

◆人死之后

斯彼拉的人死后会有以下三种情况：①前往异界：在召唤士举行异界送的情况下，人死后大多会前往异界。另外，据说生前就已经接受了死的人无论是否经历异界送都会前往异界。②思念与幻光虫结合变成怪物：在没有进行异界送的情况下，人死后多会如此。变成怪物后，人会失去生前的意识。③保持生前的样子留在这个世界(变为“死者”)：有很强的执念或信念的人死后即使接受了异界送也没有前往异界，但同时也没有变成怪物，而是以生前的样子继续留在了这个世界。这种例子非常之少，但像召唤士或僧官等拥有很强的精神力的人有很高的几率会走上这条路。以这种形态留在生者世界的人，被称为“死者”。

◆死者

死去却依然留在了这个世界的人——死者，从外表上几乎无法判断出他们与生者的区别，但他们的身体是由幻光虫构成的，也就是幻光体。从这点来看，可以说死者是一种很接近怪物或召唤兽的存在。死者的状态各不相同，有的保持着生前的意识，有的却丧失了；有的依然维持着生前的样子，有的却老化了。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有强烈的信念或执念支撑着。死者的强烈思念能抵抗异界送，但如果失去了，他们就会自然消失。保留了生前意识及外貌的死者混进活着的人中间能很自然，而且更有利地生活。因此曾经有人尝试成为死者。但由于艾本寺院彻底贯彻了“死者当前往异界”的教义，因此现今不要说是希望成为死者，就连知道死者的人都极少。

◆异界

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息的地方便是异界。异界在古阿多萨拉姆的深处，虽然处于斯彼拉与地脉相连的空间，但由于周围飘浮着的大量幻光虫的影响，幻影和真实交错混杂，宛如异次元。来到异界的生者如果祈祷，他心中所描绘的死者就会出现。这是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原理不明，一说是幻光虫对生者的思念产生了反应，另一说则是留存在生者心中的死者其思念与幻光虫结合了，但无法解释的地方还很多。死者只会现出形态，却无法交谈。不过有很多人都很怀念故去的亲朋，因此到异界参拜的人通常很多。



▲远远望去如花田瀑布一般，这就是充满了奇幻色彩的异界。

螺旋 Spiral

◆死之螺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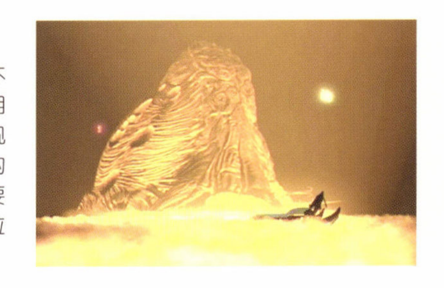
“辛”带来死亡，死去的人们变成怪物，怪物又夺去人们的生命。想要遏止这种状态的召唤士向“辛”发起挑战，为了保护召唤士，护卫们死去，是而召唤士自身也在打倒“辛”之后失去生命。被打倒的“辛”复活，然后再次带来死亡……“死之螺旋”，指的正是斯彼拉的这种恶性循环。一切的开端，是1000年前艾本·罪召唤出了梦之扎那尔港多令“辛”诞生。只要“辛”存在——只要不把罪魁祸首艾本·罪打倒，螺旋就永无休止……

◆艾本寺院的功与过

从某种意义上讲，艾本寺院也是死之螺旋的存在的帮凶。“究极召唤能带来那基节”的说辞令斯彼拉的人民对那基节充满了幻想，而这却导致了召唤士与护卫接连死去。无论是究极召唤还是“罪孽消失‘辛’便会消失”的教义，实际上都无法彻底消灭“辛”。但寺院却隐瞒了教义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事实，并封杀了一切有悖教义的尝试。这一切，原本也是为了斯彼拉。麦加那样的寺院主宰者所惧怕的并不是“辛”带来的破坏，而是人们因无法打倒“辛”而产生的绝望，以及失去活下去的希望。寺院考虑到真正将斯彼拉引向灭亡的其实是绝望或是认为不可能打倒“辛”的心灰意冷，因此他们通过教义将虚伪的希望留给了人们。可结果却是导致了死之螺旋的延续。稳定民心是寺院实实在在的功绩。但问题是他们为了避免“斯彼拉灭亡”这一最极端的情况而倾尽全力，却忽视了改变现状，不知不觉间他们将目的偷换成了维持现状（即维持死之螺旋）。

◆艾本·罪引发的两个螺旋

艾本·罪想要逃避到梦中，结果他“创造”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美好记忆的重现，完全排除了现实痛苦的虚幻世界——梦之扎那尔港多；另一个，则是陷入了永无止境的痛苦深渊，却无人寻求解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稳定的死之螺旋的世界——现实世界的斯彼拉。对于艾本·罪而言，永远的世外桃源和永远的苦难螺旋，这两者缺一不可。两个世界看起来截然相反，却又十分相似。两者的共同之处，就是拒绝改变，维持现状。从存在意义上来讲不允许有任何改变的梦之扎那尔港多也被某种螺旋束缚着。只要一直依赖于艾本的教义并停止思考，斯彼拉大概也可以算是一个“理想乡”吧。



10年前的旅程 The travel before 10 years ago



在梦之扎那尔港多的海里接触到“辛”并被带到了斯彼拉的杰克对周围的一切一无所知，他告诉别人自己来自扎那尔港多，结果却因此被僧兵逮捕，扔进了监狱。听到这个传闻的布拉斯卡认为杰克很适合与他一同前往扎那尔港多，便以成为自己的护卫为条件将杰克从监狱里救了出来。

杰克从监狱出来后一直到布拉斯卡一行由贝贝鲁出发，中间还有段时间。奥隆与基诺克告别，尤娜见到杰克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里的事情。

刚刚踏上旅程没多久的时候，杰克并不知道召唤士布拉斯卡此行的目的，也不明白其重要性，他对自己能回到故乡（梦之扎那尔港多）一事深信不疑。虽然“回家之后我就……”、“带回去当礼物”之类的话都是出于杰克对现实的不了解，但在奥隆看来他只是个缺乏紧张感的家伙，因此一直对杰克非常冷淡。

“大家遇到了麻烦，所以咱们来解决吧……”杰克和泰达几乎是以相同的理由来解决陆行鸟吞噬者的，这对父子真是很像。从那个时候开始，奥隆对杰克的态度有所缓和，原因是他认同了能为他人出手的杰克。

在旅行的途中，杰克慢慢熟悉了斯彼拉，也了解到了布拉斯卡的决心。他的意志逐渐从回到故乡的家人身边倾向了打倒“辛”。前往比塞德岛的时候，杰克开始明白回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杰克与泰达这对父子的相似之处，还表现在到比塞德村的行动上。刚到村子的杰克嘟囔着“肚子饿了，没办法啊”，他儿子泰达到村子后的第一句话则是：“有没有吃的？”

一起踏上旅程的护卫将变成究极召唤的祈之子——布拉斯卡等人从尤娜蕾丝卡那里听到了这个令人震惊的真相。但他们却没能踏出“变革的第一步”。沿着前人的脚步走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即使明白这一点，布拉斯卡却依然抱着一丝渺茫的希望。相信奇迹也许会出现的他决心拼死一搏，而杰克也为了布拉斯卡毅然成为了究极召唤的祈之子。只有奥隆一人，为了寻求新的希望独自留了下来……





扎那尔港多 Zanark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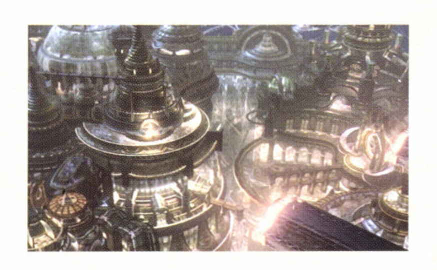
◆两个扎那尔港多

两个扎那尔港多，一个是梦之扎那尔港多，另一个则是1000年前实际存在，但后来变成一片废墟的扎那尔港多。前者是依据后者创造的，而这两个扎那尔港多非常相似。历史上得到机械文明好处最多的应当是贝贝鲁，但寺院却将其说成扎那尔港多，这是因为对寺院来说，如果本部贝贝鲁曾使用机械兵器，挑起机械战争的事情被人知道将非常不利。历史上的扎那尔港多像这样被歪曲，也模糊了梦与现实的界限。

	梦之扎那尔港多	1000年前的扎那尔港多
特征	依据一千年前扎那尔港多人民的记忆由艾本·罪召唤出的城市。由于与召唤兽的原理相同，因此这座城市存在于斯彼拉某处。	一千年前实际存在于斯彼拉的城市，领导者是艾本·罪。虽然也利用机械，不过在扎那尔港多召唤是主要战斗力。后这座城市在与贝贝鲁的战争中灭亡，只留下一片废墟。
召唤士·召唤兽	没有	有
幻光虫的概念	不为人知	为大众所熟悉
艾本的祈祷	闪电球的仪式	居民的一般礼节
祈之歌	意义脱离了艾本寺院与召唤士艾本	主要为赞扬艾本·罪

◆梦世界的特征

梦之扎那尔港多是召唤士艾本试图将自己的故乡永远留存而创造的城市，但却不是现实城市的完全重现。就像“梦”这个字所表现的，那里是美化了的故乡，是理想中的世界。整个梦之扎那尔港多都是美好回忆的再现，只要艾本·罪的目的依然是让其永存，现实中的痛苦——与扎那尔港多灭亡相关的东西，就会在梦世界中被排除。比如召唤士、召唤兽这些1000年前很普遍的东西在梦世界中却并不存在，而贝贝鲁等国家也没有出现。这是因为召唤士、召唤兽是机械战争的主力，而贝贝鲁则是导致扎那尔港多灭亡的原因。



◆梦世界的构成

曾经的扎那尔港多市民，后来成为嘉嘉泽图山上的祈之子，他们所做的梦被艾本·罪召唤，形成的就是梦之扎那尔港多。也就是说，梦之扎那尔港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幻光体。梦之扎那尔港多的出现原理与召唤兽相同，因此它也存在于斯彼拉的某处。但是，没有人知道那座城市究竟在什么地方，而且有肉体的人是不可能进入的。梦之扎那尔港多诞生的原动力是过去的扎那尔港多市民们的梦，但梦世界的事物和人们并不限于实际存在过的东西。艾本·罪创造出来的城市本身带有自动机能，就像是一个能保持理想状态的城市模拟系统，因此泰达、杰克等人就不一定是过去存在的人的简单再现了。泰达的父母生下了他。后来他的父亲杰克去了斯彼拉，并在那里度过了10年，而这期间泰达也成长了10年。因此，梦之扎那尔港多的时间与现实的斯彼拉是基本相同的。

生活在梦世界

有肉体的人不可能前往梦之扎那尔港多，更不可能在那里生活。泰达可以，因为他是与梦世界一起被召唤的幻光体；奥隆是死后失去了肉体，成为死者并由幻光虫重新组成的幻光体，所以他也能在那里生活；“辛”与祈之子则能够自由出入梦世界。因为“辛”本身就是幻光体，而祈之子则是连身体都没有的灵魂。对他们来说，梦之扎那尔港多是充满了欢乐的天堂。

◆梦世界的修复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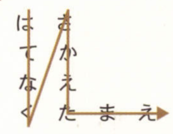
虽然有1000年的历史，但梦之扎那尔港多却没有一丝进步的痕迹。(泰达看到1000年前的扎那尔港多影像时，误认为那是自己的故乡)梦世界的环境非常舒适，完全不需要进步；没有其他国家存在，也就不会有新的刺激；只有一个城市的人口，发展受到了限制等等，都是城市没有进步的原因。另外，梦世界完全没有变化，还因为艾本·罪随时都会对其进行修正。梦之扎那尔港多是艾本·罪故乡的再现，它不能与1000年前有任何差异，也不允许有对现状不满的人存在。因此一旦有陷入绝境或对现状产生疑问的人出现，艾本·罪就会立刻对其进行“重新设置”，操纵居民的记忆。梦之扎那尔港多实际上就是在艾本·罪这个“神”的操纵下存在的一个令人胆寒的和谐与停滞的世界。

祈之歌

“祈之歌”存在于梦世界和现实世界中。

将歌词的排列顺序稍加改变会发现，祈之歌是1000年前赞扬艾本·罪的歌曲。在现实世界斯彼拉，祈之歌曾是抵抗艾本寺院的歌曲，但后来寺院歪曲了其由来，把这首歌吸收到艾本的教义中，将其作为“镇魂曲”传唱。(いのれよ、エボン·ジュ、ゆめみよ、いのりご。はてなく、さかえたまえ。)

祈之歌歌词



祈之歌歌词含义

祈祷吧，艾本·罪　做梦吧，祈之子
永无止境地　繁荣昌盛吧

◆泰达前往斯彼拉后的梦世界

杰克的“辛”为迎接泰达来到梦之扎那尔港多时，体育场附近被大规模破坏。虽然这是出于“辛”的破坏本能，但在艾本·罪看来，本该守护梦的“辛”却破坏了梦，这完全是不应有的事情。所以在泰达和奥隆走后，梦之扎那尔港多进行了大幅“修正”，严重受损的城市奇迹般地复兴了。在这个过程中，泰达和奥隆的存在本身有可能已经被抹杀了。



召唤士 Summoner



◆召唤士

能够使用召唤兽的力量，并可以将死者的灵魂送往异界的人即为“召唤士”。召唤士在机械战争前便存在，当时他们的“异界送”能力比较受重视。但是，在“辛”出现之后，“召唤士的究极召唤是打倒‘辛’的惟一手段”之说在各个寺院间广为流传，因此“召唤”开始大受关注，而能够使用这种能力的召唤士也将人们的期待与尊敬集于一身。

召唤士对斯彼拉的人民来说是特殊的存在。能够成为召唤士的人本身就寥若晨星，再加上寺院的大肆宣传，召唤士因此备受关注，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召唤士与异界送

通过“异界送”令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息，是召唤士重要的工作之一。据说，异界送之后，死者的灵魂不会留在这个世界上，也不会变成怪物，而是安详地前往死者居住的世界——异界。在与死亡毗邻的斯彼拉，召唤士的异界送是不可或缺的仪式。

具体来说，异界送就是将幻光虫从死者的遗骸中抽取出来，或者将已经死去却依然眷恋这个世界的人分解为幻光虫，使其消失。



▲▶ 只要是召唤士就一定能进行异界送。在尤娜的旅程中，她经常为死去的人们举行异界送仪式。

▲在仪式不完备或死者对这个世界的眷恋过强时，即使举行了异界送仪式，仍然无法将灵魂送走。



▲被召唤的召唤兽会代替召唤士一行与敌人战斗。

◆召唤士与召唤兽

召唤士能够召唤出没有肉体的圣兽——召唤兽，并借用其强大的力量。要获得召唤兽，就必须在各地的寺院接受试练，并与封印在寺院深处的祈之子像中的祈之子进行心灵沟通。不过，与祈之子交流要在精神上承受极大的痛苦，因此也有人因无法忍耐而丧命。

召唤兽中，能够打倒“辛”的被称为“究极召唤兽”，而其召唤过程被称为“究极召唤”。无论是获得还是行使究极召唤，召唤士都要付出莫大的牺牲。

召唤兽

召唤兽是祈之子的梦通过召唤士的精神与幻光虫结合后出现的，其身体由幻光虫构成，而“没有肉体”这一说法也正是源于此。一个祈之子能够形成一个召唤兽，其外貌与能力各不相同。召唤兽并没有固定的名字，召唤士可以给它们取名。

◆祈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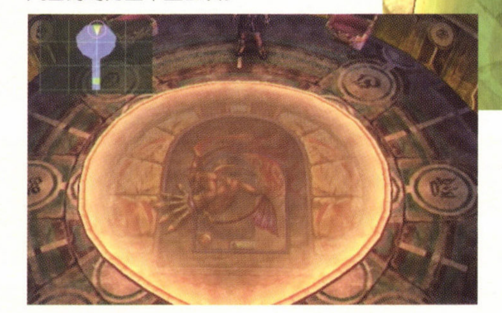
祈之子，将召唤兽的力量赐予召唤士的存在，即没有实体的人。他们是通过秘术脱离了肉体，并被封印在像里的“灵魂”，因此也可以说他们得到了永生。封印祈之子的像被称为“祈之子像”，被放置在寺院深处的祈之子之间里。

在心灵相通的召唤士面前，祈之子会以生前的姿态出现，并与召唤士交流，但一般人是无法看到其姿态，听到其声音的。另外，祈之子像的外观与其召唤兽非常相似。

后来被称为“艾本秘术”的创造祈之子的技术原本是扎那尔港多所拥有的。但在扎那尔港多灭亡后，在精神层面控制了整个斯彼拉的艾本寺院获得了这一技术。

一般所说的“为了打倒‘辛’而献出生命”的祈之子，是“辛”出现后，也就是1000年以来艾本寺院所创造的。不过放置在各个寺院的祈之子有很多在100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他们原本是扎那尔港多用于战斗的，后被寺院夺走，散落到了各地。

在自己的梦被召唤的时候，祈之子无法靠自己的意志醒来，也就是说，他们无法凭自身的力量中止召唤。



▲约塞寺院深处伊克西翁的祈之子像。

◀基利加寺院深处伊夫里特的祈之子像。

◆祈之子与梦世界

无论是1000年前扎那尔港多的祈之子，还是“辛”出现后艾本寺院的祈之子，又或者是嘉嘉泽图山上的祈之子，他们的意识是相通的。而且他们都在为梦之扎那尔港多的延续祈祷着。

祈之子们在没有被召唤的情况下经常去梦之扎那尔港多，他们会混杂在梦世界的居民当中。梦之扎那尔港多对祈之子和艾本·罪来说是一个乐园，他们能够在那里找到永远的快乐。可以说，让梦之扎那尔港多永存的斯彼拉完全是在方便艾本·罪和祈之子们。

祈之子的变化

梦之扎那尔港多的居民杰克变成了“辛”，这对祈之子们来说是个不小的刺激，因为他们的理想乡、永恒世界中的居民竟然会在斯彼拉悲剧的中心痛苦不堪。这给漠视斯彼拉现状的祈之子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使他们做出了宁可让自己消失也要终结梦的决定。



▶成为巴哈姆特祈之子的少年经常出现在梦之扎那尔港多。

▲嘉嘉泽图山上的祈之子，正是他们选择了以“梦”这种方式令自己的故乡扎那尔港多永存。

◆召唤士的旅程

为了获得打倒“辛”的力量——究极召唤，召唤士必须要踏上他们的旅程。旅程的最终目的地是扎那尔港多，不过在到达那里之前，召唤士要在斯彼拉的各个寺院与祈之子交流，将自己锻炼得足以承受究极召唤所带来的痛苦。

召唤士的旅程充满了艰难险阻，很多人死在了路上，或是半途而废。不过就算是放弃旅程，召唤士仍然具备基本能力，虽然他们能进行异界送，但却无法使用召唤兽，而且人们对半途而废的召唤士非常冷淡。

◆召唤士与护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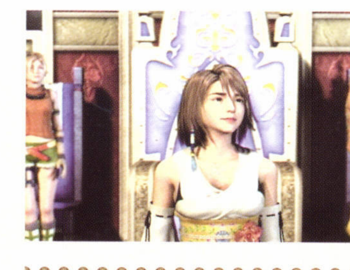
在踏上旅程的召唤士身边，有着一种名为“护卫”的保镖。护卫的数量因人而异，不过大约都在1～3人左右，一般不会太多。对护卫来说，应对战斗的力量是必要的，保护召唤士的觉悟更是不可或缺。

1000年前，护卫并不存在。护卫的产生，是迫于召唤士对究极召唤的探求。为保证召唤士能顺利完成旅程，护卫必须挺身而出保护他们。而且如果没有护卫在精神上的支持，召唤士就无法获得究极召唤。

召唤士与护卫生死与共，因此护卫多是平日与召唤士有着某种关系、感情比较深厚的人。



▶像尤娜这样带着大量护卫的召唤士是非常少见的。



◀当尤娜一行将艾本·罪打倒后，保护着他的外壳“辛”终于永远消失了，人们迎来了“永远的那基节”。

◆究极召唤与那基节

没有“辛”的那段时间便被称为“那基节”。召唤士使用究极召唤将“辛”打倒后，斯彼拉便迎来了那基节。那基节的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而结束的标志就是“辛”获得了新的身体并再度复活的那一刻。

只要“辛”不断复活，那基节就不过是人们转瞬即逝的喘息。但即使如此，人们依然渴望这短暂的和平，而召唤士们，也梦想着自己所带来的会是“永远的那基节”。

◆大召唤士

召唤士当中，打倒“辛”并为斯彼拉带来那基节的人被称为“大召唤士”。曾经打倒“辛”成为大召唤士的仅有四人，他们分别是：甘道夫、奥哈兰德、永肯及布拉斯卡。但是，第一个打倒“辛”的召唤士尤娜蕾丝卡却并没有被列为大召唤士，因为她已被艾本教及斯彼拉的人民奉为了“神”。斯彼拉的各个寺院里，放置着名为“御圣像”的大召唤士像。



▲放置在各个寺院的“御圣像”，从左至右依次按照历史顺序排列。

历代大召唤士

甘道夫

继尤娜蕾丝卡之后第一位打倒“辛”的男性，享年68岁。那基平原的深谷见证了当时甘道夫与“辛”之间激烈的战斗。另外还有传说说当时他还封印了肆虐约塞大陆的怪物“仙人掌?”。

永肯

100年前打倒“辛”的史上惟一一位女性大召唤士，享年51岁。永肯原本是讨伐队员，据说她曾在那基平原谷底修行，后来有不少人都以她为榜样也选择在相同的地点进行训练。

奥哈兰德

230年前打倒“辛”的男性，享年73岁。成为召唤士前，奥哈兰德是一位有名的闪电球选手，效力于基利加岛的球队(即后来的基利加·比斯特队)。在基利加有他曾经修行的石阶。



布拉斯卡

10年前打倒“辛”的男性，享年35岁。布拉斯卡是尤娜的父亲，原本是贝贝鲁的僧官，而使他决心成为召唤士的，则是妻子在“辛”的袭击中死去的悲剧。

召唤兽 Aeon

瓦尔福雷 Valfor

比塞德寺院的祈之子所做的梦通过召唤士的力量形成的鸟型召唤兽，拥有巨大的翅膀，能够飞翔。瓦尔福雷是尤娜得到的第一只召唤兽，同时也是她正式成为召唤士的标志。

◆召唤兽之战

伊萨鲁的瓦尔福雷名为"翼"，攻击力和敏捷都很高，而贝尔吉米妮召唤的瓦尔福雷物理防御力和魔力较高，还能在不消耗OVER DRIVE槽的情况下使用"Energy Ray"。

◆召唤神话

堕天使瓦尔福雷，恶魔学文献《所罗门王的小钥匙》中出现的恶魔，所罗门王72魔神之一，位居第六，是统领10个军团的公爵，别名"盗贼公爵"，掌管着格斗技、欺骗、失意、悲伤及物质匮乏。瓦尔福雷的声音犹如雷鸣，它长着驴的头、狮子的身体、鹅的脚和野兔的尾巴，对召唤者非常忠诚，但言行举止很粗野。瓦尔福雷会将所有的秘密全部告诉召唤者，它能看透过去和未来，并会传授神怪医学和将人类变为动物的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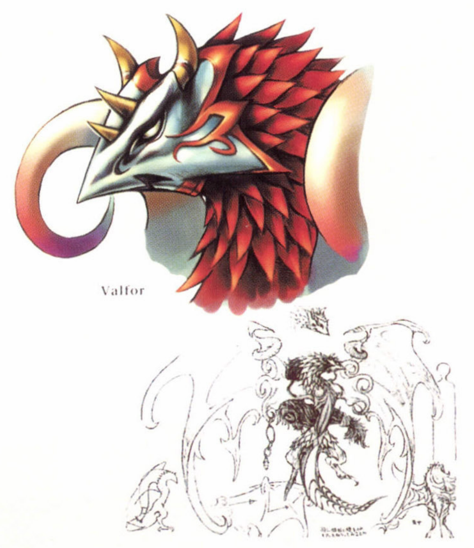
但是，正如"盗贼公爵"这个名字所示，瓦尔福雷会以花言巧语诱骗召唤者偷窃并最终沦为盗贼，而且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召唤者本人，连其亲朋都会受到波及，因此驱使瓦尔福雷的人必须具备坚定的意志力。

祈之子的梦与悲

"所有的'辛'都在诅咒、祈祷。它们诅咒着自己，祈祷着消失……'辛'渴望破灭，'辛'守护我们。这是被暴虐的'辛'丢下的人们，他们的一个小小的愿望：请把变成'辛'的祈之子……从艾本·罪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吧……"

——瓦尔福雷的祈之子





Valfor

希瓦 Siva

马卡拉尼亚寺院祈之子所做的梦通过召唤士的力量形成的召唤兽，全身被冷气包围，性感而美艳。希瓦的祈之子本身就散发着强烈的冷气，受其影响，马卡拉尼亚湖的冰即使在夏天也不会融化。

◆召唤兽之战

贝尔吉米妮在那基平原召唤希瓦时，其物理防御力和魔法防御力都非常高，而在雷米阿姆寺院时其回避则非常突出。

◆召唤神话

希瓦源于印度神话中的湿婆大神，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Sive"意为"吉祥"，但在《梨俱吠陀》中，湿婆大神也被称为暴风神鲁多拉(Rudra)，他象征着暴风骤雨肆虐时强大的破坏力和风雨之后的恩惠。湿婆大神手持三叉戟，头和脖子上缠着蛇与骷髅，腰上裹着虎皮，三眼四手，身体青灰。湿婆大神还被看成是"舞蹈之王"，据说他创造了印度的108种舞蹈，但他自己却从来不会跳舞，因为传说湿婆大神起舞之日，便是世界破灭之时。传说湿婆大神的名字超过1000个，而他的妻子也有相应的称呼。

Siva



祈之子的梦与悲

"如果梦结束了，你也会消失……你会融化在斯彼拉的天空与大海里……但是，请不要叹息……请不要生气……因为，我们原本也是人……我们无法不去做梦……一起在新的梦世界里创造海洋吧……创造出有你在遨游的海洋……"

——希瓦的祈之子

伊夫里特 Ifrit

基利加寺院的祈之子所做的梦通过召唤士的力量形成的如同炎之魔人一般的召唤兽，伊夫里特能够自由操纵火焰。它是尤娜突破基利加寺院的试练之间后获得的召唤兽。

◆召唤兽之战

伊夫里特基本属于攻击力高的类型，不过在雷米阿姆寺院的召唤兽对战中，贝尔吉米妮召唤的伊夫里特却是攻击力低而魔力高。伊萨鲁的伊夫里特名为“拳”，原因是它很擅长肉搏战。不愧是那种认真的人想出来的名字。

◆召唤神话

伊夫里特是伊斯兰神话中的精灵，在五“精”中位列第二，也被称为“鬼神”、“魔神”。它们的头上长角，背部有翼，多手、多眼、多脚，如高耸入云的巨人，其貌不扬，其声似雷。伊夫里特能够自由变换身体的大小，而且力量过人，其中女性叫做“伊芙丽塔”(Ifritah)。传说伊夫里特的身体是烟做成的，被刀剑砍伤后，伤口处会猛然喷出烟和蒸汽来。但是，想伤到伊夫里特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打倒它们，就必须先用魔法或诱饵，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伊夫里特喷出的火焰会波及四面八方，直接遭到它们攻击的人会立即死亡。

伊夫里特非常野蛮、好色，它们经常将女孩子抓走来服侍自己，而且只要决定了作恶它们就会付诸实施。如果亲人受到伤害，伊夫里特一定会以牙还牙。由于这种性格，伊夫里特往往被当成“恶精”，但它们之中也有喜欢助人为乐的。虽然伊夫里特实力强劲，但有勇无谋，它们经常被魔法师或精明的人欺骗，成为他们的奴仆。

祈之子的梦与悲

“之前的‘辛’曾在扎那尔港多的海里游荡。梦的世界也许会治愈它……而你的父亲接触到了‘辛’。一夜之间他变成了现实，出现在斯彼拉的海上。但是，他现在被悲剧的螺旋所束缚，变成了‘辛’四处徘徊……”

——伊夫里特的祈之子



Ifrit



伊克西翁 Ixion

约塞寺院的祈之子所做的梦通过召唤士的力量形成的召唤兽，全身闪着雷光，头上长着长长的独角。伊克西翁的祈之子生前是个喜欢跑步的人，他在祈之子之间做着伸展运动，并对泰达说要一直跑到梦结束为止。

◆召唤兽之战

伊克西翁的攻击力和魔力都很高，贝尔吉米妮在雷米阿姆寺院中召唤的比较特殊，它会使自己的某种特定能力在一定时间内得到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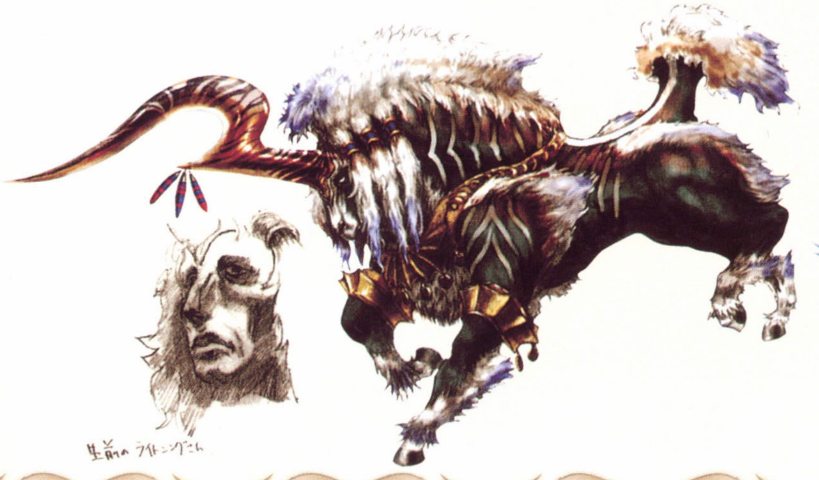
◆召唤神话

伊克西翁是希腊神话中拉庇泰的国王，他为了迎娶名为黛的美女而答应将王室的金库送给黛的父亲做聘礼。但当老人按照约定来索取聘礼时，伊克西翁却杀死了自己的岳父。由于犯下了弑亲大罪，人们开始疏远他。但同样是靠弑父获得最高神位的天神宙斯却因相同的经历而非常同情伊克西翁，并将他召唤到了天界。可伊克西翁到天界后却迷恋上了天后赫拉，并企图对她不轨。宙斯将云变成赫拉的样子，送到伊克西翁身边，后来伊克西翁和云生下了半人马。宙斯得知后勃然大怒，将伊克西翁打入地狱，并将他绑在了不停转动的火轮上。

祈之子的梦与悲

“长久以来，我们忘记了一件事……忘记了要不断前进……是你让我们记起来了……是啊，我们必须要前进……走吧，做着相同的梦的朋友……我们要靠你走向梦的终结……”

——伊克西翁的祈之子





Ixion

巴哈姆特 Bahamut

贝贝鲁寺院的祈之子所做的梦通过召唤士的力量形成的龙型召唤兽。巴哈姆特的祈之子经常去梦之扎那尔港多，和幼年时期的泰达也见过面。他非常了解"辛"诞生的经过，并将艾本·罪的真正身分告诉了泰达等人。

◆召唤兽之战

巴哈姆特的HP很高，而且攻击力和魔力也都非常高。贝尔吉米妮在雷米阿姆寺院召唤的巴哈姆特会使用反击攻击。伊萨鲁的巴哈姆特名为"剑"，原因大概是其一根一根如同利剑一般的羽毛。

◆召唤神话

巴哈姆特是阿拉伯世界对《圣经》中出现的贝希莫斯的称呼。传说，神创造大地时，大地并没有根基，因此神在其下面创造了天使。天使同样没有根基，因此下面就有了红宝石岩山、牡牛、名为巴哈姆特的鱼、水、黑暗，而黑暗的另一端则是人类所未知的世界。巴哈姆特十分巨大，据说七大洋在其鼻孔中不过是沙漠中一粒草籽。它全身闪着耀眼的光芒，人类的眼睛是无法承受那种光芒的。关于它的外貌，则说法不一。阿拉伯人民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将巴哈姆特创造成了河马、象、鱼等各种不同的形态。《一千零一夜》第496夜中记载，耶萨（即基督教的耶稣）曾亲眼见过这只巨大的怪物。

祈之子的梦与悲

"一直都在做梦……好累啊。你和你的爸爸，也许能让我们睡去。你们接触到了'辛'，处在斯彼拉的死之螺旋中心的'辛'。"

——巴哈姆特的祈之子



保镖 Youjinnbo

位处于那基平原谷底，在"被盗的祈之子洞窟"中隐藏的祈之子所做的梦通过召唤士的力量形成的形似剑客的召唤兽。它带着的像石狮子般的狗叫"大五郎"。想获得保镖就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而之后召唤时它更会索取高额小费。不过如果给它的钱越多，它使用将敌人一刀毙命的"斩魔刀"的几率就越大。

◆召唤兽之战

在被盗的祈之子洞窟中，金尼姆召唤的保镖物理防御力和敏捷很高；贝尔吉米妮在雷米阿姆寺院中召唤的则是魔力和回避较高。在OVER DRIVE积蓄到一定程度后，它还会使用威力更大的招式。

◆召唤神话

保镖的形象来源于日本古代的剑客。

祈之子的梦与悲

"你是一个悲伤的梦，接触到了斯彼拉真相的梦……斯彼拉是不会忘记真相的，不会忘记拯救了真相的人……勇往直前的梦哟……超越梦的终结，成为现实吧……"

——保镖的祈之子





美嘉丝三姐妹 Magus Of Three Sisters

玛古（Magu）
多古（Dogu）
拉古（Ragu）

雷米阿姆寺院的祈之子所做的梦通过召唤士的力量形成的昆虫型召唤兽。最胖的是长女玛古，外形如同瓢虫；最高的是次女多古，外形像螳螂；最小的是拉古，长得像蜜蜂。拉古的祈之子是个很怕生的人，在泰达一行来到祈之子之间时，她一直都低着头，好像很寂寞……

◆召唤兽之战

玛古的攻击力和魔力都很高，它会根据战况使用各种攻击，其特殊攻击“engloutir”在法语中为“消灭”、“吞没”之意；多古的攻击力和敏捷较高，它会一直使用物理攻击，其特殊攻击“schmelzend”是德语中的“快”、“软而甜美”；拉古的能力比玛古和多古低，但它使用的魔法威力巨大，因此造成的伤害也很大，其特殊攻击“ritornare”在意大利语中是“重复”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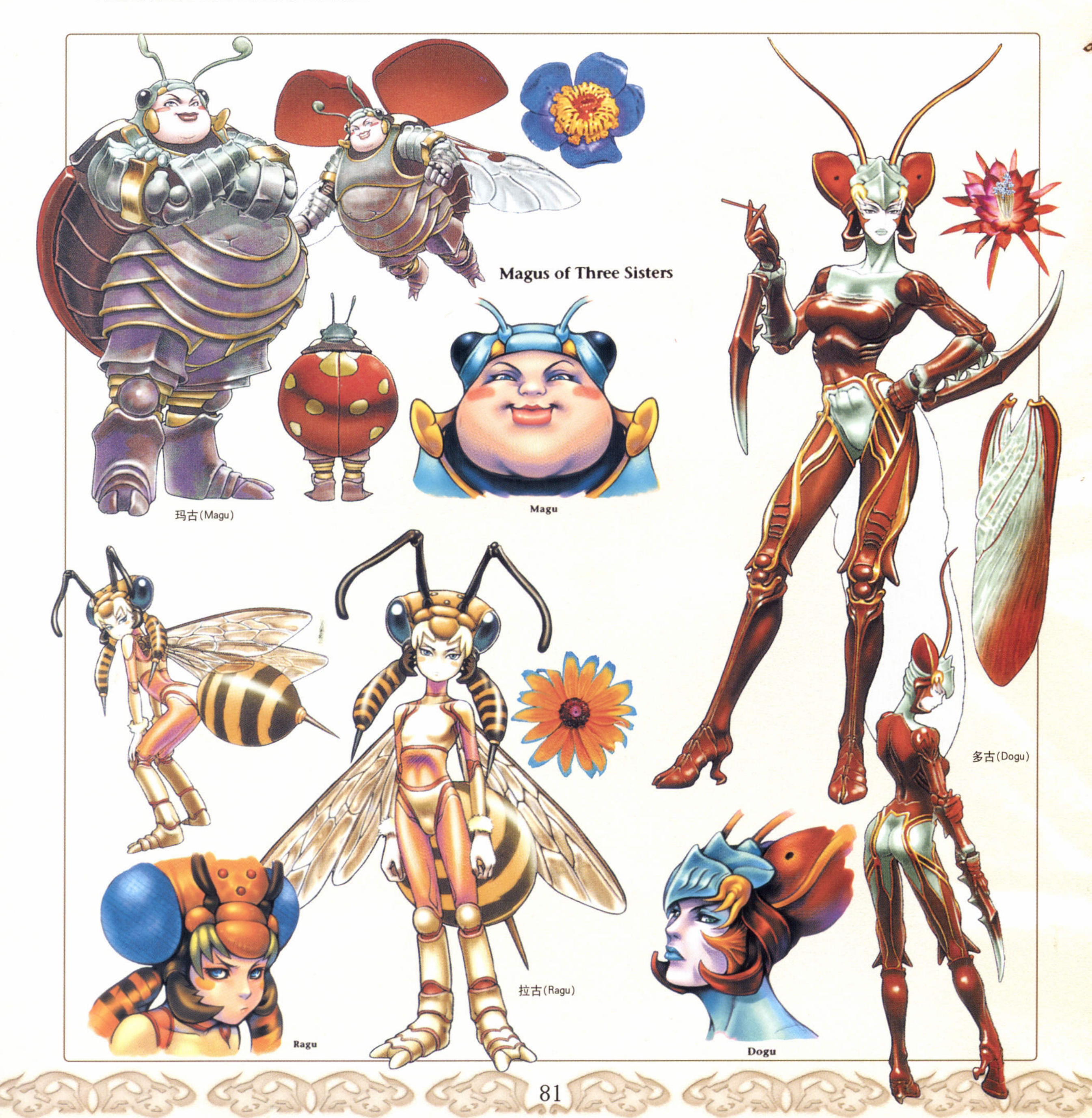
◆召唤神话

“Magus”为“魔术师”、“占星术师”之意，源于中古英语“magi”，即“东方三贤者”。《圣经》马太福音记载，东方的几位贤者通过占星术，预见到了神之子（即耶稣）的诞生，于是他们便前往耶路撒冷并将此事告知了犹太王希律王。希律王担心自己的王权受到威胁，便探听出了耶稣诞生的地点——伯利恒。他命令三贤者前去寻访，并表示自己也将前往拜见神之子。三贤者在星的引导下，找到了还是婴儿的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三人参拜了救世主，并送了很多礼物，但他们没有回去见希律王，而是直接踏上了返乡的旅程，之后耶稣一家也平安地逃到了埃及。

祈之子的梦与悲

“为什么我们没有注意到……梦该结束了……为什么我们要留在斯彼拉……长久以来，我们忘记了……忘记了应当不断前进……忘记了应当尝试改变……”

——美嘉丝三姐妹的祈之子



阿尼玛 Anima

被搬运到巴吉岛艾本寺院的祈之子所做的梦通过召唤士的力量形成的被缚的暗之召唤兽，它的祈之子正是西莫亚的妈妈。阿尼玛是西莫亚的究极召唤，它胸前的牌子上描绘的女性应当就是西莫亚的妈妈。

◆召唤兽之战

西莫亚在马卡拉尼亚寺院召唤的阿尼玛敏捷很高，而且会频繁使用"积蓄"；在雷米阿姆寺院时，贝尔吉米妮召唤的阿尼玛最大HP和魔力都非常高。

◆召唤神话

"Anima"一词源于拉丁语，原意为"灵魂"、"生命"。心理学里，"anima"表示的是"男性的女性倾向"、"男性的女性性格"、"男性心中无意识的女性内在性格"。与之相对的则是"animus"，即"女性心中无意识的男性倾向"。由这个名字可以看出西莫亚对母亲的憧憬与思念，而阿尼玛的祈之子也正是西莫亚的妈妈。

祈之子的梦与悲

"暗黑的召唤兽，阿尼玛……请用这被诅咒的暗之力，将那孩子所期望的'辛'消灭吧。这是我……对他仅有的补偿……"

——阿尼玛的祈之子





Anima

究极召唤——杰克 Jecht

1000年前，扎那尔港多的召唤士一族与机械高度发达的贝贝鲁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战争中，扎那尔港多几乎全灭，最后剩下的人们被逼到了灵峰之上。当所有扎那尔港多人都明白将必死无疑的时候，他们决定以召唤的形式让自己的故乡永存于梦中。于是，所有人在灵峰上自杀，成为了祈之子，只有他们的领袖艾本·罪为了进行召唤而活了下来。召唤最终成功，扎那尔港多在他们的梦中复活。但是，如果召唤士死去，召唤也会消失。为了保证梦中的扎那尔港多永存，艾本·罪将自己的灵魂寄宿在了当时最强的召唤兽里。但由于祈之子们的悲伤与怨恨，艾本·罪的召唤兽拥有了可怕的破坏力，这就是"辛"。而艾本·罪的女儿尤娜蕾丝卡逃过一劫，她将自己的丈夫变为祈之子，实施了究极召唤……

10年前，接触到"辛"的杰克从梦之扎那尔港多来到了斯彼拉。遇到召唤士布拉斯卡后，他便作为其护卫开始了旅程。当杰克感受到了布拉斯卡打倒"辛"的决心与意志后，他毅然成为了布拉斯卡的究极召唤兽……10年后，泰达在斯彼拉遇到的"辛"，正是他的父亲杰克……

◆召唤兽之战

变为究极召唤兽的杰克能够从飘浮在其左右、蕴藏着魔力的宝塔中获得能量并展开攻击。HP耗尽时，它会将剑从胸部拔出，变为第2形态。其大部分能力都很强，而且没有明显的弱点。

◆究极召唤的原理

究极召唤中，与召唤士有着深厚情谊的人必须要成为祈之子，这就是"羁绊之力"。发动究极召唤时，这种羁绊是不可或缺的。但仅仅召唤出究极召唤兽，是无法打倒"辛"的，而召唤士也不会死。要打倒"辛"，首先召唤士必须依靠自己与祈之子间的羁绊，以自己的意志，在精神上与祈之子统一。之后，究极召唤便发动了。究极召唤发动后，覆盖着艾本·罪的"辛"开始瓦解，同时艾本·罪也开始侵蚀究极召唤兽，并将其变为下一个"辛"。精神与祈之子统一了的召唤士无法承受这种剧变，于是便会丧命。而当祈之子的力量用尽，完全被艾本·罪夺取后，封印祈之子的像也会随之消失。

祈之子的梦与悲

"已经无法再听到歌声了……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完全变成'辛'了……你们能赶到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可……一旦开始变化，我就不再是我了……到时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对不起了……"

——究极召唤兽祈之子杰克









斯彼拉 两年间的历史

在尤娜等人的努力下，"辛"所导致的千年的悲剧循环终于得到了终结，而斯彼拉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岁月流逝，人心也随之改变，相比起两年前，现在的斯彼拉已经发生了近乎天翻地覆的变化。





政治·组织

在这千年间，艾本教一直宣扬只有究极召唤才能暂时打倒"辛"，迎来短暂的那基节。而如果人们心中的罪孽无法消除，"辛"就永远都无法被毁灭。但是，尤娜一行却彻底戳穿了这个近千年的谎言。"辛"倒下了，斯彼拉的人们迎来了永远的那基节，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失去了心灵的依托，开始变得困惑与迷惘。

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党派被组建起来了。有的人想要了解真正的历史，有的人想要创造新的时代，有的人想要再现机械文明的辉煌。在这永远的那基节中，生机勃勃而又暗云丛生的时代来临了……

真实运动

由于寺院在近千年来宣扬的教义被证实为谎言，斯彼拉几乎每个人都失去了心的方向，甚至陷入了绝望的漩涡中。为了"开创新的时代"，僧官以及名为托雷马的老人发起了真实运动。

挖掘过去的历史，放眼过去的事物，开创新的时代，再建新的斯彼拉，这就是托雷马的主张。于是，各个地方都开始接受他的新观念发掘古代的晶球，而晶球猎人也自此出现，并在各地大大活跃起来。不过，作为斯彼拉另一大势力的青年同盟却对寺院和托雷马的主张抱持怀疑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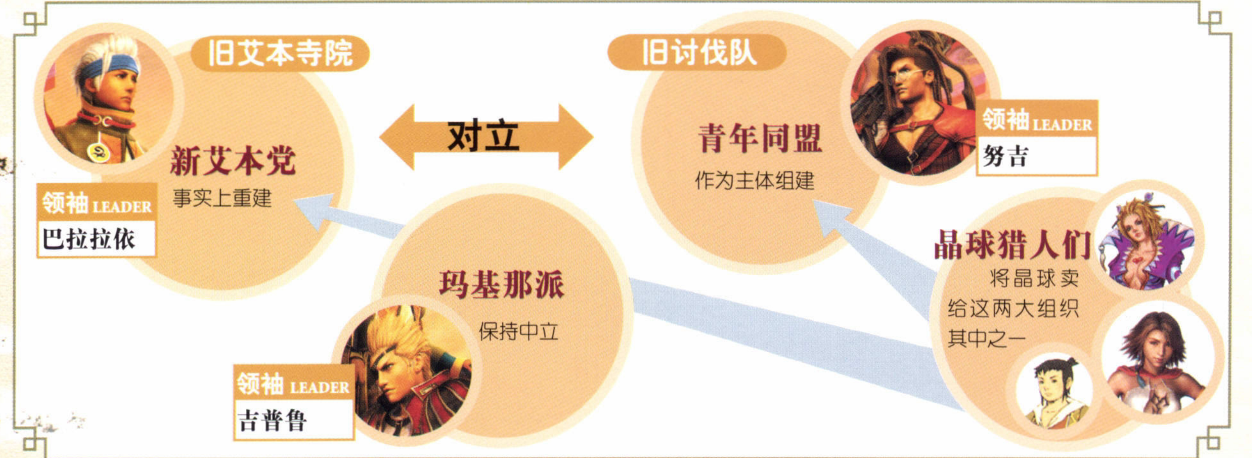


各党派的组建与对立

在真实运动发起前夕，由于指导者失踪而失去凝聚力的艾本寺院看中了托雷马的能力，将他纳入了组织中枢内。托雷马很快掌握了寺院的实权，他将寺院改名为"新艾本党"，发起真实运动，并且开始独占人们送到这里的晶球。而在这时，以原讨伐队成员为中心的"青年同盟"组建而成了，他们对旧寺院以及新艾本党的种种陋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随着情势的进展，逐渐形成了"新艾本党对青年同盟"的格局，他们也成为了斯彼拉最大的两个党派。

如今，这两派都将争夺晶球作为自己的目标，企图以此获得时代的主导权，矛盾冲突也与日俱增，甚至出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苗头。而在两派成立后，阿鲁贝多族人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玛基那派。这一派并不想干涉青年同盟与新艾本党的政治斗争，他们只对强力机械兵器的开发研究感兴趣。事实上，那两大派间的争斗反而对他们有利。

∠各党派关系图



新艾本党
New Yevon

新艾本党是由真实运动的倡导者托雷马于一年前创立的组织，以旧艾本寺院的人员重新编制而成，事实上也就等于艾本寺院的再编成。虽然艾本的势力比起之前已经大为衰弱，但依然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尤其得到了对寺院有着很强归属感的中老年人的强烈支持。不过，在托雷马失踪后，第二任党首过于强硬，且内部规章过于陈腐，在稳健派的弹劾下，巴拉拉依成为了新任议长。由于旧寺院的权力集中式管理不符合现状，因此巴拉拉依改用了合议制管理。而寺院最大的难题就在于如何唤回失去的人心。

玛基那派
The Machine Faction

玛基那派的大多数人为阿鲁贝多人，他们的目标就是“以自己双手创造出新的机械”。由于机械再次被准许使用，使他们现在无须躲躲藏藏。以约塞寺院为根据地的他们积极开发新的机械，在沙漠中也有据点，两地同时进行着最强机械兵器的开发与研究。虽然他们现在保持中立，没有介入到新艾本党与青年同盟的冲突中，但很多人都相信他们的技术和机械兵器的威力也许可以在瞬间改变斯彼拉的势力版图。

青年同盟
The Youth League

为了与新艾本党对抗，在原讨伐队英雄努吉的号召下，以原讨伐队成员为中心的青年同盟组建而成了。青年同盟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崭新的时代，而成员多为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便是青年同盟的最大特征。不过由于盟主努吉采取了来者不拒的政策，导致青年同盟随时都有发生暴乱的隐忧。



晶球猎人
Sphere Hunters

轰轰烈烈的真实运动促使了这一职业的产生。他们收集沉睡在斯彼拉各地的晶球，并将它们全部送往新艾本党与青年同盟，至于送到哪里则看各晶球猎人们的喜好而定，或是以酬金的多少来进行判断。

虽然“辛”的威胁已经远去，但古代晶球长眠的场所依然隐藏着重重危险，想要进行收集的话，情报及协作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大部分晶球猎人都选择了组建团队来进行集体冒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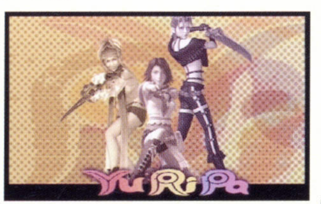
∠主要晶球猎人团介绍

海鸥团
The Gullwings

尤娜所属的队伍，以大哥跟达奇为中心，是整个斯彼拉惟一拥有飞空艇的队伍。海鸥团的机动力超强，可以凭借飞空艇很快抵达斯彼拉各地。不过，他们收集晶球纯粹是为了收集情报。海鸥团这个名字，是以大哥与达奇发现飞空艇时所发生的事件而定名的。虽然海鸥团的领队是大哥，不过斯彼拉的大部分人都将尤娜误认为团队的领队。

领队：大哥

成员：尤娜、琉库、佩恩、达奇、辛拉、老板



鲁芙兰一行
The Leblanc Syndicate

以大小姐鲁芙兰为首，人数最多的晶球猎人团。乌诺和萨诺作为鲁芙兰的左膀右臂，有着很强的实力，而其他成员也大都拥有多姿多彩的过去。鲁芙兰将海鸥团视为竞争对手，对于海鸥团的行动都会想尽办法阻止，不过他们的目标并非金钱。鲁芙兰将古阿多萨拉姆作为了根据地，而如果想进入以原西摩亚房间改造的鲁芙兰的房间，就必须要说出“鲁芙兰大人无所不能”的话语。

领队：鲁芙兰

成员：乌诺、萨诺、各种战斗员（一般、上级、特级）

小孩团
The Kinderguardians

以伊萨鲁的小弟帕赛为首，加上有点胆小的小孩太郎，以及活泼好动的女孩小花三人组成。虽然年纪轻轻，但他们却有着极强的行动力，可以随意来往于强大魔物出没的迷宫或是警备森严的基地。

领队：帕塞

成员：太郎、小花





日常生活

因为永远的那基节的到来，斯彼拉各地起了非常大的变化，政治组织纷纷崩坏，人们也无所适从。在几百年来信奉的教义随着“辛”的消失而丧失了意义后，刹那间，所有人都不知道该如何适应新的生活，大家都还处在摸索的阶段。

自从最大的威胁——“辛”消失后，机械再度回到了斯彼拉。但人们却开始肆无忌惮地使用机械，因此，千年前的那场机械战争，有着再度出现的可能性。

复兴与变迁



由于“辛”的关系，使得各地的文明发展缓慢，因为“辛”会袭击有着高度文明的地方，所以各地的发展都是小规模性的，以避免过度发展可能会造成的毁灭，小型村落随处可见。但在那基节之后，各地的文明开始了飞跃性的发展。像是两年前遭“辛”破坏的港都基利加，在青年同盟的协助下，正向着“南洋第一大都市”的目标迈进。

而由于人民对统治机构——艾本寺院失去了信心，寺院也渐渐失去效用，地方自治的观念越来越膨胀，而地方统治权力也开始慢慢产生了变化。

机械的普及

在“辛”存在之时，机械的使用被视为一种罪恶，但自从尤娜等人乘坐禁忌的机械兵器——飞空艇打倒了“辛”后，这种情况就已经变得荡然无存。由于机械使用具有相当的便利性，因此机械文明也渐渐复苏起来。

创造新斯彼拉的关键，毋庸置疑就是机械，但质疑机械万能的浪潮还是不停波动着。不过，就连寺院方面也开始启用机械来担任警备工作。

阿鲁贝多的现状

这个长期遭受欺压的族群在机械普及的今天已经成为了斯彼拉的大红人。两年前，他们还因“反艾本一族”的罪名而遭受着迫害，但是今天，他们却以卓越的机械技术一跃变成斯彼拉最重要的一环。在整个大陆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足迹，商业活动以及机械使用的指导也都以他们为中心。

开始寻求新生活的人们



“辛”的消失，代表着对生命最大的威胁也消失无踪。开始寻找新生活的人民终于发现自己周围的景色风光是多么的美妙。于是，各地旅行的人呈直线增长。之前闪电球是寺院准许的惟一娱乐活动，而这项运动由于能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人们心中的不安与恐惧而有着超高的人气。但在这既不存在“辛”也不存在寺院的新时代中，斯彼拉的闪电球热潮也有所衰弱，新形态的娱乐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出现着。

∠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

破解晶球

由阿鲁贝多的企业家林所开发，利用晶球与硬币来进行的游戏。由于到处都可以玩，不像闪电球般有季节性限制，又是动脑的游戏，因此一时间风行于整块大陆，成为无论老少男女都能很快上手的游戏。在近期破解晶球大赛也会召开，而奖品是……

那基平原的娱乐设施

一直以来，那基平原都是不毛之地，怪物出没的消息时有耳闻。而现在，青空公司和银色公司同时在广大的草原上设置了三个窗口供人游戏，这些方案也引来了大量的游客。

改变的寺院，改变的召唤士



当艾本寺院转变为新艾本党之后，逐渐又变成了斯彼拉最大的组织，得到了人们广泛的支持。另一方面，失去了教义以及领导后的各寺院已失去了原有的地方政府般的地位，各地寺院也渐渐地失去作用，而寺院本身为了适应新的时代，也开始了改变。

原本寺院的最大作用之一是培养惟一能够打倒“辛”的召唤士们，但在祈之子沉默的今天，所有的寺院都失去了往日的盛况。而沉默的祈之子也无法培育新的召唤士，有些寺院甚至长眠于水中或冰里。

∠与艾本寺院相关的各地的变化

约塞寺院

地处约塞大陆中央，是旅人们最常使用的寺庙，在教义崩毁的今天，参拜的人数也渐渐减少，寺院陷入荒废的阶段。在基普鲁率领的玛基那派进驻后，约塞寺院由“禁止机械的寺院”摇身一变成为了机械推进派的据点。

马卡拉尼亚寺院

在各地都失去祈之子之后，这个原本由祈之子魔力支撑的寺院也沉入了湖底，连痕迹都无法确认，另外，在失去祈之子的力量后，附近的森林也在渐渐消失。

扎那尔港多遗迹

这里是因犯了使用机械文明之罪而被消灭的都市残骸，也是究极召唤长眠的圣地——在过去的岁月中，艾本寺院一直都是这样向民众解释扎那尔港多遗迹的。由于如今寺院已经失去影响力，因此扎那尔港多现在被希德用来经营观光业，而他更派出之前用来对抗“辛”的飞空艇来接送客人。这原本是个重要的历史场所，现如今却成了游客的观光胜地，对此人们也是颇有微词。

召唤士与祈之子的现状

在两年前的那场大战结束后，祈之子们结束了漫长的梦进入了长眠。由于召唤兽是祈之子们的化身，因此利用祈之子的梦将之具现化的召唤士们也失去了召唤的能力。他们现在惟一的任务就是利用祈之舞将死者传送至异界。渐渐地，他们也变成了“过去的存在”。

在祈之子沉默的情况下，新的召唤士不可能再出现。而在召唤士变少的状况下，异界送的仪式也渐渐少人使用。由于魔物本身是由死者变成的，缺乏异界送的怨魂也渐渐增多，如果进行异界送的存在——召唤士最终消失的话，对于斯彼拉肯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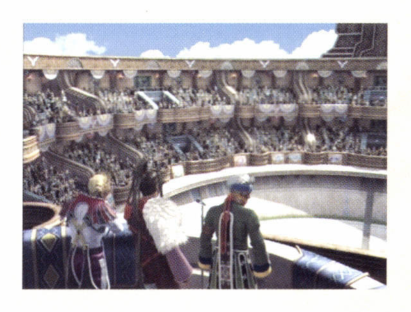


新的问题

永远的那基节带来的并不是单纯的和平与幸福。在对立的两大势力——新艾本党与青年同盟的明争暗斗下，无数的新问题也因此衍生出来。人们之所以会选择不同的阵营进行争斗，真正的起因就是“辛”被消灭，以及之前人们所信仰的教义被完全颠覆所致。

原本“辛”是人们共同的敌人，是绝对邪恶的存在。但自从打倒“辛”的那一刹那间，人们就对教义产生了质疑。一直以来自己相信的到底是什么？那个教义是真的吗？是否对人民有所误导呢？寺院本身又该不该对此负责？

但是，这只是由于还处在适应期的关系。人的问题还是应该自己解决，别人是无法做到的，心是自己的，没有人可以改变。如果所有人都能明白这一点，真正的“永远的那基节”才会来到。



∠其他问题

迷惑的力量——讨伐队的解体

以前的讨伐队以打倒“辛”为最高目标而进行刻苦磨炼，但当失去了这惟一的目标后，讨伐队也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为了让之前的磨炼有所意义，努吉整顿旧讨伐队成立了青年同盟，并给予了大家一个方向——探索斯彼拉的真相。由于有了新的目标，大家可以消耗过剩的精力，内部也渐渐安定了下来。但是，因为有了正当的理由使用本身的力量，自律性差的人便会将目标对准敌对的一方，因此青年同盟的前途还是多有隐忧。

丧失支柱的不安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相信艾本的教义，但是，不同的思想也在开始进驻这不安的时代。在两大派系争执的现在，看不到新的心灵支柱的人们的周围的空气中充满着不安的气息。有些希望过稳定生活的人甚至开始怀念过去。

治安的混乱

在最大的威胁被消灭后，旅行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各地的游客也开始与日俱增。但随之而来的是，盗贼开始出现在游客出入频繁的地方。

由于单身旅行者的增加，寺院又失去了统辖机关的作用，每个人都开始只注重自身利益，而忽视其他的东西，如果没有像过去寺院教导般统一的规范，是很难解决这类事件的。



隆佐族与古阿多族

隆佐族与古阿多族的关系现如今非常紧张。两年前，古阿多族的族长西莫亚对隆佐族进行了一次大屠杀，这也在两族间刻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痕。

隆佐族长年来都以圣地守护者自负，长期以来利用御山风雪锻炼身心，并以成为英勇的战士为目标。但在永远的那基节来临后，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于是，报仇雪恨的意识开始在他们心中萌芽，并成为新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原本高傲的古阿多族则选择了与消失中的森林一起灭亡的道路，先前趾高气扬的态度荡然无存。创建新时代是斯彼拉人民最大的心愿，但这件事情仿佛与他们毫无关系。

《最终幻想X－2》完全解惑



秘密 Secret 1 赤木队 Crimson Squad

赤木队——努吉、巴拉拉依、吉普鲁以及佩恩4人所在的团队。这是艾本寺院秘密训练的一支精锐团体，但却还未发挥作用便惨遭灭团，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一下笼罩在这支部队以及这四个人身上的谜团。

目的

赤木队是以“不问种族出身、完全视实力而选拔人才的精锐团体”为宣传口号，于两年前在艾本寺院的提携下招募兵士而组成的部队。部队名称来源于讨伐队前身“赤斩众”，创设部队的筹划者为当时兼任司兵卿和僧兵军团长的老师文·基诺克。

在三年前的约塞海岸防卫战中，讨伐队死伤大半。究其原因，很显然是因为讨伐队的军事知识不足的缘故，于是，基诺克“在寺院的主导下培养精锐人员并分配给讨伐队，以此减少牺牲者”的提议很顺利地便通过了。

然而，基诺克真正的目的却是送入自己的人加以培养，借此将讨伐队变为自己的私人军队。表面上他摆出顺应天下民众“不想重蹈作战失败的覆辙”声音的姿态，实则开始着手实行为满足一己私欲的计划。

但是，新加入的老师西莫亚此时却开始掌握权力，使基诺克筹谋的大事有发生变故的危险。在西莫亚正逐渐成为强劲对手的情况下，不早点拿出对抗他的手段是不行的。焦急的基诺克于是盯上了寺院的最高机密——古代兵器维古那冈。如果能控制隐藏着强大力量的维古那冈，就能牵制住西莫亚。尽管如此，维古那冈的实际情况，连身居寺院中枢的基诺克也还一无所知。

洞窟

当时有个传闻：一种可怕的东西正潜入位于蘑菇岩街道谷底的洞窟内，而且还与“巨大机械”的幻觉有关。毫无疑问，修因的“影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显示的幻影。1000年在贝贝鲁死去的修因，其思念所幻化而成的幻光虫悄悄移动至洞窟内，并在那里停驻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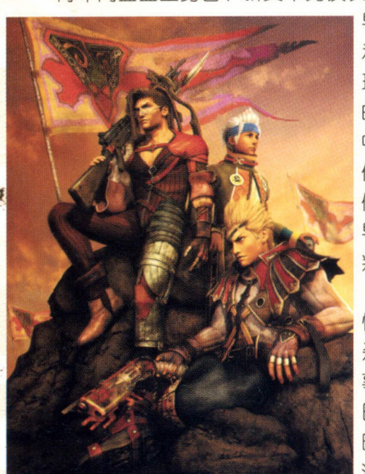
当基诺克得知这个传闻时，他凭直觉感到这个洞窟里存在着和维古那冈相关的东西。为了收集维古那冈的情报，他把赤木队候补生以最终选拔考试的名义送进了那里，而这实际上却是讨伐“辛”的战斗——米海恩任务开始前几个小时的事情。如果是和战斗同一天进行，就算多一点牺牲者也不显眼，即便受到巨大损害，只要立即往讨伐队派出考试合格者，也应该能早日掌握讨伐队的大权——这便是基诺克精心设计的计谋。

然而，他的企图彻底失败了。进军洞窟的候补生们自相残杀，仅存下来的三人，证言也不足以解释清楚关于维古那冈的情况。如果因自己的指示引起惨剧的消息走漏出去，他自身的立场也将岌岌可危。于是，基诺克通过最终选拔考试的监察官，将知道真相的幸存者都除掉。对他来说，赤木队成员不过是一堆死不足惜的渣滓而已。

举行考试的洞窟依照基诺克的指示用魔法封印了。伴随着艾本寺院分崩离析时的混乱，传出了“在蘑菇岩街道的洞窟似乎是于米海恩任务期间被封印”的传闻。以这种说法为基础展开调查的青年同盟找到了洞窟，并称之为“封印的洞窟”，纳入己方管理之下。

3＋1人

青年同盟盟主努吉、新艾本党议长巴拉拉依以及玛基那派领导人吉普鲁三人，是作为赤木队候补生被分配到同班的伙伴，佩恩是这个班的记录员。在训练的过程中，四人成为了好朋友，但是在最终选拔中等待他们的，却是由自相残杀而导致的部队毁灭和寺院背叛的残酷现实。



因为知道了太多事情，他们遭到了寺院的追杀。为了解开洞窟内奇怪事件的谜底，四人在作出日后重逢的约定后决定暂时分开。不料紧接着，在洞窟内被修因附身的努吉对其他3人开了枪，这也彻底粉碎了4人的关系。

开始走上各自道路的他们，均采用自己的方法对解开事件谜底进行了尝试。两年后——就在《X－2》的故事开始时，除佩恩以外的3人都注意到了事件背后维古那冈的存在，并且都很想查出它的真相。其中，已深入到艾本中枢地带的巴拉拉依和在修因意识引导下的努吉均获得了比其他人都要详细的关于维古那冈的资料，并了解了它的危险性，这也使得身为两大组织首领的两人展开了明争暗斗。

努吉

【在讨伐队的过去】

所属于讨伐队时的努吉，由于总是一副不畏死亡、率先冲进战场的勇猛果敢的形象，因此被冠以“想死想疯了”、“不死之身的努吉”等名号。不过，以约塞海岸防卫战为分界点，他的生存方式总算发生了变化。失去左半身、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努吉接受了同行



作战的阿鲁贝多族的治疗，运用将机械植入身体的方法捡回了一条命，但这个事实仍对他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重创。他对自己毫不惧怕死亡这点深信不疑，同伴们却死掉了一大半，而自己还沦落到要靠借助禁忌的机械力量来维持生命——这样的想法迫使他步向了死亡的道路。努吉变成如字面所说的“想死想疯了”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之后，自树立了解开维古那冈之谜的目标后，他的人生观终于转向积极的一面，不再一心求死，但轻视自己生命的倾向却依然没有消失。这一点，在STORY Lv.5为了破坏维古那冈而引发的自爆事件便能充分说明。

【前往赤木队】

离开讨伐队后，努吉进入赤木队成为了一名候补生。加入赤木队的话，在严酷的训练下丢掉性命的可能性会很高，就算能活下来，在打倒“辛”的战斗中估计也一样会没命吧。很明显，他是将加入部队当作一种慢性自杀的手段。

怀着这样的念头，努吉和同时分配到部队的巴拉拉依、吉普鲁以及记录员佩恩相识相知，心境渐渐地开始改变。对于联运船上那番幼稚的谈话，虽然说着好无聊，却还是不由自主地加入了讨论。等到了那基节，就和朋友一起在船上快乐地生活——正如结局处所说的，这已不知不觉成为努吉自身的梦想了吧。但是，他的求死之心实在是太过根深蒂固，导致在最终选拔考试中为修因创造了附身的机会。

【在米海恩街道】

虽然在最终选拔考试中被修因附身，将枪指向了同伴，但努吉在佩恩的呼唤下很快恢复了意识。不过，修因的思想还存在于努吉体内，等待着予以支配的时机。

努吉的精神被洞窟的疯狂和寺院的背叛搞得紧张疲惫不堪，他一直逃到了米海恩街道，在和同伴相约今后重逢而分离之时精神才有所舒缓。修因没有放过这一瞬间的机会，他冲破了努吉的抑制，任由解放感横冲直撞，拿起枪就四处扫射。但紧接着，努吉天生的强大精神力再度抑制了修因的意识，回复正气的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被自己击倒的3人实施紧急救助。可是，也许是根本没打算要对自己袭击同伴的事进行辩解，他在三人醒来之前便将他们托付给了其他人，而后自行离开，没有告知任何人真相。

【两种意志】

对努吉的肉体支配失败后，修因将维古那冈会造成死亡与破坏的景象灌输进努吉脑海中，使努吉渐渐开始掌握了自己原本并不了解的关于维古那冈的知识。但夹杂在他原有的想破坏维古那冈的意识和想获得维古那冈的修因的意识之间，这导致努吉苦不堪言。

另外，身中数弹而被贝贝鲁士兵击毙的修因，他的阴霾记忆化作恶梦不断反复，给努吉的精神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在STORY Lv.3的秘会场面中被巴拉拉依用枪口对准的关头，努吉轻易让修因的意识倾泄出来的举动，可以认为是为了对恶梦反射性地再次苏醒和控制意识的缓冲。

【青年同盟和努吉】

新艾本党独占晶球后不久，努吉启动了成立青年同盟的计划。正如其声明所宣称的那样，“决不对一部分人独占斯彼拉秘密的事实视而不见”的概念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想查出赤木队灭亡原因的个人动机、找回讨伐队曾经的同伴的想法、以及在心底修因想要向维古那冈接近的敦促之声，构成了同盟结成的多个理由。

巴拉拉依

【迈向艾本中枢】

两年前，被努吉袭击后恢复意识的巴拉拉依为了解开洞窟内的秘密，也为了自身的安全，决定采用打入艾本寺院中枢的计策。为了作好恢复寺院的准备，巴拉拉依前去寻求基诺克的对手西莫亚的庇护。但没过多久，西莫亚便死在了尤娜等人的手中，虽然只得到身分保证书，但巴拉拉依却巧妙地利用从寺院崩坏到新艾本党创设起来的这段混乱时机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很快了解到了维古那冈的存在。

最初他只是出于个人的原因对维古那冈进行追查，但随着其真实形象的一步步揭开，巴拉拉依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得知维古那冈具有“只要察觉到敌意就会暴走”的可怕特征后（到STORY Lv.3为止知道这一事实的只有巴拉拉依一个人），巴拉拉依认为不让维古那冈落入莽撞之人手中，对其施行管理才是正道。而将在新时代中产生混乱的人们进行有效疏通的使命感也在此时于他心底应运而生。于是，他将莽撞之人的典型——新艾本党第2代领导人以政变驱逐，自己成为了新的议长。

【新艾本党和巴拉拉依】

虽然青年同盟和新艾本党是敌对关系，但巴拉拉依自身并不希望这样。尽管如此，全党上下充斥着对同盟的对抗心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于是，巴拉拉依努力尝试把党员的心志往稳定的方向引导，通过对他们的逐步劝诫感化以达到稳妥地收买人心的目的。

另外，自两年前的枪击事件发生以来，巴拉拉依的内心就对努吉充满着不信任感。他怀疑努吉追查维古那冈的相关情报是为了对其加以滥用，进而对努吉所率领的青年同盟也产生了强烈的戒备心。

【秘密会面】



尽管是在艾本的总寺院接受培养，但巴拉拉依并没有将“反艾本民众”阿鲁贝多族的吉普鲁区别对待，对冷漠的努吉也会主动打招呼。在自相残杀的惨剧发生时，他表现出了比常人更甚一筹的厌恶感——作为一名战士，巴拉拉依的性格太过温和，在三名候补生中的精神力也最脆弱，因此，他才会成为修因企图利用的目标。

STORY Lv.2最后，躲在隐蔽处窥视尤娜一行人行踪的巴拉拉依发现维古那冈消失的原因是在于努吉，于是将努吉和吉普鲁秘密召集至贝贝鲁，打算向他们当面说明维古那冈消失的事实。不过，努吉怀疑巴拉拉依想要利用维古那冈，而维古那冈逃走这件事情也令巴拉拉依陷入了混乱中，这使得修因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巴拉拉依的身体。

吉普鲁

【玛基那派和吉普鲁】

吉普鲁极力回避青年同盟和新艾本党之间的冲突，这一点是由他主导玛基那派的立场所决定的。玛基那派将据点设置在约塞寺院，原因之一便是其地理位置刚好处于青年同盟的根据地蘑菇岩街道和新艾本党的根据地贝贝鲁中间，这样就可以在两者之间取得一个立足点。

“研究机械，为斯彼拉的发展作贡献”是玛基那派宣扬的组织目标，除此之外还包含着吉普鲁自己的目的——在研究机械的过程中寻找对抗维古那冈的方法。于是，三个组织的领导人中只有他一个人向组织的同伴告知了维古那冈的相关情况。

在STORY Lv.3中吉普鲁三人什么都没交代，就从各自的组织里消失了。对三人来说维古那冈是优先于任何事项的东西，而对自身的存在评价过低的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突然消失会给组织造成那么严重的混乱局面。不过在这一段的怪物骚动中，惟独吉普鲁还是无法将手下置之不理，在对同伴布置好了一切后自己才出发的，而他在贝贝鲁的秘密会面中迟到便是由于这个原因。不过，爱迟到似乎也是他的老毛病了。



佩恩

【记录员佩恩】

两年前，作为赤木队记录员而被选拔出来的16岁少女佩恩，一直担负着将努吉、巴拉拉依、吉普鲁的行动从头到尾收存在晶球里的职责。她虽然也是应征赤木队的其中一人，但和艾本寺院关联的军队是不认可让女性来担任战斗员的（女性僧兵没有在游戏的战斗中登场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可以认为她只是作为一名记录员和部队同行。不过她的战斗能力却得到了同伴的承认，即便不是战斗员，佩恩也是一名十分适合奔赴危险战场的记录员。

和候补生一起进入封印洞窟的佩恩是惟一一个没受修因影响的人，关于这一点原因还是个谜。也许修因是觉得仅仅使用护身武器的她并没有作为对手的价值，或者想干脆留下一个神志清醒的人，让她眼睁睁看着同伴陷入疯狂的样子……不管修因的意图如何，总之是让佩恩目睹了惨剧的全过程，并在幸存下来之后立即遭到同伴的袭击，成为一段辛酸的过去。

【过去的束缚】

故事中相对于努吉、巴拉拉依和吉普鲁，佩恩待人时明显的特意冷淡是什么原因呢?

极力想否定过去的她，如果回忆起过去的快乐往事，便觉得现在痛苦无比。只要提起以前的事，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份快乐被打破时的情景。正因如此，她才想舍弃过去。

“如果是在稍早之前，也许我会认同托雷马的话”，这是击败托雷马后佩恩在飞空艇上说的话。托雷马曾说，不舍弃过去就无法变强，佩恩自己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吧。但却不能将回忆告诉现在的同伴，即使见到过去的同伴也只能表现出一副初次见面的样子，对过去的行动以否定一切的方式来处理。但在另一方面，对过去的事件非调查不可的行为也体现了她的复杂之处。打破自己的思想束缚，接受回忆，将过去的痛苦向人倾诉——最后佩恩终于意识到这一点。一直寻求的东西，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于自己心底。



维古那冈

Vegnagun

维古那冈，这种古代机械兵器由于拥有毁灭斯彼拉的威力，因此自研制出来后一次都没使用过便被封印至今。而在历经1000年的岁月后，它为何突然开始启动了呢?

实际情况

1000年前，机械都市贝贝鲁为对抗扎那尔港多而开发了机械兵器维古那冈。虽然它蕴藏着巨大的破坏力，但由于其身上具有“不分敌我，只要察觉到对自己的敌意就会暴走”的致命弱点，因此无法投入实战中，于是被封印在了贝贝鲁地下。机械战争末期，扎那尔港多青年修因虽然手动启动了它，但因为修因中途被杀，使得其机能未发挥出来便归于沉寂。

之后，“辛”开始发动猛烈的攻势，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受制于前面所述的缺陷而无法将它作为与“辛”对抗的工具，依旧让它休眠在贝贝鲁的地下。尽管作为兵器被制造出来，但整整1000年间，维古那冈却一次都没派上用场。

机械都市贝贝鲁成为了宣扬禁止机械的艾本教的总寺院，而在贝贝鲁成为新艾本党的根据地后，维古那冈作为最高机密一直被严加管理。就算是艾本寺院相关人员，如果并非老师等级的人也不会得知它的存在，即便对老师来说，其实际情况也几乎是个谜。在漫长的历史中，像基诺克、新艾本党第二代议长一样陷入权势欲望泥潭的人都曾企图利用它，但该机械的实际情况实在难以把握，于是他们的计划均以未遂告终。



启动

STORY Lv.2里努吉往大深度区域潜入之际，想要破坏维古那冈的意志这一方战胜了想要利用维古那冈的修因的意志。感知到自己处于危险的维古那冈开启了洞穴，逃向了可以令自身强化的地方——异界。逃亡时，它被植入了修因的分身。受这个对斯彼拉憎恶的意念驱动，同时在自身防卫本能的驱使下，维古那冈以吸取各地祈之子的力量为目的开始了运作。相对于大深度区域的洞穴从上方被开启，各寺院祈之子的间之穴是从地下被深挖出来便是缘由于此（请参照STORY Lv.4里约塞寺院的通信晶球）。

∠和维古那冈的行动

○公开行动		●秘密行动
○YU・RI・PA和鲁芙兰潜入秘密据点	STORY Lv.2	●努吉接受与鲁芙兰的合作，追查维古那冈究竟存在与否 ●努吉来到地下贝贝鲁（之后失踪） ●巴拉拉依接到有侵入者的报告，前往地下贝贝鲁（后被视为失踪）
○YU・RI・PA和鲁芙兰突入贝贝鲁		●和努吉相接触的维古那冈当场挖穴逃亡至异界。在这之前的一瞬间，努吉体内的修因将分身送入了维古那冈 ●维古那冈在各地的寺院开启洞穴，开始支配祈之子。洞穴里还出现了怪物
○在地下贝贝鲁巡回中的巴拉拉依和YU・RI・PA发生战斗 ○YU・RI・PA在大深度区域和巴哈姆特发生战斗 ○怪物骚动在各地发生		●巴拉拉依秘密追踪着尤娜去往大深度区域，并目击到了努吉。从谈话内容他得知尤娜一行并不知道事情真相，于是推测维古那冈逃亡的原因是努吉
	STORY Lv.3	
○YU・RI・PA为击退寺院的怪物而战		●巴拉拉依将努吉和吉普鲁召集至地下贝贝鲁 ●吉普鲁推迟到达地下贝贝鲁（后被视为失踪）
○尤娜在异界和修因（巴拉拉依）、努吉、吉普鲁会面		●努吉、巴拉拉依、吉普鲁在大深度区域秘密会面。从努吉转移至巴拉拉依体内的修因追向了维古那冈，努吉和吉普鲁在后面紧追不舍

异界

异界是深藏于斯彼拉地下的地方，充满了幻光虫。死者的思念和生命能源都会回归到这片土地上，成为新的生命转世。

在古阿多萨拉姆被称为“异界”而得到管理的地方也是异界的一部分，相当于其入口。但永远的那基节到来之后幻光虫大量产生，并形成非古阿多族就无法控制的不安定状态。究其原因，是由于“辛”被消灭后，不再有新的召唤士诞生出来，导致执行死者异界送的周期混乱所致。出现在各地的怪物和两年前有很大的不同，估计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召唤兽

召唤兽本来是召唤士将祈之子的梦和幻光虫相结合实现具体化的产物，没有召唤士召唤便无法获得实体。不过，本作中出现的召唤兽却是受修因的思念所影响，以祈之子的梦作为恶梦而实现的具体化。因“怪物和机械融合了”而陷入骚乱的约塞寺院的怪物伊克西翁，就是由把机械当作核的幻光虫所形成的召唤兽形态。



一开始受到维古那冈（修因）影响的是紧挨着维古那冈的巴哈姆特祈之子。然而，身为怪物首领的巴哈姆特却很早就被尤娜一行打败，使得和其他地域相比，贝贝鲁所受到的怪物的侵害并没那么严重。

怪物

STORY Lv.3里发生在各地的怪物骚动，是由受到修因的憎恶而变质的召唤兽诱发出来的。

异界原本并不是怪物的巢穴，而是让死者的灵魂诞生新生命的地方。但反过来说，这里也是足以无限产生怪物的能源宝库。这是因为怪物这种东西是由生命能源之本的幻光虫与憎恶、破坏冲动等负面思想互相纠结而形成的。

STORY Lv.2最后，维古那冈通往异界之际，自“辛”被打倒以来便一直沉睡在无梦状态下的祈之子们察觉到了非常事件的存在。但想要吸收祈之子力量的维古那冈却抢先一步展开了行动。受到附着于维古那冈的修因的憎恶意念所支配，祈之子们企图向陆地上发出警报的尝试转化为了对陆地的敌意，结果给斯彼拉带去了大量怪物。以这个时期作为分界线，不难想象各地的怪物会变化得更为强大的事实都跟维古那冈有关。

在YU・RI・PA的活跃表现下，暗之召唤兽被打倒，怪物从寺院的洞穴不断涌出的事态也在某种程度上趋于沉静化。





琳&修因 Lenne&Shuyin

通过换装晶球和尤娜取得了共鸣的古代歌姬琳；以及因失去最爱的她而陷入绝望中，酷似泰达的青年修因。现在，就让我们来仔细认识一下这两位游戏中的关键人物吧。



琳

【1000年的悲剧】

身为古代扎那尔港多的召唤士，歌姬琳决定投身到已现败像的机械战争战场中去。而她的恋人修因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毅然决定夺取敌方贝贝鲁的秘密兵器维古那冈。不久，琳看到一则扎那尔港多间谍被捕获的报道，凭直觉她感到那正是修因，于是潜入了贝贝鲁。维古那冈即将被修因启动的那一刹那，琳阻止了他。但紧接着，两人却遭到贝贝鲁士兵的袭击，一起命丧黄泉。

【寄宿在换装里的思念】

琳的思念在她常穿的歌姬换装晶球里一直存留了下来，就这样，1000年的时光过去了。随着永远的那基节的到来，人们发现了换装晶球和换装晶球盘的用法。由此，琳的思想也得以通过尤娜的身体展现在人们面前。

尤娜穿上歌姬的换装晶球之时，琳的思念通过衣服一点一点地流淌至她的脑海中，对她的思考和行动都带来了影响。STORY Lv.1中在卢卡夺回换装晶球盘时身体自发地开始跳起来、STORY Lv.3中在异界的深渊和修因面对面时，身体不出所料地无法动弹……以及STORY Lv.4中的演唱会上，在辛拉的晶球屏幕所放射的晶球波的影响下，两人的同步性变得更加协调，还出现了琳过去的记忆投影在屏幕上的情况。

和琳达到调谐的这种现象，只有和尤娜之间才能看到。也许是因为同为召唤士，也许是因为所爱之人容貌极其相似，也许是波长偶然吻合……似乎牵涉到诸多原因，但真相并不确定。

【尤娜的梦】

STORY Lv.2中尤娜做了个“在和泰达一起逃跑的途中被射杀”的梦，是由于看到了一段很特别的晶球影像，使得琳和修因一同被射杀的记忆流淌至尤娜脑中所致。而原本琳和修因在被袭击之前并没有手牵着手逃跑，这完完全全就只是尤娜的梦——“在贝贝鲁的深处”、“和酷似泰达的人在逃跑中丧命”，这成片断的思念和尤娜自身两年前的记忆（和泰达的回忆、在贝贝鲁受惩罚时的想法）相混合的结果，便是让她做了那样的梦。实际发生在琳和修因身上的事在STORY Lv.4的演唱会上以及STORY Lv.5中封印的洞窟内有所明示。

∠1000年前的事件概略（《》为在游戏中能看到的相关影像）

- ●琳作为一名歌姬在扎那尔港多有着极高的人气。年轻时的麦臣也是她的FANS，还得以在演唱现场和她握手《影像晶球“扎那尔港多的繁荣”》
- ●机械战争爆发
- ●琳决定加入到机械战争中参战
- ●修因为了救琳，决定抢夺维古那冈而潜入贝贝鲁。结果却被贝贝鲁士兵抓获，关押在地下贝贝鲁的监狱里。《影像晶球“旅行的契机”、“1000年前的监狱”》
- ●琳为了找回修因而潜入贝贝鲁
- ●修因越狱。在启动维古那冈中途琳闯入阻止，两人均被追兵射杀（尤娜的梦、演唱会中的影像、封印的洞窟内的影像）

修因

【“影子”】

由于名叫修因的青年在1000年前就死去了，因此故事中以“修因”身分登场的并不是他本人。虽然如此，但也不能说他就是死人。故事中的修因其实是1000年前的修因心中怀有的绝望、憎恨以及破坏冲动等负面情绪残留在幻光虫体内的东西——修因的“影子”。

正如在《FFX》的艾本剧场所看到的那样，幻光虫在气氛浓厚的地方有时会截取过去的情景显影出来。故事中的修因将自己的思想寄放在那种幻影里单独行动，是一个超越了死者原理的极其特殊的例子。

死者和“影子”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由幻光虫构成的物理上的肉体。“影子”修因由于并不具备肉体，因此可以一次性产生好几个分身，从心理上直接给予周围的人以影响（这些都和在封印的洞窟内看到的一致）。但是，要对外部起到物理作用，必须附身于某个特定的生者，将其作为一个容器操纵行动。能够成为容器的对象只能是具备了和他的步调相适应的体力、精神力，且心里有着间隙的人。而即使发现了其他适合的容器，只要现在的容器体内还能看到间隙，并

非处于丧失意识的状态，就不能转移至其他新的个体。

【和努吉一行的因缘】

两年前，赤木队最终选拔考试之际，修因抓准努吉求死的心而进驻他的体内，那是为了将他的肉体作为容器，从而启动维古那冈以达到破坏斯彼拉的目的。不料，努吉凭借强大的精神力抵制住了修因的支配，使修因无法肆意妄为。惟一一次修因能随意支配努吉的肉体，是在米海恩街道上四人准备告别的那个时候。当时，突破了由脱离危机的安心而生的心之间隙、出现在努吉意识表层的修因向身边的三人发起攻击，但努吉很快恢复了自我，将修因再度封存在意识底下。

修因明白自己不可能完全支配努吉的身体，于是趁努吉的思考还处于无意识状态时从内部一点点地引导努吉接近维古那冈。最后，努吉终于来到了维古那冈附近，但感知到其敌意的维古那冈竟逃掉了。已经到了这一步，修因不得不觉悟到要达成自己的目的必须赶快找到另一个人来充当容器。

STORY Lv.3中努吉一行三人在地下贝贝鲁秘密会面，这对修因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由于被努吉用枪口指着巴拉拉依的行为另后者内心产生了动摇，修因看准这个时机一举突破，终于脱离努吉的身体，附身到了巴拉拉依体内。之后，修因从眼前的洞穴飞奔进入异界，再度往维古那冈所在的方向前进。

【和泰达的关系是？】

尽管修因的容貌和声音都酷似泰达，但两人却是完全不同的存在。修因是在1000年前的召唤士都市扎那尔港多中实际存在的人物，泰达则是模仿扎那尔港多而被召唤出来的梦之扎那尔港多的居民＆幻光体。

尽管如此，梦之扎那尔港多依存于实际存在的扎那尔港多，是靠理想和愿望的支撑而创造出来的也的确是事实。梦之扎那尔港多的一切事物在现实中都有原型，就连其居民也一样。从这一点考虑，泰达的原型人物就是修因的可能性已经毋庸质疑了。原本梦之扎那尔港多的居民们就相互给予对方影响，进而结婚、生子，形成人生的轮回。由此，梦的遗传因子复杂地混合在一起，一个居民的存在已经不能简单称作是对实际存在的人物的复制。即便修因就是泰达的原型，两者的性格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秘密 Secret 4

托雷马 Trema

托雷马，除了新艾本党创立者的身分外一切都被谜团包围着的人物。他为了探寻斯彼拉的真实而将人们召集起来，但同时又作出了独占晶球的举动，最后神秘失踪。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位神秘的老人。

真实身分

身为真实运动的提倡者，并以创立起新艾本党而为人熟知的托雷马，和《FFX》中在那基平原管理着怪物训练场的大叔是同一个人，其真实身分是死者。在一般情况下为人所知的“艾本寺院在野僧官”的头衔，也是为了潜入艾本寺院中枢而使用的伪造名号。

他是能分解幻光虫并进行重组的异能者，在训练场上面对聚集而至的怪物也能直接利用其力量加以控制，进而创造出更强大的怪物。在圣贝贝鲁庙主动公开自己身分之际，能在一瞬间将舍弃一切者干掉也是源于这种能力。

目的

他开展真实运动收集晶球，并非公开宣称的“为了探寻斯彼拉的真实”，而是“为了消除过去”。

800年前，英雄米海恩基于锻炼讨伐队员身心的目的创办起怪物训练场。为继承其遗志，托雷马长年经营着训练场至今。但是，伴随着“辛”的消失，本来应该得到锻炼的原讨伐队员们没有了用武之地，于是对开始谋求争斗感到失望。深感精神比肉体更需要实现强化的他开始了行动——自称为寺院的相关人士而发起真实运动，创立新艾本党着手收集晶球，并进入深藏于贝贝鲁地下的圣贝贝鲁庙，将收集到的晶球悉数销毁。而这一举动完全就是基于他自己“要变强就得舍弃过去”的主张、希望人们能磨练心志而为。

主张

人只要执着于过去就无法变强，为了面向未来必须舍弃过去的一切——这是托雷马一贯的主张。因此，他力图将容纳在晶球里的过去统统抹消掉。

“如何面对过去（回忆）”是《FFX-2》故事的主题之一，并通过剧情等级将各人的主张一一展开。尤娜受到过去的牵制，为必须改变而烦恼，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怀抱着过去迷茫的自己；苦于想封印回忆却仍然忍不住找寻过去的佩恩最后也得到了和尤娜同样的结论。托雷马的主张和她们在旅途的终点推导出的答案刚好相反，面对托雷马带着确信的态度说出来的话，尤娜一行陈述自己意见的场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对《X-2》之旅的总括。



圣贝贝鲁庙

在圣贝贝鲁庙中密布着幻光虫，具有一种和异界相似的氛围。于是导致无数的死人都停留在这里，每20阶层就有一个曾在《FFX》中出现，如今则已死亡的人物登场。他们已经失去了人的意识，看到尤娜一行的身影便变身为怪物展开袭击。和登场人物的共通之处是他们均为艾本寺院的相关者，以及都残留着绝望的心情。

∠各阶层登场人物

阶层	人物（变身后的怪物）	《FFX》中的人物形象
第20层	文·基诺克（阿拉内亚）	艾本四老师之一。被对手西莫亚所杀。
第40层	吉斯卡尔·古阿多（黑元素）	艾本原老师，古阿多原族长。被儿子西莫亚所杀。
第60层	遥·麦加（山蜗牛）	艾本总老师。变成死者后仍然继续管理斯彼拉，得知究极召唤已经被消除后，绝望致死。
第80层	尤娜蕾丝卡（查克）	第一个打倒“辛”的召唤士。因究极召唤丧命后，变成死人而停驻在扎那尔港多遗迹并一直制造祈之子，后被尤娜一行打倒。
最下层	赛昂（舍弃一切者）	尤娜蕾丝卡的丈夫。作为妻子究极召唤的祈之子打倒“辛”后成为第2代“辛”，后被大召唤士甘道夫打倒。

∠圣贝贝鲁庙里的对话

为帮助读者对托雷马有更深的了解，这里特别公开圣贝贝鲁庙后半部分的对话内容。

[第60层：山蜗牛战后]

佩恩：他不在……

尤娜：谁？

佩恩：托雷马。

琉库：咦，那是谁？

佩恩：新艾本党的创立者。听说独占了过去的晶球后便失踪——潜至这个地方来了。

尤娜：但那是1年以前了吧？现在岂不是已经……

佩恩：如果他从一开始就是死者呢？托雷马似乎具有操纵强大怪物的本领。

琉库：那样的话，不如回去吧？

[最下层：舍弃一切者之战结束后]

（在最上层登场的老人出现，一瞬间便消灭了舍弃一切者）

佩恩：你就是托雷马。

琉库：果然是死者……

尤娜：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要隐藏过去的晶球？

托雷马：人不能被过去所束缚。所以，为了放眼未来，必须将过去封印。

佩恩：封印……过去？

琉库：那大家收集到的晶球？！

托雷马：消失了……化作幻光消散了。

尤娜：你说什么……

托雷马：为了培养背负着未来的年轻人，我设立了训练场——但那基节来到后不久，我发现自己错了。失去了“辛”这个敌人的年轻人们开始大肆标榜毫无意义的力量，他们身上已经没有那种懂得抑制锻炼出来的力量的强大心志了。为了磨练他们的心志，我决定抹消斯彼拉的过去——是的，只有舍弃一切者才有成为“超越一切者”的资格。大召唤士尤娜，你也应该能舍弃掉很多过去的。将舍弃了过去所获得的力量展示出来吧！（进入战斗）

[托雷马战后]

托雷马：你才是舍弃一切者……

尤娜：我没有舍弃什么。虽然我也想变强，想改变——因为，如果舍弃过去，那就不是我了。

托雷马：（嘲笑）即使你是你，那又有什么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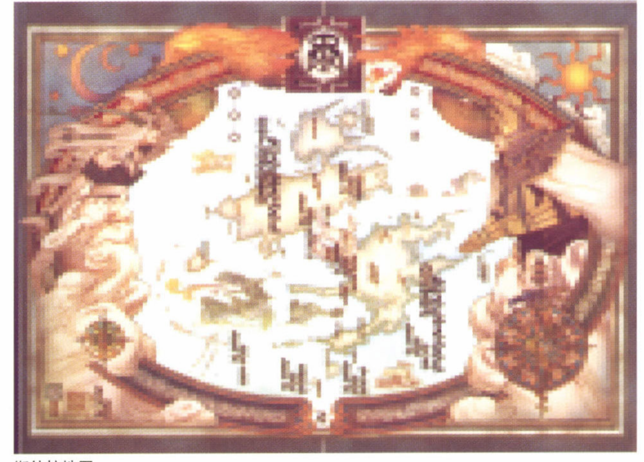




DESIGN

Final Fantasy x & Final Fantasy x-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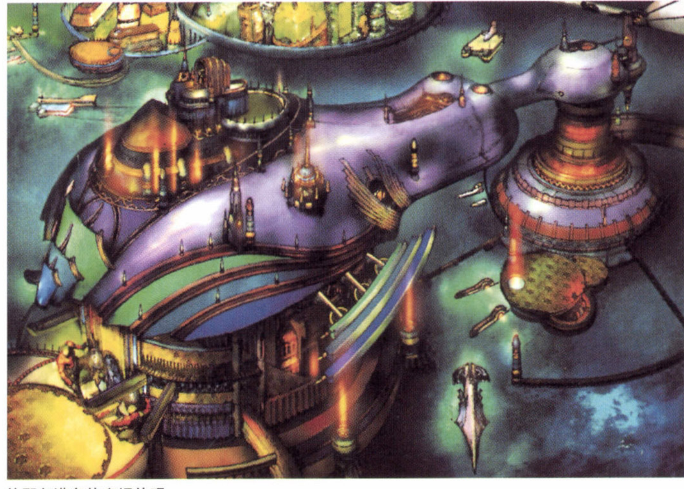
《最终幻想X》原画设定


斯彼拉地图

扎那尔港多
Zanark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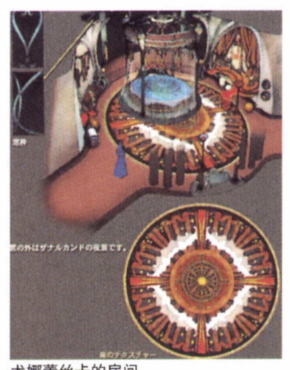
建筑在海上的现代化机械大都市。仿佛清洁着整座城市的水流，以及描绘着巨大弧线的浪花，这些充分利用了水源的美丽景色正是发达的科学技术与人们的爱美之心完美结合的精华。这座有着“不夜城”之称的城市在夜晚光辉依旧，人们在立体电影和路灯照耀的街边谈天漫步，没能买到闪电球票的球迷们将体育场围得水泄不通。没有战争、没有怪物的虚构和平，在整座城市静静流淌着。


扎那尔港多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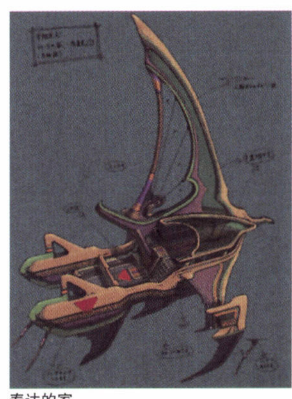

扎那尔港多体育场外观



闪电球比赛的计分牌



尤娜蕾丝卡的房间


泰达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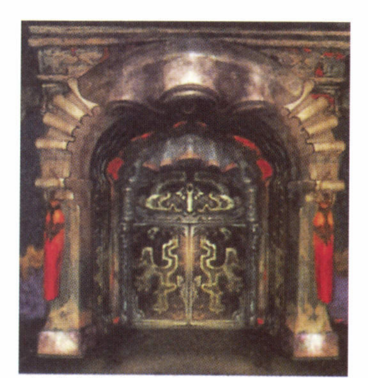
海底遗迹（巴吉岛艾本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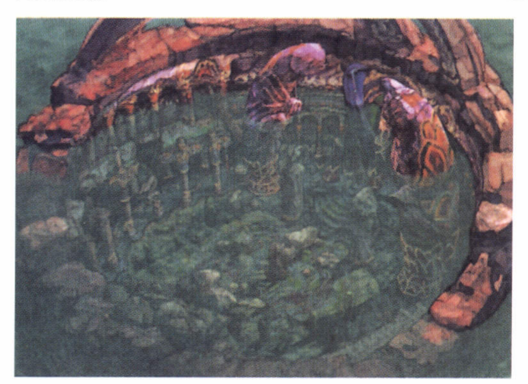
Submerged Ruins (Temple of Yevon—Baaj)

约塞大陆西南方海底沉睡着的遗迹，这里曾被称为“巴吉岛艾本寺院”。数十年前，在遭到“辛”袭击之前，有很多信徒来到这里参拜。现在的巴吉岛艾本寺院早已变为一片废墟，成了海鸟和怪物的栖息地。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废墟中，残留着人类生活的痕迹，还有祈之歌时而传出。海底遗迹，这里正是西莫亚母子从古阿多萨拉姆流亡后生活的地方。


大厅（沉没前）


通往僧官房间（海底遗迹·小房间）的门


琉库等人进入的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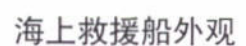

沉没的大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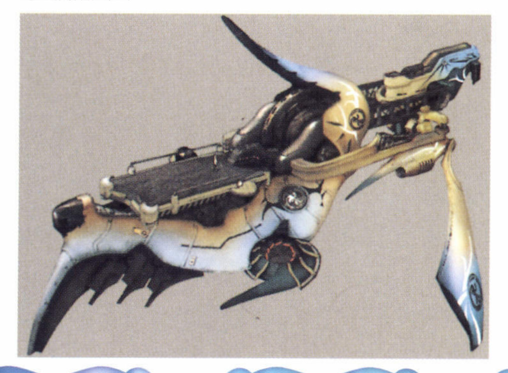

外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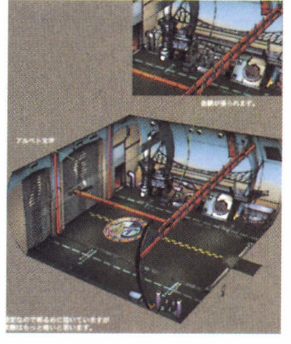
海上救援船

Salvage Ship

阿鲁贝多族为了打捞沉睡在海底的1000年前盛极一时的机械文明遗产而使用的作业船只。海上救援船本身也是阿鲁贝多族打捞上来的，船体由金属制造，动力是机械方式。船甲板上安装着连接格纳库的升降机以及吊臂，船体周围的探照灯使夜间及恶劣天气下的作业成为可能。阿鲁贝多族拥有多艘这种性能远远凌驾于斯彼拉其他船只之上的海上救援船，它们主要用于打捞挖掘工作和运送闪电球选手。


海上救援船外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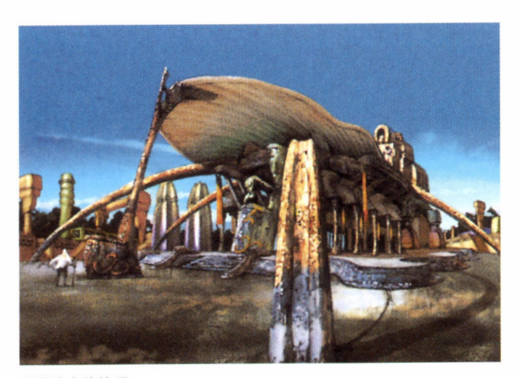

海上救援船内部（未被采用）


海底遗迹小厅

比塞德岛

Besaid Island

以纺织品、寺院及斯彼拉最弱闪电球队比塞德·奥拉加闻名的南海岛屿。这里大部分土地都是山岳，断崖上花木丛生，山间里流水潺潺，从建筑在高地上的比塞德村里能够俯瞰蔚蓝的海洋，村里的居民以寺院为中心过着朴素而安宁的生活，渔民们或乘小舟出海打渔，或去远航久久不归。离开岛屿时在山上的遗迹祈求平安是村民们的传统风俗。



比塞德寺院外观



海岸小屋



比塞德村民宅（内部）

比塞德村民宅（外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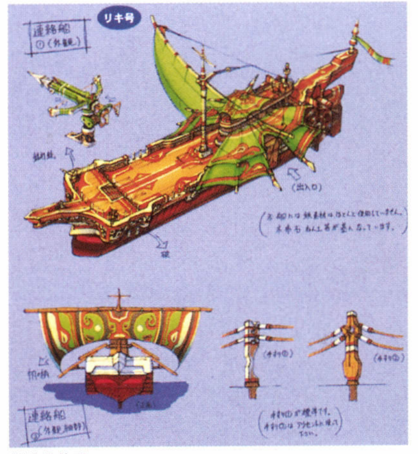
植物

花椰子（ハナヤ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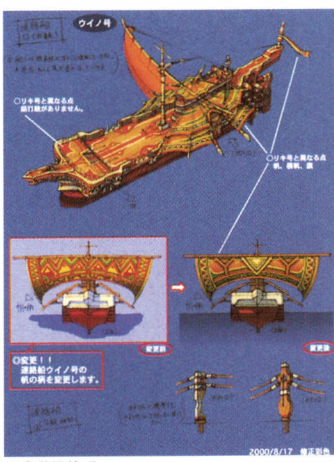
渡船

S.S Liki&S.S Win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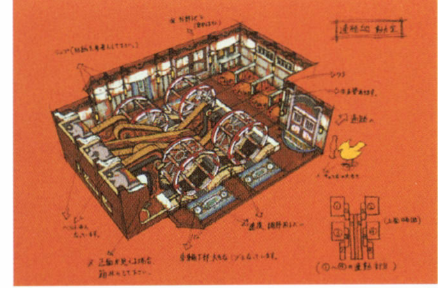
斯彼拉人民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的船只，它们连接着岛与岛、岛与大陆间的航运。渡船的运营得到了艾本寺院支援，因此船只经常以僧官的名字命名。渡船的建造遵从艾本教义，船体几乎看不到金属机械的痕迹，外貌完全是原始帆船，但由于利用了陆行鸟动力，航速非常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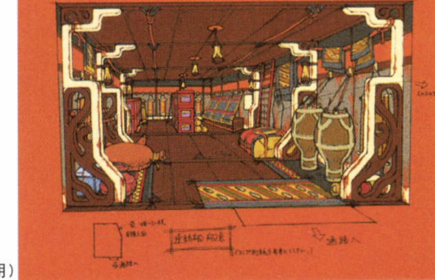
利基号外观



威诺号外观



动力室



船舱（未被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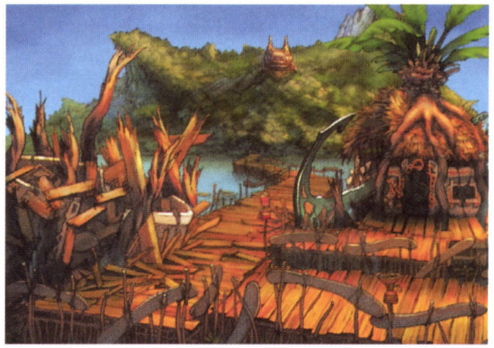
基利加岛

Kilika Is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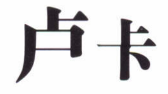
房屋建造在浅滩上，居民过着凉爽水上生活的基利加岛上，热爱闪电球的人们随处可见。岛上居民无比敬爱的大召唤士奥哈兰德曾在基利加寺院度过了他的修行时代，这位大召唤士年轻时是名噪一时的闪电球选手，因此斯彼拉有很多人都为祈求闪电球胜利而来到基利加寺院参拜。奥哈兰德修行时的石阶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寺院各处燃烧着的火焰从他那个时代起便从未熄灭。


基利加寺院外观


基利加码头


基利加码头外观


基利加码头异界送的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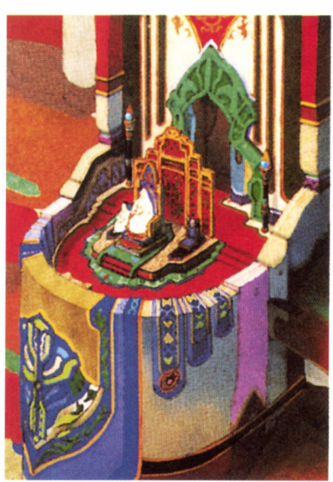
卢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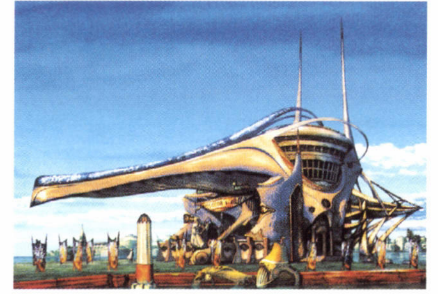
Luca

斯彼拉第二大城市。卢卡的商业活动繁盛，港口集中了来自整个斯彼拉的人流和物资。卢卡充满了脱离寺院束缚的独特精神，很多旅行者被这种自由风尚吸引，而在这里安定下来。卢卡有知名的闪电球体育场，在此举办的各项大型赛事超越了种族界限，任何球队都可以公平参赛。赛季来临时人群熙熙攘攘的中央广场上，咖啡屋和商店林立，这里可以买到闪电球官方纪念品，还可以乘坐热气球将整座城市一览无余。


卢卡全景


卢卡体育场观众席


卢卡体育场贵宾席


卢卡剧院外观



热气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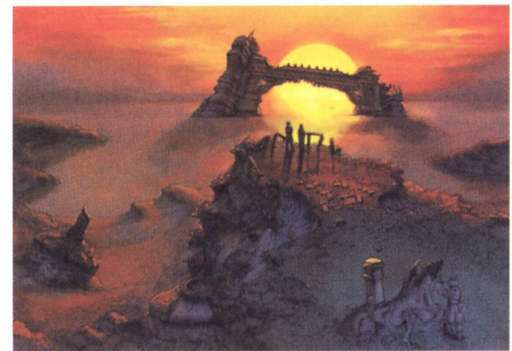
米海恩街道

Mi'ihen Highroad

即使是在整个斯彼拉，米海恩街道也是比较完备的。800年前，讨伐队前身“赤斩众”创始人米海恩被艾本寺院怀疑反叛，他就是从这条街道前往贝贝鲁进行解释的。500年前被“辛”破坏的区域如今已成废弃的旧道，取而代之的是专用的新道。由于道路平坦且怪物横行，租借陆行鸟是再方便不过的选择了。不过，如果很粗暴地骑陆行鸟就会被扔下来，而且附近偶尔还有专门捕食陆行鸟的怪物出没，所以路人要注意安全。



新道



旅行公司前



旅行公司外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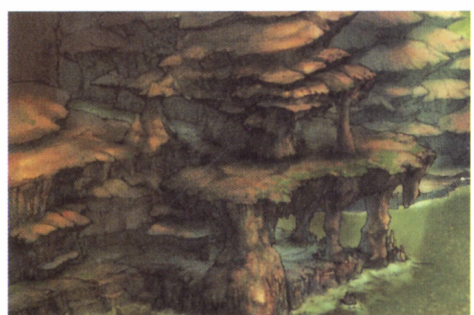


旧道陆行鸟演习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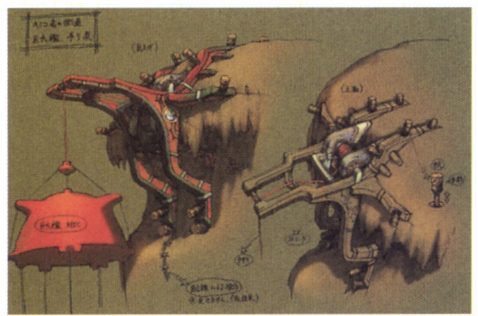
蘑菇岩街道

Mushroom Rock Road

大量岩石像蘑菇的伞一样重重叠叠凹凸起伏的沿海街道。海风毫不留情地掠过，致使这里寸草不生，只有褐色的苔藓干枯而无力地趴在岩石上，一片煞风景的陆路景象。蘑菇岩街道中途出现岔口，如果要前往高地，就只能走落差巨大而险峻的路。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选择另一条通往海滩的平坦岔路。一路延伸下去的约塞海岸曾多次遭到“辛”的袭击，不过讨伐队已确立了应对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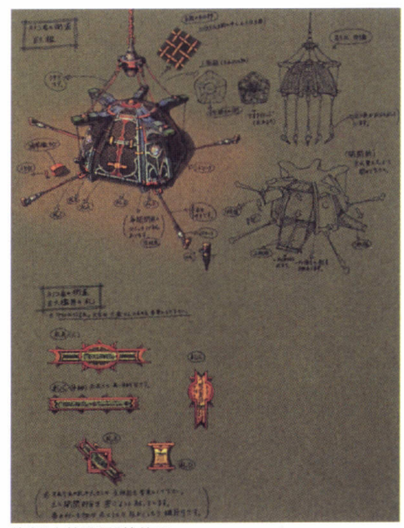
蘑菇岩街道全景



吊着笼子的机械



司令部的家具装饰



装有“辛的碎屑”的笼子

约塞

Djose

位于约塞大陆陆路中心的约塞街道是海上的风浪不断侵蚀岩壁形成的。这条布满奇石的道路虽然是主要街道，但依然有凶暴的怪物出没，因此约塞讨伐队的陆行鸟骑兵队精英配属在这里。通过海之参道与约塞街道相连的约塞寺院和昔日的英雄米海恩有着很深的渊源，这里是继圣贝贝鲁宫之后斯彼拉第二古老的寺院。祈求平安的人们从很久以前就来到了这里，因此栖息在寺院的松鼠猴与人类非常亲近。在雷光迸发的寺院中跑跑，能使参拜者感到安宁与祥和。





海之参道





约塞寺院候客室



约塞寺院大厅



约塞寺院全景

幻光河

Moonflow

横跨约塞大陆的河流，将大陆南北分开。幻光河岸边生长着一种名为幻光花的开着紫色花朵的水生植物，入夜时分，幻光虫会聚集而来，形成一条绚丽的光带。幻光河水清澈见底，机械文明时代的遗迹长眠水下，旅行者们每每见到此景，便会感慨万分。人们渡河时依靠的是栖息在附近的大型动物西巴夫，而调教、驯化它们的是亚人种巴伊派罗族。



幻光河全景

北岸乘坐西巴夫的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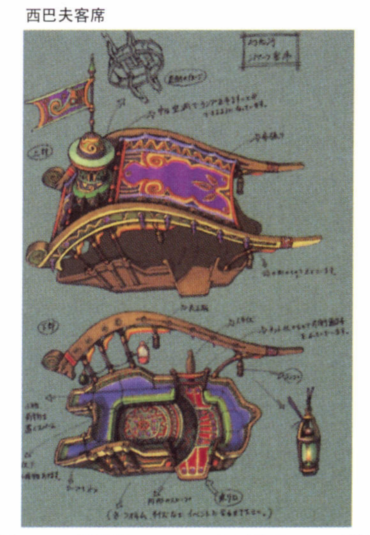


沉没的都市



幻光花

西巴夫客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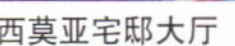


古阿多萨拉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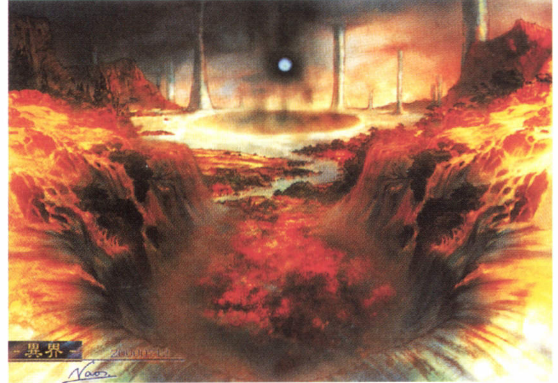
Guadosalam

亚人种古阿多居住的土地，他们的聚居地在如同植物根茎环绕而成的空洞里。隶属于这块土地的异界充满了高密度幻光虫，那里的巨大瀑布和美丽的花田绝非尘世之物。在异界，只要想念着故人，就能呼唤出他们的幻影，因此斯彼拉的人们会聚集到此，或悼念青春早逝的亡儿，或确认音信全无的亲人平安与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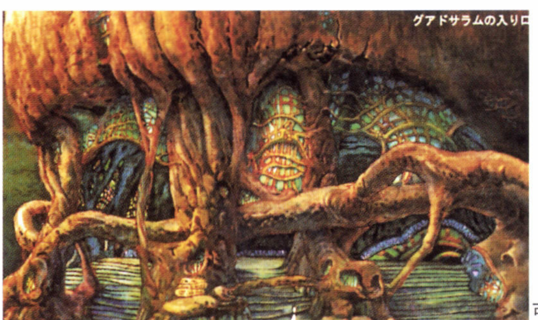



西莫亚宅邸大厅


西莫亚宅邸外观



异界全景



古阿多萨拉姆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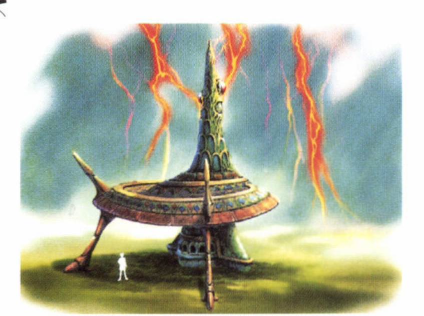
民宅(内部)


古阿多萨拉姆全景

雷平原

Thunder Plains

电闪雷鸣的危险地带，无论昼夜，天空始终阴云密布，雾霭茫茫。虽是平原，但落雷所致的大坑随处可见，供人们通过的只有极狭窄的区域。散落在平原各处的石碑据说是数百年前大召唤士甘道夫封印怪物的遗迹，因此这里也称"甘道夫雷平原"。人们可以安全通过这片平原，是因为在甘道夫时代之后，阿鲁贝多族男性比利冈在此建造了避雷针。


聚集雷电的地方


旅行公司前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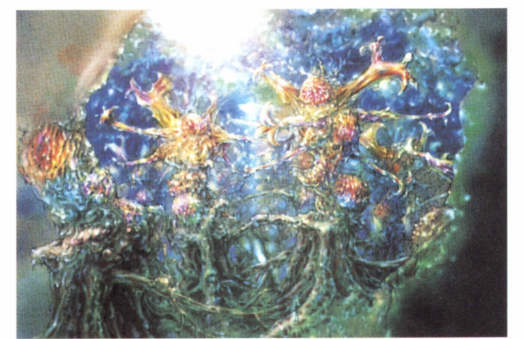

雷平原全景


旅行公司走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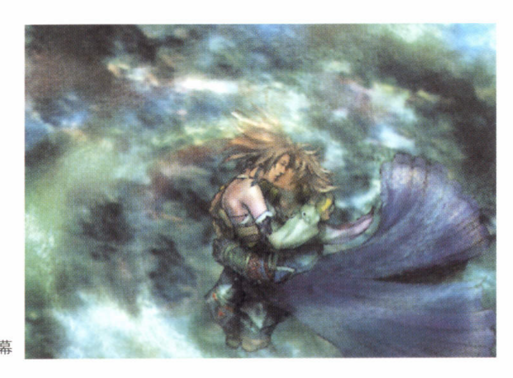

旅行公司客房

马卡拉尼亚
Macalan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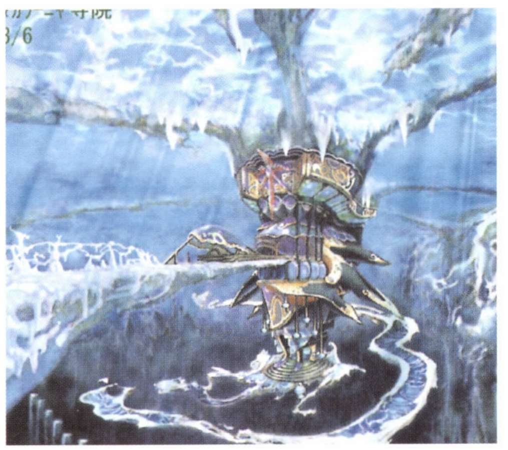
连接贝贝鲁及那基平原等多处地点的马卡拉尼亚森林里，半透明的矿物状树木与道路融合，闪耀着青白的光芒，自由变换色彩的蝴蝶在这里翩翩飞舞，而这片森林也是晶球的原料产地。与森林相接的马卡拉尼亚湖受到寺院里希瓦的祈之子所散发冷气的影响，常年结冰。马卡拉尼亚寺院矗立在白茫茫的冰面之上，前往参拜就要穿越冰隙旁长长的道路，走过冰之参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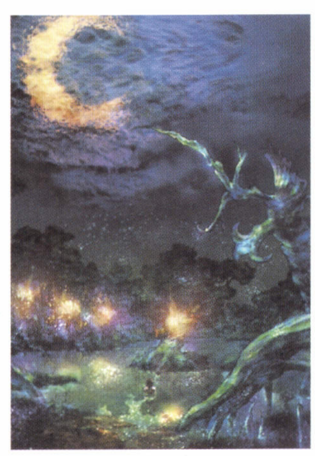
马卡拉尼亚森林奇异的树



水中接吻的一幕



马卡拉尼亚寺院外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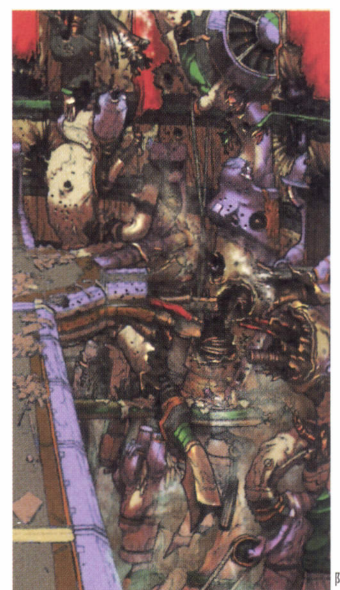


马卡拉尼亚森林圣泉

马卡拉尼亚湖湖底
（“辛”背部的扩大图）

比卡内尔岛
Bikanel Island

遥远的西方孤岛，与马卡拉尼亚隔海相对。比卡内尔岛大部分土地是人迹罕至的沙漠，一直遭受寺院迫害的阿鲁贝多族也因此选择了这片土地，并在此建立了基地。他们利用机械建造的要塞让栖息在附近的怪物无法接近，同时也增强了一族的凝聚力。设置在沙漠各处的急救箱和阿鲁贝多语路标对基地与其他地区的往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只有能看到仙人掌的盆地由于沙暴的原因阿鲁贝多族无法进行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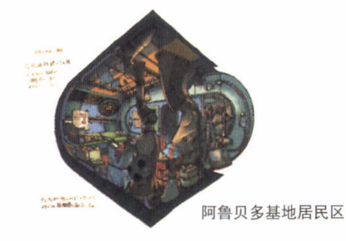
阿鲁贝多基地道路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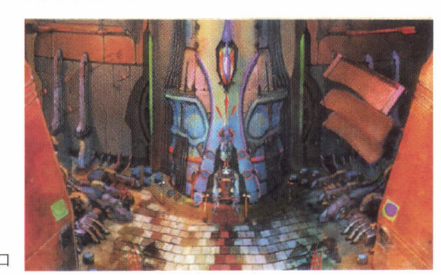
阿鲁贝多基地道路①



阿鲁贝多基地外观



阿鲁贝多基地居民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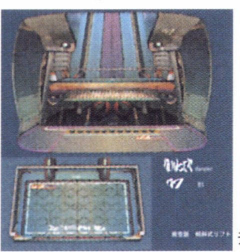


阿鲁贝多基地入口

飞空艇

Airship

阿鲁贝多族从巴吉岛艾本寺院近海打捞上来的近乎传说的古代空中战舰。阿鲁贝多族把飞空艇带回基地后进行了修理、重新喷涂，并将其存放在沙漠地下格纳库准备试飞。艇内可容纳大量人员及物资，而且飞行速度与航行能力惊人，无论多远的距离都能在短时间内到达。飞空艇甲板下部装备有诱导导弹，此外船体最下部搭载有两门能够与“辛”对抗的主炮。


升降梯


舰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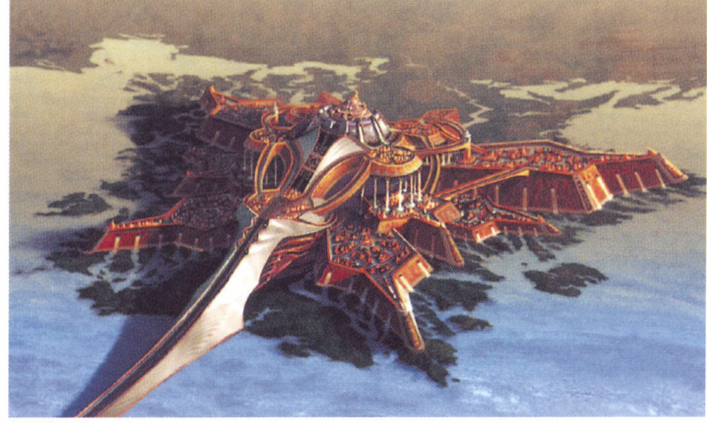
飞空艇外观

主炮&登机口

贝贝鲁

Bevel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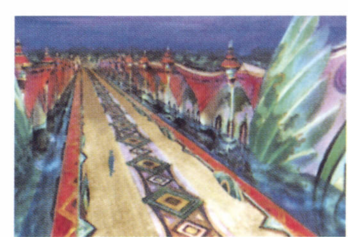
约塞大陆北方的水上都市，斯彼拉最大的城市。红色石材的建筑重重相连，其顶端是艾本寺院本部——圣贝贝鲁宫。圣兽艾弗雷艾守护着贝贝鲁上空，夜晚这里有大量探照灯，整个城市时刻处于严格的警戒状态下，只要是进入就必须在圣桥接受严格审查。艾本教的主要老师和僧官都集中在这座水上城塞里，在他们的谆谆教诲下，斯彼拉人民过着富裕却拘束的生活。


贝贝鲁全景


圣贝贝鲁宫清流水路

圣贝贝鲁宫候客室




圣桥

那基平原

Calm Lands

机械战争时荒废的无人居住的广阔高原地带，据说大召唤士曾在这里与“辛”进行决战，激战的痕迹残留在了平原上。这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北侧的巨大裂痕，那是400年前甘道夫与“辛”战斗到难分胜负时形成的。在极少进行异界送的那基平原，有将遗体丢进裂谷的习惯，结果谷底出现了强大的怪物，也因此谷底被当成了适合修行的场所，大召唤士永肯曾在这里进行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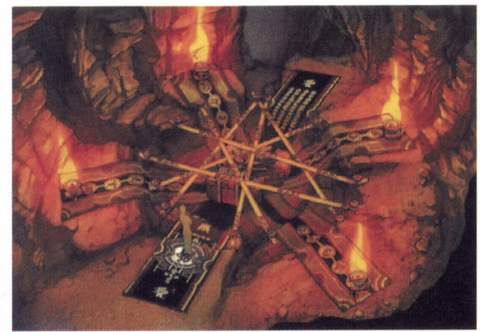
怪物训练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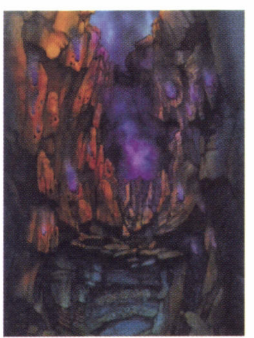
那基平原斜坡



那基平原上“辛”的爪痕



被盗的祈之子洞窟的祈之子之间



被盗的祈之子洞窟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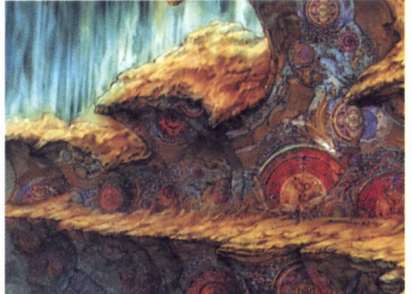
嘉嘉泽图山

Mt. Gagaz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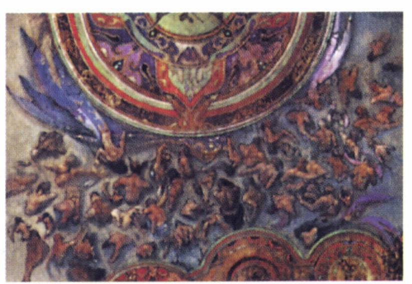
在前往圣地扎那尔港多的途中，最大的障碍就是灵峰嘉嘉泽图山。在常年积雪的山脚下，守护嘉嘉泽图的隆佐族出于敬畏，将这座山称为“御山”。虽然到达这里的召唤士及护卫都历经了重重磨难，但山间的暴风雪会降低人们的抵抗力，错综复杂的山路也会让人心生迷惑。盘山道上大量的墓碑正讲述了他们壮志未酬的哀怨。



嘉嘉泽图山全景①



山顶祈之子群①



山顶祈之子群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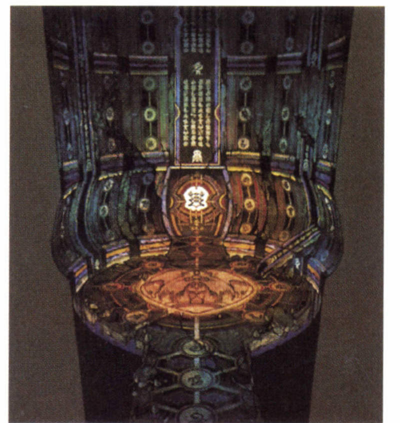


嘉嘉泽图山全景②

扎那尔港多遗迹

Zanarkand Ruins

位于世界最北端的遗迹，1000年前这里曾是繁华的大都市扎那尔港多。根据传说记载，扎那尔港多曾是机械文明的霸者，并拥有与贝贝鲁抗衡的力量，但在机械战争期间这里被突然出现的“辛”破坏，只剩一片残垣断壁。艾本教宣扬这里是获得惟一能打倒“辛”的力量——究极召唤的圣地，因此踏上旅程的召唤士都将扎那尔港多遗迹作为最终目的地。但是，曾亲眼目睹过扎那尔港多遗迹并生还的人几乎没有。



艾本宫祈之子之间（崩塌后）



艾本宫大厅



艾本宫外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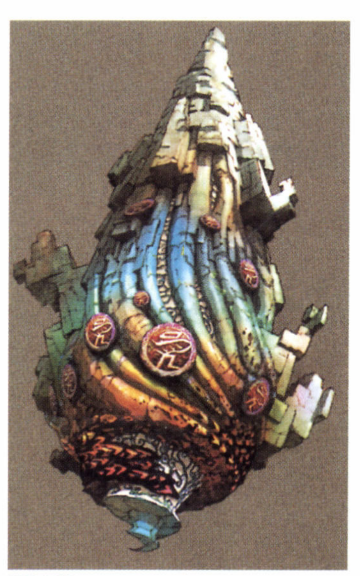


扎那尔港多遗迹全景

“辛”的体内

Inside Sin

在本就无比巨大的“辛”的体内，有着远远超乎想象的广阔空间。在这片映着“辛”内心世界的空间里，飘着许多艾本文字，这些文字在道路上排列成了螺旋状。“辛”体内弥漫着的如同雾一样的物质是浓度异常高的幻光虫起作用的结果。这些幻光虫会形成大量强大的怪物，并竭力阻止向着最深部前进的入侵者。



死者之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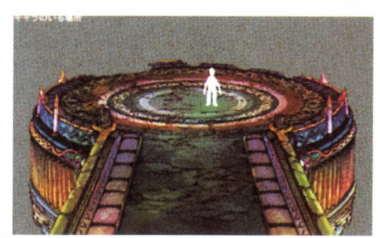
“辛”的体内设定图①



“辛”的体内设定图②



幻光天极



扎那尔港多体育场

阿鲁贝多兵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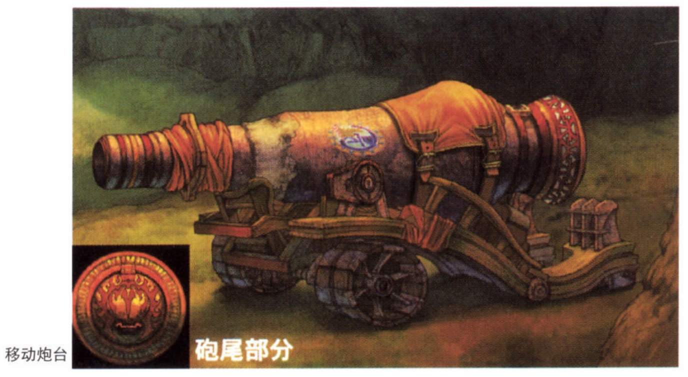
固定炮台

瓦加拉外观

瓦加拉外观(损坏后)



手枪



移动炮台

装备



泰达专用武器



兄弟仁义　长剑　音速刃　利塔尔坦多

光剑　阿斯加兰　终极之刃

尤娜专用武器



杖　怀斯之杖　风之杖

弧光阿尔卡纳　圣石之杖　涅磐之杖

露露专用武器



莫古利　凯特·西&主人　火焰蒙巴

仙人掌　外星人　洋葱骑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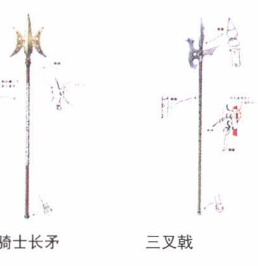
瓦卡专用武器



闪电球　明星球　水弹

岩球　巨星球　世界冠军

基玛力专用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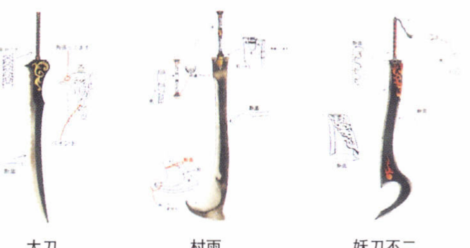




长枪　骑士长矛　三叉戟

死之长枪　龙骑枪　圣枪

奥隆专用武器

太刀　村雨　妖刀不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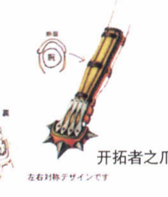


封鬼太刀　正宗

琉库专用武器



爪



开拓者之爪

左右対称デザインです

捕获者之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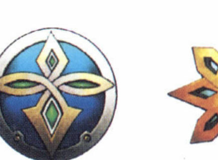
左右対称デザインです

风神之爪



神之爪

泰达专用防具




圆盾　突击之盾　雷之盾




再生之盾



源氏之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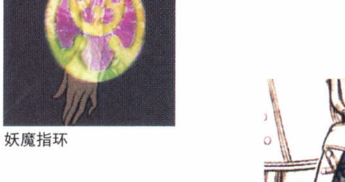
尤娜专用防具



指环




妖魔指环





禁咒指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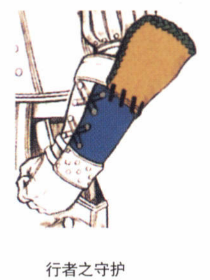


突击指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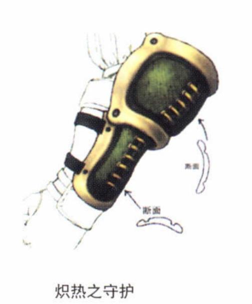


神秘指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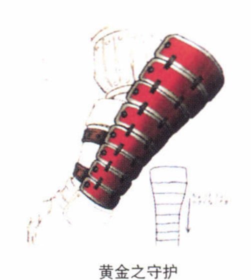
瓦卡专用防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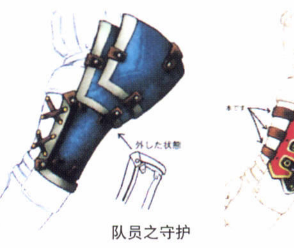
行者之守护



炽热之守护



黄金之守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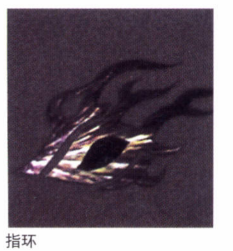


队员之守护



超级防御

露露专用防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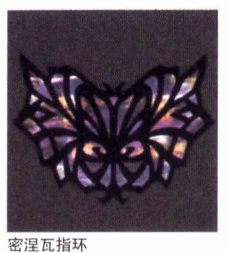

指环

幻影指环


平安指环



再生指环


密涅瓦指环

奥隆专用防具


腕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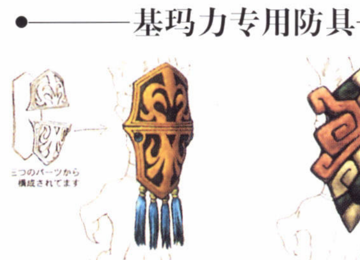

属性腕轮


不惑腕轮



源氏腕轮

基玛力专用防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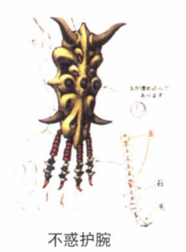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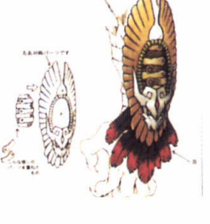
黑金护腕


突击护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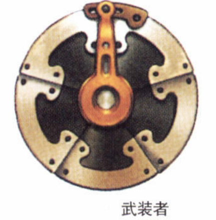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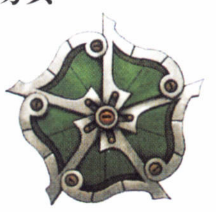
炎神护腕


不惑护腕


源氏护腕

琉库专用防具



武装者


胜利者


神速者


塞得利茨

其他


西莫亚的杖


布拉斯卡的杖


古旧的剑


两刃刀（未被采用）

日本刀（未被采用）

祈之子像



瓦尔福雷的祈之子像



希瓦的祈之子像



伊夫里特的祈之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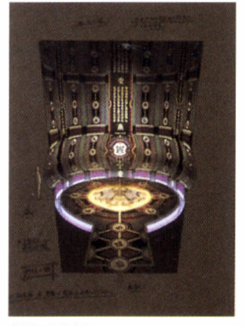
伊克西翁的祈之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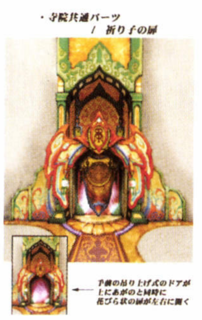
巴哈姆特的祈之子像



保镖的祈之子像



祈之子之间



祈之子之间入口



阿尼玛的祈之子像



美嘉丝三姐妹的祈之子像



印记



瓦尔福雷的魔法阵
（比塞德寺院的印记）



伊夫里特的魔法阵
（基利加寺院的印记）



伊克西翁的魔法阵
（约塞寺院的印记）



巴哈姆特的魔法阵
（圣贝贝鲁宫的印记）





希瓦的魔法阵
（马卡拉尼亚寺院的印记）



阿尼玛的魔法阵



保镖的魔法阵



玛古的魔法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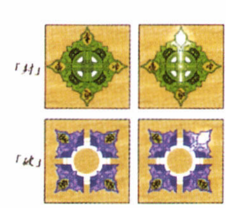
多古的魔法阵



拉古的魔法阵



艾本宫的印记



试练之间的封之印与破之印



讨伐队的标志

闪电球队队徽



闪电球标志



扎那尔港多·艾布斯队的标志



扎那尔港多·达古尔斯队的标志



永肯·诺玛德队的标志
（未被采用）



比塞德·奥拉加队的标志



卢卡·高瓦兹队的标志



基利加·比斯特队的标志



贝贝鲁·贝尔兹队的标志
（未被采用）



阿鲁贝多·赛克斯队的标志



隆佐·芳队的标志

古阿多·古洛利队的标志

飞空艇与亚人种设计展



亚人种设计方案①



亚人种设计方案③（巴伊派罗族）



飞空艇设计方案①



飞空艇设计方案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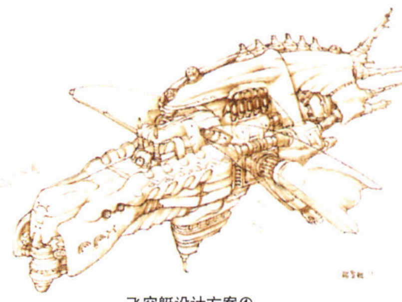


飞空艇设计方案③

亚人种设计方案②（派罗派罗族）



亚人种设计方案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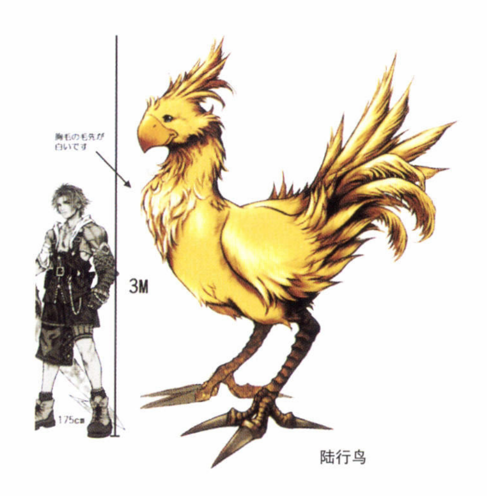


飞空艇设计方案④



亚人种设计方案⑤

动物



陆行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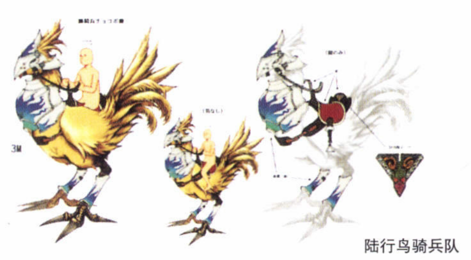



大冠犀鸟

模仿红薯的有害动物(未被采用)



松鼠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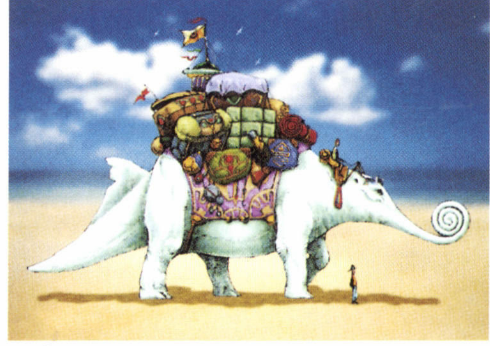
陆行鸟骑兵队



霓虹燕鱼



斯彼拉海鸥



西巴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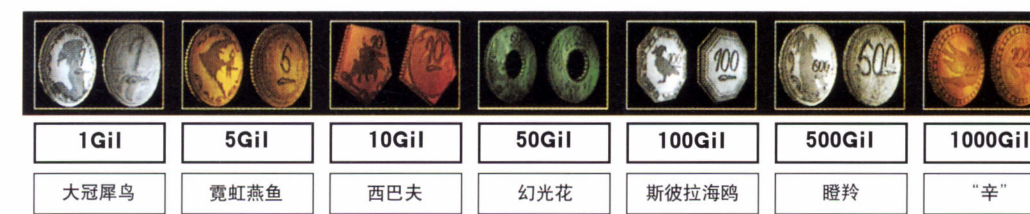


斯彼拉河马(未被采用)



瞪羚

斯彼拉流通货币



1Gil	5Gil	10Gil	50Gil	100Gil	500Gil	1000Gil
大冠犀鸟	霓虹燕鱼	西巴夫	幻光花	斯彼拉海鸥	瞪羚	“辛”

概念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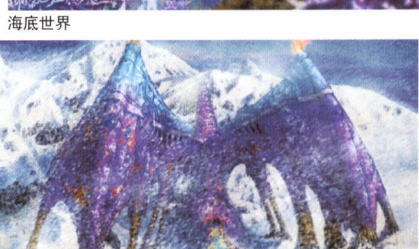
海底世界



嘉嘉泽图寺院内部



异界送



嘉嘉泽图寺院外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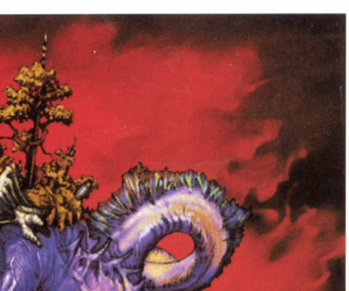




幻光虫



"辛"初期设定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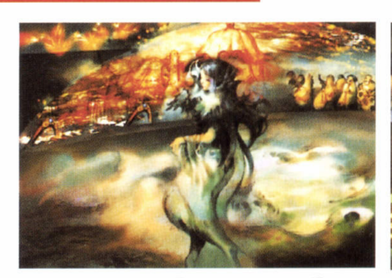


"辛"初期设定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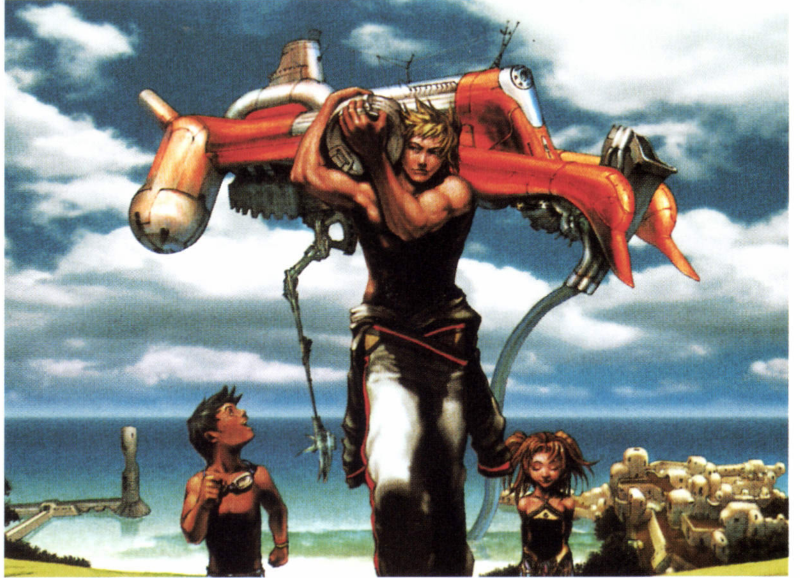
"辛"初期设定③



召唤瓦尔福雷



祈之子像初期设定



直良有佑与上国料勇合作绘制的以海洋为背景的画



扎那尔港多初期设定



拥有智能的植物



贝贝鲁初期设定



海底遗迹初期设定



那基平原上"辛"的足迹



滑行船



米海恩斗技场(旅行公司建筑物的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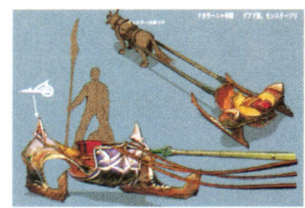
充满亚洲风情的民宅



讨伐队员初期设定①



讨伐队员初期设定②



怪物拉爬犁

《最终幻想 X-2》原画设定

服装

龙骑士

由于龙骑士太常见，所以在企划阶段就被否决了。

圣战士

圣战士（轻装版）

没有与背部连接（浮空的组件）

皮肤外露

半透明

合成素材

虽然服装本身不错，但却无用武之地，只在赌徒身上保留了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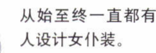
陆行鸟骑士的服装。



虽然设计得不错，但头上的角和肩膀上的刺都限制了人物动作，所以没被采用。

最后成为狂战士的服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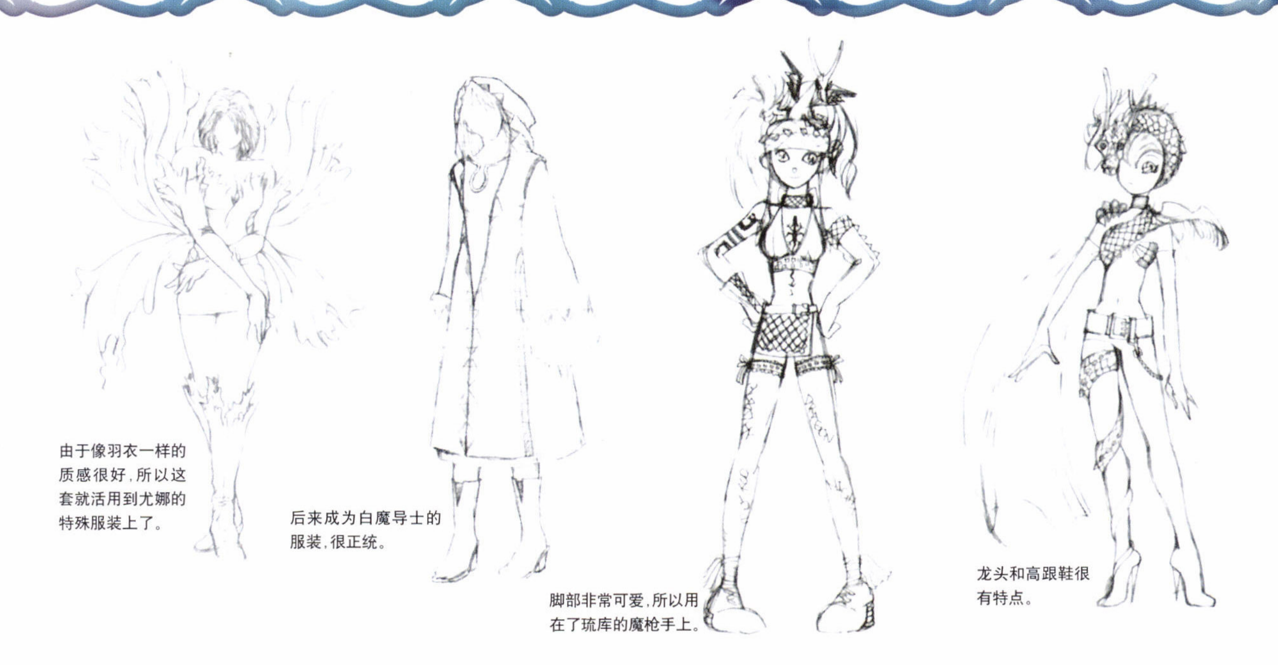
使用枪刃的服装很受欢迎。



从始至终一直都有人设计女仆装。

抛开女仆装不说，这套服装本身很不错。

这套服装用到了鲁芙兰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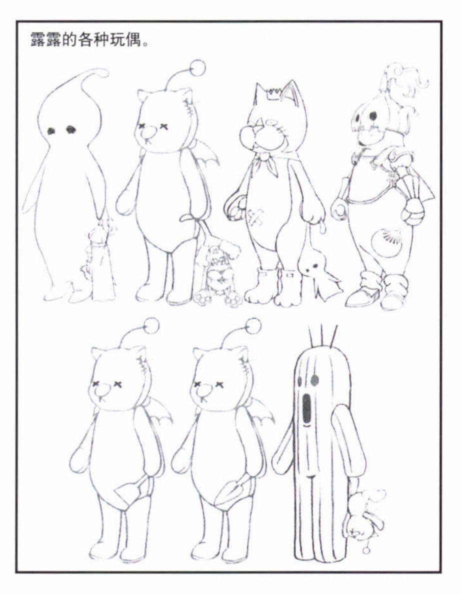


由于像羽衣一样的质感很好，所以这套就活用到尤娜的特殊服装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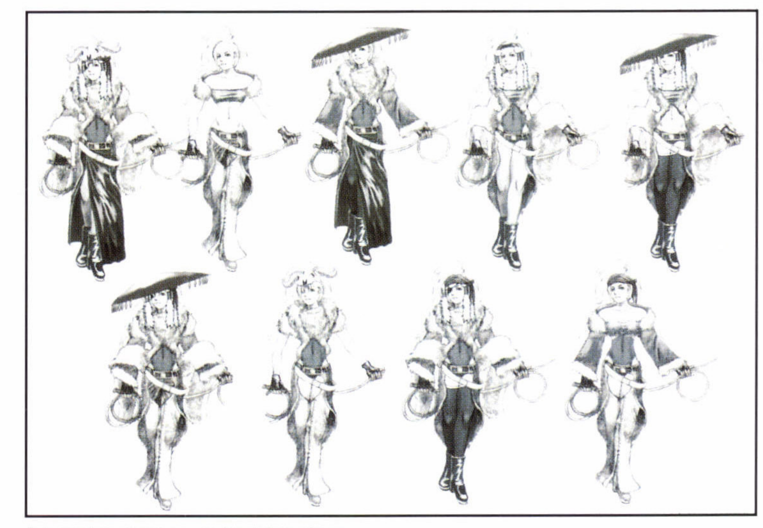
后来成为白魔导士的服装，很正统。

脚部非常可爱，所以用在了琉库的魔枪手上。

龙头和高跟鞋很有特点。



露露的各种玩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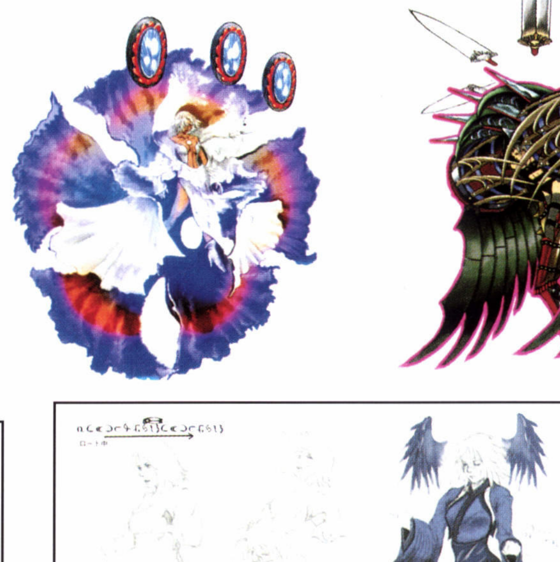
各种不同的衣服组合在一起令服装种类增加了。





一开始驯兽师佩恩的动物是蛇，不过由于动作方面的问题，就把蛇换成鸟了。狗和猴子则变得更可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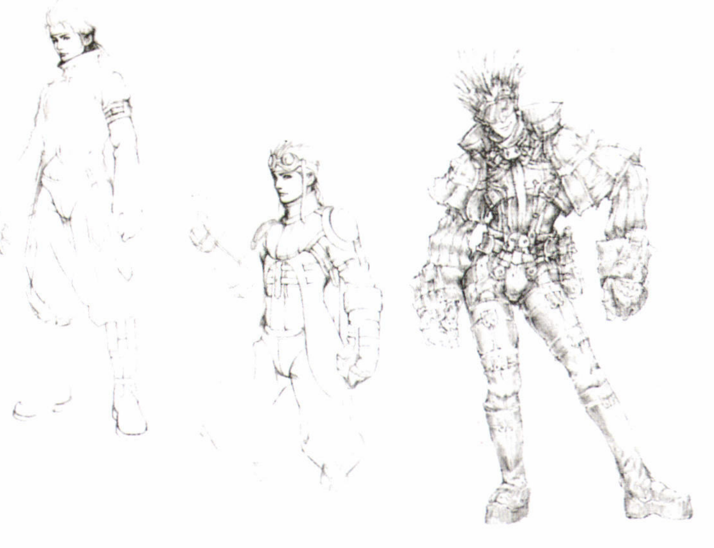
变身时会出现阿鲁贝多文字的“Loading”，很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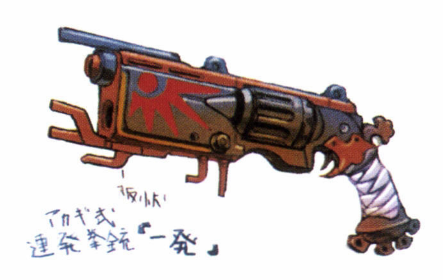
与琉库相同，换装时也会出现“Loading”画面。

角色

吉普鲁设定图







赤木队专用枪支。虽然看起来都一样，但由于是魔枪，所以射击效果各不相同。



原本预定伊那米继承瓦卡的发色和露露的红色眼睛，但最终眼睛还是成了黑色。另外“伊那米”这个名字在阿鲁贝多语中是“未来”的意思。

怪物



长得像蟑螂一样的竹节虫。这种大蟑螂如果爬进了蟑螂屋(捕捉蟑螂用的道具)那就太可怕了。





女性雇佣兵的原型。

由黑子和忍者组成的雇佣兵。他们的设计在很多地方都与乌诺&萨诺相同。



昂拉·曼尤原本的设定是最终BOSS。



这个不是螃蟹，而是人面蜘蛛。

视觉效果设定



尤娜出现在绽放的花朵中间，这个设计方案与冰锥的图结合，就成了尤娜的特殊服装。



能操纵天气及冷气的特殊服装，白色的披风会变成冰锥从地面突起进行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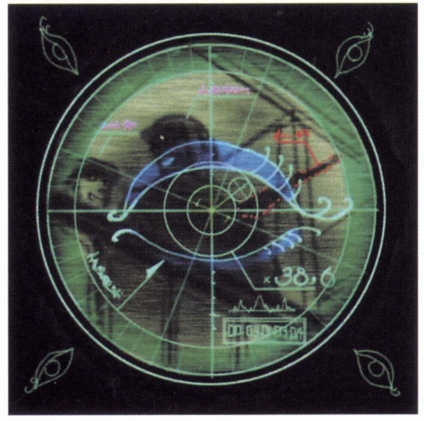


空中都市不停翻转，仰望过去会发现那里有一只巨大的诡异怪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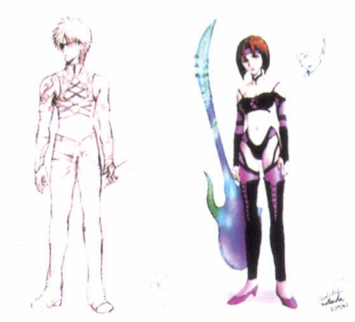


闯入贝贝鲁寺院地下的中式风格遗迹的YU·RI·PA三人。当时还没有决定佩恩的方案。这里尤娜是忍者，琉库是魔导士，佩恩是枪手。

概念艺术&设定



CG动画中琉库使用望远镜看到的镜头，望远镜设计得很可爱，非常有琉库的风格。



在卢卡的CG动画中出场的乐队。他们的设定是服装看起来不会太假，又不抢主角的戏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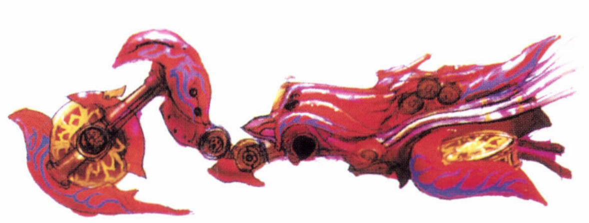


乐队成员使用的乐器，吉他是流线型设计，质感类似贝壳内侧，贝斯的设计则是突出棱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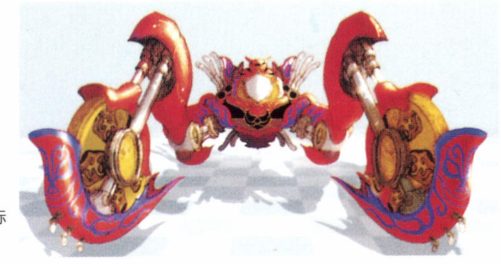


卢卡的CG动画中，在空中飞行的乐队、中央演唱的歌姬，舞台兼架子鼓机器人都是一开始便设定好的。

卢卡的CG动画中乐队乘坐的飞行器设定图。



飞空艇一开始便作为基地出现了，由于是大哥的财产，所以使用了摩托车的设定，非常有他的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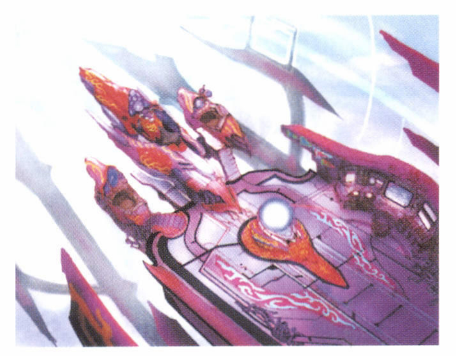
飞空艇的正面，考虑到实际效果而将角度扩大了。



飞空艇里的装饰品之一，严肃老爸希德的肖像画。不过他脑袋上插着的那支飞镖……看大哥平时总是形迹可疑，说不定是他干的。



为什么是海鸥团？"因为大哥非常尊敬斯彼拉海鸥！"据说大哥在海上遇难的时候，就是靠吃海鸥活下来的。他竟然把这当成了好事……这个徽章的设计是由大哥的纹身、海鸥、凤凰和炸鸡组合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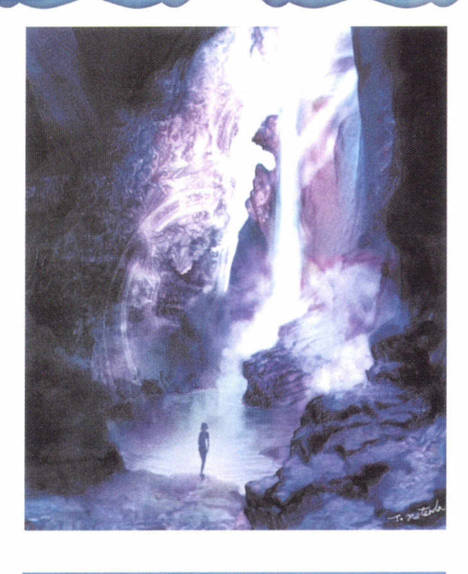


飞空艇驾驶室，一开始就想采用摩托车式的设定，后来就把方向盘改造成摩托的了。





嘉嘉泽图浮游遗迹的设定。在参拜者几近绝迹的时期，遗迹依然静静地矗立着。





嘉嘉泽图浮游遗迹的质感草图，贝壳内侧的感觉。



尤娜打倒"辛"之后，嘉嘉泽图山顶附近的祈之子像消失，缭绕着山顶的云雾消散了，新的遗迹和温泉出现在人们面前。此后前来寻宝的人络绎不绝，令隆佐族非常不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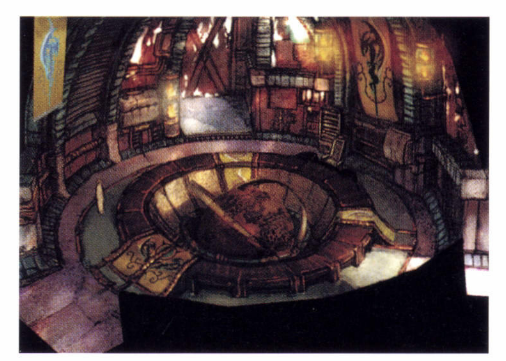
两年前惨遭"辛"破坏的基利加岛在青年同盟的协助下得以复兴，之后同盟派的势力在这里发展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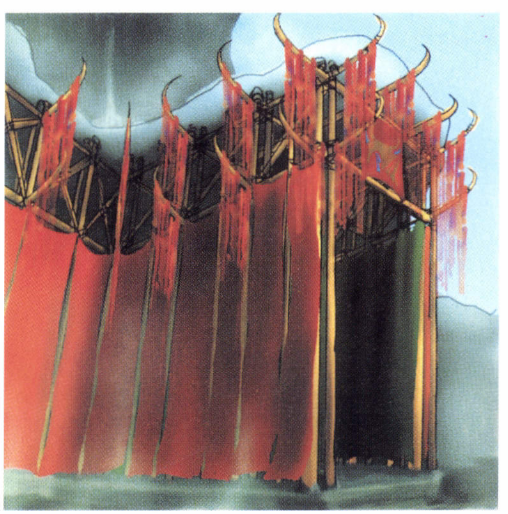
基利加民宅。充满了南国气息的各种细节透出了这座城镇的和平。



从废墟中重生的感觉，飘扬的旗帜展现了青年同盟的意志与军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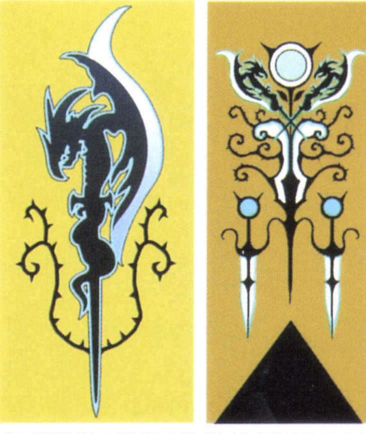


青年同盟会议室，中央巨大的地球仪是他们着眼全世界的象征。



青年同盟本部，完全被布所遮盖着。





青年同盟旗帜，由于形状多样，所以有各种设计。这些旗帜包含着“化身为武器，劈开荆棘之路前进”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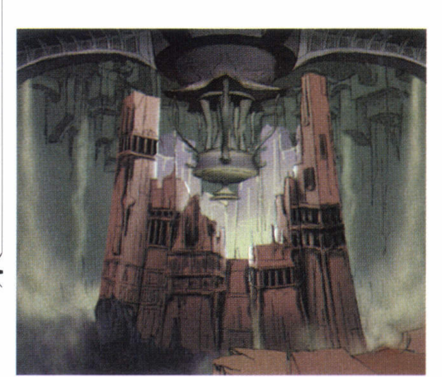
风靡整个斯彼拉的游戏“破解晶球”中使用的硬币。



中间的图案是凤凰的一个亚种。



武士宅院与贝贝鲁式建筑风格的融合表现出了贝贝鲁政权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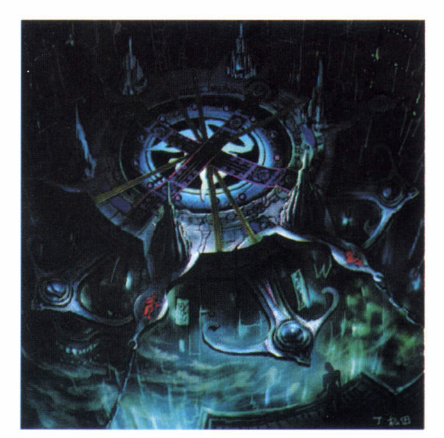
贝贝鲁地下的设计，多重构造非常有趣。



邪恶的巴哈姆特正表现出了守护神变为敌人时的可怕之处。



与《FF X》时不同的异界设计方案之一。



封印维古那冈的罐子，上一层是封印盖子。



CG动画中，尤娜的歌声将改变世界，因此这里的风格显得梦幻而又严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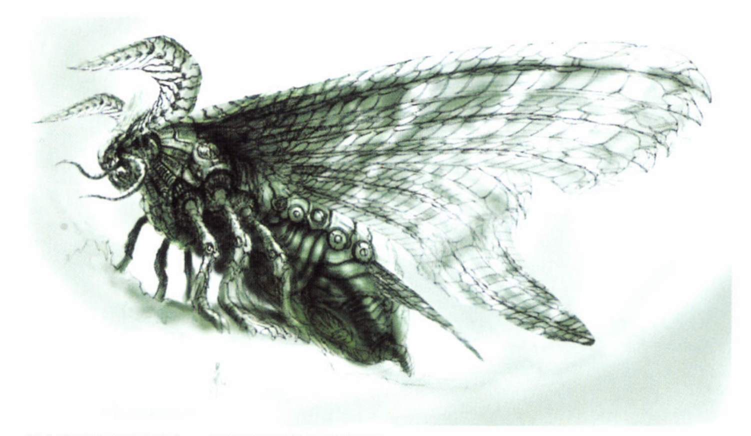


将照着犯人的光设定为舞台上的聚光灯，以此来反衬两人的命运。

维古那冈



刚开始维古那冈的设定是大炮，这便是基于此点设计的。后来决定的维古那冈的质感就是这样。



维古那冈的设计方案之一，翅膀的形状和腹部被采纳。



战斗形态下的维古那冈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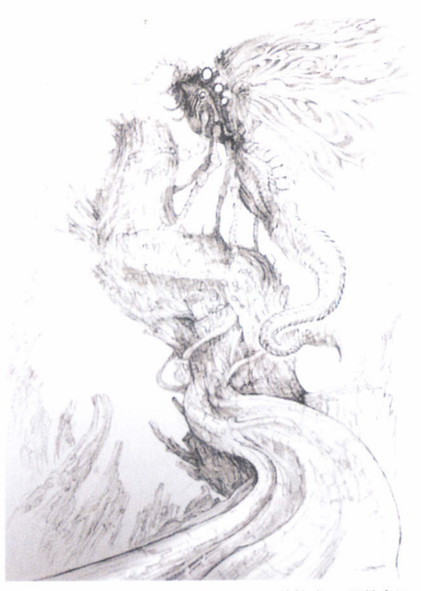
最终迷宫的设定图，维古那冈就躲在最深处。



基本处于完成形态的维古那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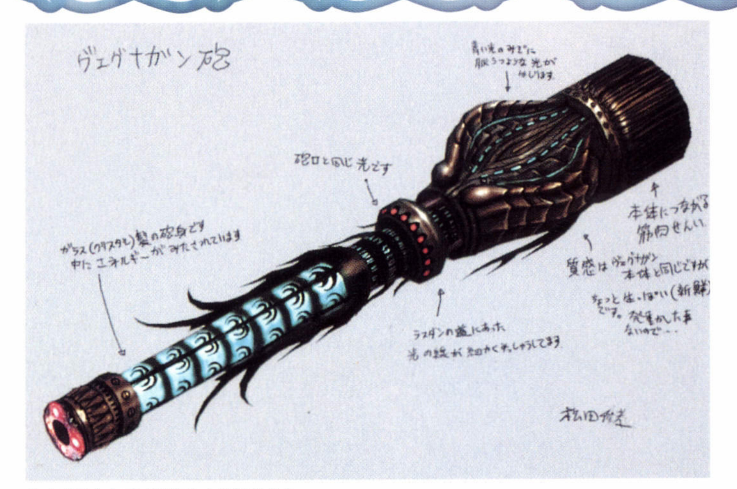


最终迷宫中与维古那冈决战的场所。不同的情感，不同的命运在这里激烈碰撞。



战斗画面的设定图。由于维古那冈过于巨大，因此要与它身体的多个组件战斗。





维古那冈身上足以毁掉整个世界的炮台。



维古那冈张开羽翼嘶吼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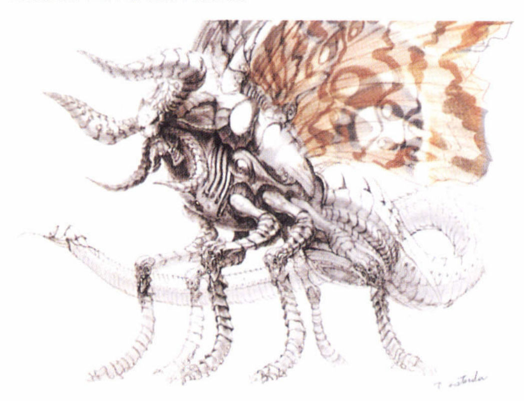
维古那冈翅膀的设计方案，张开翅膀后便可以积蓄能量。



为CG动画设计的维古那冈驾驶室。钢琴前的眼睛会一直看着演奏者，实际上这个才是维古那冈真正的眼睛。演奏者弹奏的旋律波长与维古那冈的生命波动产生共鸣，便能令其启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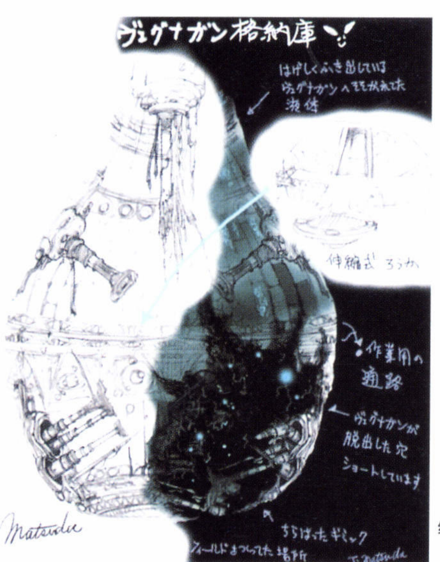


维古那冈无数用于战斗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尤娜一行。



维古那冈全身图，从蛹状态进入到了战斗模式。

维古那冈破茧而出时的行动设计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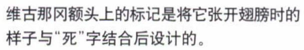


维古那冈格纳库设定资料。



CG动画的草图。





维古那冈额头上的标记是将它张开翅膀时的样子与“死”字结合后设计的。



另一个《最终幻想X》

——未公开的初期剧本

开场

●已是一片废墟的古都雷吉斯坦（后面是回想）

旅行者们沉默不语。一个青年站了起来，慢慢浸入水中。他稍稍游了一会儿，便开始仰泳，之后就停下来浮在了水面上。

泰达内心独白："也许就要结束了，所以我有很多话想说。"（泰达的第一句话）

●首教都雷吉斯坦海里

正在游泳的年轻人奋力向海面游去。

●在海中仰望海上城市雷吉斯坦（夜）

青年将头从海中探出，仰望着高楼林立、光鲜璀璨的城市雷吉斯坦，祈之歌的低哼声隐约传入他的耳中。

●艾本宫外（夜）

在幽幽回荡着的祈之歌歌声中，年轻人们坐在石阶上，不知该如何打发时间。亚人种夫妇约会的身影从眼前掠过，前来祈祷的人们川流不息。

（※寺院看起来就像已融入人们生活当中）

●艾本宫内（夜）

祈之歌幽幽地响着。男女共三人。

（泰达的朋友A－男，朋友B－女，C－女）

三人正愉快地聊着天，其他人则遥望着远方进行祈祷。其中一人一边看着腕表（或者应该说是大大的装饰"壁钟"），一边在口中嘀咕着"好慢啊"。用24小时制来算，现在是差一点点到19点。

【关于"艾本宫"】

这里是供奉着雷吉斯坦开国始祖艾本的地方，面积宽广，能容纳许多人。周围为可以容纳人的坛状（擂钵状），正面是祭祀着"逆艾本"纹章的祭坛，顶棚上画着艾本的肖像。艾本无欲无求，在雷吉斯坦的艾本虽然被神化，却并没形成一种宗教。雷吉斯坦的居民都是来这里祈祷或见朋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社交场（雷吉斯坦几乎没有娱乐活动）。人们对艾本祈祷和平的生活能够持续到永远，而"祈之歌"的旋律就是从这里传到街道上的。

●雷吉斯坦海中设施

在雷吉斯坦海中部分的设施里，那个年轻人出现了。

●输入名字

名叫泰达的年轻人一边嘲笑着想要袭击他，却总是无法打破防御护板（金钢）的怪物，一边朝着设施发生故障的地方前进。而当他修完设施想要返回时，却遭到突破了金钢的怪物袭击。

●进入战斗"vs海中BOSS"

泰达轻而易举打倒了怪物，而后从金钢上的大洞中走了出来。此时，巨大的生物——"辛"从深不见底的大海中出现，而泰达则微笑着目送它远去。

泰达看了一下"腕表"，然后轻轻惊叫了一声。

用24小时制来算，现在已经超过19点10分了。



▲开发初期雷吉斯坦的设定图。与游戏中的扎那尔港多非常相似。

野岛一成：

泰达本来的设定是看上去像是路边小混混一样的水管工，虽然生活并不是很辛苦但经常生气。不过北濑先生（北濑佳范）说这样的主人公太弱了，所以最后就将泰达定为体育明星了。

赤斩众奥隆

●艾本宫内

祈之歌依旧幽幽地响着。在外面的年轻人们环视四周。顶棚有壮年男子的画像。泰达的朋友们一边想着"还是回去吧"一边从剧场中走了出来。

●前往艾本宫的路上

泰达以惊人的速度奔跑着。而此时，街角的幻光公告牌上记录着因受到怪物袭击而造成的死伤者人数。

●人山人海的雷吉斯坦

在低低吟唱着的祈之歌歌声中，一支身着红色衣装的战斗部队包围了某只怪物。这支部队的成员均用红色面具遮住了脸。惟一一个露出脸部的男子看上去像是指挥者。而在怪物与红色战斗部队外围的，是不计其数的起哄者（感觉隔着起哄声就能看到战斗部队的样子）。幻光公告牌上播放着不合时宜的罐头广告。接下来，是宣告时报的影像。

战斗部队主动对怪物发起了攻击，不费吹灰之力就分出了胜负。他们摆出整齐划一的姿势（类似敬礼），而起哄者也是充满赞誉之声。从起哄者的欢声笑语中可知这支部队的名称为赤斩众，指挥官的名字则是奥隆。

奥隆注意到起哄者里伫立着一名黑衣男子。当那名黑衣男子（古阿多族）打算离开此地时，赤斩众开始冲破人山人海的阻挡，向着那名黑衣男子紧追不舍。

●艾本宫外（夜）

泰达从坐在地面的年轻人群中站起身，越过前来祈祷的人在阶梯上疾驰。

●艾本宫内（夜）

正在找人的泰达，以及夫妇远望等候的身影。此时壁钟的时间已经过了19点25分。（泰达再抬头看顶棚的壮年男子画像）

一脸无聊的泰达离开了艾本宫。



◀赤斩众的初期设定图。奥隆在游戏中使用的七曜武器正宗当时是他们的标准装备。

渡边大佑：

我还考虑过"奥隆就是杰克"的方案呢。虽然外表是奥隆，但实际上内心是杰克，之后他一直守着泰达。但这样一来杰克就成主角级的角色了，所以我就放弃了。

泰达的料理

●泰达的船（昼）

（泰达是生活在海上的人）

●厨房兼饭桌

泰达此时正在准备饭菜量非常大的早餐，他常年独自生活，每天都要自己做饭吃。由于无聊，他编出了很多料理技，比如华丽的平底锅之裁决等等。

※饭菜量大是因为泰达以前一直要做三人份的，如果量少了他就不会做饭了。虽然他很能吃，但依然会剩下。由于母亲身体不好，所以泰达要承担所有家务。

●火炉里的是？

熊熊燃烧的炭火。

●鱼的体内

此时视角上升，并穿过了生物的身体（CG动画）。而穿过之后出现的是烤鱼焦糊的鱼皮，油滴落下来。缓缓上升的炊烟里，视角再次上升。

●泰达的船（昼）

透过窗户能看到泰达。

●泰达的腰部特写

泰达腰上挂着的枪套状的剑柄出现在镜头中。

●泰达的剑柄和手部特写

泰达的指尖摆弄着剑柄。

●泰达的晶球剑

剑的效果出现，水的剑逐渐凝固，变成短剑。

●厨房

在厨房的角落里用蟑螂的视角观察（移动到正面）。熊熊燃烧的机械像天然气灶一样，热量几乎让平底锅裂了。拿着剑的泰达环视着厨房里的大量粮食、罐头，以及形状古怪的蔬菜，而后把原材料一个个扔进锅里。

视角接近食物的抛物线。（慢镜头）

泰达腰和脚的动作很华丽。

切好的蔬菜被扔进平底锅里。摇摆的平底锅着着火。

北濑佳范：

原本我们还想让泰达在扎那尔港多做饭呢。我们的想法是，当他怀念故乡的时候，就会去寻找那里的生活方式。

“辛”袭来

●前往艾本宫的路上

与朋友A－男性（同僚）一起行动的泰达。

朋友：“听说艾本宫出事了。”

泰达：“有什么被毁了么？”

●艾本宫内

泰达和朋友一起进入，天花板上画着壮年男性的画。

泰达：“好吧……”

一群黑衣男子悄悄地离开了艾本宫。

突然，停电了。艾本宫内一片混乱。

广播中放着“‘辛’在雷吉斯坦登陆并向这边袭来，请紧急避难”的消息。而艾本宫内依然一片混乱。

奥隆出现，对着人们大吼，指挥他们冷静避难。

泰达：“为什么‘辛’会出现在街上！不可能吧……”

泰达走了出去。

●艾本宫外

人群四处乱窜，而“辛”正向着艾本宫步步逼近。“辛”满是伤痕，周围缠绕着无数幻光虫，身上插着古代兵器（枪、箭等）。

在最初的雷吉斯坦，“辛”的眼睛只有两个是张开的，人们并不知道其他突起的地方也是眼睛。但在袭击雷吉斯坦时，“辛”睁开了所有的眼睛。遇到泰达时，它将覆盖着身体的眼睛（覆盖着头的眼睛）全部闭上了，只剩下杰克·辛的那两只，目光哀伤而温柔。“辛”又一次将所有眼睛睁开。无数只眼睛放射出残暴的目光，那是典型的怪物的眼神。

泰达注意到了“辛”脚下的赤斩众。他们虽然企图阻止“辛”前进，但“辛”的一击就几乎令他们全军覆没。

“辛”忽然停住了，它缓慢地改变了方向，想要回到海里。

泰达留意到一群正看着“辛”的黑衣男子。他们其中有一人很显眼（西莫亚）。这时，奥隆从艾本宫走出来，站在泰达旁边。

泰达：“那群家伙真奇怪。”

奥隆点头道：“赤斩众！”

赤斩众试着站起来，当看到部下全员受伤后，奥隆撇了撇嘴。

轰鸣声响起。向着海里前进的“辛”破坏了建筑物，当众人回过神来时，黑衣男已经不在了，他们正在追逐已身处远方的“辛”。

奥隆：“泰达，快帮忙。”

他们开始追古阿多族。

泰达：“为什么是我！”

奥隆：“这是你的故事。”

泰达莫名其妙。奥隆看都没看泰达的反应便继续追去，泰达也只好跟在他后面。

泰达：“我的故事是什么？”

●燃烧的街道

奥隆与泰达在燃烧的街道上对黑衣男子紧追不舍，但对方的速度快得惊人。

泰达：“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奥隆：“待会再说。”

“辛”想要潜进海里，黑衣男追着“辛”，而泰达等人则追着黑衣男。

之后，双方开始了战斗。

北濑佳范：

基于这段情节的设定，“辛”出现在梦之扎那尔港多的部分后来因为日程安排关系而被删掉过。但这样就可能会有人问“辛”是什么，所以开发末期又将其复活了。



拥有独特语言的古阿多族

●小岛（夜）

（由于是陆地）泰达松了口气，呼吸也渐渐平缓。他开始担心奥隆。

“奥隆没事吧？”

但却无从确认。

“那大叔没那么容易死的。”

这样想着，泰达渐渐入睡了。

●小岛（昼）

早上，泰达确定了自己所处的环境，并开始了在那里的冒险。

●寺院内僧人的房间

与其他地方相比这里不显荒凉，不但有晶球，而且还有人住过的痕迹。

●晶球讲述的故事

开始播放晶球，里面出现了一位美丽的女性。（过着非人生活的镜头）

女性：“&*%@#$%&##$*&”（无法理解的语言）

孩子的声音：“{&*Q<&^%”（无法理解的语言）

女性：“+)|&*^>~(ネ”（无法理解的语言）

由于是古阿多语，因此泰达（及玩家）无法听懂。

●埋葬着什么人的地方

墓似乎是属于晶球中的女人的，从她身上的衣服可以看出。这让泰达感到一丝寒意。

●手记特写

泰达发现了某种类似手记的东西，但看不懂。（以古阿多文字书写，之后交给同伴的话会帮忙翻译，里面记述了西莫亚的动机）

●埋葬着什么人的地方

“我，我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虽然泰达这样喊着，但却无可奈何。

●寺院外（昼）

数日后。泰达正在烤鱼。

泰达内心独白：“我要好好反省自己总是惦记着去这儿去哪儿了。还是雷吉斯坦最好了。我想回去。对不起！”

远方出现了一只向着泰达这里航行的船。

泰达：“喂！”

●船上

上船之后会不会发现什么都没有……当泰达正这样想时，突然发现了一名倒在地上的少女。少女名叫琉库，本来是个很活泼的女孩子，但肚子饿了……给她鱼吃后，她又精神起来了。泰达得知船是因为遭到“辛”的袭击出了故障，琉库自己也在漂流着，因此感到非常失望。

北濑佳范：

泰达不是从扎那尔港多被带走后便来到了比塞德，遇到了瓦卡那些很亲切的人么？不过我觉得突然被带到了完全不了解的世界，应该有些不安。于是，我们就加入了泰达在巴吉岛艾本寺院盼着自己能漂到什么地方，然后能跟救了他的人沟通的情节。



妄想编辑系统

●祈之子之间入口前

只有尤娜进去了。

尤娜：“我去啦。”

泰达本想跟着进去，但被基玛力粗暴地阻止了。

露露：“那里面只有召唤士才能进去。”

泰达：“为什么？”

瓦卡：“因为里面是神圣之地。我们就在这里等尤娜吧。”

泰达走近门想要偷窥，但被基玛力训斥。（在被训斥的过程中，泰达开始妄想。他对基玛力说出妄想的内容。妄想编辑系统：玩家可以自由妄想）

●瓦卡Talk

泰达问起里面到底有什么。瓦卡告诉他：“里面有祈之子大人。”

泰达：“祈，祈之子大人……”

众人把召唤士、祈之子和召唤兽的关系教给了泰达。

【说明：假设】

“‘祈之子’就是为了打倒‘辛’而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艾本教的人。他们将自己的思念封入像中，并永远将自己的力量赐给召唤士。祈之子的思念通过召唤士的身体在斯彼拉转生，那就是召唤兽。”

“祈之子是生？还是死？”

“一般意义上是死了……但是他们的思念还活着。他们会在各个寺院等着召唤士。”

“那，那要怎么变成祈之子？”

“尤娜蕾丝卡大人的秘术。”

“尤娜蕾丝卡……不是1000年前的人么？”

“没错。所以说，祈之子们从1000年前开始便在各个寺院等待着召唤士了。”

泰达的妄想开始膨胀。出现在他脑海中的是非常恐怖的景象。

“是该说可怕呢，还是恶心呢……”

瓦卡：“注意你说的话。”

泰达内心独白：“……感觉真差。但这就是斯彼拉的做法。”

露露：“它一直延续了下来，和我们的想法没有关系。”

瓦卡：“以后还会延续下去的。”

鸟山求：

“妄想编辑系统”是有的。尤娜进入祈之子之间后她到底干了什么不全都是谜么？玩家自行想象，然后做出选择的就是“妄想编辑系统”。对应所选分支出现实际画面，泰达将相关事情告诉瓦卡……我们也考虑过这样的东西。



马卡拉尼亚音乐剧

艾本乐礼拜（音乐祭）开始了，上演的音乐剧是古代召唤士尤娜蕾丝卡的故事。舞台设在了即将崩溃的雷吉斯坦街头。现场响起歌声（祈之歌原型），召唤魔法直冲夜空，舞蹈优美动人。身穿尤娜蕾丝卡服装的尤娜登场，她的美丽几乎让人窒息。

观众席上，幻光虫做成的“辛”登场，由古阿多族执导。幻光虫“辛”从观众席上方经过。尤娜的“召唤”是整个音乐剧的高潮，她开始召唤。

但古阿多族的幻影辛却更加巨大，他们开始嘲笑尤娜。尤娜不知所措。舞台灯光熄灭，音乐也停止了。一片黑暗。篝火点燃，舞台变得明亮，本应在10年前死去的大召唤士巴斯卡（布拉斯卡原型）出现。他身边萦绕着无数的幻光虫，闪耀着淡淡的光芒。

“巴斯卡大人！”观众席上一片骚动。巴斯卡跳起了庄严的舞蹈。没有音乐，只有巴斯卡的脚步声与衣服摩擦的声音在舞台上回荡着。观众再次安静下来。落幕后，掌声与欢呼声响彻天际。

慌慌张张的指挥重新开始演奏。幻光虫“辛”倒在了华美的召唤魔法（演示）下。之后巴斯卡似低声吟唱般地开始演说：“辛”并不可怕。大召唤士巴斯卡回来了。

泰达：“那不是西莫亚的声音吗！”

狂风骤起，篝火熄灭。巴斯卡已然消逝。

●遗迹之上（观众席）

泰达：“那是冒牌的！是古阿多族的西莫亚那家伙弄出来的幻影！”

泰达被周围人鄙视。所有人都非常尊敬大召唤士巴斯卡。

舞台上，尤娜精神恍惚。

“是真的！我父亲已经在10年前去世了！”

观众（古阿多的樱）：“那你在异界看到他了吗？”

“没有……父亲他……爸爸他可能选择了成为怪物的路。”

观众（古阿多的樱）：“你明明是他的女儿，难道想贬低自己的父亲么！”

“巴斯卡！巴斯卡！巴斯卡！”

观众席上，人们开始高呼巴斯卡的名字。尤娜手足无措，呆若木鸡。



◀开发初期设定的异界送。尤娜的服装带着偶像明星的味道。

野岛：

我当初还曾一边喊着“尤娜偶像派计划”一边写剧本来着……在像卢卡那样的城市里，人们紧紧簇拥着尤娜，正式版的游戏里也保留了这种感觉吧。

圣泉的好感度事件

●森林里，能够看到一个大洞的地方

泰达刚想过去，脚下却突然飞出了一个小树杈，他的反应很大。

泰达看了看，发现基玛力也在，还朝他做了个“不要去”的手势。泰达走到基玛力身边。

泰达：“一直都不行？”

基玛力点点头。

泰达远远看着尤娜。她站起来，仰头望着天空，撕心裂肺地大喊着。

“啊——”

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喊声响彻森林。泰达和基玛力吃惊地站了起来。

“啊——”

喊声继续回荡着。

尤娜望着泰达他们，微笑着慢慢走了过去。微笑渐渐消失，她开始小跑起来。尤娜再也忍不住泪水，向泰达飞奔过去。她把脸藏到他的怀里抽泣着。

※根据好感度不同，尤娜还有可能会跑向基玛力。

●圣贝贝鲁大河沿岸森林·野营事件

瓦卡：“该，该怎么办？”

尤娜：“不管艾本教怎样，‘辛’都存在。要打倒‘辛’，我们就要继续旅程。不管艾本教高僧们的思想多么丑恶，艾本的教诲永远在我，以及大多数人的心中。我相信那是真实的，那是令人尊重的真相。只要我依然相信，就没有什么会改变。所以，我想继续旅行。各位……请把力量借给我吧。”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虽然大家沉默不语，但他们都在支持着尤娜。

尤娜：“出发吧。向着北方，向着雷吉斯坦。”

鸟山求：

在没有满足好感度的情况下就会像这段剧情一样是基玛力出现。那要是尤娜好感度低，她就会让基玛力抱，而不是泰达。正式版中，在马卡拉尼亚泉基玛力默默地看着那两个人，就是沿用的这段剧情哟。

实际存在的扎那尔港多

●与尤娜蕾丝卡的战斗中

化为怪物的尤娜蕾丝卡出现，她告知众人，即使用究极召唤打倒“辛”，召唤兽也会从刚刚被打倒的“辛”那里继承诅咒。结果，这在理论上证实了“辛”的连锁系统不会改变。

尤娜蕾丝卡：“但这样能给人们争取到时间，难道还不够么？反正人类的一生短暂又无聊。用两条微不足道的性命来换取短暂的和平，是笔很划算的交易吧。人类多如牛毛，替代品要多少就有多少。”

奥隆：“你竟敢说替代品……”

尤娜蕾丝卡：“你们会来到我这里，就是最好的证明。你是作为杰克的替代品，小姑娘（尤娜）是作为巴斯卡的替代品出现在我面前的……所以说人类是可以代替的。”

奥隆：“我会来这里，是因为他们没有替代品。对我来说他们是不可取代的朋友！”

尤娜蕾丝卡：“不过是幻想罢了。没有人是不可取代的。一切都只是你的错觉而已。快接受我的魔力，成为杰克的替代品吧。”

尤娜蕾丝卡企图将奥隆变为祈之子，但奥隆拒绝了，双方开始战斗。变成怪物的尤娜蕾丝卡被打倒了，只剩下一群舍弃了自古传承的打倒“辛”的方法的人。尤娜再次不知所措。

一行人发现了巴斯卡留下的晶球。

●晶球讲述的故事：

杰克知道了究极召唤不能打倒“辛”的事，还说休想召唤他。可我（巴斯卡）还是进行了召唤。因为只有这个方法才能打倒“辛”。那是朋友舍弃性命教给我的事，可我却是个受艾本教影响至深的人。我太软弱了。我没有前往异界，而是选择了成为怪物在这里等候召唤士到来。我不能让这个悲剧重复下去了。

巴斯卡：“对不起，奥隆。对不起，尤娜……”

艾本宫开始崩塌。

黎明前的黑暗中，“辛”出现了。它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夜，渐渐褪去（象征着新时代到来）。背对着阳光的“辛”像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泰达：“等着被我打倒么？可我没有办法啊！”

“辛”静静地离去了。

●与雷吉斯坦的人们重逢

在离去的“辛”周围，人们乱作一团。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故事开头出现在雷吉斯坦的）泰达的朋友也在其中。人们终于知道，是“辛”带来了雷吉斯坦的居民。

鸟山求：

由于是实际存在的城市，所以在这段剧情里就设定了泰达与雷吉斯坦的居民们重逢的镜头。但在把扎那尔港多定为被召唤的城市那一刻起，这些镜头全都被删掉了。

呼唤你的口哨

——《最终幻想X》官方小说



文：ベニー松山

从那天之后，我便一直遥望着蓝天和大海。

不计其数的灵魂在斯彼拉的天空现出隐约的轮廓，1000年的噩梦终于迎来了宣告终结的黎明——从我们打倒“辛”的那一天开始，直到永远……

此刻，放晴的空中湛蓝无际，目及之处尽是一片澄澈的天色。贴着身斜射下来的温暖阳光，已经再也不会突然被巨大灾难的阴霾所遮蔽了。

海水慵懒地起伏着，微波荡漾，熠熠生辉；平静的水面，也不会再形成如山一般高的水墙，将整个城市吞噬殆尽。

从孩提时代延续至今的惟一的心愿总算实现了。像父亲那样，让大家不再恐惧、并互相报以发自内心笑容的那基节终于光临了斯彼拉……而且，期限是永远。

被彻底消灭的“辛”已经脱离了毁灭与再生的循环，而原本在使用究极召唤后必死无疑的我，也终于能够像现在这样和大家一起迎接那基节的到来了。而这一切，我本该是绝对没机会获得的。

“这是奇迹，”大家都这么说，“召唤士尤娜创造奇迹拯救了斯彼拉。”

但是，其实不是那样的。

不仅是我，一直守护我的护卫们也都很清楚，这是个必然——从你为了我们而觉悟的那个时候开始，梦想便开始向着终结的方向迈进。

如果奇迹真的存在，能和你相遇便是其中之一。从我成为召唤士那天，你漂流到比塞德岛的那天开始，我的命运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泰达。

好想再见你一次。

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想道一声谢谢；想两个人一起漫步于这和平的世界；想试试和你无所顾忌地畅谈到天亮。

想让你知道我好喜欢你；想再碰触你一次；想拥抱你；也想被你拥抱着。

所以，我才一直眺望着蓝天和大海，面朝你融入的那片天空和你所来自的大海吹着口哨。为了让你听见“我在这里”的呼唤，为了能让你不迷失方向安然而归。

我想要试试看，大家寄予“辛”被消灭的祈愿是否能化作力量，让你再度出现在斯彼拉。我相信那个奇迹还会发生，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向听从我命令的人们提出这个请求。

为此，还是先从头整理一遍自己的思绪吧，虽然这早已成为每天的例行公事……

口哨的约定，不要忘了哦。

由从召（立志成为召唤士的人）到召唤士的必经之路——试练日。

此时，在比塞德寺院祈之子房间内的我依然是一筹莫展。

明明已经待在这里虔诚地祈祷了整整一天，但不知为何就是没办法疏通心志。正当我感觉根本毫无希望，打算重新来过，试着用别的方法来让精神保持同一步调时，自己这边却已然出现了祈之子临近身边仿佛触手可及的兆头。

只要再打开一扇门，基本上就可以与祈之子的心完全相通了。就好像门闩就快被取下，但又差那么一点的那种急死人的感觉——无语的是这种状态还持续了超过半天以上，几乎快让我产生一种“搞不好自己根本成不了召唤士”的可怕的想法。

这是我后来才听说的了。因为我一直在比塞德修行，所以似乎和瓦尔弗雷的祈之子靠得有些近。虽然当时我还是从召，但祈之子也来看过我了，并似乎想要接近正在诚心祈祷的我。意外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心与心之间反而形成一股强烈的相互作用，通过摩擦力小心翼翼地调整着微妙的差距……据说第一次试练尤其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肩膀稍稍放松一下，也许就可以立即令心灵相通了——但是，心情焦躁紧张的话，我就无法冷静地看清自己。那时的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脑中缠绕的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

是因为感觉到沉重压力的缘故么？

露露和基玛力依然在外面等待着我，两个人是不是在饿着肚子呢？村子里的众人应该都在担心吧？一想到这些，便忍不住不停地给自己施加压力。嗯，也许只是辩解……坦白说，如果无法成为召唤士，我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

这种不安伴随着我的每一天。

继承了身为大召唤士的父亲之血脉的尤娜——所有人对这样的我都寄予了厚望。总是说我肯定会在什么时候成为一名打倒“辛”的出色召唤士。大家都会声援我，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尽管身负着“布拉斯卡的女儿”的名号，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负担。

只不过，虽然一切都那么顺其自然，但自我以当上召唤士为目标的那天起，所有的人就开始注意避免和我过于亲密。比塞德建有寺院，住在那里的人们都很清楚成为“大召唤士”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和我接触时，便自然而然地保持着一种距离。

这种感觉……说不寂寞肯定是骗人的，但即使如此，我仍将这惟恐避之不及的孤独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产物。只要还前行在和“辛”战斗的召唤士之路上，就注定了我只能游离于众人之外。

而大家也都认为，既然这样，只要别和我牵扯太深，就不会面临分离的痛苦。

所有人都在片刻不忘地守护着我，我也从来没有感到过孤独……但这个时候，一边祈祷着，我的心里却突然感到一阵痛楚。

如果我在这场试练中失败，连从召唤士的身分都丢掉的话，大家的期待就会像晨露一样消失……

我知道他们绝对不会指责我，但我讨厌这样摧毁大家的希望，我明明应该要为斯彼拉做些什么的。不仅如此，假如因为我而让斯彼拉人民失去希望之光的话，那我和“辛”做的事情又有什么两样？

……我是这么认为的。因此绝对不能失败，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后路可退，如果无法顺利前进的话，我一辈子都开心不起来。

那样的话，便不可能敞开心扉了呢。祈之子原本是想开启它的，我却在另一边用力摁着死命阻止——此时，我的心头竟生出这样的感觉。

那是一种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精神调谐失败的恍惚状态。我伏在地板上，试图将自己急促的呼吸调整过来。

之前在这里接受试练的召唤士和我一样，为了能与祈之子心灵相通而费了很大工夫，结果最后陷入了极度精神恍惚的状态，幸好最后被人救了下来。据说是因为祈祷的意念过于集中，导致精神和身体的调谐被破坏，还在几乎无法呼吸的情况下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假如再稍微晚点爬到护卫等候的地方，就绝对没命了……

但即使是这样，我也必须靠自己到达祈之子的房间外面才行。寺院戒律严明，能同行至试练之间的人只有护卫，能进入祈之子房间的也只有召唤士或从召，这是规定。

搞不好我会就这样死掉吧……正当我在脑海里胡思乱想着时，贴在脸颊上的冰凉石板忽然传来一阵小小的振荡。

那是试练之间的机关在运作的声音。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在村子里等我的瓦卡。但我马上就意识到自己错了。如果是瓦卡的话他也应该会知道的，要开启房门的话，必须得按照纳入晶球的程序弄出多次不同的声音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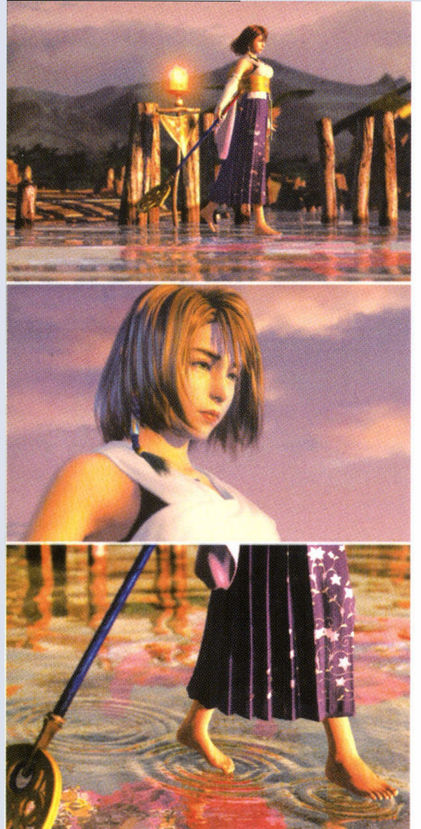
既然如此，那这又是谁呢？这时村里已经没有别的召唤士了，从基力加前来的联运船刚刚才到，而我现在正接受试练，也应该不会有召唤士或护卫来到这边……

难道是并非护卫的什么人因为担心我担心得要命，所以甘愿打破戒律也要来见我？

“……不可能的啦。”我抬起头，将这个念头从自己的脑海中打消。真要那么干的话，就该从寺院破门而入了。要想成为召唤士，这是绝对必要的一项试练，为了救助一个无法从中出来的不成熟召唤士“尤娜”而不惜打破戒律，谁会那么傻啊……

我在脑海做出了否定。但就在此时，喜悦的心情却从胸中油然而起。因为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有一缕气息从由于紧张而失去活力的心脏里溜了出去，祈之子……已经推开了那扇门。虽然到现在为止都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但真的，很不可思议。

我重新坐起来，作了个深呼吸，决定再祈祷一次。没想到这次竟然那么容易就得到了与祈之子心灵相感应的信息。意识明明还很清醒，却目睹着周围墙壁和床全部消失不见，映入眼底的只是活着时的祈之子的身影……也许这便是所谓的忘我境界？修行中一直在心里勾勒着的为交感所需的理想化精神状态——这是我第一次抵达这种境界。



之后便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了。连接祈之子和我之间的强大的灵魂羁绊已无法切断，此时的我已经能随时召唤瓦尔弗雷借助它的力量。我渴望和“辛”战斗的意志得到了承认。

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召唤士……

是那个声响将一切一锤定音。大概有人已经忘了我之前是个从召——只是这样想了想，心境一下子就变得柔和起来。那种仿佛将一切全揽在自己肩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算是自负的压力，也不知不觉跑到九霄云外了。

当一直困扰着的事情被完全解决后，我真切地感觉到，果然还是有人为我而来了。如果是心理作用的话，应该不会这么轻易就当上召唤士的。

所以，当我走出祈之子的房间，看到和护卫们在一起的你时也没觉得惊讶。哦，是这个人啊……就是这个从来没见过的人的思念帮助了我。我立刻明白过来了。

没错，从一开始，一切就都是拜你所赐。

第一次和你说话，是某个入夜时分。

那是在一个为我离开比塞德岛而举行的小型饯行宴会上。因为我已经决定了，只要成为召唤士，便立即踏上旅程。由我来达成那基节，就算只是早一天也好。只要这样做，被“辛”袭击的人应该就会变少吧?



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联络好联运船的出航，挑战试练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那时我觉得什么都考虑得很周全，现在回头看看，其实日程中有很多操心都是多余的。有瓦卡所在的比塞德·奥拉加队出场的闪电球大赛，如果我不是在那天出发的话也会赶不上的……

“不能失败！”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而并非什么压力。

本来想早点结束试练，和村里的大家好好聊聊，然后就可以离开比塞德岛了。结果却没想到会拖那么晚……这样一来就不能跟你说太多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和大家都把这次的聊天看作是最后一次机会。

但是，我大概……

和你的谈话只是短短的一小段时间，却在我心里萌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觉。并不在于你是打破戒律跑来营救我的人……嗯，第一次，有点说不清呢……也许，就在你说着“召唤兽好厉害”，以一种发自心底的惊讶神情对我表示赞誉的那一瞬间，我就喜欢上你了。



初恋?一见钟情?总之就是迄今为止一直视为和自己无关的事突然到来了。所以那个时候，老实说我真的不懂。这种心情……到底是什么?习惯了召唤士身分的我竟然会爱上别人……这一点还真是无法想像。

不过，听说你也会和瓦卡一起去卢卡，这样的话即使到了明天也并不意味着分别，还可以在联运船里跟你说上话，我真的好高兴呢。不管说的是什么，肯定都会很愉快。

睡了一晚，心情还是无法平静。我自己也意识到有点不正常了。基玛力是早就注意到了的吧，虽然几乎不说话，但一直那么担心我。如果我的父亲还活着，发现我第一次对男孩子感兴趣的话，大概也会如此担心的吧……因此，出发那天早上，基玛力为了考验一下你，突然就向你发起了挑战。

之后我跟你说我也不太明白基玛力在想什么，其实那只是掩饰啦。因为，确实很难说出口的……

虽然不明就里的你发了一通脾气，但我反而有点开心呢……我代基玛力道歉好了：对不起，没吓到你吧?

自那以后又发生了很多事，看着你和基玛力的关系渐渐转好，我也松了一口气。其实我一直认为，基玛力从一开始就是承认你的。

总算可以在联运船利基号里好好聊上一阵了。

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吧。我自己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似乎一直都能感受到你的存在。

和你说话，我可以很自然地笑。虽然感到心脏在怦怦地跳，但那种安心感也是实实在在的。



那一定是因为，你并非把我当成“背负着和辛战斗的使命的召唤士”，而是当作一个同龄女孩来看待的缘故。这种因我身为召唤士而令众人纷纷惟恐避之不及的境地，只有你不假思索地涉足了进来。像这种不存在任何隔膜的交流才是愉快的，只是和男孩子说话而已，竟能带来如此快乐的体验，我真的很惊讶呢。

不过我也明白，会那样做是因为你还对斯彼拉的事完全不了解。

召唤士之旅意味着什么，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大家都已经再熟悉不过了，就算尊敬召唤士，也没有必要和他发展特别亲密的关系。就算现在越快乐，今后也会遭遇成倍的痛苦和寂寞，这些我都知道。

而我自己也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才从来没想过要把什么人当作异性来喜欢，因为……我不想让那个人为我悲伤。比起快乐，我想一定是痛苦居多吧。



尽管如此……等我回过神来时，却发觉自己已经喜欢上你了。为什么……才刚刚想着也许只要在一起就会得到快乐，便马上得到一个“我恋爱了”的回答?

更令我所惊讶的是，我之前一直都以为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恋爱，所以只要察觉到有点喜欢上谁，便总觉得还是自行远离对方比较好。但是，现在我已经不需要这样想了。是啊，真正喜欢上一个人，坠入爱河，我居然也能理解这种事了。

所以……现在想想，那真是一句好合适的话。但是，那时的你还不知道我——一个召唤士的命运，我只能祈求你可以回到属于你的“不眠之城”扎那尔港多。那样的话，即使和我的关系变得亲密，你也不至于产生什么悲伤的情绪。

而实际上，就算已经那样了，也应该不会痛苦的。

不过，正如召唤士是斯彼拉的希望，你口中的与遗迹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扎那尔港多，以及来自那里的闪电球高手正是我所向往的理想世界……那可不是中了“辛”的毒气而产生的妄想。从小时候起，我就一直向往着没有“辛”存在的世界。所以我固执地认为，你一定能回来的……那样的话，如果能赶在认识我之前，我想我也不用压抑这份美妙的感情了吧。

同样地，来自我所向往的扎那尔港多、并担任父亲护卫的杰克——这个跟我讲了一些有关“不眠之城”的事情的和蔼可亲的人，当我得知他就是你的父亲后，这种心情立即变得更加强烈。我一直相信和平的世界是实际存在的，如今就更加确定了。那样的话，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一直以来令斯彼拉深陷于痛苦之中的“辛”一定会有被彻底消灭的一天。我想让它在我手中终结，为斯彼拉和你的故乡扎那尔港多带来永久的和平。

好想与你一同上路，即使是一小会儿也好……这样的心情已经深深刻在心底，再也无法褪去。好想和把我当作一个普通女孩来看待的你在一起——而为了不让大家察觉到我的感情，我只能拼命打圆场，听上去还很有道理的样子——你既然是杰克的儿子，大家想必都应该能接受你成为我的护卫吧。是的，不能让人知道我爱上你的事，那样的话估计露露、瓦卡都会担心的。

于是，如同要惩罚我这种忘乎所以的情怀，“辛”出现了……

被无情蹂躏的基利加，被肆意践踏的短暂安乐，再也不能见到的人们。就像碎掉的玻璃，已经无法回归原点的心。

“辛”在一点一点地夺走我们的一切。近乎燃烧着的夕阳，在其映照下的基利加废墟，仿佛就要断裂开来渗入鲜血一般。心爱之人被夺走的人们的悲哀与绝望，一瞬之间被剥夺了明天而死去的人们的遗憾，都化作了殷红，给这世界染上一抹深重的色彩。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将我们安稳的日子卷入死亡和恐怖漩涡的灾难——“辛”，我是打算要好好了解一下它的。然而，这头让斯彼拉饱受千年苦痛的诅咒之兽的可怕实在超乎我的想像，它那无可抵挡的强劲爪迹，在街道、建筑物以及人们的心里都刻下了斑斑血痕。

当然，其中也包括我和你。

我第一次开始了异界送。那是一种解放已故人类的灵魂、让他们出发前往异界的仪式，这也是召唤士的职责之一。如果放任那些执著于现世的死者不管的话，他们就会丧失人形变身为怪物。因此异界送是拯救彷徨的灵魂的惟一途径——一直以来，我都是被这样教导的，也是这样理解的。

不过，异界送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对于仍然依恋着这里，沉浸于生前记忆中无法摆脱的灵魂，召唤士只能强制性地将其升华。解放还想存活下来的挣扎的意志，逼迫他们彻底接受死亡的事实……这一切，虽然我明白是救赎，但真的很残酷……

“辛”所经过的场所，除了痛楚别无其他。而召唤士的存在并不能起到治愈的作用，只是尽力让灾难不再扩大开去，仅此而已。

正因如此，才必须阻止“辛”，这个早已既定的念头在我脑海里如今再度明晰起来。

我所体会到的是，要想获得究极召唤，就不允许有片刻的犹豫。如果我能更早一点出发，更早掌握与“辛”战斗的能力的话，今天也许就不会有人死在这里了……这样想来，之前觉得还不会那么快到来的最后之日，仿佛忽然之间就近在眼前。不近在眼前不行啊，我觉得。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死”的脚步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近……

完成异界送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个梦。

被我的舞斩断留恋的灵魂升华至晚霞所在的天空，越升越高，越升越高……那是在异界中渐渐消亡的死者的心。

定神一看，原来连我也飘浮起来了。离开了喷涌的水之舞台，和舞动着的幻光虫一起，身体好似比空气还要轻。已经没办法降下来了，在这毫无可抓之物的空中，我只是一个劲地往上升，朝着异界的方向——。

再看看地上，所有的人都在对我挥手。是的，这一定是我的临终时刻。凭借究极召唤打倒了“辛”，了无牵挂地继续前行之时……

我哭着从梦中惊醒过来了。

为什么会哭，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因为那样做——给大家带来那基节应该就是我的梦想啊，我才不觉得害怕。

是寂寞吗？像那些死去的人们一样在心中残存着留恋，只好带着不满足的情绪抽泣？保持睡姿，我睁开双眼凝视着黑暗，脑海里一直回旋着一件事。

要怎样才能不哭泣，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坚强呢……？

于是，很自然地，眼前浮现出了你的脸。

就算只是抵达卢卡为止，如果有你作护卫陪着我一起踏上旅程，我一定也能变坚强不少。如果能在这条修行之路上和你共度，互相说笑，互相勉励……那么，即使是懦弱的我也能拿出干劲努力一把，不满足的心情也一定会烟消云散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第二天，我拜托你以护卫的身分和我一起出发，结果让你很困惑呢。说了这种任性的话，对不起啊。不过，就在我正为必须在卢卡和你分开而懊恼时，居然得到了你被正式委任为护卫的消息！我真的好开心啊，这样就可以和你再待久一点了。

嗯，在卢卡的记忆，现在回想起来都还会笑出来。

那时适逢闪电球大赛介绍出场队伍的当头，你竟然当众作出了“今年的优胜就由我们比塞德·奥拉加队拿下了！”的宣言，听起来好带劲！瓦卡看上去一副慌张的样子，其实我知道他心里再兴奋不过了。当然，我也一样。因为那是给大家带来梦想的闪电球，无论哪个地方的队伍都想要尽全力取得胜利。

果然，最后的冠军真的是我故乡的比塞德·奥拉加队，瓦卡和队员们喜悦之至，眼里早已闪烁着燃烧的目光。绝对是你的宣言激励了大家。

接着，你便教我吹口哨了。

你说，如果两人走散了，我只要将手指放在口中吹一声口哨，你就会立即飞奔到我身边。听到这句话后，我真的好想马上就能吹得一口上好的口哨。因为，它可是维系你和我之间的纽带啊——感觉几乎就像那条看不见、却连接着祈之子和我心灵的线。

那之后，在我还没学会吹口哨时曾经被阿鲁贝多族的人掳走过。但即使在那段时间，我依然在努力地练习哦。渐渐地能吹响声音了，最后，被口哨吓了一跳的看守还跑过来打开了门，结果我也因此而脱险。

如今的我，已经比那时吹得好很多了呢。

因为我每天都会练上好几个小时。

如果能再吹得好一些，你能听到吗？

这个声音……一定能传到你身边的……

而你，到了后来竟非常在意呢。

对召唤士来说，打倒“辛”以后便没有什么未来可言了。当你知道这一点后，非常后悔之前对我说了那么多。

但是，我却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当你对我提出和平到来后的计划，我听着真的非常开心。因为你在心中所描画的风景里，有着本不该存在的我。那不是寂寞，而是一种愉快的想象。

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笑着，在没有“辛”的世界里，我和伙伴们——以及你，一起去看夜色下的幻光河。聚集到幻光花上的幻光虫，如同不愿输给夜空里的星星一般，不遗余力地释放着自己的光芒……只要这样想一想，就好像去到了仿佛实际存在着的未来似的。所以那时，你根本就不需要道歉的，反而是我应该向你表示谢意。

只是，如果我在你回到你的扎那尔港多之前打倒了“辛”的话，恐怕那时你的心情会极度苦闷吧。走在米海恩街道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其实在基利加时我就想过了。将那些心中还有未曾传达的话语，还有未曾实现的心愿，就这样被夺去生命的人们送到异界，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传达自己的心情……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时我便决定，要在旅途中的某处将自己的心情记录在晶球内，然后寄给担任护卫的众人。就算生命结束，也要在那之前把自己的想法转化成话语并使之传递下来，那样便能一直幸福了。

虽然你已经正式成为了护卫，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将心中的话语说出来，这样的话尤娜就能明白自己是幸福的了……

在林的旅行公司门口，当看到那温暖的夕阳时，我终于作出了那个决定。

没想到的是，虽然利用了晶球，但我还是没找到能恰当表达自己心情的话。反而说了些会引人难过的奇怪言论，正当我想重新录的时候，你来了。后来又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重新录像的事情也被我忘在了脑后。

等我察觉到的时候，那个晶球已经在你的手上了。是在哪里遗失的呢？你当时看到了吧？是在什么时候看到那个晶球的呢？……真不好意思啊……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脸红。

但是……如果是现在给你看到的话，我会觉得很好。能够将当时所感受到的一部分心情传达给你，已经很不错了。

还有。

现在才觉得，我当时的判断太奇怪了，所以，也想对你说一声抱歉。

在古阿多萨拉姆受到西莫亚老师的求婚时，我还曾想过答应他。

当然，现在我已经在反省了，或许这是个连辩解都毫无意义的愚蠢的想法。

从决定成为一名召唤士时起，我就没有正视过结婚这件事。不，与其说是没有正视，不如说是一直以来，我就把它看成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所以根本没认真考虑过。

在和“辛”的战斗中，使用了究极召唤的召唤士必死无疑。为了避免分离的痛苦，我才不想爱上什么人。所以，遥遥无期的婚姻当然与我无缘。

喜欢上你以后，我也没想过结婚的事。结婚应该是为了共同创造未来……但那对于选择了打倒“辛”这条道路的我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然，也有像我父亲那样结婚并生下孩子，然后再当上大召唤士的人。因为母亲被“辛”所害，父亲才更坚定了成为召唤士的决心。

但是，我却是很早之前就立志要当召唤士的。既然已经看准了目标，就不能再走别的路。只能想着，即使那基节只早一天，也能减少一桩悲剧的发生。

结婚，对我来说应该是绝缘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对西莫亚老师的求婚犹豫不决。因为这并非西莫亚与尤娜的婚姻，而是一场艾本的四老师之一与召唤士的婚礼。这场盛事即使只是一时，应该也能驱散斯彼拉的人们心中对“辛”的恐惧，治愈他们内心的伤痛……如果只要假装敷衍一下，也许就能给大家带来好处，这场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结婚”实在让我感到为难。

在这种事情上困惑，想起来这真是一个错误。太不正常了，一桩以谎言建立起来的婚姻，还得让斯彼拉的大家都高高兴兴。谁都知道召唤士的命运，而人们对举行这场虚假婚礼的我的祝福也根本无法抚平斯彼拉的悲伤——现在想想，那实际上和艾本教导的死亡螺旋相同，是一种将真相远离人们视线的欺骗……

只有你一个人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反对，说这与召唤士的意志、为了斯彼拉什么的根本无关。尽管如此，我还是再次把这桩曾一度决定拒绝的婚姻，作为了阻止西莫亚老师的交换条件……

很残酷吧？虽然我觉得很喜欢你，但在一无所知的你面前，也只能让你看到我将结婚当作工具对待的行径……就算令你感到失望，我也别无他法。只有这一点，我不认为只要辩解就会被原谅。那会给你带来怎样的心情，稍微想想就觉得想哭……

也许，直到那个时候为止，我都是一直是把自己看作“死人”看待的。是我错了，我不应该强行抹杀自己的感情。如果太过于坚持召唤士的立场习惯的话，我便无法以自己、以世界上只有一个的尤娜的身分来好好看待眼中所见的人的感情了。

公布了结婚的消息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我被迫和担任护卫的大家以及你分别——接着，在贝贝鲁宫里举行的虚假结婚仪式上，就当着你的面，我被已是“死者”的西莫亚老师夺走了吻……那时，我才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愚蠢，也是第一次感到怒不可遏。这一切都是因我的迷惑而发生的错误。

经过这一连串的事情，我现在已经清楚地认识到。

为了与“辛”战斗而扼杀自己的幸福，这样是不会给斯彼拉带来真正的幸福的。我是为了追求什么而战？这一点决不能看走眼。

所以，请让我说声对不起。不向你道歉的话，我的心会被悔恨的情绪堵满的……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已经在反省了……

逃离了贝贝鲁宫，躲进马卡拉尼亚森林，总算舒了一口气。

此时，结婚的一幕幕情景全部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肩膀也突然变重了，重得几乎让我抬不起头来。心情的张力，也似乎终于从空洞的心脏内渐渐倾泻而出……

我忽然感到非常厌恶自己。之前也说过了，事到如今，我已明白到自己太依赖召唤士的立场，以至于伤害到了你和一直关心我的人们。而且，在得知了艾本教的真相后，我之前所深信不疑的那个世界也已经崩溃了。

在那之前，我一直坚信只要有觉悟，只要肯努力就一定能微笑着走完这趟旅程。这种幼稚的思想……我现在已经厌烦了。

我再也无法接受看到关心我的护卫们那担心的表情，也再看不下去了，因此，我陷入了只想一个人待着的情绪中。其实本来也不想让他们看到一个成天叫着苦啊苦啊没办法的召唤士……但是，已然到了光凭一个人就无法恢复精神、心情持续低落的地步，那我迄今为止又都做了些什么……我开始一遍一遍地思考这些问题。

然后，你为了我而来到了那里。

我稍稍松了一口气。但因为你成了我的护卫，所以虽然我勉强着要你笑笑，可你以自己的脸看上去太冷酷、觉得不好意思为由，一开始都不回头看我。

接着你告诉了我很多东西，这些我全都记在心底。召唤士、打倒“辛”的究极召唤——啊，我总算了解了，对你的愧疚之情也随之更甚……面对早已知晓我没有未来的事实的你，我意识到已经不能再像之前那样跟你讲话，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伤感呢？

但我没想到，你竟然会叫我放弃努力，并劝我中止旅程，忘掉召唤士的身分去好好生活，还让我和你一起去你的扎那尔港多。在没有“辛”存在的“不眠之街”，我可以在你踢闪电球时为你加油打气，欢闹整整一夜，然后两个人一起去看黎明的大海……好想去啊，我从心底这样期盼着。如果舍掉一切，放弃这个至今还进行得不太顺利的计划，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在等着我——

那一瞬间，数不清的回忆在我脑海中闪过：迄今为止我遇到的生活在斯彼拉的人们，收入眼底的风景，无法实现的想法，愉快的心情……怎么可能都忘掉？不管以后生活得多快乐，也绝对会发现那只是在自欺欺人。即使和你一同欢笑玩闹，也无法欺骗自己。如果我现在选择了逃避，那我的一生都将再也无法发自内心地笑。

我其实已经接近极限了……面对这悲凉且夹杂着悔恨的现实，迷惑的我不知该如何是好。答案早就注定，只是这股心情实在是过于强烈，以致于连我自己都认不清自己。

虽然为你的话所动摇，但我随即便醒悟过来——我的幸福，就是在没有“辛”的斯彼拉和大家一起笑着度过——无论逃到哪里，这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你看上去是那样兴奋，我却苦于无法回应……所以我哭了，虽然身为一名召唤士，背负着斯彼拉的期待，但此刻，一直被紧紧封闭在心中的感情终于突破了界限。这也是……我第一次将懦弱的自己暴露在了你面前。

而对这样的我，你只是给予着温柔的抚慰，轻唤着我的名字……

你吻了我，把我当作一名普普通通的女孩，紧紧地拥抱着我。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可以拒绝的。对于打算继续旅程的我来说——而且既然那样做了，对深知我的生命即将结束的你来说，那个拥抱便意味着在必将到来的伤感离别之前迈出了一步……

能和真正喜欢的人互相确认彼此相恋——从立志成为召唤士时



起，我便将其看作是不可能和绝对需要避免的事。我一直认为那会削弱召唤士的战斗意志，而且就算能不迷失自己继续旅程，在和“辛”决战时也会更把“死”看作是一种痛苦和悲剧——在和你的嘴唇相碰触的一瞬间，我便意识到这场恋爱于我于你，都只会带来一个悲哀的结局。

然而，在我心中却充斥着一股渴望把这种犹豫扔到一边的强烈冲动。我也想实际感受一下喜欢你的心情，拒绝的意志早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碰到的双唇是柔软的，并在夜晚的空气中散着温热的气息——而下一个瞬间，我便连这些都无法思考了。从头顶到脚趾，传来了一种仿佛被雷击中的酥麻感觉——当然，这跟黑魔法、雷平原的落雷是完全不同的……仿佛就是一个魔法，将在虚假婚礼上的强吻所带来的挥之不去的厌恶感触完美消除的魔法之吻。

在晴朗夜空里的星星和数不清的幻光虫静静照耀下的清泉边，只需要凝视着你，对于我来说就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幸福时光了。我一直在逃避这种幸福，虽然面对它我需要有很大勇气，但我并不后悔。即使分离很痛苦，我也想坚强地直面这个事实——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和你相恋、确定你也喜欢着我的感觉，带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勇气和觉悟。这份觉悟，甚至能激励我连同你的艰辛痛苦一起承担。

这天夜里的回忆我可不觉得是悲伤的哦，在我看来，它就像重要的宝石一样闪耀着。能够切实感受到你的温暖，那是一段多么美妙的时光，

老实说，我心里总有点不安。

你也得知了那个事实——究极召唤必须要用生命来交换。既然如此，那我们还能保持和先前一样么？如果连你都为我费心，态度变得那么小心谨慎的话，我会觉得很可悲，感到坐立难安。

可是事情并没演变成那样。你说，一定要找出究极召唤以外、能让召唤士在生存的情况下打倒“辛”的方法。当时虽然觉得不可能，但你的话让我觉得好开心。有时，你会像在沉思着什么似的看着我，而等我注意到时，那眼神却已经不像是在目送一名有着死亡命运的召唤士。

看着那样的你，我总是说：无论如何，都不要为我难过。

只要能翻过耸立在面前这座旅途最后的难关——灵峰嘉嘉泽图，就是这趟旅途的目的地——将会赋予我究极召唤的艾本之圣地扎那尔港多。

尽管时间不长，但旅途中有你做伴，而且关系能进展得这么亲密，真的太好了——在这段一直延伸宽广无边的那基平原上，我能够看到自己所留下的心情足迹，而我，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永远，都不会忘记。

在嘉嘉泽图，我与彻底撕下面具的西莫亚老师进行了战斗。

西莫亚老师曾说过，用我的力量成就“辛”，杰克就能得救……虽然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但看到你怒发冲冠的样子，我不禁开始怀疑老师是不是在胡说八道。

这时，背部忽然传来一阵抽搐。不是因为嘉嘉泽图山的寒冷，而是对什么都不明白的自己感到无语。明明已经决定放弃完全服从艾本教的做法，但现在扎那尔港多就在眼前——到了这种地步，我也只是知道“辛”、究极召唤等被教导的东西而已，察觉到这一点，让我不禁有点愕然。

“辛”是人类的罪孽吗？因为究极召唤是打倒“辛”的惟一方法，所以就必须得赔上召唤士的命？然后再过一段时间“辛”便会复活？仔细想想，那其实只是我一直以来在艾本教那里接受到的知识教育而已。我什么都不知道，可不是斯彼拉人的你却似乎有所了解……对此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如同咬到一口好苦的水果、苦涩的味道顺着舌根不断扩散的感觉。

当我向你追问时，你回答时的表情里明显带着一丝为难。因为杰克就是“辛”，是杰克给斯彼拉带来了痛苦，你为此向大家道歉。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简直搞不清楚了。“辛”是人类？是由什么人变化而来？而且现在这个“辛”还是曾和父亲一同并肩作战的护卫杰克？我的大脑中盘旋着这些疑问，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虽然战斗的意义已经改变，但我要去打倒“辛”的这一点是不会变的。可是，打倒“辛”这个诸恶之根源的旅程——相信这场战斗完全是正义的单纯构图已经在这里被改写了。我必须和所爱之人的父亲战斗，并打倒他。

你是知道这点的，但即使如此还是站在了我这边，决定和我一起战斗。

对于几乎一无所知的我来说，这是一场探求斯彼拉真实的历史的旅程。而为了知道这些，我才不得不前往扎那尔港多。

于是……我感到在自己心里，一种奇妙的不安如黑云般缓缓涌动开来。

那种感觉，不知为何从很早以前起就经常缠绕在我心底……

然后，我们目睹了镶嵌在嘉嘉泽图山岩壁上的无数祈之子石像。

你一看到那些石像，当场便失去了知觉……听着瓦卡和琉库惊惶失措的叫喊声，我只觉得一种难受的——非常令人难受的预感如潮涌般地袭来。不是怕你就此不再醒来，而是一种……对自己来说更更重要的东西在渐渐消失的感觉。就像看到祈之子时那样，你的身体已呈现出透明的迹象。

尽管意识突然中断昏倒在地，但我注意到你和往常并没什么区别——不，是比往常更有精神。于是，我的预感也终于得到了确认。但是，我还是没能问出来你做了个怎样的“梦”。

打倒“辛”的决心，对此我应该是没有任何疑虑的。可是却觉得害怕、浑身发冷……比我想象中还要糟糕得多的现实，我强烈感应到它就隐藏在这段旅程的背后……

“这可能是最后了吧。所以，我想把一切都说出来。”

我们终于抵达了扎那尔港多遗迹——这里果然不是你的扎那尔港多。就在这片广阔的废墟面前，你说了这样的话。接着，便将一直以来发生的事和旅途中的回忆向我悉数娓娓道来。比如，那时的露露好可怕、基玛力老不听人讲话、琉库攻击要害的招数是多么有效等等……你滔滔不绝地追忆着往日的点点滴滴，好像在刻意阻止我往下深入，并将获得究极召唤的时刻尽力向前推延一点。

那种思想被生生截断的感觉，至今我还能想起来，且心中一阵抽痛。那并不只是为了我，对你来说大概也是最后一次了——这个意义，我到后来才明白……

我们终于得知了究极召唤真正的面貌。

那是一种将自己最信赖的护卫变成祈之子、并当作究极召唤兽来使用的秘密仪式。而我便是在那时意识到，这段旅程的意义，便是在于培养召唤士和护卫之间的强烈羁绊。

失去无可替代的伙伴，这股悲伤在我发动究极召唤而死去的一瞬间也随之烟消云散，剩下来的只是“无”。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

成为死者并度过了1000年的尤娜蕾丝卡大人所说的话，将隐藏在艾本历史中无比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推向了我们。那绝不是救赎。一直被称作是希望之光的召唤士之旅，原来不过是一场重复的欺骗。这样的做法是绝对消灭不了“辛”的，就算打倒了它，下次也还会有究极召唤兽——为祈求和平而牺牲了自己的护卫将作为新的“辛”复活……

杰克会成为“辛”，就是这么回事。虽说父亲一行人也许能靠自己斩断死亡的螺旋而接受究极召唤，但实际上这又是在为下一个灾难播种啊。

成为了“辛”的杰克，一定很难受，很痛苦吧……深知这一点的你，目睹着我们在这时的忧愁和悔恨，却也只能一直忍耐……

所以我才违背了这1000年来的规则，发誓要放弃虚假的希望，寻找别的方法战斗到底。并扬言总有一天，一定会将“辛”永远消灭掉给大家看的。

于是我们击败了尤娜蕾丝卡——这位能授予召唤士究极召唤的死者。虽然状况让我们不得已而为之，但这样做，对于在艾本教教导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来说，大概也会造成某种无可挽回的损失吧。如果没能打倒“辛”，该如何跟斯彼拉的大家解释才好……这些我都想过。从那一瞬间开始，所有的人都会为无法依赖先人的智慧和经验在心底感到彷徨与恐惧。

但你却笑着说，做点更大胆的事吧，让我们不靠究极召唤就把“辛”打倒！

还是你可靠啊。看着你的背影，我便坚信我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是你赐予了我力量。

就算究极召唤消失了，我的觉悟也并没有丝毫动摇。

究极召唤，以和召唤士的生命相交换的方式，切实停止“辛”的活动。虽然我选择了摒弃它、转而寻找别的战斗方法，但我也明白这并不代表召唤士从此就安全了，而应该说情况变得更严峻了。操纵召唤兽的我如果不以随时丢命的觉悟去面对，也许便无法和“辛”相见于战场了……

我是这样想的，不可能在没有牺牲的情况下便将一切解决。

要怎么做才能打倒它，我常常独自烦恼……不过大家也都在帮我



一起思考。比如给入主“辛”体内的杰克听祈之歌，进行将“辛”抑制下去的作战，接着又有人提出了一个计划，即向贝贝鲁的麦加总老师打探艾本教导之外的真相以及“辛”隐藏着的真面目。

其实我并不是孤单一人，到现在我才感觉到。大家都在为祈求斯彼拉的和平而战斗着。

只不过，不好的预感也在随之扩散着。

贝贝鲁宫内，巴哈姆特的祈之子出现了，当它主动借给我打倒“辛”的力量时，我觉得很奇怪，就跟从嘉嘉泽图山感受到的那种厌恶的丧失感没什么两样。不是因为究极召唤的真相，而是一种让人感觉更加心烦意乱的东西，在徐徐地从水底往上浮起……

为什么连你也能看到祈之子呢？在对话的细节处若隐若现、似乎暗示着什么的回答究竟指的是什么？在这奇妙的对话空气中，我无法不联想到你和祈之子之间早就存在的渊源。你说那只是个梦？那祈之子为什么要向你道歉？

而当我发出你在隐瞒什么的质问时，你回答我没有。那样的话我就明白了，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你没有告诉我。

就像你没告诉我召唤士的命运一样……

斯彼拉的人们都站在陆地上，为我们歌唱着。

由希德准备的飞空艇上的武器正喷射着闪电。

而我们则身置飞空艇，战斗着。

终于，“辛”坠落了下来。不使用究极召唤便能将“辛”逼到这种地步，这在我们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1000年间，任何人都认为那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也许真的能成功也说不定，杰克的痛苦，也许也可以将它结束。把“辛”体内的艾本·罪干掉，“辛”也许就再也无法复活了。

正想着，突然，如被雷电击中一般，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一个一直很在意的疑问的答案。之前应该一直有借助我力量的祈之子，为什么会特意对我说那是“协助”呢？

艾本·罪一旦失去了保护自己的铠甲“辛”，就会将其依附于被打倒的召唤兽，重新创造新的铠甲。如今已不再拥有召唤士的究极召唤兽，便成为下一个“辛”所依附的核。

那么，如果我们把杰克——父亲的究极召唤击败的话，艾本·罪会如何呢？一定是附在我所呼出的召唤兽体内，那是很小的“辛”。就算是我们人类，应该也能够应付……而且如果能打倒所有的召唤兽，艾本·罪就会失去容身之处，从而被迫现出本体。那大概便是为永久消灭“辛”而进行的最后一次战斗。

也就是说，祈之子协助我，其实就是被艾本·罪所依附、成为足以被打败的对手……然后，召唤兽就再也不会苏醒了。我终于知道，为了拯救我们的斯彼拉，必须除掉以灵魂羁绊所形成的那些祈之子的性命。

我在意的还有一点。

祈之子将会停止做梦——他们曾经这样说过。梦，将自此消失……

艾本·罪在“辛”的体内召唤的就是——

“祈之子的……梦。”

你回答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了空洞感。也不存在什么清楚的理由，只是不好的预感和一些预兆让我一步步接近了实质。掩盖了真相的薄膜无声地剥离、掉落下来。

那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样想，得到的仍然是残酷的答案。

“你……不会消失吧？”

我的声音轻得近乎在自言自语。我知道，这就是一直让我感到浑身发冷的真正原因。

还没得到你的答案，我们就开始了和“辛”的决战——朝着阻止艾本·罪的最后战役进发……

杰克已经筋疲力尽了……

一切的元凶——但既非善又非恶的可悲召唤士艾本·罪迎来了最终的结局。他抛弃了人类的形态，祈求着能将毁灭于1000年往昔的扎那尔港多编织在永远的梦中、于是才会一味地实施召唤——

如果打倒了艾本·罪，被赋予不断袭击人类本性的“辛”便将不再出现，而困扰斯彼拉千年的噩梦就会自此醒来。

然后，梦里所创造的东西也会消失。从不曾被战争毁灭的梦想之街，令人憧憬的理想之乡，“不眠之街”扎那尔港多……以及你的故乡，都是如此。

那么，你呢？

“只要打倒了艾本·罪，我……就会消失。”

当你用这句话给大家造成冲击之时，我一直在凝视你。

而你也在看着我，用你那如海水般湛蓝的双眼凝视着我。

那种严重的丧失感，就仿佛身体有一半存在于异界之中，轻飘飘地，脱离现实的感觉。不是我的意识、而是那个存在本身应验了我预感的现实。这份痛楚就好像半身都被撕成了碎片，内心的某处，是哭喊着“为什么不告诉我，好过分”的自己。

但是……

但是，我又能说什么？

因为，我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为了打倒“辛”，大召唤士会使用究极召唤选择死亡。

为了击败“辛”的根源艾本·罪，你也决意要让自己完全消失。

两者都是一样的觉悟，想要给大家带来幸福，心里就决定要牺牲自己。对自己喜欢的、或正和自己恋爱着的人，轻轻道一声对不起。

你坦然接受了这种“即将消逝”的感觉，温暖地包容着我。喜欢上我，并成了我喜欢的人。

我垂下眼帘，想逃开你的视线。

如果不那样的话，我肯定不忍心让你遭遇这种痛苦。

我——只有我，必须要完全领会你的觉悟。

“你太可恶了！这可是我的故事！”

走上前去的你这样喊着，而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你的背影。

没错，这一切，这场战斗，都已经不再是我的故事了，主角是你，讲述的是为了结束那个梦而奔跑着的你、和在漫长的梦里将自己的生命一起划上休止符的祈之子们的故事。

我必须理解，一直到最后，都必须彻底不再出现。

“不要！”我听到自己的心脏发出了摩擦的声音。

我不想结束，不想放弃，在见到尤娜蕾丝卡大人之前，我就像为我努力寻找究极召唤以外方法的你那样，动摇着。

除了斯彼拉的和平以外，应该什么都不需要了才对。但在那个时候，我又得到了一样想要的东西。

心爱的人啊，请你不要消失好吗？

如今的我终于体会到了苟活者的悲哀。于是，我转身直视着千年前的悲伤者——艾本·罪。

无法接受扎那尔港多已经完了的伟大召唤士——哀苦的艾本·罪从持续了千年之久的梦中醒来了。以佛塔为墓碑，他渐渐消失在了斯彼拉。

“辛”巨大的躯体失去了向心力，变成膨大的、由无数幻光虫聚集而至的残骸，已然成为失去袭击人类意志的蜕壳。

而最后，我也解开了它和这个世界之间留下的结。

在远高过云层的斯彼拉的夜空下，我在飞空艇的顶部处开始了最后的异界送。

希瓦消失了，巴哈姆特消失了，伊夫里特消失了……不久之前便已死去的所有召唤兽们纷纷再度自空出现向我做着最后的告别，而后平静地化为原始的玛娜进入异界中。

而最后消失的，是“辛”。

又或者，说是艾本·罪更合适一点吧。

这位千年前扎那尔港多的最高领袖所操纵出的究极召唤已经带给了斯彼拉的人们千年的噩梦，如今，也该到他和它进入完全的沉睡的时候了。

“辛”瞬间飞散，化为无数的幻光虫漂浮在夜空间，抬眼望去，天空上波光荡漾，看起来那就仿佛是夜晚中的海洋一般。整个斯彼拉都能够看到这亘古未见的景观。而虽然无法亲眼看见，但我却清楚地知道，现在所有的人都静静地在仰望长空，目睹着这将令他们回复永远都欢乐宁静的那一刻。



那是斯彼拉人梦寐以求的——永远的那基节。
可是……我呢？
祈之子们消失了，灵峰上的他们渐渐变为了一尊尊石像，然后化为无数个水泡缓缓浮向高空。在一千年前，为了逃离贝贝鲁的威胁，除一人之外，扎那尔港多人全体自杀于灵峰上成为了祈之子，并与艾本·罪一同将扎那尔港多复制于心灵领域（异界）中。但这也同时造成了“辛”对贝贝鲁，也可以说是斯彼拉长达千年的惩罚。不过，现在的他们早已原谅了自己的敌人，心甘情愿放弃了那甜美的梦境而即将沉入永恒的长眠中。
但是，在那无数张头像中，我却一眼便看到了那一副熟悉的面孔……
当发现幻光虫自自己身内缓缓飞出，身体的轮廓若隐若现时，虽然在一瞬间面露惊愕神情，但早有觉悟的你还是很快便接受了这残酷的现实。
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你，不愿将目光从你身上移开。一旦没捕捉到视线的前端，就觉得下一个瞬间，你会消失不见。
“我……该走了。”你双手叉腰，强作笑容对我说道。
不要走……
我在心中拼命喊着这句话，但此时此刻却不知为何怎么也说不出来，只是不住用力地摇着头。就像个小孩子，像知道父亲去世的时候那样拼命地摇着头。
“恐怕不能带你去扎那尔港多了，抱歉啊。”
你回头又看了我一眼，好像在逃避什么似的，径直向前走去。
“再见了……”
不要走……
“喂，以后还能再见面的吧？对不对？”琉库不甘心地问道。
你没有回答，依然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走向飞空艇的尽头。
初遇时你脸上那困惑的表情；卢卡城欢快的口哨声；那一声高过一声的欢笑，以及……幻光河中那一幕让我永远都无法忘怀的情景……
这些，都要成为永远的回忆了吗？
不要……走！
“尤娜！”
在基玛力吃惊的喊声中，我抛开一切向着你的方向飞奔过去，你在面露惊讶之色的同时也下意识地向我伸出了双臂。可是，我却并未能扑到你怀中与你相拥在一起。
而是，径直穿过你那已变得如空气一样透明的身体摔倒在了地上……
我瘫倒在甲板上，泪流满面。
“从今以后……就是你们的时代了。”
奥隆叔叔曾经这样说过。
没有最爱的人存在的……我的时代吗？
所有斯彼拉人都已经摆脱了辛的死亡威胁而重新获得幸福快乐的时代，那么……我呢？
没有你存在的世界，又有何快乐可言呢？
你哭了。那低声但却痛苦的抽泣传入了我的耳中，而那同时，自地上漂浮而出渐渐幻化消逝的幻光虫，也缓缓滑过了我的双眼。
一定要说，没关系的；一定要告诉你，我很好，不要再伤心了——所以我背对着你慢慢站了起来，努力不看你的脸。将目光投向了飞空艇下那被初升的朝阳染为淡红的云层间。
“……谢谢……”
这就是我此时，惟一能说出的话语……
我绝对不会忘记的，也不认为你已经消失了。你就在这里啊，还救了斯彼拉和我……怀着这样的心情，你就可以安心地回去了。
而虽然无法看见身后的景象，但我知道你已走到了我的身边。
我尽情挥洒、暴露着自己的情感，但你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地从后面抱住了我。无法直接相碰触的拥抱……互相重叠的你和我……但是，和那个在马卡拉尼亚的泉边之夜相同，我依然感到了从你身上传来的温热气息。你的思念，依然没变……
尽管你的身体已透明可见，尽管旋转飘舞的幻光虫告诉我你即将消散，但我依然能清楚地感觉到那坚实的双臂自身后轻轻将我拥入怀中，脸深深地埋入我的发间。
我默默地闭上眼睛，感受着那也许永远再也无法感受到的温暖。
这一刻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也许在别人眼中那只是一瞬间，但为何我却感觉那便是永远？
你的双臂松开了……
你的身体穿过了我而走向了飞空艇的另一边……
我望着你远去的背影，嘴角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你不会希望看到我哭泣的样子，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可此刻的我却再也无法遏制住泪水突破泪腺。
你加快了脚步，渐渐地变为了奔跑的样子，但在我的眼中就如同慢动作一般，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的背影，想将你的每一个动作都深深铭刻于自己的记忆中，直到你纵身跃下飞空艇的那一刻一直都是如此。
你的身体渐渐消失于朝阳与云雾间，就如同与天空融为一体般幻化散去。
我觉得我能看到，还有三个迎接你的人的影子。奥隆、父亲，以及杰克，他们微笑着，带着满意的表情和你击掌示意。
大海，天空，你的身影在快速融化……
再见了，自异界而来的客人；再见了，了不起的闪电球王牌；再见了，教会我吹口哨的人；再见了，我最信赖的护卫。
再见了，我最爱的人……
即使悲伤，即使痛苦，我都觉得这是一场绝妙的恋爱。
斯彼拉得到了你献上的永远的那基节，我则得到了一份永远无法忘怀的爱。
但我还不想说这是“绝妙的恋爱”。
因为我还想迎来幸福的结局……我还不想放弃。
我，还没有放弃你。

“已经不在人世的人们，就算是偶尔也好，请想想他们。”
在大剧场中，我向着全世界的人呼吁着。
正如想着为了消灭“辛”、一直努力地辗转于斯彼拉的你一样。
大家的思念集合在一起，化作一个梦——如果它化作了1000年前被消灭的扎那尔港多的人们所编织的“街”之梦，我想你就可以再回到斯彼拉了。
我相信，这次不会只是个梦，而是和成为“真实”的你相见……
当在卢卡大剧场的演讲结束时，我感觉到大家的心都连为一体升上了天空。
所以我才要召唤你，这份思念，应该不会再成为虚无了。
你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待在另一个地方。一定是在大家思念你的心情最后所抵达的地方，健康地生活着。
而且总有一天，会来见我的……

比塞德岛、你最初来到的海滨地带。
我每天都会到这里来看地平线，凝视那天空和大海相融合的对岸。漂浮着，到了时间便自觉消逝的平静的日子——那就是将永远持续下去的那基节，而我的故事也将在其中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
我祈求着，祈求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感觉。
我吹响了口哨，在这哨声的指引下，你从大海的对面朝我走来。因为你跟我说好了的，只要听到口哨，就会立即飞奔到我身边。要好好守约哦。
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决定要掌握像琉库那样的更出色的潜水和游泳技能。这是为了能早一点靠近朝我游来的你，确认你回来是真的，然后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
我并不知道是否能等到如我所愿的结局。
但是，我有那个预感：只要我不放弃，每天都坚持不懈地练习吹口哨技术，那个声音就总有一天会抵达你所在的地方的。
归来的方向，我可以为你指明呢——

一定会实现的，我期待着我的故事迎来尾声的一刻。
因此，我会一直吹响着呼唤你的口哨……

你所吹响的口哨

——《最终幻想 X－2》官方小说



文：ベニー松山

等这趟旅途结束时，一定能再见到你。

这个预感，一直都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是在何时将这一想法变成确定的呢？

至少是在那时——将一切整理好，飞空艇赛露修斯从卢卡起飞的时候，我就有了一种完全明白了的感觉。

你在这里——从拥抱我的那时起，你就一直都待在斯彼拉。

与你相遇——这是我祈求的故事。不过那并不是故事的结局。

那只是开始而已。

大概正是因为注意到这点，所以，你便出现了。

那样，我就终于可以和你一起散步了……

你融化在大海和蓝天里，从我们面前渐渐消失。

“永远的那基节”开始了，如今的这里，已经是任何人都不用再惧怕“辛”的和平的斯彼拉。

我一直都等待着，相信你会出现在我面前，脸上依然带着那阳光般的笑容。

如果斯彼拉的人们没有忘记你，我想将这些思念编织为一体，代替停止做梦的祈之子们，化为将你呼唤至斯彼拉的力量。让你——本已消失的“梦之扎那尔港多”的记忆能够来到这真实的世界中……

虽然辛拉为这个想法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我并不是很有自信。本来这就是前人从来未曾尝试，连想都没有想过的方法。如果说没有不安，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赋予我在这条路上前进勇气的人，是你。是你的决心让我不依靠究极召唤打倒了“辛”，终止了斯彼拉不断轮回的悲剧。

所以，我才从没想过放弃。好想将当初紧紧拥抱我的那透明的手臂变为现实中真正温暖的东西——每天来到比塞德海边时，这种想法都会在我脑海中油然升起。

从永远的那基节到来后算起，已经过去两年了。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岁月中，我也切身感受到了发生在人们身上的改变。从17岁到19岁的这段时间，我为提高口哨和潜水技能付出了不少努力，剩下的时间，则全部用来与特地来到比塞德见“大召唤士尤娜”的人们会面。

也许是从“辛”的恐怖中解放出来的副作用所致，斯彼拉的变化非常惊人。当原本属于绝对权威的艾本教的谎言大白于天下后，大家都失去了心灵的依托。欺骗是不被允许的，有些人甚至比被寺院迫害的阿鲁贝多族更加厌恶艾本；而反过来，已无法舍弃对艾本信仰的人也没有减少。于是在不知不觉间，斯彼拉形成了互相反目的两大势力——青年同盟和新艾本党。

这两股势力都在拉人加入他们的组织，我一边接受着徘徊在对立关口烦恼的人们的咨询，一边在一切事物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远去的同时忍受着孤独。在这变化的世界中，只有我似乎还停留在那天——“辛”真正被消灭、你也消失不见的那个被冰封的时间里……

但是，那是我自己想要的。

日新月异的斯彼拉逐渐变得令人眼花缭乱，人们也在这崭新的价值观面前感到困惑。但惟一不变的，就是向不变的最后的“大召唤士”进行求助这种事情。但是，我想正因为我那样做，大家才能安心地投影于逝去的时代。

也许是我一直在害怕改变。害怕一改变，自己所抱持的“这个梦想绝对会实现”的信仰就会发生动摇；害怕也许会在斯彼拉的某处现身的你就此消失不见。

假如我不保持和那天一个样子，说不定就见不到你了——无意识间，这个强迫性的观念已经在我脑海中成为了定式。

比塞德那些从我孩提时代起就一直照顾我的人们也很担心那样顽固的我，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以前，他们告诉了我召唤士必须背负的悲哀的命运，并提醒我要注意别和别人过于亲密，得保持一定距离。不过……现在他们希望的则是我能够早日成亲……

的确，在以前的斯彼拉，因为不知何时就会被“辛”袭击，所以人们结婚都很早，像我这样已经处于适龄期的人对此还真是头痛呢。瓦卡虽然会代替我拒绝这些事情，但看着一脸遗憾的老人们，我也觉得有些难受。

是的，我应该是无法做出结婚的承诺的。和西莫亚老师的那桩婚事已经引起轩然大波，但比起别的，放弃你是我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我会一直等你的，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情。也就是说，只要你还没出现，我就不会先行一步，我丝毫不怀疑这点，经过2年、5年、10年、20年……即使我成了老太婆，我的想法还是不会有丝毫改变。也许最后会变成一个非常擅长游泳和口哨的老年人踏上异界的旅途……

虽然觉得要真那样也没办法，但我还是很不想比和你分开时的年龄大上许多啊。就在我开始对此有点着急的时候，那个机会出现在了我面前。

发现它的人是基玛力，将它带过来的人是琉库。

在从嘉嘉泽图山找到的晶球里，我看到了一个和你长得很像的人。他似乎是被捕了，嘴里喊着机械、召唤士等意味不明的话语。由于他的大致年龄、声音、说话方式都和你简直一个样，所以我认为你已经在斯彼拉了，并为此而坐立不安。我也知道如果你被囚禁的话就无法来见我，那样的话，就得由我来找出你，并要想办法把你从被囚禁的地方救出来。

虽然最后我知道晶球里的不是你而是别人，但那就仿佛是你传递给我的让我前进的信息。

当时心急的我只带了件身上的衣服就坐上了琉库乘坐的船。由于害怕会遭到劝阻，所以我没和比塞德的大家——瓦卡、露露他们打声招呼，就像个离家出走的女儿一样奔出了小岛。

对于不再是召唤士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崭新旅途的开始。

在那个晶球的引导下，为了寻找你，我打破了心中的束缚来到了外面的世界。在这个逐渐改变的斯彼拉，我也想为了你而改变……

离开比塞德时，社会恰恰处于如火如荼的“真实运动”浪潮中，人们想要通过无数沉睡在斯彼拉各地的晶球重新了解这个世界真实的历史。在这之前，那些事情全都掌握在艾本的当权者手中，普通人基本上无法获悉任何真相。而现如今，只有晶球所记录的影像能够如实地再现真相。

利用机械也许能让旅途变得更轻松，由此产生了一种在“辛”还存在的时候根本难以想像的职业。即寻找储存着有价值情报的晶球，然后加以利用和贩卖的工作——晶球猎人。

接着，我也成为了一名晶球猎人。

要问为什么，那当然是为了找你。目前关于你的线索只存在于那个晶球里，要收集更多的情报，就必须从寻找其他类似的晶球开始。既然如此，以一名晶球猎人的身分展开活动就是最迅速的方法了。

唔……真正的情况其实是已经组建了一个晶球猎人团——海鸥团的琉库和大哥强行把我拉进了这个圈子……

于是，在乘坐着飞空艇赛露修斯奔走于斯彼拉各地收集晶球的这段时间内，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和这次的事件牵连上了……

1000年前，在贝贝鲁和现实的扎那尔港多之间爆发的“机械战争”中，使用机械的贝贝鲁一方研制出了最强的兵器——维古那冈。虽然由于危险性太高导致最终未投入实战，但从那时起一直在斯彼拉休眠着的它现如今已经成为了“永远的那基节”的最大威胁。而两年前为了消灭“辛”而消失的召唤兽们，也已经变为没有感情的“敌人”挡在了我们面前。

那基节本来是永远的，但如今的我却仿佛感到了一种世界要从脚下分崩离析的感觉，这令我无法抑制自己发抖的身体。

在这种恐惧尚未消失的混乱中，我坠落到了斯彼拉的地底——异界。不是作为死者，而是以一个在生的人类的身分。

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影子”。我们原本以为映在晶球内的这个影子是你，于是一路追逐而来。但那时我才知道那不是你，而是在千年前的大战阴影下和恋人一同死去的男子。他的那份悲伤和悔恨实在太深，使得毁灭斯彼拉的意志成为了惟一于幻光虫留下痕迹的可悲存在——我们所追逐的，就是这样一个怀着强烈憎恨意识的“影子”。

奔跑，不停地奔跑，但你却不在前方。尽管之前我就感到似乎有些不对劲，但我在心底却一直尽量不去想那些事情。而当这些预感全

部应验之时，在独自一人待在一片漆黑的异界中时，在还能和你重逢的想法就快消失得无影无踪时，我终于无法控制压抑在心中整整两年的孤独情绪，忍不住痛哭失声。

即使是在打倒“辛”的那一天——身为同伴的召唤兽和重要的你所消失的那一天，我也没那样哭过。

可就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了口哨声。

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以为是这份形单影只的寂寞让我对你的思念越发浓烈，才因此产生了幻听。但是，为什么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在异界的黑暗中，我感到前面依稀浮现出一个模糊的身影。在这种感觉的引导下，我攀上了根本看不清楚的坡道，不管它会通向哪里……等回过神来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从与异界相连接的大洞口处回到了贝贝鲁——斯彼拉的地面。

你曾说过要永远守护我的，即使化为只剩下心的存在，也会在异界一直守护我……

不停寻找着的东西，原来就在身边。

所以，我好好想了想。

众位祈之子其实并没消失，他们停止了漫长的梦，只是安静地睡眠着，因此你也没有被忘记。

而且，在旅途期间遇到的人，有许多都很在意作为护卫和我一起与“辛”战斗的你。正如我所祈祷的那样，你的确在大家心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回忆。你的思念正停留在异界的能量里。虽然没法进行语言交流，但我确实强烈地感知到了你想念我的心情。原来我到现在还是让你那么担心……这让我不禁觉得胸口抽痛起来。

但是，那样的话，为什么你不变成真实的存在出现在斯彼拉呢？充满在我脑海里的全部都是我自己的想象。

还有什么东西不够吗？是的话又是什么呢？

想啊想啊想啊，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如今的条件非常完备，那样如果还不够的话就应该从两年前起便一直没变的东西里寻找问题。只要能想办法解决那件事情，就一定可以实现心愿了。毕竟，最希望看到你的，就是我自己……

是的，从真正意义上说，“尤娜”必须要改变。

如果没有“辛”，一切就都是完美的。和平能够持续到永远，每个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沉浸在了美好的遐想中。

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一点小误会就能形成一次纠纷，并很快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其实明明谁都不想经历战争，但为了贯彻所属集团的方针，人们有时只好放弃自己的想法。即使明白这将是一场悲剧，也无法停止地向前冲着。

“辛”也是这些战争的产物。比起投降，惧怕会被贝贝鲁消灭的扎那尔港多人们更期望变成祈之子，让城市在梦中存续下来。而为了守护这座“梦之扎那尔港多”，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出于恐惧，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人类进行袭击的巨大怪兽——“辛”诞生了。

一样的道理，维古那冈也是人类为了打败战争中的对手而制造出来的东西。创造它的贝贝鲁赋予了它强大的力量，而当那个憎恶斯彼拉的“影子”——修因得到它时，也就等到了毁灭世界的时机。

不过，有一点是和修因的憎恨无关的，即斯彼拉如今正迅速地走向战争爆发的边缘。在领袖不在的情况下，青年同盟和新艾本党产生了对彼此的不信任感，甚至认为如果不先挑起战争就会被对方赶尽杀绝。这一幕，简直就是机械战争的重演。

我终于发现了，如果大家不为那基节的延续做出努力，和平状态就会轻易被破坏。包括我在内，任何生活在斯彼拉的人，都必须明确“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这一点。

所以我决定，要和琉库、佩恩，以及海鸥团的伙伴们一起为斯彼拉再做点什么。和身为召唤士时不同，我不想再以牺牲的方式来换取和平。那种努力之后的后悔，我绝对不要再有第二次。

首先，为了让彼此间的争斗已经一触即发的青年同盟和新艾本党的人认识到战斗会导致的悲剧，以及由恐惧招致憎恨是多么愚蠢，我开始唱歌。就像让“辛”听那首祈之歌一样，我只求能让斯彼拉人民支离破碎的心恢复祥和。

在雷平原举行的演唱会我觉得很成功。但那并不是靠我的力量，而是拜寄宿在晶球内的那位1000年前的歌姬——琳所赐。同为扎那尔港多召唤士的她和修因一起充当了战争的牺牲品，因此修因才开始憎恨一切，但琳却觉得绝不能再上演同样的悲剧，于是用自己的歌声传达了这一愿望。她的歌声就如同驱散阴霾的灿烂阳光，消除了人们心中的芥蒂。从此那首歌在全世界广为传播，斯彼拉也再次成为了一体——和平的重要和可贵，大家总算记起来了。

这不是永远，但人们还可以学习。而通过这次的事件，人们也一定会发生改变，一定会不再那样轻易地走向彼此仇视、彼此对立的错误路线。

我也可以改变。即使被寄予了数千数万人各不相同的想法，我也不会被重负压垮，依然会昂起头，努力变得更加出色。

只要不畏惧不动摇，就一定可以改变。

强大与不确定融为一体，这就是在1000年前的战争中未能使用的兵器维古那冈所具有的特征。企图启动它的修因，当时是想把斯彼拉连同自己在内一起消灭的。

为了救出被牵连进战争的琳，修因想潜至敌方启动维古那冈，结果却和欲阻止他的琳一起倒在了枪林弹雨中。由于不甘心如此凄惨地死去，同时也无法原谅没能帮到恋人的自己，于是修因变成了“影子”，背弃了琳真正的期望，变为了摒弃一切只求毁灭的“影子”……

我知道这是个不容易对付的对手，但不管如何，也总会解决的。不需要采取找个什么人来当替身之类的做法，也能够阻止他。

因为维古那冈和一开始完全是谜的“辛”不同，它是人造机械，既然是机械就必定能用我们的手进行分解。而且，一直倍受强烈思念煎熬的“影子”——修因，如果受到强光的照射就一定会消失，而琳一定也是由于为他担心才会一直滞留在这个世界。

虽然最终的结果方式有些蛮横，但将维古那冈停止的我们总算是向修因传达了琳的心情，让远离了光明而决定成为绝望的“影子”的他，感受到了等待千年之后的恋人的心声。

渐渐远去的时间融化了凝固的憎恶，爱令心中的悲伤升华开来——互相拥抱的两人，就这样静静地消失了。两人因战争而被践踏和分裂的思念，终于融为一体得到了长眠。

不，他们并没有消失，只是归原于这个星球的生命了而已。一切都还维系在一起，组织的对立、对什么人怀着恶意等愚蠢的事也还层出不穷地发生着。所有的生命都是一体的，就在流连于异界这个空间的，无限的生命能量之海中。

将时代交付于我们而离去的人们，也并不是就此消失无踪。奥隆、我的父亲布拉斯卡，还有你的父亲——来自梦之扎那尔港多的杰克，我清楚地记得，在两年前进行最后一战时，我听到了他们三人的声音。任何人都没有消失，大家都在异界守护着我们。

他们选择了停留，而没有将生命与星星融合在一起，一定是因为还对我怀有牵挂。因为担心寂寞无助的尤娜，所以无法将身心都融化在星星里。如果我能变坚强的话，那么父亲他们的生命所混合的能量，总有一天会化为新生命的点滴，完全作为另一个存在降生于斯彼拉吧。因此，我必须要改变。

你，也是一样吧。

其实你是很早之前就可以睡去的，那样就能和星星化为一体，作好转生的准备。但是，在我长途跋涉的这两年间，你也一样只是等待着我。守护着，等待着我能独自前行的那一天到来。

在这段旅途就要结束之际，我已经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我有多么渴望见你呢……也许就像已经安心沉睡的修因和琳那样，作为星球中一个小小的流转的生命，我说不定也可以笑着说“已经没事了”，然后一个人向前走去。

但是……

我，早就决定了。

你之所以没有回来，我想应该与我的“觉悟”有关。

如果两年前你能立即出现在我面前，我现在一定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吧。在永远的那基节中，享受那将延续到永远的幸福时光。不是召唤士的我能和你在一起，一定会很开心，很快乐……

不过我一定会很快注意到另一个事实：你是一种随时可能消失的存在。而那究竟是在斯彼拉的人们的思念变得不再深刻时，还是在我的感情产生动摇时呢？

我想我大概忍受不了那种不安的感觉，也许在好不容易才和你见面的那天，却只能像当时那样连淡淡地触摸一下都不能满足便就此消失不见。

对你的感情是假的吗？绝对没有那样的事情。只不过，害怕的心情却与日俱增，如果一想到会因为吵架而让两人的心灵疏远，导致那段时间无法说出真心话。这样的话，原本和你一起应该幸福的日子，说不定就会在不知不觉间变成满是痛苦的回忆。

对于这样的结局，那时——17岁的我是不堪忍受的。我没有那种接受"可能会消失的你"、再跟你没事似的一起散步的承受力。而且，我们的感情还没有培养成熟，光阴就不容改变地经过了两年。所以，你才不肯回去，还一直等着我，守护着只知道祈祷的我。

但是现在——如果是接受改变、决定学会变得坚强的我，说不定反过来还值得你依赖呢。如果我的思念能够让你出现在斯彼拉，我一定会相信自己胜过一切，并不断地召唤你。

这趟旅途让我得到了成长，因为必须如此我才能改变。我不愿只是被你守护的存在，也希望有时能站出来引导你前进——我是这样想的。

两年的岁月，以及如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必须经历的。为了召唤你，为了成为能召唤你的我，这些都是必须执行的仪式。

现在，你终于出现在了斯彼拉。

我感觉到的是，你分散在各地守护着我的思念，集合成一体而得到了新生。那不是梦，而是现实存在的。就仿佛我现如今正将耳朵贴在你的胸口，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心脏的跳动。

我能够确认，确认你就在那里。那已经不是能重逢的预感、而是想要重逢的信念。而且，不管前方有怎样的不安在等着我，我都决定要靠自己来解决——也就是说不管走到哪，我都决定和你一起前行，这就是我的心意。

补完心灵所需的最后的碎片，我已经安上去了。

于是……

我听到了你呼唤我的口哨声。

"目标——比塞德，前进！"

"明白！"

面对我的号令，大哥报以大声的回应。

鲜红的飞空艇赛露修斯启动了所有马力，疾驰在湛蓝的天空。

知道已经近在咫尺，所以我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从桥上飞奔出去，跳上升降机，在上下升降口踏着步子。虽然看不到外面，但我感觉到有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将我们之间的羁绊紧紧维系在了一起。

"就这样，紧急迫降！离海面越近越好！"

"嗨，明白！"

从控制台传来了大哥的叫喊声，地板向前倾得更厉害了些。我想像着，这时的赛露修斯就如同一只发现猎物的隼，从高空一口气直线降落下来。

越来越近了，我有一种已经能触摸到的感觉。赛露修斯以坠落之势急速下降，为了避免与海面相冲撞而减速，发出了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随着轰鸣声的停止，舱门开始打开，但我等不及了，在它完全打开之前便跳了出去。

跳进这闪耀着的故乡的大海中。

抬起头来，映入我视线中的，是你。

为了一个忘情的拥抱，为了那一日未能好好感受到的你双手的感触。

为了永远和你在一起……

我比你刚好大了一岁。

瓦卡和露露等人也来到了海边，我牵着你的手朝他们跑去。

"嗯，你变了呢。"

你带着一点点困惑的认真表情说道。

"那是因为发生了很多事啊。"我笑着说。

是的，真的发生了好多，好多我想讲给你听的故事。

比塞德的人们为我们献上了祝福，斯彼拉的人们一定也是如此，为你，也为我们。

但最重要的，还是我自己对我们的祝福，但愿永远永远都不要忘记此刻的心情。

让我们一直走在一起吧。这里不是故事的尾声，而是开始的起点。一边靠两人来渐渐改变，一边朝着快乐的结局前进。

无论何时何地，直到回归生命之海的那天，我都不会再放开你的手。

永远不会……





《最终幻想 X》剧本主创人员访谈

Scenario Staff INTERVIEW

《最终幻想 X》的剧本有 2 份

——这次的剧本，即使放在"《最终幻想》系列"（以下简称《FF》）中将其评价为NO.1的人也很多，请问有什么能提升素质的秘密吗？

野岛：也不知称不称得上是秘密，就是制作体制的部分和之前的做法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FF Ⅶ》、《FF Ⅷ》给人的感觉是由我来统筹多名主创人员的灵感，《FFX》则建立了一个剧本创作小组，我们对其中的要素进行逐一探讨。

——在这个剧本创作小组中，负责建立作品根本理念的是野岛先生吗？

野岛：是的。我在创作《FFX》时，脑海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旅行"。在构思剧本之前我自己也出外旅行了一趟，那种用言语无法沟通的感觉、走投无路的经验等等，我想如果大家能在游戏中体验出来就太好了。这一点在北濑先生那儿据说获得了更加出色的调整（笑）。

北濑：野岛先生在一开始就表示"想创作一部和迄今为止的'幻想'相比绝非同等意义的'幻想'"，要洋溢着亚洲风情的世界观——虽然写明了是和这次的最终形态相近的东西，但又觉得那样可能有点花哨了。于是，故事的舞台还是同样换为了《FF Ⅶ》中的网络化未来世界——就像艾本教叫做"Yevon Religion"。我将故事的要素全部科幻化，并交给了鸟山君撰写，最后修改成偏向野岛君风格的剧本。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将两者进行了融合折中。

野岛：要是机械出现得太多，我想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又跑到宇宙去了吧（笑）。

——这样说来，你们这个小组的作品中远离宇宙的设定还是第一次呢。

野岛：因为远离宇宙是我们的口号（笑）。

鸟山：打一开始就下了好几次禁令。

野岛：远离宇宙，没有激光（笑）。

北濑：比如眼里看不到电光等等（笑），还接到了战斗系统主创人员的抗议。大家都在喊"啊，那该怎么办呢"（笑）。结果最后还是加了一些那方面的东西进去。

——尽管如此，这次比系列以往的作品更加推崇故事性吧。

北濑：其实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在计划启动之初，传言《FFX》可能会成为最后一部单机版的《FF》。当然，转化为网络游戏可实现的东西也有很多，但反过来也有一些让人想哭的不得不死心的因素在，如故事性、事件等。于是《FFX》打一开始采取的做法就是从头到尾都用紧凑的剧本缔造出紧凑的表现力，不留遗憾。

——这次的剧本确实很紧凑，每一个故事看起来都很舒服，玩起来也很好懂。

野岛：……太好了。

一同：（笑）

北濑：比如说"辛"的本体，要放在往常恐怕得在最后才匆忙点明。而这次则是在中间就交代清楚，这样剧情的发展便顺畅多了。

野岛：那些在到达遗迹之前泰达的回忆中有提到，这样的架构我想有些部分也起到了让故事好懂的作用。

——通过回忆来进行描述的创意真不错。

渡边：这是野岛君的主意（笑）。

野岛：有种"干得漂亮"的感觉（笑）。以前我在别的公司以这种形式做游戏时评价就很好，当时存储容量严重不足，把图画弄得单调点存储量就能节约一些，于是只好采取配合形势、把回忆场景作为主导的苦肉计……后来我还干过一次（笑）。这次从《FF Ⅶ》、《FF Ⅷ》以前的经验中吸取了很多东西，感觉已经是自己作品中的集大成之作了。

鸟山：因为是很有意义的第十部作品嘛。

野岛：对对。开发初期就有人说单机是"可能"的嘛（笑）。

对语言的考究

——当决定在PS2这种新平台推出时，各位脑子里预想本作会是什么样的素质？

鸟山：老实说，无法预测。不过地图和角色均采用3D技术以及加入语音是一开始就决定下来了的，我觉得这样可以达到等同于电视节目的制作水平，为角色拍摄特写的摄影工作也得以达成。

北濑：通过加入语音，角色的感情表现也变得丰富起来。

野岛：首先完成故事创作，然后录音，再配合以上工作加上动作捕捉……由于机种是PS2，所以某些制作游戏的步骤会有所改变。

——请问语音收录的剧本是很早很早前就完成了的吗？

野岛：是的……

渡边：（同时）不是……

一同：（爆笑）

野岛：但是，和往常比起来，我觉得这已经算是很早了（笑）。

北濑：这次由于是语音录制工作先行结束，因此导致迄今为止写的开发末期的文本已经改不了了，刚开始令人相当地不安啊。

野岛：语音收录是每周都在进行的。在临录音之前决定好这一回整体的内容构成，并配上台词。刚好和周刊杂志的连载漫画等一起以一星期为单位截稿，安排可说是非常紧凑的。

——这次起用的声优是以什么标准选定的呢？

鸟山：试音，选出和登场角色的印象最为接近的人选。在此基础上一边进行录音的工作，一边在声优的声音特点上对台词进行修正，由此让声音和角色达到相当匹配的境地。

野岛：我之前一直待在美国搞那边进行的美版声效收录工作，那种体验真是太有趣了。其做法和日版不同，声优们互相之间并不交流，只是各自录好自己的份。然后，美版中出演泰达的声优在结束泰达最后一句台词的录音时还说了声："嗯……好故事。"因为是用英语说的，所以我只听明白三成左右（笑）。不过能听到其他国家的人这样评价，感觉还是挺开心的。

北濑：由于各国文化背景的差异，台词也相应有所变化呢。

野岛：没错没错。比如结局的飞空艇上尤娜说"谢谢你"的那个场景，担纲翻译的阿勒克斯就表示说"Thank you"的话在美国人听来感觉很怪异。于是我问他该怎么办，他说："这个地方直截了当地说'I love you'就可以了。"算了，反正那个时候的尤娜所说的"谢谢你"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包含了这个意思，于是就这么决定了。这样，美版在一些细节上就和日版出现了差异。

——听您这么说，我更想玩美版了。已经有《FFX国际版》了吧？

一同：（笑）

北濑：后来因为美版我才想起来，当初也出现过"声音用英语，字幕用日语感觉很酷"的意见，但野岛君对此强烈反对。

野岛：我在思考关于《FF》的问题时就一直在想，不要再提起"英语很酷"这种说法了，不然的话就会变成中世纪奇幻风格，因为这次设定的是亚洲。我提出不用英语，是想对命名也造成不明就里的反响。说极端点，我连回复药"Potion"的名字都想改了呢（笑）。

北濑：游戏的背景、建筑物的招牌之类我也要求不能出现英文字母，这个也是在一开始就决定好的。菜单画面等没办法，但在本篇的世界里都得统一成斯彼拉文字或艾本文字。不过最后因为魔法的关系，还是有一瞬间出现了英语（笑）。

野岛：那些文字或阿鲁贝多文字其实都关乎语言关系的考究。特别是阿鲁贝多语，我原本想的是制造出完整语句的……结果还是达不到那种程度。

北濑：我是想将阿鲁贝多语当作旅途中那种语言不通的感觉的证明。

——阿鲁贝多语字典总共会有26卷，还是因为意识到美版的关系吗？

北濑：露馅了露馅了（笑）。

野岛：美版的阿鲁贝多语也很有意思哦。语言结构和日版相同，为大哥配音的声优还说："我今天到底说了些什么？"之类好玩的话呢（笑）。

鸟山：日本的声优们对阿鲁贝多语的接受程度也不错。因为平时都不会说那样的语言，所以大家在配音时看起来都非常愉快。

渡边：在开发人员中间也形成了“ヤッセ”“ゾレン”之类的日常用语呢。

——真的有用阿鲁贝多语进行交流的人吗？

渡边：主创人员里……可能有（笑）。

野岛：我也会说一点单词。“了解”是“ニョファミ”，“老爹”是“トタギ”（笑）。

追踪名字的渊源

——“泰达”和“尤娜”是琉球那边的语言，意思分别是“太阳”、“月亮”，像这样的名字是怎么定下来的呢？

野岛：这次就是由发音引用进来的。不用像英语的发音，而是用让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能感觉到其不可思议之处的具有影响力的东西。结果这一做法果然让翻译发怒了（笑）。

渡边：比塞德岛的所有男人名字中间都加了个“ッ”，比如ルッツ（鲁兹）、ガッタ（伽塔）、チャップ（查普）就都是这样，比塞德·奥拉加队的队员也是。还有隆佐族的名字大抵上都是三个字。我希望大家能透过这些地方来感受游戏的世界观。

——请问“斯彼拉”有语源吗？

野岛：那个在拉丁语里是“螺旋”的意思，用英语说则是“spiral”。我们集合了全世界表示“螺旋”之意的单词，再从中间选出合适的。

——由野岛先生撰写剧本的《FF》主人公，克劳德（《FF VII》）、斯考尔（《FF VIII》）还有泰达，他们的名字都是和天气相关的。

野岛：克劳德、斯考尔的名字是阿哲（《FFX》人设野村哲也）决定的。《FFX》的时候则首先定下来主人公为阳光型角色，阳光等于太阳，就是这么简单（笑）。

——顺便问一下，大家中意的角色都是谁呢？

鸟山：我喜欢奥隆，还是觉得他最帅。

野岛：把奥隆的年龄设定为35岁，是因为当时我就是35岁。前一阵看了设定资料以后，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老了2岁。……啊啊，我中意的角色是杰克（笑），他身上有一些非常吸引人的特质。

北濑：与其说我中意，不如说有个让我在意得不行的角色，就是基诺克。他声音超帅，又有着那样的体型，再加上一边微笑一边说着冷酷话语的强烈反差，总之我就是在意啊（笑）。

渡边：我喜欢的是西莫亚还有古阿多族。那些直到最后都无法互相包容的人们，我就是喜欢他们身上那种孤立感。完全没有伙伴的西莫亚，一个人固执地往前冲的那股动力我好喜欢。写他的台词时也觉得很快乐。

野岛：他还说“西莫亚不会这样说话的”，根本不让我来写台词呢。

渡边：西莫亚其实也并不想当一个可怜虫，为了不让他以一种被尤娜甩了、然后成为一个凄惨的人那种下场收场，我贯彻的理念是让他抱持自己所特有的思想。

闪电球开发秘闻

——这次也有众多迷你小游戏和分支事件，其中最有分量的“闪电球比赛”主要就是由北濑先生创作的吧。

北濑：我一直到最后的最后都在处理这些，只想着要多一点时间就好。

鸟山：真的是到了极限都还在努力，眼看开发完成的日子已经临近了，但淘汰赛、用优厚条件搜罗队员等新要素还在不断加入，让人感到干劲无所不在（笑）。

野岛：开发即将完成时我还在国外，看了送过来的日程表，发现只有“闪电球比赛”的部分是到最忙的时日为止进度都还很紧。于是我便在大洋彼岸担心他们能不能赶上发售日（笑）。

北濑：这一点已经用权力解决了（笑）。我一得知截止期限，觉得也许还能放东西进去，于是不断往游戏里加东西的毛病就又跑出来了。瓦卡的“Aurochs Sprits”就是在距离截止日只有4天的情况下加进去的（笑）。

——第一次看到“闪电球比赛”时，听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体育类小游戏，觉得很出人意外。

北濑：往其中加入水中竞技的设定是很早就决定了的。只不过从以前开始就存在着一种思想，即尽量不在《FF》中加入要求时间限制的要素。即使同样是体育游戏，《FFX》里的也不是动作游戏，我们必须要将其做成输入指令型的，结果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说起北濑先生，《FF VIII》的卡片游戏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那这次的卡片游戏有没有成为候选小游戏呢？

北濑：是啊，一开始也有这么一说。

野岛：也有人要求把“闪电球比赛”和卡片游戏两者都囊括进去。

北濑：今后可能会应什么话题而出这个，详细情况现在还不能说，可以透露的是有一个大的迷你游戏因为资金关系而没被采纳。除了“闪电球比赛”以外，本来还能玩到好几个贯穿整个游戏的迷你小游戏，但后来由于日程安排的问题而被砍掉了。

让制作者们流泪的游戏

——这次，各个角色都有多个主题，将它们互相关联便可形成一个庞大的故事。但要将哪个作为最重要的主题，还是要因人而异吧。

渡边：关于这每一个角色的主题，我们并没有采用先定下来写好的做法。看到角色的外表和设定后，我们才开始考虑这个角色用这样一种感觉应该去克服什么问题，然后把它们写下来，在剧本创作小组内互相交换……几乎是处于通信状态了（笑）。

野岛：我们可以确定玩家不同，其主题也不同。就我自身来说，我希望在最后表现的是“自立”，还有“为了获得解放而行动”等这些能动性强的东西。如果能找到除此之外的各种主题那也不错。

北濑：自立这一点里面“父与子”的主题是比较大的一个方面。泰达父子最后的那段剧情，一定让人很想哭吧。

——这次的故事真的很催人泪下吧，发售之前被身边的人问起《FFX》怎么样时，我回答的是：“可以让你哭3次。”

鸟山：还可以让你哭更多次（笑）。

野岛：虽然故事是我自己写的，但一想到尤娜面对着那样的命运，却依然那么乐观，看到她即将从比塞德岛出发，又回头看了一眼村子的那一幕时，我已经忍不住了（笑）。

北濑：在那儿就哭了（笑）？

鸟山：的确，就算知道一切，但每次玩还是会受到强烈的震撼。

野岛：在这次的制作过程中我已经哭了好多次了，因为不想被别人看到，所以我都是在晚上没人的时候工作（笑）。而且光是听到开头的钢琴曲，我就已经不行了（笑）。

北濑：还是植松先生（《FFX》音乐制作人植松伸夫）最棒啊，一直都是（笑）。

野岛：有一天，植松先生告诉我：“结局画面的音乐做好了，来听一下吧。”他看起来自信满满的。以前他都是自信心不足地问“怎么样”，这次则是说“来听一下吧”。

北濑：于是我试听了一下，泰达从后面抱住尤娜那一幕，感觉配合了音乐以后显得更煽情了。我正想着真不错，抬头一看，植松先生的脸上正挂着满足的表情（笑）。

野岛：本来想从中挑点毛病呢，结果他竟然主动让我们听。

——催人泪下的剧情里面，有一个泰达将尤娜丢掉的晶球捡起来询问的场景，在当时播放的影像里可以用方向键移动视点，那是为什么呢？

鸟山：我觉得这一点很难留意到呢，那里是我想让玩家自己动手的。虽然之前一直是强制性地让玩家看剧情，但那一处是很重要的场景，所以就交给玩家来处理了。我想赌一下在那个场面下玩家想不想看到尤娜，然后没跟任何人商量就擅自加了那些。

北濑：如果有机会我们还想尝试尝试将视角的操作交给玩家的方式。估计可以强调一下不是“光看着”的部分。

——如果有机会的话，是指下一部作品吗？

北濑：刚结束时，我们还没想过那些。只不过我希望就算将《FFX》推广到全世界也不会丢脸……之前我也一直这样想，但在制作了《FFX》以后，就发现以前作品的反响有点让人觉得丢脸了。

野岛：这次公司内部的评价很好，只要这样我就满足了（笑）。

主创人员档案



北濑佳范

《最终幻想 X》导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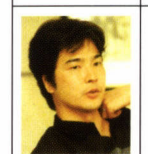
代表作：《最终幻想VII》《最终幻想VIII》



鸟山求

《最终幻想 X》事件执导

代表作：《最终幻想VII》《圣龙传说》



野岛一成

《最终幻想 X》编剧

代表作：《最终幻想VII》《最终幻想VIII》《圣龙传说》



渡边大佑

《最终幻想 X》剧本统筹

代表作：《晶莹之露》



《最终幻想X》战斗主创人员访谈

Battle Staff INTERVIEW

从ATB到CTB

——土田先生第一次制作"《最终幻想》系列"（以下简称《FF》）就成为了主创人员，请问您有没有压力呢？

土田：还好，大家做得都非常好，所以我做起来也很容易。北濑先生（《FF X》制作人北濑佳范）说要让制作人员自由发挥，不受束缚……虽然最后他总抱怨："怎么不一样啊？"（笑）高慎（高井慎太郎）总会在我对战斗提出苛刻要求时回答没问题，真像个男子汉（笑）。我们会挨个去处理效果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不仅将设想变成了现实，还得到了大家的帮助。

——《FF X》的战斗感觉是打破了系列历代的传统，另辟蹊径，请问您是想将本作设计成什么样的呢？

土田：这次有很多人都对我说不用太追求"《FF》系列"一贯的传统。与河津先生（河津秋敏）一起喝酒的时候，我提出只要是《FF》就一定要"ATB（Ative Time Battle）系统"，结果他马上就鼓励我不用太在意那些，说如果是他的话可能会设计一些独创的东西。所以我并不是有意想一反系列传统，而是没有拘泥于前作。

——要放弃从《FF IV》便开始了的ATB系统恐怕需要很大的勇气吧。

土田：我自己作为一个玩家非常喜欢"《FF》系列"，而ATB系统本身也确实蕴涵了很多有趣的要素，可那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到《FF IX》时，这个系统渐渐发展起来，变成了等待"魔法反射"失效的时机，失效后就要马上再次使用的这种形式。但相比之下，我更想采用的是之前就知道什么时候会失效，然后再采取相应策略的形式。我把放弃ATB系统的提案说出来后，北濑先生大吃一惊。他把负责画面和剧本的所有人员全都叫来开了会，说我想放弃ATB系统（笑）。当时高慎就说他觉得会很有意思。

高井：就算没有ATB系统，只要有陆行鸟和飞空艇那就是《FF》，我是这么想的（笑）。我觉得不拘一格指的就应该是这个。

土田：本来"《FF》系列"的战斗中就有不少富有战略性的东西，比如3回合内如果不打倒"爆弹"它就会自爆之类的。要充分享受这些，知道谁应该下一个攻击的系统——也就是"CTB（Count Time Battle）系统"会更有趣。

——确实《FF X》的战斗更富战略性，也很有难度。

土田：这次"加速魔法"非常有效哟。虽说玩家留意到这一点的话会使战斗的难度有所降低，但我是以使用"加速魔法"为前提设定的难度。

中泽：开始的战斗很简单，但后面会越来越难。我经常听到有人去找土田先生抱怨贝希莫斯王太强了（笑）。

土田：我把游戏设计得有难度又富战略性，就是希望玩家战斗时能多动脑。因为不用考虑攻击顺序也能胜利的系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很多人都说敌人太强，那我想应该做的不是把敌人变弱，而是给玩家提供更多该如何取胜的情报，以此来降低难度才是正确的。所以这次"调查"的情报很厚道。

高井：土田先生对"调查"很执着的。虽然日程表都乱了，可他还是自己把所有的解说词都写了出来（笑）。

武器不分强弱的理由

——这次可以更换战斗成员，也是一个新系统吧。

高井：提出这个的人大概是我，当时我脑子里闪过了某知名格斗游戏（笑）。《FF VII》之后能上场战斗的人数减少了，虽然这次也只有3人，但战斗中可以换人，所以跟以前4、5个人上场的《FF》一样，感觉大家都在一起战斗着。

土田：我也觉得能更换队员很有意思。这次我们将战斗系统设定成了能突出角色性格，并让这种更换有实际意义的形式。

——更换队伍成员时，角色撞在一起很有趣啊（笑）。

高井：负责动作捕捉的玉井君(战斗动作捕捉执导玉井进太郎)设定了所有角色和怪物的体重，像撞到时轻的一方会飞出去，或者是露露的体重是60公斤（笑），地沙虫有几十吨重之类的。

土田：露露的皮带好像很重呀（笑）。

——战斗中可以更换装备也是出于提高战略性的考虑么？

土田：是的，我们希望玩家能那样玩。我受到当时玩的一个电脑游戏感化（笑），确定了一个怪物会很大方地掉装备的方针。我想让玩家多多使用武器，所以让怪物拼命掉是最好的方法。

中泽：一开始还有武器会坏掉的设定呢，就像是把武器用完即弃。

土田：不过有一点比较遗憾的地方，就是在道具菜单下不能整理装备。虽然我们一直做到最后，但由于时间关系，只能在整理功能和改造装备系统之间选择。如果敌人很少掉装备倒还好说……这方面没能调整好确实有些遗憾。

——这次武器本身并没有强弱的差异啊。

土田：这跟更换战斗成员的系统也有关系，不过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要体现出角色的个性，就不能让武器改变他们的强弱。

中泽：至今为止，很多游戏不都是装备了一把强力的剑角色就会变强么？但这次角色的个性是不能受武器影响的，所以也就不会有"装备了这把剑那家伙就会变强"之类的设定。虽然怪物训练场上能捡到会心一击率稍有提高的武器，不过那是奖励能打到那里的玩家的。训练场就是让大家尽情发挥的地方（笑）。

土田：我还一直没碰过训练场呢。

高井：我真想大声说："中泽先生经常去训练场！"我非常非常喜欢训练场（笑），在那里我可是满腔斗志哟。

中泽：如果是面向那些喜欢挑战极限的人，果然伤害值要五位数（笑）。要考虑使用哪些技能来增强战略性的怪物都是本篇中的敌人，在训练场大家就好好享受极限战斗吧。

深思熟虑后创作的各种要素

——这次状态异常效果之强可以说是系列以往作品都无法企及的啊。

土田：比如毒状态，它在战斗结束后就会解除，所以我们必须要让玩家知道，毒状态在战斗中的威力甚至会让人想把尤娜换上来帮忙回复。同时，想让敌人中毒然后将其打倒，如果每次只减10%的HP，就需要10回合，那样太慢了。如果能4回合内将敌人打倒，也就是每次减25%的HP，那让敌人中毒就有意义了，相反如果是己方中毒，就必须要赶快解除，我是这样考虑的。我们在敌人中毒后的优势以及己方中毒后的风险之间保持了平衡。

——说起来，最终战是在防止战斗不能的状态下进行的。请问那有什么意义么？

土田：那之前的应该才是真正的最终战。所以，后面的那场已经属于结局部分了。当初我们甚

至还想在那场战斗里放出职员表呢。

高井:一开始把某某打倒就会出现北濑先生的名字之类的（笑）。

土田:到那里已经不会Game Over了。不过如果把难度降低，一下就将敌人打倒又很无聊，而且我还想留下与那个敌人战斗时的感觉，所以就决定使用防止战斗不能的状态了。

——听各位这么说，我觉得本作的每一个要素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创作出来的。

土田:中泽君说他还是头一次听说要修改随机伤害数值（笑），因为在战斗制作上这么细致的要求似乎很少见。要是我没有按预想的把敌人打倒，中泽君就会马上冲我发牢骚（笑）。

中泽:像是“这个时期的奥隆攻击力应该是28，怎么现在成32了”之类的（笑）。土田先生还调整了怪物的HP，比如某个怪物的HP不是120，应该是115。

土田:战斗节奏方面，靠一击将怪物打倒很重要。如果随机造成的伤害数值有变而导致无法一击必杀会令人很不愉快的，所以我们略微调整了应该一击打倒的怪物的数值。一击打倒怪物与OVER KILL也有关。基本上给怪物造成HP150%的伤害就能实现OVER KILL，这就是说对于那些勉强能一击打倒的敌人，用其弱点属性攻击就能造成150%的伤害，OVER KILL也就实现了。那些厌倦了根据敌人种类不断更换战斗成员的玩家说，改造武器使用弱点属性攻击敌人能获得很多AP，角色成长得很快。

——请问调整晶球盘的平衡性是不是很辛苦？

土田:比如说，我希望奥隆到蘑菇岩街道时HP、攻击力和学会的技能是这样一些数据，而晶球盘就是我对那些数据的预计。为了配合这个，中泽君就实际配置了成长晶球盘。所以晶球盘上的主路线是我设定的，而那些微妙的分支则由中泽君做主。

——可以提一个问题么？请问为什么运晶球都被放在了最难学到的地方？

中泽:因为如果发动会心攻击的次数太多就不太好了。运升到100的话会心一击会频繁出现，攻击力是平时的2倍。

高井:不过“幸运晶球”没有出来哟（笑）。

土田:当初除了晶球盘，还有以往的“等级”这一概念，不过现在全都简化了。武器没有攻击力，角色没有等级，成长全都靠晶球盘，刚开始玩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不适应，不过我觉得这次的系统还是简单易懂的。

OVER DRIVE技开发秘闻

——OVER DRIVE技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呀。

高井:制作起来可就没那么有趣了（笑）。由于时间关系，OVER DRIVE技曾一度被取消，后来《FF X》延期，我们就决定让它复活了。“敌之技”原本也不过是被放置在晶球盘上的普通技能。

——瓦卡的“Attack Reels”的原型是来自某部棒球漫画吧？

高井:也不是吧（笑），很多球类运动都那么投，我就是那么想的，然后就变成那样了。我拿来体育馆里的球筐，然后还考虑了扔排球和篮球的方案呢（笑）。“Aurochs Reels”在企划阶段是比塞德·奥拉加队的队员站成一大排，然后一起把球扔出去砸敌人（笑）。现在想想是不是被野岛先生（编剧野岛一成）否决的呢？他倒也没否认，还说自己不是很赞成呢（笑）。

——闪电球里也有差不多的东西，是叫“Aurochs Sprits”的射门吧。

高井:啊？有那种有趣的东西吗？我完全不知道（笑）。

——还有一个小细节，瓦尔福雷学会“Energy Blast”所需的那个“滴下来而且粘糊糊的某种东西”是什么？

土田:不知道（笑）。

高井:本来每个召唤兽都会两个OVER DRIVE技。巴哈姆特的话是“Mega Flare”和“Giga Flare”。虽然最后大部分都只保留了一个，但那时程序员已经制作了在与“辛”（背鳍）的战斗中使用的“Energy Blast”的程序。别人好不容易制作的，我们就采用了。

中泽:与“辛”（背鳍）战斗之前，从时机上来看能获得“Energy Blast”的地点就只有比塞德了，所以在拜托事件制作小组之后就变成那样了。真没想到他们竟然会把那个事件放到狗身上（笑）。

消失的利维亚桑

——在这次的战斗系统中，召唤兽比以往都要活跃。遇到麻烦的时候，只要把召唤兽按顺序召唤出来，然后让它们使用OVER DRIVE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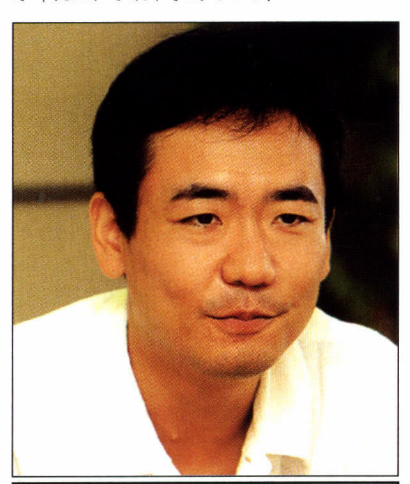
高井:那叫“召唤大爆发”（笑）。召唤大爆发到西莫亚·终异体为止还可以用，但之后的圣地守护者会用“Curaga”回复9999的HP，所以就用不了了。之前还可以使用的技巧到下一个敌人身上就没用了，土田先生真是厉害（笑）。

土田:我希望玩家能多体会到一些辛劳，所以圣地守护者以后的BOSS都会在召唤兽在场的时候使用不同的攻击。而且这也涉及到剧情问题，能创造究极召唤兽的尤娜蕾丝卡如果被召唤兽打倒，我会被指责的（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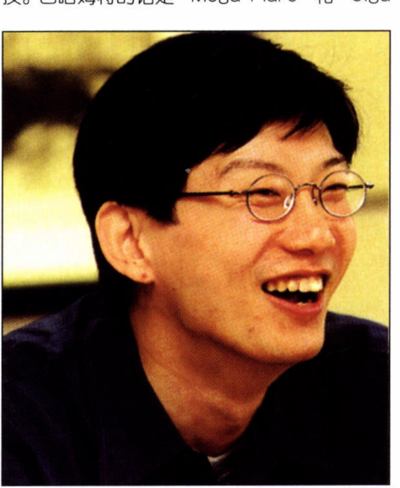
高井:在最初的企划中召唤兽的种类还要多一些。本来尤娜也可以在水中战斗，所以还有水中专用召唤兽。像利维亚桑，人鱼类的，一共有三只。可结果由于把尤娜设定成了不会潜水的角色，那些召唤兽也就消失了。

——召唤兽之中也有像保镖那样比较另类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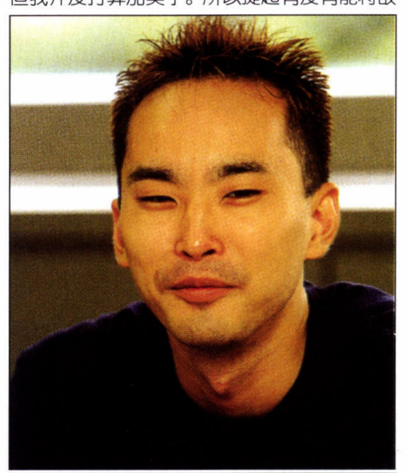
高井:我很喜欢日式风格的保镖。这次的世界观焕然一新，所以我本打算把召唤兽也都换成新的。不过要求加入系列传统召唤兽的呼声也很高，所以伊夫里特和希瓦就出现了。有人希望加入像奥丁那样可以使用即死攻击的召唤兽，但我并没打算加奥丁。所以提起有没有能将敌



土田俊郎
《最终幻想X》战斗总监
代表作:《前线任务》系列



中泽孝继
《最终幻想X》战斗企划
代表作:《最终幻想VII》



高井慎太郎
《最终幻想X》战斗画面总监
代表作:《最终幻想VII》《最终幻想VIII》



人一刀两断的家伙时，我就想到了以前出现过的一种叫“保镖”的怪物，于是就成现在这样了。不过斩魔刀出现的几率不是很高啊（笑）。最终战时，如果把所有的钱都给它，“大五郎”就会出来，真感动啊（笑）。

——请问大五郎这个名字有什么由来么？

高井：哎呀，没有。其实是……《带子狼》（主人公拜一刀被柳生烈堂陷害，家破人亡，只得用板车推着儿子大五郎浪迹天涯，并向柳生一族复仇的故事）（笑）。我们考虑了很多保镖的设计、登场方案呢。

中泽：保镖推着板车之类的（笑）。

土田：身后一片夕阳（笑）。我们在讨论保镖的方案时非常开心。

土田：即使在开发末期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两个人只要一进会议室，就会笑声不断。我一直都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那么有意思（笑）。

高井：有段时间我们还考虑了很多跟保镖有关的事件呢。比如说，实际上它是个很不错的家伙，玩家给的钱它都捐赠给某个孤儿院了（笑）。

——美嘉丝三姐妹也作为召唤兽再次出现了，请问为什么会选择它们呢？

高井：前作的角色登场一直是“《FF》系列”的传统，所以这次一说到让什么东西出现时，我们就想打破一直以来让一个大召唤兽登场的观念。而且像“圆桌骑士”（《FF Ⅶ》的召唤兽）和伊甸（《FF Ⅷ》的召唤兽）的效果我们也尝试过了，但已经不可能超越那些了（笑）。所以我们就放弃了华丽的登场效果，转而走有趣的路线了。

土田：它们的指令也像是自动战斗。北濑先生说了：“大胆地往前冲吧！”（笑）

高井：和以前的美嘉丝三姐妹不同，这次把它们设计成昆虫是为了追求统一性。虽然一开始设计的是花的形状，不过野村（《FF Ⅹ》人设野村哲也）提出了虫子的方案，后来我们比较了两个版本，决定使用虫子。

《FF》在PS2上的未来

——这次战斗时的反应很好，而且还实现了成员更换系统，是因为平台选择了PS2吧？

高井：新平台确实是有不少好处，不过处理拖慢现象一直到最后都很让人头疼。多边形不足的问题是由于程序特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讲那也是没办法的，但拖慢现象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正式版中虽然人物的影子是圆的，但开始我们制作的是真实的影子形状。可是采用那个的话拖慢现象非常严重。

土田：于是就衍变成了是追求画面质量还是解决拖慢现象的问题。

高井：虽然怪物的组合方式能消除拖慢现象，但如果在同一区域的不同战斗中既有真实的影子又有圆影子会很奇怪。进行了调整之后，有像样影子的地方就只剩下与西莫亚·最终异体的那场战斗了。

——PS上的《FF Ⅶ》、《FF Ⅷ》和《FF Ⅸ》三作是不断进步的，那么请问在PS2上下一部《FF》是不是也会有所进化呢？

土田：《FF Ⅹ》的很多机能都是最后一股脑塞进去的，因此才引起了拖慢现象，最后我们不得不削减了很多要素。要是再多几个月，画面一定能更好。而战斗系统方面，我们深深地感到了“每次都从零开始创造新东西的正是《FF》”这种精神。所以下次我还想尝试一些与CTB系统不同的新东西。

中泽：这次开发虽然耗时两年，但由于采用了新的平台，因此基础研究部分就花去了很多时间。就好像是说能处理10万个多边形，但我们并不知道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这种反复试验的结果是令开发后期乱七八糟，但如果时间能更充裕一些情况会有所改善。

高井：希望大家不要误会，不过《FF Ⅹ》的开发本身就是一个很长的准备过程，下次才是我们这个开发小组的“正式表演”。有了一次制作经验，我们就会去掉一些无用的地方，然后再添进必要的东西，完成度一定还能提高。

——最后，能不能请各位介绍一些《FF Ⅹ》的玩法呢？

中泽：一开始用普通的玩法，二周目要完全掌握晶球盘，然后在训练场打倒超越一切者。得到证明后，就去学校向朋友们展示吧。

高井：这次的画面真的很不错，所以如果各位能慢慢欣赏我会非常高兴。还有，我还任性地让大家制作了怪物睡觉时的动作呢。在米海恩街道或满是绿色植物的地方，让怪物们全体进入睡眠状态一定是幅很漂亮的画，请一定要试试（笑）。

土田：是不断提升角色的能力，还是不让他们成长来挑战极限呢——我觉得这两种极端的玩法都很有意思，希望大家尝试一下。我是想着“米海恩街道有这么长，所以要有这么多场战斗，应该遇到这些怪物”来制作角色的成长数据的，所以在不让角色成长的时候就不要到处乱逛了，一口气冲到BOSS面前战斗，赢了的话就继续向前冲（笑）。这个时候各位玩家体验到的战斗平衡性，正是我最希望大家去感受的东西。






为YU・RI・PA配音的青木、松本、丰口三人加上为泰达配音的森田，新旧主角阵容组合，为您带来一场热闹而愉快的座谈会！

青木麻由子×松本真理香×丰口惠美×森田成一
《最终幻想 X-2》声优座谈会

感觉是佩恩代替泰达加入了进来

——丰口小姐是从《最终幻想X-2》（以下简称《FF》）才加入配音的，首先请谈一下和大家初次见面时的印象吧。

丰口：看到森田君，我立刻就叫了声“泰达！”对吧？在森田君对着镜子寒暄的时候。

松本：啊？对着镜子寒暄？

森田：镜子里映出舞台的后台，我心想“那里有个人呢”，于是在说了一声“早上好”以后看看旁边，她就站在那里。

丰口：我就是在那时叫他“泰达”的。

森田：不不，你说的是“怪人！”哦（笑）。

青木：还是因为已经有点习惯那样叫了吧？

丰口：啊……可能是说了吧。心里想的是“泰达！”，嘴里说出来的却是“怪人”。

松本：原来如此（笑）。

森田：不对不对。

丰口：不对吗，不好意思（笑）。但是，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怎么办？在现场感到好紧张”的想法呢。因为在录音开始之前有看《FFX国际版》DVD里的访谈，所以那时就知道他了。只是尤娜（青木麻由子）现在的发型变了，DVD里面是长发。

青木：啊，是啊。

丰口：所以，我当时就一直在四处搜寻哪个是尤娜，对琉库（松本真理香）的印象是“还好”（笑）。总之，跟大家真的是很快就混熟了呢。

青木：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不知不觉就熟起来了。《FFX》时的事情我也有问过惠美（丰口惠美），比如“惠美，前面就是这样对吧？”，都问得很自然。

丰口：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在，所以也不清楚（笑）。不过我一开始到底还是没有勇气坐她旁边呢。

松本：啊，是那样的吗？

丰口：一开始我是坐在出演吉普鲁的铃村健一旁边，对面就是尤娜和琉库。忘了是从第2次还是第3次开始，就并排着坐一起了。

青木：没错没错。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顺序就定下来了，好像是按照YU·RI·PA的位置安排的。

——松本小姐感觉怎么样呢？第一次见到丰口小姐时。

松本：佩恩是个沉默寡言的可怕型角色，因此我挺担心对方会不会也是个那样的人，结果完全不是，太好了。

青木：嗯，我也这样觉得。以前的声优也经常担心会来个什么样的人，心里紧张得不行。但惠美这个人，我觉得很棒哦。

松本：嗯，是吧。

丰口：真的吗？太好了，真是不错的相遇呢。

森田：用文字恐怕不能理解，其实她非常会装（笑）。

丰口：（怒）是真的！

松本：为什么要那样说啊？

青木：是真的呀，我们都觉得这个团队很不错。

松本：怎么好像少了泰达，取而代之加了个佩恩在这里（聚会）的感觉。

森田：不准说取而代之（笑）！

丰口：我们3人基本上也每周都有录音的工作，感觉像是在替换别人。

森田：也有只是3个人在录的时候吗？

松本：有啊，据说今天就是只有我们3个。

青木：因为只有我们3个人的搭档是固定的，所以团结的力量也更加强大。

突然带着赤木晶球9逃掉了

——各位玩过《FFX-2》了吗？

青木：正在玩。我已经玩到二周目了，因为一周目全部都看不到了。

丰口：（对松本）你哥哥有玩吧？

松本：嗯，我哥哥是在玩的。《FFX》出来时，我自己也挑战过一次，但只到中间就没再玩下去了。所以，出《FFX-2》的时候就从最初开始……看了。

森田：是一直在看吗（笑）？

松本：是的。因为比起玩，看要更有趣啊。

森田：是吗，对这种问题我就回答不出来。

丰口：是因为没有玩吧？

森田：但我经常都会看影像的，比如片头动画之类的。

丰口：不是一开始才那样吗（笑）。

森田：不是不是，在朋友家一直看到了中间部分呢。

松本：为什么不玩呢？

森田：啊？呃……和琉库的原因差不多吧？

松本：啊，不会玩？

森田：对，不会！（开玩笑状）手柄的使用方法，不懂。

丰口：其实很简单的对吧，尤娜？

青木：嗯。我的话只要花一星期就没问题了，要不要试试看？

森田：啊，嗯，那我就努力看看吧。没想到会被琉库这样说呢（笑）。

青木：惠美玩得还不错吧？

丰口：我有在玩哦，现在已经是二周目了。剧情会因交付晶球的对象而改变，虽然一周目是巴拉拉依，但二周目就过渡到努吉了。而我还徘徊在STORY Lv.2上煎熬着。

青木：我也一样啊。

丰口：在一周目都没看到赤木晶球。我正准备开始的时候，却突然忘了拿最开始的那个。

青木：嗯，我也是。看不到的东西有好多啊。

丰口：从根本上说，地图跟《FFX》是一样的。但玩《FFX-2》时，即使去之前有过宝箱的地方，结果也只会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觉得很失望（笑）。反而是因为一开始的赤木晶球9处于只能在《FFX-2》才能去的地方，所以在STORY Lv.1时就突然忘了安排。

——听说丰口小姐已经开始玩《王国之心》了呢。

丰口：是的。不过我在大力神的世界里总是过不去。

——《王国之心II》里佩恩如果能出场就好了。

丰口：是吧。

松本：啊？《王国之心II》里面会有琉库她们吗？



青木麻由子【尤娜】

所属T-D-Poche。12月17日出生，高知县出身。同时也担当了尤娜的动作捕捉，《FF VIII》以后，作为动作设计师出演了系列的历代女主角，《X-2》是其第4部作品。现在以电视连续剧为中心活跃着。

“即使身边所有的人都持相反意见，我也有让他们喜欢上尤娜的自信。”



青木：那个还不清楚。

丰口：没错没错，因为是从现在才开始制作。

——现在去呼吁一下的话，没准会让他们出场的哦。（后来YU·RI·PA真的出场了）

松本：啊，早前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了。

丰口：好早之前就呼吁过了（笑）。

看到有人COS琉库，很开心。

——丰口小姐也去玩了《FFX》吧。

丰口：玩了的。定下来是出演佩恩以后，我就在想“既然是续篇便一定要玩！”虽然一直小心翼翼地努力往下玩着，但直到录音开始都还没通关。不过，总算在录音的最高潮时通了。

——《FFX-2》的录音和玩《FFX》同时进行？

丰口：是的。所以，在录音过程中瓦卡（中井和哉）、露露（夏树リオ）、基玛力（长克巳）进来的时候，“啊，是他们本人！”我一下就觉得感动得不行。反过来，因为对赤木队作了米海恩会议的设定，所以我在玩到《FFX》中米海恩会议的场景时，还产生了类似“啊，我来过这里的！”的兴奋感。

青木：真有趣呢。

丰口：嗯。但是，感动的同时，也会想“为什么我就通不了《FFX》呢？”所以到了现在，便会大叫“人家好想玩通《FFX》啊！”（笑）。

青木：我们这里面，惠美玩的游戏是最多的了。

丰口：我《FFXI》也在玩，已经好喜欢好喜欢那个游戏了。

松本：我也好想玩啊，是网络游戏吧？（骄傲状）最近很关注这个。

青木：正在关注啊（笑）。

松本：没错，我关注的不是普通游戏，而是网络游戏。非常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物啊。

森田：划时代意义，对吧（笑）。抢在流行的前头了。

松本：的确是抢先了。

青木：《FFX-2》成员也在玩，所以在游戏中可以和大家见面哦。

森田：不是还有诹访部君（诹访部顺一）他们吗？

丰口：不，他没玩。现在就我和吉普鲁（铃村健一）几个人在玩。

松本：啊，原来他没玩啊。

丰口：诹访部君现在没在玩《FFXI》。

青木：真理香提出一起来玩，就又开始玩了。

松本：不过，那样会花很多钱吧？

青木：是因为需要周边机器吗？

松本：虽然我也有朋友在玩《FF》以外的网络游戏，但像那样不行吗？不购买对应《FF》的设备就不可以吗？

丰口：必需的是PS2、硬盘、软件。说起来我为什么要解释这些？（笑）

松本：那样的话，只要有《FFXI》的软件就行了吧？

丰口：但是，不登录的话……

松本：What's？

丰口：What's？（自言自语）登录（笑）。Repeat after me，登录。

松本：登录。

丰口：Yes（笑）。不登录是不行的。

松本：哦，那样啊。

丰口：就是那样的。居然用这种语气（笑）。

松本：最近跟一些喜欢游戏的人成为了朋友，受到他们的影响，我偶尔也会玩一下游戏。而且这些朋友都玩《FF》的，他们可是把真理香当作神一样看待哦。

青木：像说“是琉库！”那样？

松本：对对对，他们说什么“能见到琉库简直是奇迹”（笑），还要求我“念这句台词”之类的，真是厉害的请求呢。不过，也有好几次我反问回去“我说过那样的台词么？”（笑）。

森田：的确有那样的情况。就算是被请求念某一段台词，但有时连自己也不记得曾经说过那样的话了。

松本：这样说起来，我之前曾被邀去参加一个学园祭的活动，其中设有模仿秀专区，来到会场的人当场COS了琉库。看到有女孩子COS琉库，我高兴死了。

出演和各种各样的人重逢，心里很紧张

——为《FFX-2》录音，和前作的声优们重逢，心情如何？

青木：感觉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戚，非常非常开心。紧张感也急剧上升。

森田：我倒没那样，并没有好久不见的感觉吧。

丰口：哦哦，好酷啊。难道是因为角色变了的缘故？

松本：变为修因了？

森田：是吧。有可能是因为不再配泰达，改为修因了。

青木：我有一大堆重逢的场景，所以在配的时候非常紧张。尤娜在2年间已经稍微有所改变，我便想着那样的自己是否能让大家接受之类的，和过去认识的人久别重逢，的确是既开心又紧张呢。

森田：尤娜在2年间好好地生活着，我在海里面却是一片空白。可能也是因为这种差异的关系。

松本：（惊）啊！在海里面？

森田：是的，我是刚刚从海里出来。

青木：那个大家都知道吧。

松本：那是《FFX》最后的一幕。但是，在海里面，干什么呢？

森田：嗯，睡觉。

松本：啊？泰达不是人类么？

青木：啊啊，话题岔到《FFX》了（笑）。

松本：（像想起什么似的）啊……是这样啊，睁开眼睛游出海面。

森田：没错，伸出头后游出水面，《FFX》的剧情就到这里结束了，而且还照搬进了《FFX-2》的隐藏结局。就游到海面之外的这个场景。

松本：那样的话，直到《FFX-2》结束，泰达都一直没出现过，直到结局的时候才终于出现。

青木：是的，的确如此。

松本：就是那样。《FFX》最后那一幕游出水面的场景，其实是《FFX-2》之后的事情。

森田：原来是这样（笑）！

松本：哦……（开发人员）好厉害啊。在制作《FFX》结局的当头，就已经考虑到《FFX-2》最后的情况了。

青木：不知道会是怎样呢？不过，《FFX》里作了一大堆那样的布局，因此《FFX-2》里可能也会采取相同的做法。

松本：啊啊，原来如此。

丰口：在《FFX-2》之前，“永远的那基节”里也出现了努吉的名字哦。全部都已经超前了（笑）。

松本：但《FFX-2》的故事里泰达不会出现，可谓是最惊人的一点。

青木：也会在类似梦境一样的场景里出现，但不是很正式的出场。

松本：啊，是这样啊。嗯。

青木：解决了？

松本：嗯，解决了解决了。

青木：那么，是什么问题（笑）？

森田:关于在海里待了2年的问题。因为泰达在这2年里是一片空白,我的感情冲动也从《FFX》时起就停滞了，所以，对青木小姐来说，由于尤娜有那2年的时间，因此多少会感到一些怀念的味道。而我的时间在那2年里是停滞的，即使在《FFX-2》的现场见到大家，也没有什么怀念的感觉。

松本:琉库也没有“呀，好久不见”的感觉，只不过意义不同。

青木&森田:那是什么意义（笑）?

松本:因为，就算《FF》结束录音，大家也会因别的工作机会而再度相见，所以我没有那种好久不见的感觉。而且，大家以后还能见到，即使分开也不觉得悲伤。因为我认为以后一定还会再见的。

森田:啊啊，真是让人想哭的话题啊。从感觉上来说确实是这样，一直都和大家在一起的感觉。

丰口:大概是的。《FFX-2》的录音结束后大约过了1年，还经常见面说这说那。

松本:就算《FFX》系列结束，也可能会在《王国之心》里出现。

森田:是呼吁的吧（笑）。

松本:不是呼吁，是心里总有那样的感觉。在别的地方，还会再见到。

开篇是泰达将奥隆打飞?

青木:惠美也来到了我们动作捕捉的现场呢，还津津有味地跑来看我们的装束（全身黑色套装）。

森田:和鲁芙兰（安原聪美）一起来的。

丰口:是啊，有时带着吉普鲁（铃村健一）一起去，也有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大概去了3、4次吧。大众脸的动作都是一个人一个人捕捉的。

青木:有6、7个人。

丰口:看了这样的现场，即使再玩游戏，最后也会把目光移到一群大众脸上，类似“啊，这不就是那时那谁谁的动作吗”之类的（笑）。然后，开篇也在录音了吧。

青木:很惊人吧?让森田君来捕捉琉库的动作。

松本:(惊）什么!

丰口:是的，殴打。在开篇，殴打保安的场景。

松本:哎呀，你（指森田）动手了?

森田:就是我。

松本:是这样啊，我都不知道。

森田:真要命，害我身上都开始流汗了。顺便说下，我面前的保安是奥隆。

松本:被琉库打了?

青木:没错，就是担任奥隆动作捕捉的人。就动作而言，一个人可以担任各种各样的角色。



森田:所以在那个地方才会出现泰达将奥隆打飞的场景（笑）。实际上，原本我是被告知用佩恩的转踢功夫的，但我说:“那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不能违抗重力的规律。”于是拒绝了。因为真要那样做出来，就像悬浮在宇宙中一样（笑）。

青木:说到动作,这次我们是在动作捕捉的现场一边看着录影的影像一边配音的吧。以声音配合动作，我也觉得这样很好，但一开始却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那个，最初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难合上节奏?

丰口:如果有假唱,只要口型能配合上无论如何都还好，因为那是相当有张力的画面嘛。

松本:是呀，都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开口。

丰口:动作捕捉的演员也在念台词,边听着那个音边配的话应该就能合上节奏，但那样有可能会造成声音拖延，所以我没听。

森田:我有在听，因为是自己的动作。给自己的动作配上声音，不合的话就完全乱了。像吉普鲁和大哥那样，如果配音的是别人，就可以盖住动作的余白部分了。但修因和泰达用自己的呼吸声并没能很好地盖住余白部分。为了能想起录动作捕捉时的情况，不听声音还是没法配合上。

丰口:我则是从动作捕捉的演员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佩恩并不是我习惯的角色，所以有一种和动作捕捉的演员一起制作的感觉。那决不是我一个人起到的作用。

青木:角色的基础有两个人，感觉真是奇妙啊。

丰口:对对。虽然是佩恩的脸，但说话的声音是我，表情却是动作捕捉演员的表情。



大哥的行为也是有原因的哦

——实地看了动作捕捉的现场以后，有没有想过自己也来尝试一下呢?

丰口:有想的，但终究还是很困难啊。

青木:群众之类的就很有趣啊。1个人做虽然比较辛苦，但3个人左右的话就会产生奇怪的紧张感。说什么声音可以不用在意等乱七八糟的话，还随便乱作设定。

森田:没错没错。作了一个叫做“笨蛋兄弟”的设定，还喊着一些绝对不能公开的台词（笑）。

青木:不过，一个人在那吹口哨的话，觉得有点丢脸啊。都不知道该保持沉默好呢还是出声好。

森田:一开始谁都不出声，因为害羞。而一旦有人开了个头，先吹出口哨的话，渐渐地大家就都会开始大声起来，其间时不时还会冒出“UFO!”等不着边际的词语（笑）。不过，例如演的是雷平原现场的观众，就能明白那些人的感受，就可以直接在自己的角色上发挥。因为要投入真实的感情,所以群众的镜头很重要。

丰口:听你这样说,我感觉果然还是动作捕捉能更好地融入作品世界啊。其实我一边在玩游戏,一边也思考着“冷酷的人是这样站的吗”来对佩恩的动作作了研究。我在家里还稍稍练习了一下，一个人练习的样子丑死了（笑）。

森田:不，我就经常那么干，在家里练习大哥的动作捕捉（笑）。

青木:大哥的动作捕捉虽然是属于海鸥团的场景，却是采取单独录制的，因为他动作过大。

森田:脚本里写的是“森田君单独一份”，又不是菜，一份一份的。不过一个人做那种动作，总觉得很寒哪（笑）。

青木:大哥那里也要承受动作捕捉和声音的战斗啊。

森田:动作捕捉的录音结束以后,我给为大哥配音的山口君（山口隆行）发邮件说:“声音，要是能配就尽量去配吧!”结果他真的在配，让我吃惊不小。

青木:绝对是在很努力地配啊（笑）。

丰口:但是，尽管是很拼命地在配，没想到却被工作人员告知“配得太过了”（笑），山口君真可怜。

森田:我也是啊。被鸟山君（鸟山求）这样一说，搞得我一直汗流浃背地做，完成以后动作却变少了。一问为什么，对方告诉我:“森田君你动作过大，使得数量变少了。”

青木:就是就是。

森田:比如把手上下移动的次数从3次减到2次，就会变短。所以大哥原本的动作是更剧烈的。

——大哥的动作是由森田君来考虑的吗?

森田:是的。偶尔还会被告知“同样的动作在增加”之类的（笑）。

青木:光那个便有这么多，也是没办法啊。

森田:大哥的动作虽然看起来很乱,却是有原因的哦。

松本:哦，是那样吗?

森田:例如“被偷了的话就再偷回来”，说“被



松本真理香【琉库】

Itoh Campany所属。1984年9月12日出生于东京。除活跃于电视剧、广告拍摄之外，还推出过众多写真集和DVD影像。2003年达成舞台出道的愿望。特长是空手道，拥有刚柔流初段（黑带）的资格。

“因为我的性格也是那样，所以现在觉得自己其实就是琉库本人。”

偷了的话”时要把手从眼前伸出去，“就再偷回来”时则是把手收回来。大哥是有着他自己独特的想法的。我觉得那种行动过度是只靠言语便无法表达自己的大哥表达感情的方式。

丰口：（对松本）那样的大哥会怎么样呢？可以看作兄长么？

松本：嗯……琉库就不这样觉得（笑）。

——松本小姐想不想像丰口小姐那样试着来一次动作捕捉呢？

松本：嗯。总觉得会很要命……

青木：要看是哪个角色。琉库必须一点一点地动才行，所以可能会很麻烦。

松本：但我还是有点想做一次试试看。下次《王国之心》里的琉库，我就自己来吧。

丰口：已经定下来会有琉库了哦（笑）。

森田：但是，《王国之心》没有使用动作捕捉。

松本：啊，那样啊。遗憾。

我也是好奇心旺盛，所以能理解琉库的心情

——从刚才起就已经有点开始切入话题了，大家有什么自己比较中意的场景吗？

青木：有好多啊。

丰口：比如琉库责备我的那一幕？

松本：嗯，佩恩不会告诉我们的吧。

丰口：真的对不起，我是秘密主义（笑）。

松本：不会不会。

青木：不用那么谦卑啦（笑）。

松本：琉库是那种好奇心旺盛的类型，佩恩则是秘密主义。而我也是好奇心旺盛，所以很能理解那段情节里琉库的心情。有佩恩这样的秘密主义者在，也会容易让人产生那种感觉。

森田：对啊，琉库的确是什么都想知道。

松本：但是，因为想知道而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却马上就忘到脑后了。不过首先还是想先知道了再说。

丰口：光知道了便是一种满足。

松本：没错没错。

森田：这样啊。所以相同的问题都被问了好几次（笑）。





丰口惠美【佩恩】

81Produce所属。1月2日出生，东京都出身。凭游戏＆广播剧《火星物语》获格兰披治大奖而出道。除声优工作以外，还广泛参与个人广播、歌唱组合和出演电视节目等活动。

“我认为佩恩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没向任何人敞开心扉。”

丰口：我还是喜欢雷平原现场演唱的那一段。

松本：《千言万语》。

丰口：此外还有鲁芙兰一行那里我也很喜欢，特别调侃的地方就很好。

青木：我非常喜欢最初到各个地方时的情景。

松本：具体说来，是些什么情景呢？

森田：为什么会变成采访（笑）？

青木：最初到各种地方时的独白，和久别重逢的人们的对话等等，还有最后的YU・RI・PA三人的POSE也很喜欢。就是达奇、大哥以及辛拉君摆着POSE，而我们也在旁边摆出一副很帅的造型那个地方。

松本：“海鸥团！”的一群家伙。

森田：对方（YU・RI・PA）挺帅气，很好。我们这边（大哥一行）则追求的是冷酷无情的效果，琢磨着怎么在衰样中加入帅气感。我做了大哥的动作捕捉，所以比较喜欢在酒吧吧台聊天那个场景。

青木：啊啊，是老板那里。

森田：：只有那里是定为绝对不动的。平时的大哥是那般模样，一个人的时候又很想表现出类似“老板，我……好伤心”的氛围。其实我很想表现一边喝着威士忌嚼着果仁，一边对着主人嘟嘟哝哝的样子。表现“静”的大哥，感觉很奇怪。

青木：真是不错的场景。

松本：还有那种场景啊，是在说什么呢？

森田：类似于“我喜欢看到尤娜高兴的样子”之类的吧。

松本：还认真地谈论这样的话题？（寒……）呵呵！

丰口：好寒啊（笑）。

森田：巴伊派罗的妻子（亲爱的）就是在这里出现的。

松本：啊，巴伊派罗妻子甜蜜的数落。

森田：然后，大哥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丰口：感觉就像在说：“你心里有她吗？”

松本：好想看那一幕啊。

森田：不行哦妹妹，那个地方不好好看一下的话（笑）……在挖掘的面试中吉普鲁和琉库谈话的那一幕我很喜欢。

青木：这样考虑的话，搞不好所有的场景我都喜欢（笑）。不管是动作还是故事，总之这次的工作我觉得都很有趣。前一次尽是严肃的故事，固定的演技比较多，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就好玩多了。

丰口：啊，因为吉普鲁想起来的，为了提高挖掘的工资我不是还被人问了问题吗？记得里面有句“在心里把吉普鲁唤作吉普”，我们用的就是吉普的称呼。

青木：没错没错，在现场都是吉普、吉普地叫。

松本：是吧。

丰口：不知道有没有考虑过把我们说的拿来用呢？

下一个目标是“托布利妻子”

——听说当时还对下一部作品可能出演的角色进行了一番争夺？

丰口：是啊，主角以外的角色都是靠分配和选举来决定的。

青木：是大家一起去要求想配哪些角色的。

丰口：我想配利安＆埃德，还做了练习（笑），也没觉得好像是在当男声优。然后，也想配本佐。

青木：也有练习本佐君吧。

丰口：可惜被露露（夏树リオ）争取到了（笑）。

青木：不过，惠美基本上已经定下是佩恩这个角色了。

丰口：不过，佩恩是个冷酷型的角色，不应时作点发挥的话……

森田：伊那米的角色也参与到争夺中来了。

丰口：嗯，因为伊那米的声音找谁来配都不太合适，所以是由大家一起模仿婴儿的声音而合成的。说着“伊那米，要开始了哦”、“uen，uen”等等，现场就像在搞试听会一样。

青木：好像在宣告已占为己有一样（笑），接下来就是大家对可能成为主角的角色各自进行突破。虽然我自己大概是不可能了。

——因为配的是主角，青木君觉得很困难吗？

青木：《FFX》的时候我好像就在骑兵队还是什么里面喊过一句“哈！”吧。

丰口：琉库也没配过吧？想配吗？

松本：嗯，因为我发不出除琉库以外的声音。啊，不过我可能挺想配巴伊派罗妻子的。

丰口：那个我原本以为是由在配巴伊派罗的諏访部来配，结果接到脚本后看到上面写的是“丰口惠美”时，一下就觉得好感动（笑）。平常模仿巴伊派罗的话，角色就会转过来的。

青木：我们也在模仿吗？

松本：在啊。

森田：完了，应该预先学习模仿的。我也来练习一下什么好了（笑）。

丰口：然后，下一个目标是“托布利妻子”。

松本：啊啊，是“托布利妻子”呢。

——《FFX-2》里没出现啊。

丰口：是为了下面而定的目标。所以，平时要是不先说“uiui”的话……我也是那种说话很快的人，心想应该没问题的。

青木：石川君（石川英郎）是一边冒汗一边配着



托布利呢。

丰口：和奥隆的差距好奇怪，但也没办法（笑）。

森田：但他似乎很中意呢，在邮件里也写有“uiui”。

松本：在配托布利时，（捂住一个耳朵）是这样做的。

丰口：石川君经常都会这样。

森田：但偶尔也会有不需要配的时候，看着觉得很奇怪的话，自己都会“啊”地一声注意到的。就这样，不知为何感觉就出来了。

松本：有时也会忘记（笑）。

丰口：由于共鸣，声音听起来很大，因此捂住耳朵说话会更容易。

松本：（实际试了试）啊，真的，听起来声音大多了。

森田：像这样用低低的声音说话的是奥隆。（模仿奥隆）琉库，精神怎么样？

青木：模仿秀也很流行，连故事也都有人模仿的。

松本：是啊，琉库也在说“uiui”之类的话，模仿的是辛拉君。

青木：我也模仿了辛拉君的哦。《FFX-2》可玩性很高啊。

丰口：战斗语音也是琉库在模仿露露的。

青木：是那句“接受报应吧”。

松本：啊，有的。

青木：一开始用的是都露露的口气。后来配得太多，渐渐地就被人说“再用一点琉库的语气说话吧”（笑）。

——这次的战斗语音量很大，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丰口：比起念台词，我觉得喊“哈！”“呼！”等等还要辛苦些。因为必须录很多种类型，所以我是边想着“可能会和刚才的一样吧”边配的。

森田：因为从角色的角度来讲不能太夸大其词。

丰口：是的，希望反作用能减小一点。即使大家兴奋地喊着“Yeah，太好了！”进行工作，我也还是什么都不能说。我已经被人说过“不需要即兴台词”了（笑）。

青木：我们在战斗语音上有作发挥啊。

——前作中尤娜的战斗语音很温柔可爱吧？

青木：是很温柔，而且出声的几率本身也很小。所以，《FFX-2》反而增加了好大的量。和声音一起，动作也变得活跃起来了。

丰口：嗯。之后在《FFX》的战斗开始时，先派出尤娜，获得经验值后马上撤退（笑）。所以，尤娜的声音完全听不到，其实她是有对召唤兽说“请多关照了”之类的台词的。

青木：啊，我搞不好也是那样。这次能清清楚楚地听到，我自己都觉得很开心啊（笑）。

赤木队的对话说不定很轻松

——对于修因和琳的恋情，大家有什么感想？

松本：修因和琳是在1000年前受枪击而死的对吧。

青木：是的，死了，但感情还残留着。由此也使得修因的感情有点变质，结果就演变成了后来的情形。

松本：啊，只留下感情了啊。

青木：是对无法守护她的悔恨和对这个世界的憎恨之情。不过对于修因的这种感情我却觉得非常能理解……

丰口：在我看来，总觉得这两个人实在令人心急。就因为一点事情没能传达，就导致了这样的结果，真想不通。

青木：是啊，尤娜在正篇也说自己看到修因和琳的样子，目睹重要之人的“死”和“消失”，那种感觉果然很讨厌。

——努吉、巴拉拉依、吉普鲁三人的关系变得如何了？

松本：他们是佩恩过去的伙伴对吧。

丰口：嗯，我相当喜欢那个赤木晶球的场景。

青木：那个场景的确是很帅啊。

丰口：和尤娜、琉库在一起时，又会产生不一样的氛围。只不过，虽说是同伴，但也不可能完全知心。

松本：那时佩恩也很年轻呢。

丰口：2年多了。但你们不觉得那时的佩恩和现在相比，要显得更像个女孩子吗？

青木：嗯，是哦。

丰口：其实我之前演戏都没有过现在给佩恩配音那么疲惫的感觉。虽然在海鸥团的时候总是很强势，但赤木队的四人对话我却故意表现得很轻松。

松本：嗯，那样啊。

丰口：遇到努吉、吉普鲁、巴拉拉依的时候还是赤木队的事件发生之前，所以用那种心情大概也可以。我觉得佩恩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任何人敞露心扉，正因为发生了赤木队的事件，她才会在和尤娜、琉库见面时看起来那么酷。

青木：不过，随着故事的进展，佩恩也在一点点地改变，和大家的关系逐渐变得融洽起来。

丰口：嗯，的确变了。因此录音的顺序一旦前后颠倒，我就会问：“这个是他们关系还没变好的时候吗？”而且也很在意这关系好到了什么程度。这一点真的很难把握啊。

只要是“泰达”和“尤娜”，胸中就会涌起心跳的感觉

——担任对话编辑的菅原辉明先生称，泰达复活的结局处尤娜所说的“欢迎回来”是世界第一。

青木：这真的是很坦率地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啊。《FFX》里尤娜对消失的泰达说的那句“谢谢你”的台词虽然给人印象也很深，但这个才是尤娜坦率的心情啊。而且这还是到了《FFX-2》里，一直想着“要改变要改变”的尤娜，在已完全没有那种心情时坦率说出的“欢迎回来”。也许正因为一直想见的人就在眼前，所以才只能说出这样的话而已了。这处场景令人想到“以后终于能和泰达一起玩了，未来一片广阔”，所以我自己也非常喜欢。我觉得这是包含着爽朗的感动，造就了一个美丽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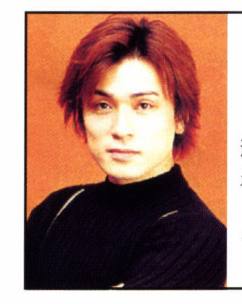
森田：录动作捕捉前我是在家大致预习了一下的，但就结局这里是未加预习即兴发挥的。也因为对方是一直一起合作的青木小姐，所以有了一种安心感，就想着先不管别的，利用和她四目相对的瞬间所感受到的心情来完成配音吧。就这样，在录音过程中配到两人拥抱在一起、牵着手一起奔跑的场景时，心里便自然而然地升起泰达的个人感情了。

青木：我也是，觉得尤娜当时那份高兴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得将那种近乎超越喜悦的喜悦、已经高兴得不行的感觉传达出来。

森田：我在结局处和青木小姐牵手时也想到了的。配其他角色时虽然也有过牵手的场景，但都和那时的感觉明显不同。“泰达”和“尤娜”的牵手，是最和谐的。

青木：这一点我明白。因为对尤娜来说，这是她的初恋，所以只要是“泰达”和“尤娜”的组合，那种一点点心跳的感觉就会在胸中涌起。能在这个场景里表现出两人的这种思念，真好。但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在动作捕捉的现场见到森田君，一直到配结局为止，我都不会产生像是见到泰达一样的感觉。

森田：我也没有在和尤娜见面的感觉。粗略看一下回忆的场景，发现在演泰达时，结局已经是



森田成一【泰达】

青二Production所属。10月21日出生，东京都出身。除同时出演修因外，还担任了泰达、吉普鲁以及大哥等角色的动作捕捉。特长是剑道、空手道、书法。

“《FFX-2》于泰达而言是一个宣告新生的故事。”

很久之前的了，所以不知能不能很好地把泰达表现出来，心里很不安。但是，只要站在作为泰达进行动作捕捉捕捉时的地板上、而旁边是扮演尤娜的青木小姐的瞬间，感觉就找回来了。这个时候，立刻就感到“啊，这里是我应该在的地方啊”。所以泰达在最后说出的台词“我回来了”，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本身发自内心想说的一句话。

丰口：那个结局实际上我可是很羡慕的哟。

青木：佩恩？还是丰口惠美本人？

丰口：是我本人。那个地方不是和重要的人相遇的场景吗？虽然也一次性找回了佩恩、努吉、巴拉拉依、吉普鲁等等重要的伙伴，但那种喜悦心情的表现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就算是我，虽然也感到极其高兴，但要我表现出那种女孩子的开心方式，那也是不可能的。

青木：啊，是吗，因为是佩恩嘛。

丰口：嗯。比如说，即便是想向对方传达“不要死”的心情，如果是面对努吉，也会绕着弯说成是“因为你是船长”之类的话。这个虽然也是佩恩的可爱之处，但如果是我的话，还是觉得坦率点说出来比较好。所以那个场景中的尤娜能坦率地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我很羡慕。

在“最终任务”中寻找未来的答案

——作为此结局之后的剧情，《FFX-2国际版+最终任务》也即将发售，是个怎样的故事呢？（访谈是在此前进行的）

青木：完成的部分还没看到，反正是非常棒的故事啦。

松本：读剧本的时候和目前的感觉有点不同，觉得很有趣吧。

松本：和《FFX-2》的正篇不同，该作并不是架构庞大的故事，因此使得个人化的东西成为值得关注的所在。还有等身大的YU·RI·PA这种东西。

丰口：嗯，可能也会出现本源的部分。

青木：迄今为止，《最终任务》应该是我感到做得最轻松的了吧。因为我自己的主题是“微热”（笑）。《FFX》时期的尤娜正是因为有着身为召唤士的强势，行动也很果断，所以才一直透露出一种紧张感。《FFX-2》里的尤娜则抱持着要努力改变的心态，所以紧张感要比一般高一些，并不能算是她本来的面貌。《最终任务》和上述两者均不同，是以一种愉快的心情做出来的。连我自己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丰口：我们也对此感到挺吃惊的（笑）。

青木：而且，这里面还交代了YU·RI·PA之间新的关系。跟《FFX-2》好像完全不同。

青木：没错，尤娜还是尤娜，琉库和佩恩也没什么变化，但她们在这里的关系与《FFX-2》时相比已经有所不同。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别提有多吃惊了，读剧本的时候还小小地哭了一下。搞不好有点打击人哦。

松本：是的，真的很打击，就像揪心一般难受。

青木：但最后又变为爽朗的感觉了。



丰口：可以说是三个人都找到了各自的答案吧……类似找到了对未来的答案那样的感觉。不是站在目前的立场连接过去为故事作个了结，而是从现在开始，寻找一个起点。

青木：嗯，《最终任务》真不错，希望大家一定一定要玩啊。

尤娜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女孩，终于让人松了口气

——最后请各位对自己担任的角色谈谈各自的感想。

青木：和尤娜打了相当长时间的交道，而她也在随着作品进展不断变化，让我感到这是个非常难把握的角色，尽管如此，她的内心活动却依然很活跃。对她虽然也谈不上亲人一般的感情，但举例来说，即使周围的众人全都持相反意见，我也有着让大家立刻喜欢上她的自信……类似这样的。所以，一直玩通《FFX》、《FFX-2》乃至《最终任务》，看到尤娜终于变为了一个普通的女孩，才觉得松了口气。我想有人可能会比较中意最初时的神秘派尤娜，但作为一直和她这个角色打交道的我来说，她能冷静下来找回自己，我觉得就很好。为了尤娜，这也是最好的结果了。能和这部作品相遇，为尤娜配音，真的太好了。

松本：我是已经感觉自己就是琉库本人了，所以并没多少在演出琉库这个角色的感觉。“琉库等于我自己”，就是说琉库的性格也是我自己性格的翻版，这使得录音的过程非常愉快。所以我并没怎么思考琉库是个怎么样的人等类似的问题（笑），因为我觉得我就是琉库，是的，所以，嗯……（稍稍发愁了一下）琉库很不错！

森田：我现在觉得好感动啊。

丰口：真是句好话。

松本：感动？为什么？

森田：就是说很棒。

松本：啊，是吗？你在说什么呢？

森田：喂喂（笑）！

丰口：“琉库很不错”。

松本：啊，是哦。没错没错，琉库很开朗，又可爱，让我也有了自己已变成那样的感觉，真开心。

——接下来，丰口小姐。

丰口：因为是迄今为止从没配过的角色类型，所以一开始我真的很烦恼该怎么办。这个角色也不是由我一个人完成，经过一番辛苦地拼死拼活，感觉也总算是塑造出来了。平时和声优一起工作的机会也很多，有时也会和像她们两个人（青木＆松本）那样以电视和舞台演出为主的演员合作演出戏剧，感觉非常新鲜。看了那场景，心想是声优的话也会演这种戏吗？而接着让我感叹“啊，这些人原来是这样做的”而学到的技术性的东西，对我来说真是绝好的学习和刺激。作为佩恩来讲，最终也增加了尤娜、琉库等新同伴，原本的同伴努吉、巴拉拉依、吉普鲁也找了回来，以一个良好的结局收场。请大家一定要玩一下《最终任务》，一直见证到这部作品最后的最后。

——好的，最后是森田君。

森田：（模仿松本）泰达很不错！

青木＆松本＆丰口：说大话！

森田：没有没有（笑）。嗯，主要是由于为修因配过音，因此在《FFX-2》里比较像站在旁观的角度。感觉在《FFX》时期自己是完全作为那个世界的一员来进行配音工作的，到了《FFX-2》则像是站在远处观察世界。对于像泰达和修因这样的角色是什么样的人，我是用继承的眼光来看的。我觉得作品讲的是尤娜、琉库、佩恩以及其他人，在某种意义上进行的寻找自我的故事。就算是泰达，至今一直不存在的自己也终于能在结局时得以第一次存在，拥抱之前不能拥抱的人，被想拥抱的人所拥抱。所以，我觉得《FFX－2》对泰达来说，既是一个寻找自我的故事，又是一个宣告新生的故事。





动漫游工作室 出品书籍介绍

机动战士高达SEED DESTINY
完全事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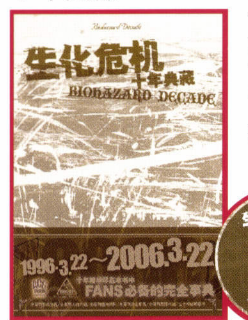


FANS
不可错过
的珍藏档案

- 剧情介绍、人物分析、机体大鉴
- 精美插画欣赏、经典场面回顾、世界关键词解说
- 模型鉴赏、同人美图、总体回顾
- 制作人声优直击访谈
- 官方及同人爆笑漫画

160页16开精装特辑
＋主题曲PV珍藏VCD
＋精选金曲CD

生化危机
十年典藏



十年精华尽在本书中
FANS
必备的**完全事典**

240页16开精装特辑
＋生化危机编年史DVD



- 全系列游戏分析
- 全系列人物介绍
- 全系列怪物资料
- 全系列设定原画
- 全系列剧情小说
- 官方权威解惑书

小畑健珍藏画集
——黑白之间

Obata Takeshi
Artbook




黑与白的轮舞
生与死的循环

148页16开豪华精装特辑



《死亡笔记》完结纪念
小畑健从业以来绚丽插画完美收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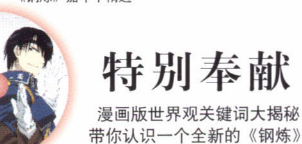
小畑健经典动画音乐CD
大幅海报×2+精美双面大卡片×2

钢之炼金术师
炫彩珍藏　精选剧场版动画唯美画卷　荒川弘从业以来第二本画集



全新作OVA动画VCD
第一时间奉献日本最新放映
《钢炼》完全新作OVA！

新作1——国家炼金术师 VS 七大人造人
新作2——真人实拍版《钢炼》
新作3——剧场版完结特殊宴会
新作4——爱德华百岁寿诞快乐
《钢炼》嘉年华精选



特别奉献
漫画版世界观关键词大揭秘
带你认识一个全新的《钢炼》

148页16开豪华精装特辑　《钢之炼金术师》最新作OVA

樱姿烂漫 樱大战十年典藏



160页
大16开精装特辑
＋
十年典藏DVD
两张大幅海报

十年精华尽在本书中
FANS必备的完全事典

全系列人物分析、全系列剧情概括、全系列机体档案、
全系列总体回顾、制作人声优访谈、未公开设定原画
世界观深度解析、动画及公演检阅



全系列开场动画欣赏
全系列结局动画收录
经典名场面一览无余

钢之炼金术师
世界全书



《钢炼》
FANS
梦寐以求的
永久珍藏品

- 人物介绍、历史年表、经典剧情总括
- 华丽原画设定、精美插画欣赏、制作人访谈秘话
- 世界观关键词彻底分析、感人至深的十大名场面

160页大16开精装特辑
＋主题曲PV珍藏VCD＋精选金曲CD

邮购价格
（所有邮购额外赠送小礼品）

《机动战士高达SEED DESTINY 完全事典》，定价28元；《生化危机 十年典藏》，定价28元；《钢之炼金术师 世界全书》，定价28元；《钢之炼金术师 炫彩珍藏》，定价28元；《小畑健珍藏画集 黑白之间》，定价38元；《全金属狂潮 影音盛典》，定价25元；《舞－HiME 完全事典》，定价28元；《恶魔城 血族夜曲》，定价28元；《樱姿烂漫 樱大战十年典藏》，定价28元；《最终幻想X 幻光流动》；定价25元；《铁拳5 神拳奥义书》；定价24元。

邮购均按以上价格汇款，免邮费



完全事典



▼▼▼▼▼▼

剧情介绍、人物分析
精美插画欣赏、制作人访谈秘话
世界观关键词彻底解析
官方前传小说、经典场面回顾
风华学园极密情报初次公开
加尔德罗贝联合学园大揭秘

媛星天舞DVD
《舞-HiME》+《舞-乙HiME》
全部特典影像
珍藏版片头片尾歌曲
官方制作PV金曲欣赏

精选所有动听旋律
HiME珍藏金曲CD

FANS不可错过的珍藏档案　所有资料在此一览无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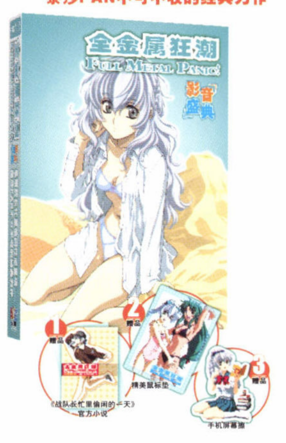
全金属狂潮
影音盛典

最萌舰长忙里偷闲性感登场
泰莎FAN不可不收的经典力作

第一时间奉献
「全金属狂潮」最新OVA动画
「全金属狂潮TSR：战队长忙里偷闲的一天」



特别收录
《全金属狂潮》系列主题曲PV
珍藏版片头片尾动画



一张DVD＋三张CD＋官方小说＋精美鼠标垫＋手机屏幕擦

恶魔城血族夜曲
Bloodlines Nocturne
1986～2006





精美手册内容
《恶魔城》全系列回顾
官方认定权威故事年表
CD曲目介绍

4CD豪华包装＋精美手册＋四张明信片

从最初的FC版《恶魔城》到最新的《恶魔城 暗之咒印》
从800余首乐曲中精选出88首最经典的天籁旋律
1986～2006年，汇集二十周年华美乐章

·豪华包装·限量发行·永久珍藏·

最终幻想X
幻光流动





5周年典藏纪念
FANS必收的珍藏资料设定集

160页16开精装特辑＋珍藏版原声CD×2

你所不知道的斯彼拉历史/世界观关键词完全解惑
全角色资料介绍/怪物敌人图鉴欣赏
精美设定原画赏析/制作人员秘闻访谈
官方两作剧情小说/未采用剧本初次公开

铁拳5神拳奥义书



即将上市

DVD
《铁拳》全系列CG动画大合辑
《铁拳5DR》韩国大赛对战集锦

角色 系统 对战 完全指南
128页精装特辑＋珍藏DVD

·全部35名角色资料+全换装道具图鉴·游戏系统细致透析+PSP版模式讲解
·新角色全技介绍+传统角色新招分析·暗之复苏版本全角色实战晋级攻略

网上购书服务 已启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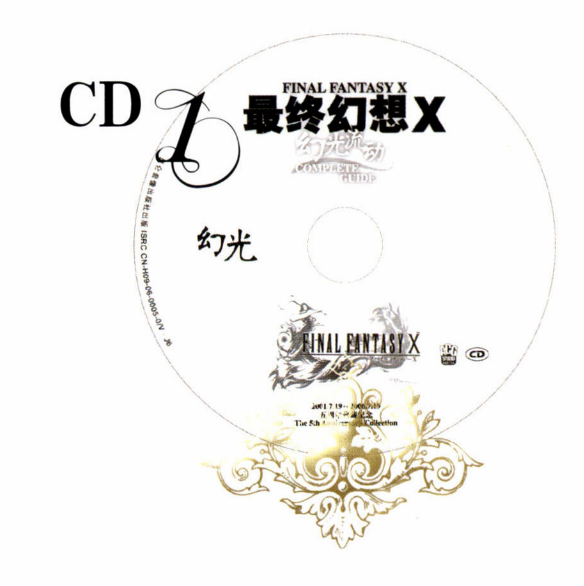
为方便读者朋友们购书，我们的淘宝网上书店现已启动服务了，同样免收邮费。
地址是：http://www.shop33788833.taobao.com
或者在登陆淘宝网后，搜索“动漫游工作室书店”（在左边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店铺”）也可来到本店。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雁滩分局37号信箱 动漫游(ACG)读者服务部（收），邮编：730010。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专辑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动漫游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0931-8663118。EMAIL：acg@vip.163.com

以下专辑现已全部售完：
《机动战士高达SEED 世纪珍藏》、《DOA幻彩绘本》、《最终幻想XII 影音盛典》、《女神侧身像 诸神之黄昏》

最终幻想X 幻光

01.ザナルカンドにて
02.ティーダのテーマ
03.ノーマルバトル
04.胜利のファンファーレ
05.ゲームオーバー
06.ブリッツに赌けた男达
07.スピラの情景
08.祈りの歌
09.ユウナのテーマ
10.异界送り
11.アーロンのテーマ
12.リュックのテーマ
13.净罪の路
14.ユウナの决意
15.ルールーのテーマ
16.勇ましく进め
17.シーモアバトル
18.召唤兽バトル
19.Ending Theme
20.素敌だね (Orchestra Version)



最终幻想X－2 久远

01.久远－光と波の记忆－
02.Real Emotion
03.ユウナのテーマ
04.ビサイド
05.キーリカ
06.ミヘン街道
07.ナギ平原
08.スフィアハンター
09.潜入! ルブランのアジト
10.リュックのテーマ
11.パインのテーマ
12.アンダーベベル
13.ユウナのバラード
14.ヴェグナガン起动
15.破灭
16.终焉
17.1000の言叶－时を越えた想い－(Piano Version)
18.エンディング－また会う日まで－
19.1000の言叶(Orchestra Version)
20.エピローグ－再会－
21.Last Mission No.1
22.风纹－3つの轨迹－
23.君へ




动漫游
Animation Comic Game





ISBN 7-88618-032-1





幻光CD+久远CD+最终幻想 X 幻光流动(赠品) 售价:25元